恩格斯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恩格斯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850×1168公厘$\frac{1}{32}$・印張11$\frac{7}{8}$・插頁6・字數263,000
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　定价（5）1.30元
統一書号1001・270

Ф. ЭНГЕЛЬС

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АНГЛИИ

本書根据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五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二卷中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譯出，其中的“英譯本美國版序言”和“德文本第二版序言”根据苏联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俄文本“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國”一書譯出。在譯校本書时並參照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國际版第一部分第四卷和苏联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五三年出版的英文本“馬克思恩格斯論英國”。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

根据親身观察
和可靠材料*

弗·恩格斯
寫于 1844年9月—1845年3月
1845年在萊比錫印行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 "英國工人階級狀况"一書是弗·恩格斯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間在巴門寫成的。恩格斯在英國居住的时期（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研究了英國無產階級的生活条件，他本來打算在他計划寫的英國社会史中分出一章來說明这个問題，但是恩格斯了解到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会中的特殊作用，便决定專門寫一本書來研究英國工人階級狀况。

本書的德文第1版在1845年出版（在萊比錫），德文第2版在1892年出版。那时本書經作者同意的英譯本已出过兩版（1887年紐約版和1892年倫敦版）。恩格斯在准备出本書的新版时，并沒有做任何重大的修改。但是在1887年"美國版附錄"中（这篇附錄的內容后來几乎完全包括在1892年的英文版和德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認为必須告訴讀者：不应当把"英國工人階級狀况"一書当做一本成熟的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这样寫道："……在本書中也到处都可以發現現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書（特别是在末尾）大力强調：共產主义不純粹是工人階級的党的学說，而且是一种理論，其最終目的就是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个社会从現存关系的狹窄的范圍中解放出來。这个論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踐中却是無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那末工人階級就应当單独地准备和進行社会革命。"接着，恩格斯就解釋，为什么他在1845年所做的"英國將在最近發生社会革命"的預言沒有証实。他認为，1848年以后憲章运动的低潮和英國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暫时勝利是与英國工業壟断世界市場有直接联系的，他并确信，一旦英國丧失了壟断地位，"社会主义將重新在英國出現"。

——編者注

全世界無産者，联合起來！

目錄

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1
德文本第一版序言…………………………………………4
英譯本美國版序言…………………………………………7
德文本第二版序言…………………………………………17
導言………………………………………………………35
工業無產階級……………………………………………54
大城市……………………………………………………58
競爭………………………………………………………116
愛尔蘭移民………………………………………………132
結果………………………………………………………137
各別的劳动部門 狭义的工厂工人………………………179
其他劳动部門……………………………………………237
工人运动…………………………………………………262
礦業無產階級……………………………………………293
農業無產階級……………………………………………313
資產階級对無產階級的态度……………………………329
人名索引…………………………………………………354
名目索引…………………………………………………362

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㊀

工人們!

我献給你們一本書。在这本書里,我想把你們的狀況、你們的苦难和斗爭、你們的希望和欲求的真实情況描繪給我的德國同胞們。我曾經在你們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对你們的狀況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認真地研究过你們的狀況,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滿足。我尋求的并不僅僅是和这个題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識,我願意在你們的住宅中看到你們,观察你們的日常生活,同你們談談你們的狀況和你們的疾苦,親眼看看你們为反抗你們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統治而進行的斗爭。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資產階級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空閑时間几乎都用來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驕傲。高兴的是这样一來我在獲得实际生活知識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許多时間,否則这些时間也只是在客廳里的閑談和討厭的礼節中消磨掉;驕傲的是这样一來我就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誹謗的階級做

㊀ "致大不列顛工人階級"这一篇宣言是恩格斯用英文寫的,他本打算以單行本出版并分發給英國各政党的某些領袖、著作家和國会議員們。1845年和1892年德文版"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轉載了这篇宣言,1887年的美國版和1892年的英國版并沒有把这篇宣言收在里面。——編者注

一件应該做的事情，这些人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于重重不利的地位，但仍然引起每个人的尊敬，也許只有英國的錙銖必較的商人除外；还值得驕傲的是这样一來我就能保护英國人民，使他們不致日益受人鄙視。而來自欧洲大陸的这种鄙視，正是你們國家的当权的資產階級極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同时我也有很多的机会來观察你們的敌人——資產階級，而且很快就确信，你們不希望从資產階級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們的利益和你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們經常在企圖証明与此相反的說法，企圖使你們相信他們衷心地同情你們的命运。他們所做的駁倒了他們所說的。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用來証明下面这件事是綽綽有余的：資產階級，不管他們口头上怎么說，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你們的劳动的產品能賣出去的时候就靠你們的劳动發財，而一到这种間接的人肉買賣無利可圖时，就讓你們餓死。他們庄嚴地宣布过对你們的好意，但是他們做了些什么事情來从实际上加以証明呢？对你們的訴苦他們曾認眞地注意过嗎？除了負担派來調查你們的狀况的五六个委員会的經費，他們还为你們做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委員会的大本大本的报告都永远放在內务部的档案架上的廢紙堆里。他們是否打算过从这些日漸腐爛的"藍皮書"中哪怕編寫出一本易讀的書，使每一个人都能毫不困难地了解到絕大部分"生而自由的不列顚人"的狀况呢？沒有，他們当然不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他們不喜欢談論的事情。他們寧可讓一个外國人來把你們所处的屈辱的狀况报道給文明世界。

但是我希望，我对他們來說才是外國人，而对你們來說却不是。我的英語也許不很道地，但是，我希望你們將發現它是平易近

人的。順便說一句，無論在英國或是在法國，从來沒有一个工人把我当做外國人看待。我極其滿意地看到你們已經擺脫了民族偏見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極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規模的利己主义[*wholesale selfishness*]而已。我看到你們同情每一个为人类的進步而眞誠地献出自己力量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國人；我看到你們仰慕一切偉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論它是不是在你們祖國的土地上產生的。我确信，你們并不僅僅是普通的英國人，不僅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員；你們是意識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偉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員。正是由于我把你們当做这个“統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員，当做眞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所以我和大陸上其他許多人一样，祝賀你們在各方面的進步，希望你們很快地獲得成功。

繼續像以前那样前進吧！还有許多困难需要克服；要堅定，要大胆，你們的成功是肯定的，你們前進中的每一步都將有助于我們共同的事業，全人类的事業！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門

(萊茵普魯士)

德文本第一版序言

本書中所考察的問題，最初我是打算僅僅作为一本內容比較廣泛的关于英國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來論述的，但这个問題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進行独立的研究。

工人階級的狀況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眞正基礎和出發点，因为它是我們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法國和德國的工人共產主义是它的直接產物，而傅立叶主义和英國社会主义以及德國有教养的資產階級的共產主义則是它的間接產物。所以，为了給社会主义理論，同时給那些認为社会主义理論有权存在的見解提供坚实的基礎，为了肅淸 pro et contra㊀社会主義理論的一切空想和臆造，研究無產階級的境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大不列顛，特别是在英國本土，無產階級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在英國，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調查所証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問題進行稍微詳尽的闡述所必需的。

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內从親身的观察和親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國的無產階級，研究了他們的欲求、他們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書里所叙述

㊀ 贊成和反对。——編者注

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讀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將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特别是当我的書落到英國人手里的时候，这一点我是早有准备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在这本書里，人們可以給我指出一些無关緊要的不确切的地方。要知道，在研究一个需要全面論証的龐大題目时，这种情况就是英國人也难以避免，更何况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狀况的著作，連英國本國也还沒有出过一本。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國資產階級挑战：讓他們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証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描述不列顛王國無產階級的境况的典型形式，特别在目前对德國來說是具有極其巨大的意义的。德國的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比起任何其他國家的社会主义和共產主义來，都更加是从理論前提出發，因为我們，德國的理論家們对現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現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們去改造这个“丑惡的現实”。在公开地拥护这种改造的人們当中，几乎沒有一个不是通过費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克服而走向共產主义的。关于無產階級的眞实境况我們知道得这样少，甚至連善意的“劳动階級狀况改進协会”（而我們的資產階級現在就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問題大肆歪曲）都經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狀况的最可笑最庸俗的見解作为根据。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德國人比任何人都缺乏实际知識。虽然德國無產階級的境况还沒有像英國那样典型，但是我們的社会制度到底是相同的；而且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了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礎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的出現迟早会达到和北海彼岸同样尖銳的地步。在英國造成無產階級貧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國也同样存在，而且照这样下去也一定会產生同样的結

果。同时，对英國的灾难的揭露將推动我們去揭露我們德國的灾难，而且还会給我們一个尺度來衡量我們的灾难以及在西里西亞和波希米亞的騷动㊀中所暴露出來的危險，这种危險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脅着德國的安寧。

最后，我还要做兩点声明。第一、*Mittelklasse*（中等階級）这个詞我經常用來表示英文中的 middle-class（或通常所說的 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 bourgeoisie（資產階級）一样是表示有產階級，即和所謂的貴族有所区别的有產階級，这个階級在法國和英國是直接地、而在德國是假借"社会輿論"間接地掌握着國家政权。㊁同样，我也經常把工人（working men）和無產者，把工人階級、沒有財產的階級和無產階級当做同义語來使用。第二、我在引用別人的話时，在大多数場合下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屬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在竭力强調農業区的貧困，否認工厂区的貧困，而保守党人却剛好相反，他們承認工厂区的貧窮，但不想承認農業区的貧窮。因此，当我描述產業工人的狀況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寧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証据，以便用自由資產階級親口說出來的話來打击自由資產階級；只有当我親身观察了眞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証据眞实無誤的时候，我才引用保守党人或憲章派的材料。

弗·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門

㊀ 指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織工的起义（这是德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階級斗爭中的第一次大战）及1844年夏天發生的包括布拉格近郊織工在內的捷克工人的騷动。——編者注

㊁ 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解釋，原作中凡用«Mittelklasse»（"中等階級"）的地方，在本書中以后均譯为"資產階級"。——編者注

英譯本美國版序言

自从我依照譯者的希望寫完本書的“附錄”㊀以來，十个月已經过去了。在这十个月中，美國社会發生了一次在其他任何國家中至少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变革。1885年2月，美國的社会輿論几乎一致地認为，美國沒有欧洲式的工人階級，因此，使欧洲社会分裂的那种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斗爭在美利坚共和國不可能發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从外面輸入并且不能在美國的土壤上生根的。㊁然而正是在那个时候已經开始的階級斗爭使人清楚地感到了它的存在：宾夕法尼亚的煤礦工人和其他許多工業部門的工人举行了罢工，特别是当时爭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廣大运动的准备工作也正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这个运动原定于5月开始，实际上也是在5月开始的。我的“附錄”表明，当时我已經正确地估計了这些征兆，我已預料到全國性的工人运动的开始。但是，当时誰也沒有預料到运动会在这样短促的时間內以这样不可克服的力量开展起來，以野火燎原的速度蔓延开來，并从根动搖着美國社会。

但事实擺在那里，这是頑强的，是駁不倒的！我从去年夏天來訪問我的美國記者們的有趣談話中知道，这一运动曾使美國的統

㊀ “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英譯本美國版的附錄，除下面这个注釋中引述的这一段外，恩格斯全部用來作为他的“德文本第2版序言”的基礎（見本書第17—34頁）。——編者注

治階級感到何等驚恐；"新的轉变"使他們陷入了張皇失措的絕境。但是在那时，运动还剛剛开始，而且它只是一个階級所發动的一連串不自覺的、顯然是零散的、时發时止的运动；这个階級由于黑奴制度的廢除和工業的迅速發展已經成为美國社会中最低的階層。这些混乱的社会痙攣在年底以前就开始采取了确定的方向。在國內廣大地区爆發的这些廣大工人群众自發的本能的运动，即工人群众对于到处都是由同样原因造成的同样悲慘的社会狀况同时迸發的普遍不滿，使得这些群众意識到一件事实：他們構成了美國社会上的一个新的和特殊的階級，事实上或多或少是血統的雇傭工人（無產者）階級。这种意識使得他們純粹按美國方式迅速地采取解放自己的下一步驟——組織具有自己的綱領并以夺取國会大厦和白宮为目的的工人政党。5月發生的事件有：爭取八小时

㊀ 在"附錄"中恩格斯寫道：

"在美國有兩种情况長期阻碍着資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全力顯露出來。这就是：易于購置廉价地產和移民的流入。許多年來，这使得大部分道地的美國居民成年后就从雇傭劳动中'退休'，并逐漸变成農場主、商人或雇主，而沉重的雇傭劳动、当一輩子無產者的境遇多半落到了移民的身上。但是，美國的發展已經越过了这个早期階段。無边無际的原始森林已經消失，更为寬廣的大草原越來越快地从國家和各州轉到私人手里。防止無產者形成一个穩定階級的大閘門事实上已經不再起作用了。美國目前存在着終生的、甚至血統的無產者所組成的階級。一个6 000万人口的國家正在頑强地并且很可能成功地力圖成为世界上首要的工業國，这样一个國家是不能經常給自己輸入雇傭工人階級的，即使每年有50万移民流入也罢。資本主义制度的趋向是要把社会徹底地分为兩个階級——一方面是少数的百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廣大的雇傭工人群众，这种趋向，尽管有其他來自相反方向并不斷起反作用的社会因素，在美國还是比其他地方表現得强有力；結果就形成了美國本地的雇傭工人階級，誠然，他們和移民比起來是工人貴族，但是他們已經一天天地覺悟到他們和移民的一致，日益尖銳地感覺到自己正在必不可免地陷入終生从事雇傭劳动的境地，因为他們还記得过去他們比較容易地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階梯的那些日子。"——編者注

工作日的斗爭，芝加哥和密尔窩基等地的騷动，統治階級企圖用暴力和殘酷的階級法庭來鎮压工人階級的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11月，一切巨大的中心城市都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紐約、芝加哥和密尔窩基進行了选举。在此以前，5月和11月只能使美國資產階級想起合众國公債息票的支付；从今以后，5月和11月將使他們也想起美國工人階級要求支付他們的息票的日期了。

在欧洲各國，經过了許多年的时間工人階級才完全相信，他們是現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階級，而且，在現存的社会关系下，是一个固定的階級；以后又經过了好多年的时間，这种階級覚悟才引導他們組成一个和統治階級各种派别所組織的一切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的独立政党。美國沒有中世紀的任何廢墟阻擋道路，而且歷史开始时已有17世紀形成的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因素存在，在这个較为良好的土地上，工人階級在十个月中就經歷了本身發展的这兩个階段。

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一个开头。工人群众已經感觉到他們的悲慘狀况的共同性和他們的利益的共同性，感觉到和其他一切階級对立的自己的階級团結；他們为表現自己的这种感觉幷把它变成行动，已經把每个自由國家里为这种目的而預备的政治机器开动了起來，——这一切都不过是第一步。下一步是要找到一服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藥剂，幷使它体現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綱領中。这是整个运动中最重要最困难的一步，这一步在美國尙待完成。

新的党必須有明确的積極的綱領，这个綱領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政党本身的發展而在一些細節上加以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內都必須为全党所贊同。只要这种綱領还沒有制定出來或是还

在萌芽狀态中，党本身也將处于萌芽狀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不能作为全國性的党存在；它还只是潜在的党，而不是实在的党。

这个綱領，無論它最初的形式怎么样，它必須向着預先可以确定的方向發展。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之間的鴻溝形成的原因，在美國和在欧洲是一样的；消除它的手段到处也是一样的。因此，美國無產階級的綱領在最終目的上，归根到底是和經过了六十年的分歧和爭論才成为斗爭中的欧洲無產階級廣大群众公認的綱領相一致的。这个綱領將宣布的最終目的，是工人階級夺取政权以便实現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產資料（土地、鉄路、礦井、机器等等）使大家都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工作。

但是，如果說美國的这个新的党也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它的產生这一事实本身就說明它要夺取政权，那末它在怎样对待它將要夺得的政权这个問題上还远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在紐約和东部的其他大城市里，工人階級是按职業联合的方針組織起來的，每一个城市都組織了强大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在紐約，中央劳动联合会于去年11月选举了亨利·乔治做他們的旗手，因此，联合会的临时競选綱領强烈地浸透了他的原則。在西北部的大城市里，競选是在極不明确的工人綱領的基礎上進行的，亨利·乔治的理論的影响即使已經看得出來，但也只是剛剛看得出來而已。那时，在这些人口众多、工業發达的巨大的中心城市里，新的階級运动已帶有政治的性質，我們在全國都看得到兩个分布很廣的工人組織，即劳动騎士团和社会主义工党，其中只有后者有符合上述現代欧洲观点的綱領。

这样，在美國工人运动所表現的三种或多或少已經确定的形

式中，第一种，即亨利·乔治領導的紐約的运动，在目前主要是具有地方性的意义。紐約無疑是合众國最大的城市，但紐約不是巴黎，合众國也不是法蘭西。在我看來，亨利·乔治的綱領在現在这个形式下是太狹隘了，除了地方性的运动，它不能成为任何运动的基礎，或者至多也只能成为总的运动中的一个短促階段的基礎。在亨利·乔治看來，人民群众被剝夺了土地，是人們分裂为富人和窮人的最大的和最普遍的原因。但是，从歷史上看來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在古代的亞洲、希臘和罗馬，階級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隸制，即与其說是群众的土地被剝夺，不如說他們的人身被占有。当罗馬共和國衰落下去、自由的意大利農民被剝夺了份地的时候，他們形成了像 1861 年以前南部奴隸占有制各州里的"白色貧民"那样的階級；由于奴隸和"白色貧民"这兩个同样無力解放自己的階級的存在，古代世界解体了。在中世紀，封建剝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从土地上解放出來，相反地，而是由于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当时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們是作为農奴或奴僕束縛在土地上，而且必須給土地占有者服劳役或繳納產品。直到近代的黎明时期，即到 15 世紀末，農民的大規模被剝夺才給現代雇傭工人階級奠定了基礎，这些工人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無所有，他們只有把这种劳动力出賣給別人才能維持生活。但是，如果說这个階級的產生是由于土地被剝夺，那末，只是資本主义生產的發展，現代化的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才使它的存在成为經常的現象，使它的人数增多，并使它成为具有特殊利益和負有特殊歷史使命的特殊階級。所有这些，馬克思都詳細地論述过了。（"資本論"第 8 篇"所謂原始積累"①）馬克思認为，現代的階級对抗和工人階級的社会处境每況愈下的原因，是工人階級被剝夺了一切生產資料，其中当然也

包括土地。

亨利·乔治既宣布土地壟断是窮困和不幸的唯一原因，自然就認为医治窮困和不幸的灵藥是把土地轉交給整个社会。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要求把土地轉交給整个社会，但他們所指的不僅僅是土地，其他一切生產資料也应該这样。但是，即使撇开其他一切生產資料的問題不談，他們之間也还有一个差別。土地如何处理呢？以馬克思为代表的現代社会主义者对待土地完全像对待其他的社会生產資料——礦井、鉄路、工厂等等一样，要求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占有和共同耕种；亨利·乔治却只限于像現在这样把土地出租給个别的人；他只想調整土地的分配，并把地租用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像現在这样用于私人的需要。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整个社会生產体系的全面的变革；亨利·乔治所希望的是不触犯当前的社会生產方式，这实际上就是李嘉圖学派資產階級經济学家中的極端派所預期的，他們也要求由國家沒收地租。

当然，如果假定亨利·乔治所說的話是一成不变的，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有照我現在所看到的來考慮他的理論。

美國工人运动中的第二个大派别是劳动騎士团㊀。看來，这

---

① 馬克思"資本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901—965頁。——譯者注

㊀ 高尚的劳动騎士团是1869年在費拉得尔菲亚成立的工人組織。在1878年以前，它秘密存在，保持着半神秘的仪式。到1878年这个組織公开了，但还部分地保留了它的秘密性。劳动騎士团的目的是靠合作社來解放工人階級。它接收一切生產部門的工人，不管技術熟練或不熟練，不分性別、种族、民族和宗教信仰。这个組織最活躍的时期是80年代，那时劳动騎士团的領導者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参加廣大的罢工运动。在这一时期，这个組織的成員达70余万人，其中有6万是黑人。但是，反对進行革命的階級斗爭的首領們的机会主义領導，逐漸使得劳动騎士团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到90年代末这一組織便停止了活动。——編者注

个派別对运动的現階段來說是最典型的，同时無疑也是最强有力的。在無数的"集会"(assemblies)中擴展到全國廣大地域上的这一巨大的团体，代表着工人階級內部的各种色彩的个人的和地方的意見。因此，把他們团結起來的是一个不明确的綱領，使他們結合在一起的与其說是实际上不能遵行的章程，不如說是本能的感觉，这种感觉向工人們提示：他們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团結起來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們变成國內的偉大力量。这是眞正美國式的怪現象：最現代的趋向披上了典型的中世紀的外衣，而最民主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隱藏在表面的、但实际上毫無力量的專橫之下，——这就是劳动騎士团呈献給欧洲观察家的一幅圖画。但是，如果我們不停留在这种純外表的怪現象上，我們就不能不看到这种廣泛的团結中蘊藏着的巨大的潛在力量，这种潛在的力量正在緩慢地但确定地發展成实际的力量。劳动騎士团是整个美國工人階級所創立的第一个全國性的組織；不管它的起源和歷史如何，不管它有什么样的錯誤和个别的怪誕行为，也不管它的綱領和章程怎样，这里实际上存在的是美國整个雇傭工人階級的產物，是把他們全体团結起來的唯一的全國性的紐帶，它不僅使他們的敌人，而且也使他們自己感觉到他們的力量，并鼓舞他們驕傲地期待着未來的勝利。僅僅說劳动騎士团能够發展，那是不正确的；他們已不断地被卷入蓬蓬勃勃的發展和改造过程之中。这是一塊正在生長正在發酵的东西，它由可塑性材料構成，正在尋找適合它本性的形式。这种形式無疑地是找得到的，因为歷史的進化和自然界的進化一样，是受它自己的內在規律支配的。到那时，劳动騎士团是否保留現在这个名称，那是無关緊要的，但是，一个局外的观察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擺在我們面前的这种原材料將鍛制出美國工人运动

的未來，同时也鍛制出美國社会的未來。

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党㊀。这个党只有一个虛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國的任何地方都沒有能够作为一个政党出現。此外，它对美國說來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來的，因为直到不久以前，它的成員几乎全是德國侨民，他們使用自己祖國的語言，并且大多数人都不大通曉美國通用的語言。但是，如果說这个党是一个外國主幹的分支，那末，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來階級斗爭所取得的經驗，理解工人階級解放的共同条件，这种理解远远超过了美國工人目前所达到的程度。这对美國無產者說來是件幸运的事情，因为这样一來他們就有可能掌握并利用欧洲的階級弟兄在四十年的斗爭中所得到的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成果，从而加速他們的勝利的到來。要知道，正如我已經說过的，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应該而且一定会和現在正在進行斗爭的整个欧洲工人階級所采用的綱領以及德美社会主义工党的綱領基本上相同，这是絲毫不用怀疑的。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須在运动中起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須徹底清除任何外國化的殘余，必須成为完全美國化的党。这个党不能等着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数，同时又是外來的，因此，应当向國內占絕大多数同时又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靠攏。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須学習英語。

参加运动的廣大群众中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分子——这些本

㊀ 社会主义工党產生于1876年，它是第一國际美國支部和美國其他工人社会主义組織联合的結果。这个党主要是由侨民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德國侨民；它的活动带有宗派主义的性質；它的領導者不善于領導美國工人的群众运动，并拒絕做工会工作。——編者注

質上并不互相敌对但因出發点不同而实际上彼此隔离的分子合流的过程，是需要一些时間的；并且在合流的过程中也难免要發生一些摩擦，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現在已經暴露出來了。例如，劳动騎士团正在东部各城市的某些地方和有組織的工联進行地方性的斗爭。但是，这种摩擦在劳动騎士团內部也有，那里还远談不到和解和协調。这并不是資本家所慶幸的那种瓦解的标志。这只是标志着初次按共同方向开始行动的工人群众还沒有找到他們的共同利益的適当表現形式，沒有找到最適合于斗爭的組織形式，也沒有找到保証勝利所必需的紀律。这是为了偉大的革命战爭而动員起來的第一批群众性的隊伍，是各地独立征召并裝备起來的一批隊伍，它們正在为組織一个統一的大軍而匯合起來，但是还沒有正規的組織，沒有統一的進軍計划。各部隊在匯合时往往彼此阻擋道路；这样就發生了尖銳的爭論、混乱，甚至有發生冲突的危險。但是，最終目的的共同性終究会战勝一切小誤会。这些分散的爭吵不休的隊伍最近就会形成一个長長的战斗行列，在敌人面前擺下一条嚴整的战綫，武器在預示風暴來臨的沉寂里閃閃發光。它們將得到先头部隊的勇敢狙击兵和后方坚定的后备軍的支援。

达到这种結果，把各不相同的單独的組織統一成一支具有臨时綱領（不管这个綱領多么不完备，只要它眞正是工人的綱領就行）的全國性的工人大軍，这就是美國最近就要向前跨進的一大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和制定应有的綱領，社会主义工党能够做很多工作，只要它願意像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他們只占工人階級極少数的时候一样地行动就行。1847 年，在“共產党宣言”中第一次陈述了这个策略：

“共產党人”，这是我們当时采用而現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

称，——“共產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别政党。

“他們沒有任何与整个無產階級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們并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則來試圖約束無產階級运动。

“共產党人区别于其他無產階級政党的地方只在于：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斗爭中，他們始終特别重視和堅持整个無產階級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反資產階級斗爭所經歷的各个發展階段上，他們始終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共產党人在实踐上是世界各國工人政党中最堅决的、始終推动社会前進的一部分，而在理論上他們比其余的無產階級群众善于了解無產階級运动的条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共產党人为着工人階級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他們在目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堅持着运动的將來。”

这就是現代社会主义的偉大的創始人卡尔·馬克思、我自己以及和我們一起工作的各國社会主义者四十多年來所遵循的策略；这个策略到处都引向勝利，而且目前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者，——無論在德國和法國，在比利时、荷蘭和瑞士，在丹麥和瑞典，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像一支統一的軍隊一样地在同一旗帜下战斗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26日于倫敦

德文本第二版序言

現在重新呈献給德國讀者的这本書，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書無論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帶有作者青年时期的痕迹。那时我是二十四歲。現在我的年紀比那时大了兩倍，但是当我重讀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的时候，發現它并沒有什么使我臉紅的地方。因此，这种青年时期的印記我也就不打算抹去一点。我現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給讀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簡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記着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書的命运，我只談一点：它的英譯本于1887年在紐約出版（弗洛倫斯·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譯），1892年由斯万·容涅先公司在倫敦再版。英國版序言是根据美國版序言寫成的，而現在德國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國版序言寫成的。現代大工業已在極大的程度上使一切出現了这种工業的國家的經济关系趋于平衡，所以我要向德國讀者說的也就和向美、英讀者說的几乎沒有什么兩样了。

現在，这本書里所描寫的情况——至少就英國而言——大部分已成过去。現代政治經济学的規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書里沒有直接談到这点）就是：資本主义生產愈發展，它就愈不可能采用它在低級發展階段所慣用的那些小小的誆騙和欺詐手段。代表

欧洲商業最低發展階段的波蘭犹太人的小小的騙人伎倆，那些使他們在本國獲得巨大利益并为大家所通用的詭計，要是在漢堡或柏林，就完全对他們不利了。同样地，——至少不久以前是这样，——当一个經紀人（無論是犹太人或基督徒）从柏林或漢堡到达曼徹斯特交易所时，他立刻就会看到：要想廉价購入棉紗或布匹，他必須首先放弃自己那套固然不算怎么笨拙但到底也很可憐的手段和詭計，虽然这些手段和詭計在他本國已經算是上等的商業技巧了。但是，随着大工業的發展，德國的許多情况也似乎改变了，特別是德國人在費拉得尔菲亞㊀遭受工業失敗以后，連那个規規矩矩的德國老观念也失去了一切信用，这个观念就是：只要先給人們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貨色送去，他們就会称心滿意！的确，这些狡詐和詭計在大市場上已經吃不开了，在那里时間就是金錢，在那里商業上的誠实已發展到一定的水平，但这并不是出于倫理的热狂，而純粹是为了不白費时間和劳动。在英國，在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發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業复苏，是新的工業时代的开端。谷物法㊁的廢除及其必然引起的進一步的財政改革，給英國工商業提供了它們發展所必需的全部地盤。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發現了金礦。殖民地市場吸收英國工業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長起來。郎卡郡的动力織机一下子就使儿百万印度手工織工陷

㊀ 1876年在費拉得尔菲亞（美國）举行了全世界工業展覽会。——編者注

㊁ 谷物法是英國國会为了土地貴族的利益在1815年通过的一种高額谷物進口稅的法律。这一法律禁止在國內谷物价格低于80先令一夸特的时候輸入谷物。谷物法極其嚴重地影响了最貧窮的居民階層的狀况，对工業資產階級也是不利的，因为它使劳动力的价格上漲，縮減國內市場的容量，并妨碍对外貿易的發展。谷物法在1846年被廢除。——編者注

于滅亡。中國的門戶日益开放。美國發展得最快，其速度甚至对这个進展神速的國家講來也是空前未有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美國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場，而且是一个最大的殖民地市場，即輸出原料和輸入工業品（当时是英國的工業品）的國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出現的新的交通工具——鉄路和海船——現在已經在國际范圍內应用起來，从而事实上創造了以前还只处在萌芽狀态中的东西——世界市場。这个世界市場当时还是由一些以農業为主或純粹从事農業的國家所組成的，这些國家都圍繞着一个巨大的工業中心——英國。英國消費它們的大部分过剩原料，同时供給它們几乎所有一切必需的工業品。因此，当时英國工業發展的規模是这样巨大和空前，以致 1844 年的水平在今天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几乎是原始的，这原不足为奇。

但是随着这种發展的進行，大工業从外表上看來也更符合于道德要求。厂主靠着对工人進行小規模偷窃的办法來互相競爭已經不合算了。事業的規模已經超过了这些可憐的榨取金錢的手段；拥有百万家財的厂主發現了比在这些小算盤上花費时間更为重要的事情。只有那些为了免于在競爭中毁滅而不得不抓住每一文錢的窮小子才会繼續搞这一套。这样，工厂区內的所謂 truck system（实物工資制）便消滅了，國会也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㊀和一大串更为細小的改良措施；这一切都同自由貿易和無限制競爭的精神直接矛盾，但是使大資本家在和条件較差的同行競爭时占了更大的优势。

其次，工業企業規模愈大，拥有的工人愈多，它每次同工人發

㊀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于1847年6月8日为英國國会所通过。这个法案只適用于十三歲至十八歲的少年和女工。——編者注

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損失和業务上的困难也就愈多。正因为如此，在厂主中間，尤其是在最大的厂主中間，漸漸出現了新的趋势。他們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学会了承認工联的存在和力量，而且最后他們甚至还發現：罢工只要發生得適时，还是实現他們自己的目的的絕妙方法。結果，最大的厂主們，过去曾經是和工人階級作斗爭的急先鋒，現在却首先起來号召和平和协調了。在这一点上他們也是有極为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讓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是用來加速資本在少数人手中聚積的过程和窒息那些沒有这种額外收入就不能生存的小競爭者的手段。早年那种斤斤計較的間接的勒索方法，現在不但对于这些少数人丧失了一切意义，而且对于規模巨大的企業甚至成了障碍。这样，至少是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次要的工業部門就不能这样說了——資本主义生產發展本身已經替工人免除了早年使他們命运惡化的那些較小的負担。因此，下面这件重大的基本事实就愈來愈明顯了：工人階級处境悲慘的原因不应該到个别的缺陷中去找，而应該到資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尋找。工人为取得一定数目的錢每天把自己的劳动力賣給資本家。在几小时的工作之后，和这筆錢相当的价値已經再生產出來了。但是根据劳动合同，工人必須再劳动好几小时才能做滿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創造出來的价値，就是剩余价値。这个剩余价値不花資本家一文錢，但是仍然落到他的腰包里。这就是下面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礎，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愈來愈分裂成兩个方面，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和万德比尔特之流，全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廣大的雇傭工人群众，他們的全部財產就是他們的劳动力。產生这个現象

的原因并不在于某种次要的缺陷，而只是在于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現在已从英國資本主义的發展中得到了最鮮明的証明。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反复不断的肆虐，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不願同自己的家人一起成为这些疾病的犧牲者，就必須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况。正因为如此，这本書里所描寫的那些触目驚心的和見不得人的事实現在或者已被消除，或者至少不那样刺眼了。下水道已經修筑起來或改善了；穿过許多最坏的貧民窟修建了寬闊的街道；"小爱尔蘭"㊀已經消失了，"七日规"㊁也跟着就要被清除掉。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1844年，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園詩的筆調來描寫整批的地区，現在，随着城市的增長，这些区域已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窮困的境地。誠然，与猪和垃圾堆为鄰的現象現在已經認为是不能容忍的了。資產階級掩飾工人階級灾难的手法又進了一步。但是从皇家委員会1885年的报告書"关于窮人的居住条件"中可以十分明顯地看出，在工人住宅方面幷沒有任何重大的改善。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得像雪片一样，但它們只能掩飾工人的窮困狀况，却不能把这种狀况消除。

但是，英國現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寫的这个資本主义剝削的青年时期，其他國家却剛剛踏進这个时期。法國、德國、首先是美國，这些可怕的敌手，它們如同我在1844年所預見的一样，正在逐步地摧毁英國工業的壟断地位。它們的工業比英國的工業年輕，但是它們的成長迅速得多，現在大致已經达到1844年英國工業所处的發展階段。拿美國來比較就更加醒目。当然，美國工人階級的

㊀ 19世紀40年代曼徹斯特的一个工人区。——編者注

㊁ 倫敦市中心的一个工人区。——編者注

外在的生活条件和英國工人的生活条件是很不相同的。但是，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是同样的經济規律在起着作用，所以產生的結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但仍然是屬于同一性質的。正因为如此，在美國我們也可以看到爭取在立法上縮短工作日、特别是为工厂中的女工和童工爭取縮短工作日的同样的斗爭；我們也發現極其盛行的实物工資制和農村地区的小宅子制，企業主——《bosses》——及其代理人就利用这种制度作为統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在美國报紙上讀到关于康乃尔斯威尔区宾夕法尼亞煤礦工人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簡直就像在讀我自己的关于1844年英格蘭北部煤礦工人罢工的描寫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來欺騙工人，同样是实物工資制，同样是資本家企圖用最后的破坏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們所住的屬于公司的房屋來粉碎礦工們的抵抗。

不論在本版或英文版中，我都沒有打算使本書適应于当前的情況，即一一列举1844年以來發生的一切变化。我不这样做，有兩个原因。第一、要这样做，我就得把本書的篇幅增大1倍。第二、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已經詳細地敘述了1865年左右、即英國的工業繁荣达到了頂点时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要这样做，我就得重复馬克思講过的話。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書的总的理論观点——哲学、經济和政治方面的——和我現在的观点絕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沒有現代的國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馬克思的功績，它才發展成科学。我这本書只是它的胚胎时期中的一个階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發展的最初階段还要再現出我們的祖先魚类的鰓弧一样，在本書中也到处都可以發現現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國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書（特别是在末

尾）大力强調：共產主义不純粹是工人階級的党的学說，而且是一种理論，其最終目的就是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个社会从現存关系的狹窄的范圍中解放出來。这个論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踐中却是無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那末工人階級就应当單独地准备和進行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國資產者也宣称資產階級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貴族和僧侶不肯同意，而且这一論断——虽然它对封建主义來說是一个無可辯駁的抽象的歷史眞理——很快就变成了純溫情的空話幷在革命斗爭的火焰中完全烟消云散了。現在也还有不少的人，以一种似乎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駕于一切階級对立和階級斗爭㊀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習的初出茅廬的小伙子，就是工人階級的最兇惡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書中我把工業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延續时間的結論似乎是从1825—1842年間事变的進程中得出來的。但是1842—1868年的工業歷史表明，这种周期实际上是十年，中間的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質，幷且在1842年以后就逐漸消失了。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在下面再談。

我不打算删去本書中的許多預言，特别是青年人的热情在当时使我做出的英國將在最近發生社会革命的預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寫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驚奇的幷不是这些預言中有那么多沒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已經实現了，而且当时

㊀ 1892年的英譯本中在"階級斗爭"一詞之后有"幷力圖調和兩个相互斗爭的階級的利益"这样几个字。——編者注

我所預言的(的确，我把时間估計得过分早了一些)由于欧洲、特别是美國的競爭所引起的英國工業的危急狀况，以后是眞正發生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責任使本書和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轉載在这里，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寫的，刊登在1885年3月1日倫敦“公益”(《Commonweal》)雜志上，后來又譯成德文，刊登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Neue Zeit》)雜志第6期上。

“四十年前，英國面臨着危机，这种危机顯然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工業的巨大而迅速的發展远远地超过了國外市場的擴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產的進程就被商業总危机猛烈地打断一次，在危机以后，經过一个長久的慢性停滯时期，跟着是一个短短的繁荣时期，这个繁荣时期每次都以热病似的生產过剩和最后再度破產而告終。資本家階級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貿易，他們并威脅說，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們要把城市中的飢民送回他們原來居住的農業地区，而且正如約翰·布萊特所說，‘不是把他們当做乞求面包的窮人，而是当做駐扎在敌区的一支軍隊’送回去。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預政权——实行人民憲章⊖；小資產階級的大多数支持他們，二者之間唯一的分歧僅僅在于应該怎样爭取憲章：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这时1847年的商業危机到來了，愛尔蘭也鬧起飢荒，革命的远景也和它們同时出現了。

“1848年的法國革命拯救了英國資產階級。勝利了的法國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嚇倒了英國小資產階級，引起了英國工人运动的瓦解，这个运动是在比較狭小的范圍內進行的，但是具有比較直接的实践性。正当憲章运动应發揮自己的全部力量的时候，在

⊖ 見本書第278—279頁。——編者注

1848年4月10日外部的失败到來以前，它就已經从內部崩潰了㊀。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动退到了后台。資本家階級獲得了全勝。

“1831年的國会改革㊁，是整个資本家階級对土地貴族的勝利。谷物稅的廢除不只是工業資本家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勝利，而且是他們对多少和土地占有的利益相一致或有密切关系的那一部分資本家的勝利，即对銀行家、証券交易者、食利者等等的勝利。自由貿易就是改革英國的全部內外財政貿易政策，以適应工業資本家即現在代表着國家的階級的利益。这个階級已經認眞地着手这样做了。他們毫不容情地扫除了工業生產上的每一个障碍，全面地改革了关稅率和整个稅收制度。一切都服从于一个唯一的而对工業資本家是極为重要的目的：減低各种原料的价格，特别是工人階級的一切生活資料的价格，進行原料生產，并把工資保持（如果不更加降低的話）在低的水平上。英國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國家对于英國必須像爱尔蘭一样，成为英國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國是農業世界的偉大的工業中心，是工業的太陽，日益增多的生產谷物和棉花的行星都繞着

㊀ 憲章派公会为了向國会遞交新的請願書，原定1848年4月10日在倫敦举行群众大会和工人的游行示威。如果國会拒絕按照請願書的要求批准人民憲章，公会就准备举行起义。但是，由于政府采取了使首都布滿警察、軍隊和武裝的資產者隊伍的措施，以及憲章派沒有做好坚决發动的准备和他們的領袖的动搖，游行示威未能举行。憲章派領袖奧康瑙尔提交給國会的請願書下議院甚至沒有進行討論。——編者注

㊁ 关于英國第一次选举改革的法律草案于1831年3月提交國会，1832年6月由國会通过。这次改革結束了土地貴族、銀行家和高利貸者的政治壟断。資產階級激進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曾經利用过爭取普选权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由于他們的叛賣，1832年的法律規定了很高的选举中的財產資格：在城市是10英鎊，在各郡是50英鎊，这样一來，國会就只为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打开大門。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仍旧沒有獲得政治权利。——編者注

它旋轉。多么远大的前途呵!

“工業資本家在着手实現自己的这个偉大目的时,具有堅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視傳統的原則,这就是他們一直和大陸上沾染市儈習气較深的競爭者不同的地方。憲章运动已奄奄一息。1847年的破產完全过去以后自然而然又出現的工業繁荣,完全应归功于貿易自由的影响。由于这兩个原因,英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成了‘偉大的’自由党——厂主所領導的党的尾巴。必須把这种既已獲得的有利狀况永远保持下去。憲章派激烈反对的不是貿易自由本身,而是把貿易自由变成有关國家存亡的唯一問題,这种立場向厂主們表明了并且日益向他們表明:沒有工人階級的帮助,資產階級永远不能取得國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完全的統治权。兩个階級的相互关系就这样逐漸改变了。从前被所有的厂主視若蛇蝎的工厂法,現在不但他們可以自願地遵守,甚至还或多或少地推廣到所有的工業部門。不久以前还被斥为惡魔的工联,現在已被厂主們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構、当做在工人当中傳播健康的經济观点的有用工具而受到了青睞和保护。甚至在1848年以前还备受迫害的罢工,現在偶尔也被認为很有用处了,特别是厂主老爺們自己在需要的时候挑起的罢工。在那些剝夺了工人和雇主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中,至少是最令人憤慨的一部分已被廢除了。过去曾經令人胆顫心驚的人民憲章,基本上已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厂主們的政治綱領。取消选举中的財產限制和实行秘密投票已經定为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國会改革㊀已經非常接近普选权,至少也具有德國現在的普选权的形式了;現在國会中正討論的关于选区的新的法律草案,將設立起平等的选区,这無論如何决不会比法國或德國的平等差些。現在已經看出,議員支薪和縮短任期——

即使还不能做到國会每年改选一次，——这兩条在最近的將來無疑地也可以实現；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說憲章运动已經死亡了。

“1848年的革命和以前的許多次革命一样，都具有奇特的命运。把这次革命鎮压下去的那些人們，如卡尔·馬克思喜欢說的，变成了它的遺囑执行人。路易·拿破侖不得不建立統一而独立的意大利，俾斯麥不得不在德國实行他自己的那种改革，并把某种程度上的独立还給匈牙利，而英國的厂主除了給人民憲章以法律力量，也沒有任何更好的办法。

“对英國來說，工業資本家的这种統治的結果一开始就是驚人的。工業重新活躍起來，飛快地發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現代工業的搖籃來說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由于应用蒸汽和机器而獲得的巨大成就，和1850—1870这二十年中的生產的强大高漲比起來，和輸出与輸入的極大的数字比起來，和積累在資本家手中的財富比起來，和集中在大城市中的劳动力的巨大数量比起來，就黯然失色了。誠然，这种高漲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重演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过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过一次；但是这种重演現在已被看做一种必然要遭遇到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在这以后一切又終于回到原來的軌道。

“这个时期工人階級的狀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改善，甚至对于

㊀ 尽管有爭取普选权的廣泛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由于工联的机会主义領袖的叛賣，1867年8月15日通过的关于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法律只給了房主、二房东和每年至少付出10英鎊房租的房客投票权。結果只是工人貴族得到了选举权；城市工人群众，小農和農業無產階級仍旧沒有选举权。1884年在農村地区群众运动的压力下進行的第三次选举改革，只限于把1867年的法律的適用范圍擴大到農業区，并沒有滿足農業工人廣大階層的要求。第三次改革以后，英國仍旧有將近200万成年男人和全体妇女沒有选举权。——編者注

廣大的群众來說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失業后备軍中大量工人的涌出，由于工人不断为新机器所排挤以及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農業工人的涌入，这种改善每一次都又化为烏有了。

"我們發現工人階級中只有兩种享有特权的人的狀况得到了長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給工作日規定了較为合理的限度，这使工人的体力有了一定的程度的恢复，并且給了他們若干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們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更加加强了。他們的狀况無疑地要比 1848 年以前好些。这方面的最好的証明就是：在他們所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的，这是厂主們縮减生產的唯一手段。你永远也不能說服厂主們同意縮短工作时間，尽管他們的商品根本找不到銷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宣布罢工，資本家就会一个工人也不留地关上自己的工厂。

"第二类是巨大的工联。这是那些專門使用或者至少是主要使用成年男人劳动的生產部門的組織。到現在为止無論是妇女和兒童的劳动的競爭，或者是机器的競爭，都不能摧毀它們有組織的力量。制造机器的工人、粗細木工、建筑工人都結成了組織，每个組織都强大到能够有效地反对使用机器（例如建筑工人就是这样）。从 1848 年以來，他們的狀况無疑地是有了顯著的改善；这方面的最好的証明就是：在十五年多的时間中，不但雇主非常滿意他們，而且他們也很滿意雇主。他們形成了工人階級中的貴族；他們得到了比較有保障的地位，而且把这种地位看做自己努力的最終目的。他們都是萊昂·里維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約·布倫坦諾先生）的模范工人，而且对任何并不愚蠢的資本家和整个資產階級說來，他們事实上都是些很可爱的溫順的人。

“至于廣大的工人群众，他們的窮困和生活無保障的情况，現在也和过去一样嚴重。倫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擴大的泥塘，在失業时期那里充滿了無窮的貧困、絕望和飢餓，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衰頹。其他一切大城市的情形也是一样，只有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是例外，在較小的城市和農業区域中情况也並不見得好些。一条規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規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这兩条規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起着作用，而工人就被这个自动机器的齒輪压軋着。

“这就是 1847 年規定的貿易自由政策和工業資本家二十年的統治所造成的狀况。但是以后就發生了变化。在 1866 年的危机之后，1873 年左右又來了一次微弱而短暫的复苏，但它沒有延續多久。誠然，全面的危机並沒有在它应該到來的时候即 1877 年或 1878 年發生，但是从 1876 年起，一切主要的工業部門都沒有打破慢性停滯的狀态。既沒有全面的破產，也沒有人們盼望已久的、在破產前后可以指望的工業繁荣时期。在一切部門的所有的市場上，都出現了死气沉沉的停滯狀态和慢性的过飽和現象，近十年來我們置身其中的环境就是这样。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貿易自由的理論是建筑在英國应当成为農業世界的唯一大工業中心这样一个假定上的。然而事实完全推翻了这个假定。現代工業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創造出來，而煤不僅英國才有，其他國家，如法國、比利时、德國、美國、甚至俄國也都有。这些國家的居民看不出，僅僅为了英國資本家的更大的光荣和發財致富而使自己淪为飢餓的愛尔蘭佃戶有什么好处。英國資本家兴办了自己的工厂並开始不僅为

自己而且也为世界的其他部分進行生產；結果，英國几乎整整保持了一百年的工業壟断，現在是無可挽回地被摧毀了。

"但是英國的工業壟断是英國現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壟断的时期，市場也赶不上英國工業的日益增長的生產率；結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現在新的市場已一天比一天減少，連剛果的黑人也被迫接受曼徹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屬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陸上的特別是美國的商品越來越多地对外傾銷的时候，当現在英國工厂掌握的对全世界的絕大部分供应开始一年年地減少的时候，結果將会怎么样呢？讓貿易自由这个万应灵丹來做解答吧！

"我並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 1883 年的不列顛协会㊀南港大会上，該会的經济組主席英格利斯·鮑格雷夫先生就說过：英國獲得巨額利潤的日子已經过去了，大工業部門的進一步發展也停頓了。几乎可以断定，英國正在走上停滯的階段。

"但是这一切將得到什么样的結局呢？資本主义生產不能停止不前：它必須增長和擴大，否則就会死亡。現在僅僅限制一下英國对世界市場的絕大部分商品供应，就已經引起了停滯、貧窮、資本过剩和未就業工人的过剩。要是每年的生產完全停止增長，情形將怎样呢？这正是資本主义生產易受伤害的阿基里斯之踵①。經常的擴大是資本主义生產存在的必要条件，而这种經常的擴大現在愈來愈不可能了。資本主义生產正陷入絕境。下面这个問題

㊀ 不列顛科学促進协会是 19 世紀初成立直到今天还在英國存在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年会的材料以报告的形式發表。19 世紀时协会里有不少進步的活动家，但現在它無論在政治上或科学上都采取反动的立場。——編者注

① 阿基里斯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他全身除踵外刀槍不入。这里指唯一的弱点。——譯者注

一年比一年更加緊迫地擺在英國面前：將毀滅的是誰——是整个民族，还是資本主义生產；注定要毀滅的究竟是哪个？

“而工人階級呢？旣然在1848—1868年商業和工業空前高漲的时期他們还得生活在这样的窮困中，旣然那时廣大的工人群众的狀况也不过得到暫时的改善，只有極少数享有特权的受保护的工人才獲得了長期的利益，那末，当这个光輝的时期眞正完結时，当目前这种压迫人的狀态不僅加强起來，而且这种加强了的致人死命的压迫狀态变成英國工業的長期而正常的狀态时，情形將怎样呢？

“实际情况是这样：当英國还保持工業壟断的时候，英國工人階級在某种程度上也分享了这种壟断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間分配得極不平均：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拿了絕大部分，但廣大的群众也偶尔得到一些。这就是从歐文主义絕迹以后英國不再有过社会主义的原因。随着英國工業壟断的破產，英國工人階級也將丧失自己的特权地位。总有一天，整个英國工人階級，連享有特权并居于領導地位的少数也不例外，会降到其他國家工人所处的水平。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將重新在英國出現。”

我在1885年是这样寫的。在1892年1月11日寫的英譯本序言中我繼續寫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叙述，我还得做少許补充。几乎用不着說，現在‘社会主义的确又在英國出現了’，而且是大量地出現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覚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覚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詩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階級的社会主义和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嚇人的社会主义不僅变成很受尊敬的东西，而且

已經穿上了燕尾服，随随便便地躺在客廳里的沙發上了。这再一次表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資產階級輿論的不可救藥的反复無常，而且再一次說明，我們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始終輕視这种輿論是有道理的。可是我們沒有理由不滿意这个新的征兆。

“可是，我認为，比資產階級圈子里所賣弄的以水冲淡了的社会主义这种曇花一現的时髦風尙要重要得多、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國獲得的成就也更重要的，就是倫敦东头的覚醒。这个莫大的貧窮的淵藪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死水潭了。倫敦东头抖掉了絕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的工联主义’，即广大的‘非熟練’工人群众的組織的發源地。虽然这个組織在若干方面保存了‘熟練’工人的旧工会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質說來，仍然和旧的工会有本質上的区別。旧的工会保存着它們產生的那一时代的傳統；它們把雇傭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們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們的会員。相反地，新的工会是在雇傭劳动制度可以万古長存这一信念已經大大动搖的时候成立的。它們的創始者和領導者都是自覚的社会主义者或情感上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会并構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粗野的、愚昧的、被工人貴族藐視的人。他們有一个無比的优点：他們的头腦还是一片处女地，絲毫沒有沾染上傳統的‘可敬的’資產階級偏見，这些偏見把地位比較优越的‘旧工联主义者’的头腦弄得糊里糊塗。我們現在已經看到，这些新工会如何爭取領導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拖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走。

“毫無疑問，倫敦东头的活动家們犯了一系列巨大的錯誤；但是他們的前輩也有过同样的情形，嗤笑他們的那些敎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現在还有同样的情形。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

样，無論从哪方面学習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学習來得快。虽然过去和現在他們犯过各种各样的錯誤，而且將來还会犯錯誤，但是倫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紀末最偉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現在，親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驕傲。"

自从我寫了这几行以來，半年已經过去了，而英國工人运动又向前迈進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結束的國会选举向兩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他們現在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剛剛誕生；它的个別分子还須抖掉种种傳統的偏見——資產階級的、旧工联主义者的、甚至教条式的社会主义的偏見，以便他們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礎上团結起來。但是他們要求团結的本能現在已經这样强烈，以致在英國引起了前所未聞的选举結果㊀。在倫敦有兩个工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資格，并且公开宣布他們是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來反对他們，这兩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外的極大多数被选出來了。在密德尔斯布罗，一个工人候选人出來反对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并且压倒了这兩个人，当选了；可是那些和自由党人締結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都毫無希望地垮台了。在先前的所謂工人代表中，就是說，在那些情願把自己的工人品質淹沒在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海洋里因而使別人能原諒他們屬于工人階級的人們当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顯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在选举中可耻地

㊀ 指1892年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选入下議院的有工联提出的三个候选人：作为社会主义者但具有極温和的改良主义綱領的煤礦工人凱尔·哈第和倫敦工人約翰·白恩士，以及海員和搬运工人工会的書記密德尔斯布罗的威尔遜。——編者注

失敗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兩个选区里，在索尔福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許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來反对兩个旧政党的候选人；他們失敗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敗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業中心的許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絕和兩个旧政党保持任何联系，并因此獲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間接的成績。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無法形容的。他們第一次看到和感覚到，如果他們为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就能獲得什么东西。对“偉大的”自由党的迷信，在英國工人中間統治了几乎四十年的迷信，完全被打破了。工人們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們提出要求而且了解到他們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他們在英國就是一种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1892年的选举中他們第一次了解到自己的要求并且提出了要求。其余的事情大陸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关心的。那些在國会和市政委員会中已經有那么多的代表的德國人和法國人，將以自己的進一步的成績來支持英國人的競賽精神。不久的將來將会發現，有格萊斯頓先生在，新國会就不能开始工作，有新國会在，格萊斯頓先生也不能繼續执政；那时英國的工人政党就会組織得足以一下子永远結束兩个旧政党的蹺蹺板游戲，这兩个政党为了使資產階級的統治永存下去一直在輪班掌握政权。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倫敦

導　言

英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是从18世紀后半期，从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發明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發明推动了產業革命，產業革命同时又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歷史意义只是在現时才开始被認識清楚。英國是發生这样一种变革的典型國家，这种变革愈是無声無息地進行，就愈是强有力，因此，英國也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結果——無產階級發展的典型國家。只有在英國，才能就無產階級的一切相互关系來全面地研究这个階級。

我們在这里不談这个革命的歷史，也不談它对現在和將來的巨大意义。这是將來的一部包容更廣的著作的題目。現在，我們只談几点，这几点是弄清以后要講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國無產階級的現狀所必需的。

在使用机器以前，把原料紡成紗，然后織成布，都是在工人家里進行的。妻子和女兒紡紗，作为一家之主的父親把紗織成布；如果他自己不加工，就把紗賣掉。这些織工家庭大部分都住在靠近城市的農村里，靠着自己掙的錢也能生活得不錯，因为就布匹的需求來說，本地市場还是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場，而后來由于取得了國外市場和擴大了貿易而替自己开辟了道路的競爭，其压倒一切的力量对工資还沒有顯著的影响。加以本地市場的需求还不断地在擴大，这种擴大和人口的緩慢增長是步調一致

的，并且保証了一切工人都有工作；此外，他們之間还不可能發生激烈的競爭，因为他們散居在農村里面。所以，織工大部分甚至还能够積蓄一点錢，并且租一小塊地在空閑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閑的时間，他們願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在什么时候織布和織多少布是随他們便的。的确，他們是蹩脚的庄稼人，他們的耕作是馬馬虎虎的，也沒有很大的收入；但是，至少他們还不是無產者，他們，如英國人所說的，是在故鄉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他們是定居的，在社会上的地位比現在的英國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們就这样过着庸碌而舒適的生活，誠实而安靜地、心平气和而又受人尊敬地生活着，他們的物質生活狀况比他們的后代好得多；他們無須乎过度劳动，願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們有閑空到園子里和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們已經是一种休息，此外，他們还有机会参加鄰居的娛乐和游戲；而滾木球、打球等等游戲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質都是有好处的。他們大部分是些强壯、結实的人，在体格上和鄰近的農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沒有区別。孩子們生長在農村的新鮮空气中，即使他們有时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到底也不是經常的，当然更談不到八小时或十二小时工作日了。

这个階級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究竟怎样，是不难想像的。他們和城市隔离，从來不進城，因为他們把紗和布交給來往的經紀人，从經紀人那里取得工資；他們和城市隔离到这样一种程度，連緊靠着城市住了一輩子的老头們也从來沒有進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剝夺了他們的生活，才把他們吸引到那里去尋找工作。他們在道德和智力方面是在農民的水平上，由于有一塊租來的土地，他們大部分是和農民有直接联系的。他們把鄉紳——当地最大的土地

占有者——看做自己“天然的長上”，向他討主意，有了小的爭吵，就請他当公断人，对他表示这种宗法关系所应有的尊敬。他們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道德的生活，因为他們那里沒有那些引人过不道德的生活的邪路——附近沒有酒館和賭場，而他們有时去那里过过癮的小酒店的掌櫃也是值得尊敬的人，大部分是大佃農，有好的啤酒，喜欢嚴格的生活規律，每天晚上很早就把買賣收了。孩子們成天和父母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們結婚。年輕人是在幽靜純朴的环境中、在和婚前的游伴互相信賴的气氛中長大的，虽然婚前發生性的关系几乎是普通現象，可是这僅僅是在双方都已經把結婚看做道义上的責任时發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一句話，当时英國產業工人的生活和思想与現在德國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閉关自守，与世隔絕，沒有精神活动，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沒有激烈的波动。他們当中能讀書的很少，能寫寫东西的就更少了；他們按时上教堂去，不談政治，不搞陰謀，不动腦筋，热中于体育活动，帶着从小养成的虔敬的心情听讀聖經，由于他們純朴的溫順态度，和社会上比較有特权的階級相处得很和睦。但同时他們在精神方面是停滯不前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織机和小小的園子生活着，而对于村子以外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的运动却一無所知。他們在自己的平靜、庸碌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假若沒有產業革命，他們是永远不会丢开这种生活方式的。誠然，这种生活很理想，很舒適，但到底不是人应該过的。他們那时也不是人，而只是一架替此时以前主宰着歷史的少数貴族服务的工作机。產業革命只是促使这种情况达到頂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簡單的机器，把他們最后剩下的一点独

立活动的自由都剝夺了，可是，它却以此迫使他們思考，迫使他們爭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國的政治一样，英國的工業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階級卷入了歷史的巨流。

使英國工人的狀况發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發明是珍妮紡紗机。这种机器是北郎卡郡布萊克本附近斯坦得希尔的織工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制造成的(1764年)。它是后來的騾机的雛形，是用手搖的，可是不像普通的手搖紡車，手搖紡車只有一个錠子，而它有十六个至十八个錠子，只要一个人搖就行了。因而有可能生產比过去多得多的紗。从前，一个織工需要三个女紡工供給紗，紗总是不够，織工常常得等着，現在，紗却比現有的織工所能用的多了。新發明的机器使紗的生產費用減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本來就已增長了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大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織工，而他們的工資也就提高了。現在，因为織工在織机旁能賺更多的錢，他們就逐漸抛弃了自己的農業而專門織布了。这时，四个成年人和兩个孩子(这兩个孩子用來纏紗)的家庭，一天工作十小时，每星期可賺4英鎊(合28个普魯士塔勒①)，如果事情進行得順利，又有足够的工作，就常常掙得更多；一个織工在自己的織机上一星期賺兩英鎊的事，也是常有的。兼营農業的織工階級就这样逐漸完全消失而变成了一个新的織工階級，他們光靠工資生活，沒有絲毫財產，甚至連虛構的財產(例如一小塊租來的土地)也沒有，这样，他們就变成了無產者(working men)。此外，紡工和織工从前的那种关系也完結了。从前，紡紗和織布是尽可能

① 德國旧时的銀幣，合3馬克。——譯者注

地在一个屋子里進行的。現在，使用珍妮紡紗机像使用織机一样，都需要有气力，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紡紗的工作了，而且这个工作变成了全家生活的唯一來源；可是另外一些家庭却剛剛相反，把过时的、落后的手搖紡車扔在一边，不得不單靠当家人的織机过活（如果他們買不起珍妮紡紗机的話）。后來工業中無止境地發展的分工就是这样从織布和紡紗开始的。

这架最初的很不完善的机器的出現，不僅引起了工業無產階級的發展，而且也促進了農業無產階級的產生。这以前，有許多小的土地占有者，即所謂自耕農，他們过着平靜的、完全不动腦筋的、庸庸碌碌的生活，就像他們中間的兼营農業的織工一样。他們沿用祖傳的不完善的老方法耕种一小塊土地，他們以那种一切都照習慣做而且世世代代都不知道改变的人們所特有的頑强性來反对任何新事物。他們当中也有許多小佃農，可是这不是現代所謂的佃農，而是这样一些人，他們由于契約上的可以繼承的租佃关系或者由于古老的習慣，从父親和祖父手里繼承了小塊的土地，一直穩穩当当地坐在上面，就好像这些土地是他們的財產一样。現在，在產業工人放弃了農業以后，許多土地閑起來了，在这些土地的基礎上就產生了新的大佃農階級，他們一租就是50英畝、100英畝、200英畝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所謂的tenants-at-will（即每年都可以退佃的佃農），他們因为耕作得較好而且采取規模較大的經营，所以能提高土地的收益。他們的產品可以比小自耕農賣得便宜；而小自耕農除了賣掉那塊已經不能养活自己的土地去買一部珍妮紡紗机或織机，或者到大佃農那里去做短工，即做一个農村無產者，就再沒有其他任何办法了。小自耕農天生的守旧心理和無能克服耕作中的祖傳的粗枝大叶，使得他找不到其他出路，

因为他不能不和这样一些人競爭，这些人是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而且具有大經济和投資改良土壤所產生的一切优越性。

可是工業的發展并沒有停止在这里。有些資本家开始把珍妮紡紗机安裝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來發动；这就使他們有可能減少工人，并且把自己的紗賣得比用手搖动机器的个体紡工便宜。由于珍妮紡紗机的構造不断在改進，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須把它們加以改造或者換成新的；資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經过时还可以維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紡工來說，这越往后就越不行了。工厂制度就这样奠定了基礎，而由于水力紡紗机的出現又獲得了進一步的擴展。这种机器是北郞卡郡普累斯頓的一个理髮师理查·阿克萊在1767年發明的，在德國通常叫做Kettenstuhl①，它和蒸汽机一样，也是18世紀机械方面最重要的發明。它一开始設計的时候就是打算用机械發动，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的。郞卡郡菲尔伍德的賽米尔·克倫普頓綜合了珍妮紡紗机和水力紡紗机的特点，于1785年發明了騾机，大約在同一期間，阿克萊又發明了梳棉机和粗紡机，于是工厂生產方式就成为棉紡業中唯一占統治地位的了。这些机器經过一些不大的改变，逐漸用來紡羊毛，以后（19世紀最初十年）又用來紡麻，这样，就从这兩方面排挤了手工劳动。但是事情还沒有停止在这里：在18世紀最后几年，一个鄕村牧师卡特賴特博士發明了动力織机，在1804年左右，把这种机器改進得足以压倒手工織工；这些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發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在1764

① 經綫織机。——譯者注

年發明的，从 1785 年起已用來發动紡紗机了。

由于这些發明（这些發明后來年年都有改進），机器劳动在英國工業的各主要部門中战勝了手工劳动，而英國工業后來的全部歷史所叙述的，只是手工劳动如何把自己的陣地一个跟一个地讓給了机器。結果，一方面是一切紡織品迅速跌价，商業和工業日益繁荣，差不多夺得了一切沒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國外市場，資本和國民財富迅速增長，而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長，工人階級失去一切財產，失去獲得工作的任何信心，道德墮落，政治騷动以及我們將在这里加以研究的、对英國有產階級十分不愉快的一切事实。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僅僅像珍妮紡紗机这样一架很不完善的机器已經使下層階級的社会地位發生了多大的变化，因此，从我們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給我們以布匹的一整套配合得很好、構造得很精密的机器，它所起的作用就不会使我們感到驚异了。

現在，我們稍微詳細地來研究一下英國工業的發展㊀，先从它的主要部門棉紡織業开始。在 1771—1775 年輸入英國的子棉平均每年不到 500 万磅；1841 年輸入 52 800 万磅，而 1844 年輸入就不下 60 000 万磅。1834 年，英國輸出 55 600 万碼棉布，7 650 万磅棉紗和价值 120 万英鎊的棉針織品。同年，棉紡織業中使用了800多万錠子，11 万台动力織机和 25 万台手工織机，水力紡紗机还沒

㊀ 根据波特著“國家的進步”一書倫敦版，該書第 1 卷出版于 1836 年，第 2 卷出版于 1838 年，第 3 卷出版于 1843 年（Porter. «Progress of the Nation». London, 1836— I vol., 1838—II vol., 1843—III vol.）（系根据官方資料寫成）；这里还根据其他一些資料，其中大部分也是官方的。——恩格斯原注

这里所描寫的工業革命的歷史輪廓在某些細節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 1843—1844 年沒有更好的資料。——恩格斯在 1892 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有計算在內。根据麥克庫洛赫的計算，全联合王國直接或間接靠这一工業部門生活的几乎有150万人，其中僅僅在工厂里面工作的就有22万人；这些工厂所使用的动力，蒸汽力是33 000馬力，水力是11 000馬力。現在这些数字已經远远地被超过了；可以大胆地假定，在1845年，机器的数量和生產能力，以及工人的数目，都比1834年增加二分之一。这种工業的中心是郎卡郡——郎卡郡是棉紡織業的搖籃，而棉紡織業又使得郎卡郡完全革命化，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澤地变成了热鬧的、熙熙攘攘的地方；这种工業在八十年內使郎卡郡的人口增加到10倍，并且好像用魔杖一揮，創造了居民共达70万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波尔頓(60 000居民)、罗契得尔(75 000居民)、奥尔丹(50 000居民)、普累斯頓(60 000居民)、埃士頓和斯泰里布雷芝(共40 000居民)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工厂城市。在南郎卡郡的歷史上可以看到近代的一些最大的奇迹——虽然这一点从來沒有人談到过，但是所有这些奇迹都是棉紡織業造成的。此外，苏格蘭的格拉斯哥形成了第二棉紡織区(包括拉納克郡和倫弗魯郡)的中心，在这里，这个主要城市的人口从兴办这种工業的时候起也从3万增加到30万。諾定昂和得比的織袜業，由于棉紗价格的降低也獲得了新的推动力，而由于針織机的改良(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織兩只袜子)又獲得了第二个推动力。从1777年發明了網布机那时起，花边的生產也成了重要的工業部門；以后不久林得里發明了花边机，而后來在1809年希斯科特又發明了絡絲机。这样一來，制造花边的工作無限地簡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隨着它的跌价而增長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現在从事于这种生產的竟不下20万人。它的主要中心是諾定昂、萊斯特和英格蘭西部

(威尔特郡、戴文郡等)。和棉紡織業有关的劳动部門，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發展。由于用氯代替大气中的氧漂白，由于对染色和印花有影响的化学工業的迅速發展，由于在机械方面出現了促進印花發展的一連串的極其光輝的發明，这些部門獲得了很大的推动力；由于有了这种推动力，又由于棉紡織業的發展引起了需求的增加，这些部門就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在羊毛加工業中也开始了同样的活动。这种工業过去曾是英國工業的主要部門，可是过去的產量根本不能和現在所生產的相比。在1782年，前三年收集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沒有加工，假若不是新發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紡出來的話，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擱下去。把这些机器改裝得適用于紡羊毛的尝試完全成功了。从这时起，在羊毛加工的区域中开始了我們在棉紡織区中所看到的那样迅速的發展。1738年，約克郡西部地区生產了毛織品75 000匹，而1817年就生產了490 000匹，并且毛紡織業的發展是以飛快的速度進行的：1834年輸出的毛織品比1825年多450 000匹。——1801年加工的羊毛是10 100万磅（其中有700万磅是輸入的），而1835年加工的是18 000万磅(其中有4 200万磅是輸入的)。这种工業的主要中心是約克郡的西部地区，在这里，特別是在布萊得弗德，英格蘭的長羊毛制成供編織等等用的毛綫，而在其他城市，例如里子、哈里法克斯、哈得茲菲尔德等地，短羊毛制成合股毛紗，然后再制成呢絨織物；其次，是郎卡郡和約克郡接近的那一部分，即罗契得尔附近地区，这里除了生產棉紡織品，还生產許多法蘭絨；最后，是英格蘭西部，这里生產最精致的呢子。在这里人口的增加也是值得注意的：

	1801年	1831年
布萊得弗德	29 000 人	77 000 人
哈里法克斯	63 000 人	110 000 人
哈得玆菲尔德	15 000 人	34 000 人
里子	53 000 人	123 000 人
整个約克郡西部地区	564 000 人	980 000 人

从1831年以來，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又增加了20—25%。在1835年，全联合王國从事紡羊毛的工厂是1 313个，共有工人71 300人，在这个数目中只包括了直接或間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廣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几乎完全沒有包括織工在內。

麻紡織業中的進步开始得比較晚些，因为在这里原料的天然特性給紡紗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的确，18世紀最后几年，在苏格蘭已經有人做过这种尝試，但是一直到1810年，法國人日拉才在实踐上做到了用机器紡麻，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國加以改善，并在里子、丹第和拜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顚的土地上得到了它們应有的地位。从这时起，英國的麻紡織業才开始迅速地發展起來。1814年，有3 000噸⊖亞麻运入丹第，到1833年就有19 000噸亞麻和3 400噸大麻了。輸入大不列顚的愛尔蘭夏布从3 200万碼(1800年)增加到5 300万碼(1825年)，这个数目中的大部分又重新輸出了；英格蘭和苏格蘭的麻織品的輸出从2 400万碼（1820年）增加到5 100万碼(1833年)。紡麻工厂的数目在1835年达到了347个，共有工人33 000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蘭南部，有六十多个在約克郡西部地区（里子及其附

⊖ 英國1噸等于2 240英磅，約1 000公斤。——恩格斯原注

近)，二十五个在爱尔蘭的拜尔法斯特，而其余的在多尔塞特郡和郎卡郡。麻織品的生產是在苏格蘭南部、在英格蘭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蘭。

英國人在蚕絲加工方面也獲得了同样的成績。他們从南欧和亞洲取得已經紡好的原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細綫。在1824年以前，生絲的高額关税（每磅4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國絲紡織業的發展，英國絲紡織業的市場僅僅限于本國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有保护关税)。后來，進口税降低到一个辨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量地增加了。在一年內綫錠的数目从78万增加到118万，虽然1825年的商業危机也使这个工業部門的發展停頓了一些时候，但在1827年这一部門中所生產的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國人在技術方面的技巧和經驗保証了他們的捻綫机优越于他們的競爭者的拙劣机械。1835年，大不列顛共有捻絲厂263个，工人共計3万人，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柴郡(麥克尔士菲尔德、康格尔頓及其附近)、曼徹斯特和索美塞特郡。此外，还有許多从事于廢繭加工的工厂；用廢繭制成一种特别的絲(spunsilk①)，英國人甚至用它來供給巴黎和里昂的織綢厂。用这种方法加工的絲主要是在苏格蘭（佩斯里等地）和倫敦(在斯比脫菲尔兹)，同时也在曼徹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織成綢子。

但是，从1760年开始的英國工業的巨大高漲，幷不僅僅限于布匹的生產。推动力一旦產生，它就擴展到工業活动的一切部門里去，許多和前面提到的东西毫無联系的發明，也由于它們正好出現在工業普遍高漲的时候而獲得了更大的意义。其次，当工業中

① 紡絲。——譯者注

机械能的巨大意义在实踐上得到証明以后，人們便用一切办法來全面地利用这种能量，使它有利于个別的發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的工人和各个工業部門加倍地活动。随着蒸汽机的出現，英國的丰富的煤藏第一次成了重要的东西；只是在現在机器的生產才开始萌芽，而对鉄礦的注意也随着加强了，因为鉄礦是給这种生產提供原料的。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國的飼羊業兴盛起來，而羊毛、亞麻和蚕絲輸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國商船隊的擴大。發展得最快的是鉄的生產。英國藏鉄丰富的礦山过去很少开采；熔解鉄礦石的时候总是用木炭，而由于森林砍伐殆尽和農業發展，木炭的產量愈來愈少，价錢也愈來愈貴。上一世紀才开始使用燒过的煤(焦炭)，而在1780年以后又發明了把焦炭所熔解的鉄（在此以前，只能从它得到生鉄）变成鍛鉄的新方法。这种把熔鉄时摻雜在鉄里面的碳素提出的方法，英國人叫做攪煉；它給英國的制鉄業开辟了嶄新的活动地盤。煉鉄爐建造得比过去大50倍，礦石的熔解由于使用热風而簡化了，鉄的生產成本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制造的大批东西現在都可以用鉄制造了。1788年，一个著名的民主派托馬斯·倍恩在約克郡建成了第一座鉄桥，跟着就出現了其他許多鉄桥，現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鉄路上的桥，都是用生鉄造的，而在倫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跨太晤士河的桥(薩得克桥)；鉄柱和鉄的机座等等成了很常見的东西，而随着瓦斯灯的使用和鉄路的修筑，英國的制鉄業又獲得了新的銷售領域。螺絲釘和釘子也逐漸地用机器制造了。設菲尔德人亨茨曼在1760年發明了一种鑄鋼的方法，这种方法節省了許多不必要的劳动，并且使人們能生產出以前完全沒有的便宜的物品。由于原料的質量較高，工具經过改進，机

器装备比較新，分工比較精密，这时英國的金屬制品生產才重要起來。北明翰的人口从73 000（1801年）增加到200 000（1844年），設菲尔德的人口从46 000（1801年）增加到110 000（1844年），僅僅后一城市的煤的消耗量在1836年就达到了515 000噸。1805年輸出了4 300噸鉄制品和4 600噸生鉄，而到1834年就輸出了16 200噸鉄制品和107 000噸生鉄，鉄的全部生產在1740年沒有超过17 000噸，到1834年就几乎达到了700 000噸。光是熔解生鉄，每年就要消耗300万噸以上的煤，甚至很难想像，煤礦在最近六十年來獲得了多么巨大的意义。現在，英格蘭和苏格蘭的一切煤藏都正在开采，光是諾森伯蘭和德勒穆的煤礦每年就有500多万噸出口，使用工人四五万。根据“德勒穆紀事报”（《Durham Chronicle》）㊀的报道，上述兩个郡开采的煤礦：

在1753年是	14个，
1800年是	40个，
1836年是	76个，
而在1843年是	130个。

同时，所有的煤礦現在都比过去开采得緊張多了。錫礦、銅礦和鉛礦也在同样地加緊开采；和玻璃生產發展的同时，又產生了一个新的工業部門，即陶器的生產，这种生產在1763年左右由于約瑟亞·威季伍德而獲得了特殊的意义。他开始根据科学原则制造陶器，促進了藝術風味的發展，并且在北斯泰福郡8英里見方的一片地方建立了陶器厂（potteries），这地方从前是一片不毛之地，現

㊀ “德勒穆紀事报”——周刊，从1820年起在英格蘭的德勒穆出版。該报在19世紀40年代的时候傾向于資產階級自由派。——編者注

在却布滿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 6 万以上的人。

一切都完全卷入了这个总的巨流。農業里面也發生了变革。不僅土地的占有和耕种，如我們所看到的，轉到了另一些人的手里，而且農業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影响。大佃農开始下本錢來改良土壤，拆毀不必要的籬笆，排干積水，施以肥料，使用較好的農具并实行系統的輪作制(cropping by rotation)。科学的進步也帮助了他們：亨·戴維爵士把化学应用于農業得到了成功，而技術的發展又給大佃農帶來許多好处。此外，对農產品的需求由于人口的增長也迅速增加起來：尽管从 1760 年到 1834 年有6 840 540英畝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國却由輸出粮食的國家变成了輸入粮食的國家。

在交通建設方面也出現了同样緊張的活动。1818—1829 年，英格蘭和威尔士修筑了 1 000 英里的公路，法定寬度为 60 英尺，而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麥克亞当制加以改造。在苏格蘭，公共事業局从1803年起修筑了約900英里公路，并建造了一千多座桥梁，因此，苏格蘭山地的居民立刻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山民們大部分从事于盜獵和走私；現在他們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業者；虽然为了保存加尔德語开办了專門的学校，可是加尔德賽尔特的習俗和語言仍然因英格蘭文明的影响而迅速消失了。爱尔蘭的情形也完全一样。在科克、里美黎克和克黎等郡之間，以前是一片荒地，沒有任何車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隱匿处和南爱尔蘭地方賽尔特爱尔蘭民族的堡壘；現在这里已經是道路縱横的地方，而这样一來也就給文明开辟了進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通路。整个大不列顛，特别是英格蘭，在六十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國、法國的一样坏，現在却布滿了最好的公路網，而所

有这些公路，像英格蘭的差不多一切东西一样，都是私人企業家一手建立起來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國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做什么。

1755年以前英國几乎沒有运河。1755年，郎卡郡开鑿了从桑奇-布魯克到聖海倫斯的运河，而在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鑿了第一条大运河，即布黎紀瓦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徹斯特及附近的煤礦流到梅塞河口，并在巴頓附近通过一条導水槽越过艾尔威尔河。从这时起英國就开始了运河的建設，布林德利是头一个重視这一建設的人。从那时起，四面八方地开鑿了許多运河，許多河流也疏濬得可以通航了。僅僅在英格蘭就有2 200英里运河和1 800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蘭开鑿了横貫全境的凱利多尼亞运河，在爱尔蘭也开鑿了几条运河。而这些工程，像鉄路和公路一样，也几乎全部是私人和私营公司一手建立起來的。

鉄路只是在最近才修筑起來的。第一条大鉄路是从利物浦通到曼徹斯特的鉄路（1830年通車）。从那时起，一切大城市彼此都用鉄路联系起來了。倫敦和南安普頓、布萊頓、杜弗、科尔徹斯特、劍桥、埃克塞特（經过布利斯托尔）以及北明翰之間有鉄路相通；北明翰和格罗斯特、利物浦、郎卡斯特（一綫經过牛頓和威根，一綫經过曼徹斯特和波尔頓）以及里子（一綫經过曼徹斯特、哈里法克斯，一綫經过萊斯特、得比及設菲尔德）之間有鉄路相通；里子和赫尔以及新堡（經过約克）之間也有鉄路相通。此外还有許多正在建設和設計中的支綫，因此，不久以后从爱丁堡坐火車到倫敦只要一天的时間便够了。

蒸汽不僅在陸路交通工具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通工具具有了新的面貌。第一艘輪船是1807年在北美的哈德逊

河下水的，而在大不列顛則是 1811 年在克萊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英國建造了輪船 600 多艘，而在 1836 年停泊在英國港灣中的輪船总計已在 500 艘以上。

近六十年來英國工業的歷史，在人类的編年史中無与倫比的歷史，簡短地說來就是如此。六十年至八十年前，英國和其他任何國家一样，城市很小、工業少而不發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農業人口。現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一样的國家了：有居民达 250 万的首都，有許多巨大的工業城市，有供給全世界產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極复雜的机器生產的工業，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業㊀，完全是由另外的階級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來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習慣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產業革命对英國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國，哲学革命对于德國一样。而且 1760年的英國和 1844 年的英國之間的差别，至少像 ancien régime㊁ 下的法國和七月革命的法國之間的差别一样大。但这个產業革命的最重要的產物是英國無產階級。

我們已經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引起了無產階級的誕生。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資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結隊地从農業地区涌入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長起來，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階級。此外，愛尔蘭只是在 18 世紀初才進入了平靜狀态，这里的居民过去在發生騷动的时候被英國人殘酷地屠殺，减少了十分之一以上，現在也开始迅速地增長

㊀ 1887 年和 1892 年出版的英譯本中，在"工業"一詞之后还有"和商業"这几个字。——編者注

㊁ 旧制度。——編者注

起來，特別是从工業繁荣开始吸引了許多爱尔蘭人到英格蘭去的那个时候起。大不列顛的巨大的工商業城市就是这样產生的，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屬于工人階級，而小資產階級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業者。可是新生的工業能够这样成長起來，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階級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無產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資產階級，并把居民間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对立。而在狹义的工業以外，在手工業方面，甚至于在商業方面，也發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資本家和沒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階級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業变成了工厂生產，嚴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沒有可能和大企業競爭，也被挤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去了。但同时，随着从前的手工業生產的被消滅，随着小資產階級的消失，工人也沒有任何可能成为資產者了。从前，他們总有希望自己弄一个作坊，也許將來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現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开办独立的企業必須有大量資本的时候，工人階級才第一次眞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穩定的階級，而在过去，工人的地位往往是走上資產者地位的階梯。現在，誰要是生而为工人，那末他除了一辈子做工人，就再沒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在現在無產階級才能組織自己的独立运动。

这个廣大的現在布滿了整个大不列顛的工人群众就是这样產生的，他們的社会地位一天天地吸引着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人階級的狀况也就是絕大多数英國人民的狀况。这几百万窮困不堪的人，他們昨天掙得的今天就吃光，他們用自己的發明和自己的劳动創造了英國的偉大，他們一天天地更加意識到自己的

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財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些人的命运应該如何，这个問題，从改革法案① 通过时起已成了全國性的問題。國会中一切稍微重要一点的辯論都可以归結为这个問題，而且，虽然英國的資產階級到現在还不願意承認这一点，虽然他們企圖对这个大問題保持緘默，并把自己的私利說成眞正的民族利益，但是他們是决不会成功的。國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階級的問題都獲得更大的重要性，而資產階級的利益則退居次要的地位，虽然資產階級是國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 1844 年最近的一次会議所討論的还始終是工人的問題（济貧法案、工厂法案、主僕关系法案）⊖。工人階級在下議院的代表托馬斯·鄧科布是这次会議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廢除谷物法的自由資產階級和提議拒絕納税的激進資產階級却充当了很可憐的角色。甚至关于爱尔蘭問題的辯論，实質上也只是关于爱尔蘭無產階級狀況和帮助他們的办法的辯論。早就是英國資產階級向工人讓步的时候了，工人們不是在懇求，而是在威脅，在要求；要知道，不久也許就太晚了。

可是英國資產階級，特別是直接靠工人的貧窮發財的厂主們，却不正視这种貧窮的狀況。資產階級認为自己是最强大的階級——代表民族的階級，他們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國的这个膿瘡；他們不願意承認工人的窮苦狀況，因为对这种窮苦狀況应負道义上的責任的，正是他們，正是有產的工業家階級。因此，关于工人

① 这里指的是 1832 年 6 月英國國会所進行的选举法的改革。参看本書第 25 頁注二。——譯者注

⊖ 指 1844 年的國会会議。并見本書第221—223、336—337頁和第346—347頁。——編者注

狀况的一切談論，有教养的英國人(大陸上知道的僅僅是他們，即資產階級)通常总是报以輕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資產階級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对有关工人的一切总是一無所知的；因此，他們在國会內外一談到無產階級的狀况时就說得牛头不对馬嘴；因此，虽然土地正从他們脚下逝去并且每天都可能崩潰，而这种很快就会發生的灾禍又像力学和数学的定律所起的作用一样地不可避免，可是他們还是很安然自得；因此，就產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事情：虽然英國人天知道用了多少年來“研究”和“改善”工人的狀况，可是他們还沒有一本專門闡述这种狀况的書。但因此也產生了从格拉斯哥到倫敦的整个工人階級对富有者的極大的憤怒，这些富有者有系統地剝削他們，然后又冷酷地讓命运去任意擺布他們。这种憤怒經过不長的时間(这个时間几乎是可以算出來的)就会爆發为革命，和这个革命比起來，法國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簡直就是兒戲。

工業無產階級

研究無產階級各个部分时所应当遵循的顺序，很自然地决定于上述的無產階級產生的歷史。第一批無產者是出現在工業里面而且是工業的直接產物，因此，我們首先要研究的是產業工人，即从事于原料加工的那些人。工業材料即原料和燃料的生產，只是由于產業革命才重要起來，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無產階級，即煤礦和金屬礦的工人，才能够產生。第三是工業的發展影响了農業，第四是工業的發展影响了爱尔蘭，这就决定了我們研究相应的各类無產階級时所遵循的顺序。我們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許爱尔蘭人是例外）的發展水平是直接取决于他們和工業的联系的，所以最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利益的是產業工人，礦工們已經差一些，而農業工人几乎还完全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工業無產階級本身的隊伍中也会發現这样的顺序：我們会看到，工厂工人，產業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終是工人运动的核心，而其他工人的参加运动，却要看他們的手工業被產業革命侵害的程度如何而定。这样，以英國为例來观察工人运动和工業發展之間的这种一致的步調，我們就会更好地懂得工業的歷史意义。

可是因为目前几乎整个工業無產階級都已經卷入了运动，而且它的各个部分的狀況，正由于他們都从事工業，就有許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們先來考察这些共同的特点，然后再就各个部分特具

的特点來更詳細地研究这些部分。

上面我們已經表明了工業如何把財產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它用这些資本來建立龐大的企業，从而使从事手工業的小資產階級破產，它用这些資本來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把个体手工業者从市場上排挤出去。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气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 18 世紀中叶起工業用來搖撼旧世界基礎的三个偉大的槓杆。小工業創造了資產階級，大工業創造了工人階級，并把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可是，这只是为了后來在某个时候更有把握地推翻他們。目前，無可爭辯的和容易解釋的事实，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資產階級已經被工業所消滅，从他們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資本家；另一方面又分化出貧窮的工人㊀。

但是工業日益集中的趋势并不就止于此。人口也像資本一样地集中起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工業中，人——工人，僅僅被看做一种資本，他把自己交給厂主去使用，厂主以工資的名义付給他利息。大工業企業需要許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須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們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鎮。他們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滿足这些需要，还須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業者、裁縫、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來了。这种村鎮里的居民，特别是年輕的一代，逐漸習慣于工

㊀ 参看我在"德法年鑑"（《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上發表的"政治經济学批判大綱"［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卷第544—571頁。——編者注］。这一著作談到了"自由競爭"，可是工業只是自由競爭的实踐，而自由競爭又只是工業的原則。——恩格斯原注

厂工作，逐渐熟悉这种工作；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經不能保証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資就下降，結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來。于是村鎮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來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鉄路，有运河，有公路；可以挑选的熟練工人愈來愈多；由于建筑業中和机器制造業中的競爭，在这种一切都方便的地方开办新的企業，比起不僅建筑材料和机器要預先从其他地方运來、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也要預先从其他地方运來的比較遙远的地方，花費比較少的錢就行了；这里有顧客云集的市場和交易所，这里跟原料市場和成品銷售市場有直接的联系。这就决定了大工厂城市驚人迅速地成長。——的确，農村比起城市來也有它的优点，在那里通常可以更廉价地雇到工人。因之，農村和工厂城市就不停地競爭，今天优势是在城市方面，明天農村里的工資又降低到更利于在農村中开办新的工厂。但是工業日益集中的趋势仍然全力繼續下去，而在農村中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含有工厂城市的萌芽。假若工業中的这种瘋狂的競賽还能这样繼續一百年，那末，英國的每一个工業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而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也許会在瓦灵頓或牛頓附近的某个地方碰头。人口的这种集中在商業中也沿着同样的道路進行着，因而，如利物浦、布利斯托尔、赫尔和倫敦这样几个大港就几乎壟断了大不列顛的整个海上貿易。

因为这些大城市中的工商業最發达，所以这种發达对無產階級的后果也在这里表現得最明顯。在这里，財產的集中达到極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習俗和关系已被消滅得最徹底；在这里，时代已經走得这样远，連《Old merry England》㊀这句話也沒有人懂得它的意思了，因为关于《Old England》① 甚至在老头子們的

回憶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階級和一个貧窮的階級，因为小資產階級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資產階級，这个过去曾經是最穩定的階級，現在变成了最不穩定的階級；他們是旧时代的少数殘余和一些渴望發財的人、十足的冒險家和投机者，其中也許有一个在九十九个破產的地方發財致富，而这九十九个中多半都只是靠破產生存的。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絕大多数居民都是無產者，我們現在就來研究一下他們的生活如何，大城市对他們的影响又如何。

㊀ "美好的老英國"。——編者注

① "老英國"。——譯者注

大 城 市

像倫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鐘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闊的田野的些許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規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他們把倫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業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塢，并聚集了經常布滿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倫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在兩边，特别是在烏里治以上的这許多房屋、造船厂，沿着兩岸停泊的無数船只，这些船只愈來愈密集，最后只在河当中留下一条狹窄的空間，成百的輪船就在这条狹窄的空間中不断地來來去去，——这一切是这样雄偉，这样壯丽，以至于使人沉醉在里面，使人还在踏上英國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國的偉大感到驚奇㊀。

但是，为这一切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只有在以后才看得清楚。只有在大街上挤了几天，費力地穿过人群，穿过沒有尽头的絡繹不絕的車輛，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貧民窟"，才会开始覺察到，倫敦人为了創造充滿他們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

㊀ 这是差不多五十年前，在美丽如画的帆船时代寫的。現在，这样的船如果还出現在倫敦的話，那就只是停在船塢里面了，而布滿了太晤士河的是熏得漆黑的丑陋的輪船。——恩格斯在1892年版上加的注

牲他們的人类本性的优良特点；才会开始覺察到，潜伏在他們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沒有使用出來，而且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讓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獲得充分的發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結合而加倍擴大起來。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經包含着某种丑惡的違反人性的东西。难道这些群集在街头的、代表着各个階級和各个等級的成千上万的人，不都是具有同样的特質和能力、同样渴求幸福的人嗎？而且，难道他們不应当通过同样的方法和途徑去尋求自己的幸福嗎？可是他們彼此从身旁匆匆地走过，好像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好像他們彼此毫不相干，只在一点上建立了一种默契，就是行人必須在人行道上靠右边走，以免阻碍迎面走过來的人；同时，誰对誰連看一眼也沒有想到。所有这些人愈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的空間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愈是可恨。虽然我們也知道，每一个人的这种孤僻、这种目光短淺的利己主义是我們現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通的原則，可是，这些特点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在这里，在这个大城市的紛擾里表現得这样露骨，这样無耻，这样被人們有意識地运用着。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則，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盤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發展到頂点了。

这样就自然会得出一个結論來：社会战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爭已經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正如好心腸的施蒂納所說的，每一个人都把別人僅僅看做可以利用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剝削別人，結果强者把弱者踏在脚下，一小撮强者即資本家握有一切，而大批弱者即窮人却只能勉强活命。

凡是可以用來形容倫敦的，也可以用來形容曼徹斯特、北明

翰和里子，形容一切大城市。在任何地方，一方面是不近人情的冷淡和鉄石心腸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是無法形容的貧窮；在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爭，都是每一个家庭处在被圍攻的狀态中；在任何地方，都是法律庇护下的互相搶劫，而这一切都做得这样無耻，这样坦然，使人不能不对我們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在这里表現得多么明顯呵！）感到不寒而慄，而且只能对这个如瘋似狂的循环中的一切到今天还沒有烟消云散表示驚奇。

因为这个社会战爭中的武器是資本，即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直接或間接的占有，所以很顯然，这个战爭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窮人这一方面了。窮人是沒有人关心的；他一旦被投入这个陷人的漩渦，就只好尽自己的能力往外掙扎。如果他僥倖找到工作，就是說，如果資產階級發了慈悲，願意利用他來發財，那末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維持灵魂不离开軀体的工資；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只有去做賊（如果不怕警察的話），或者餓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是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擾了資產階級。在我住在英國的那一个时期，在極端令人憤怒的情景下直接餓死的至少有二三十个人，而很少能碰到一个陪審員有足够的勇气在驗尸的时候公开承認这一点。尽管見証人的供詞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可是資產階級（陪審員都是从他們里面选出來的）总要找出一条后路逃避那个可怕的判断：“飢餓致死。”資產階級在这种場合下不敢說出眞相，因为这就等于判決他們自己有罪。可是还有多得多的人不是直接由于飢餓而是由于它的后果死掉的：經常挨餓引起不可救藥的疾病，因而增加了犧牲者的数目；飢餓使身体虛弱，結果在另一种条件下完全可以平平安安地过去的事情，現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嚴重的疾病和死亡。英國工人把这叫做社会的謀殺，并且控訴整

个社会在不断地犯这种罪。他們难道不对嗎？

当然，餓死的在任何时候都僅僅是个别的人。但是，有誰能向工人保証明天不輪到他？有誰能保証他經常有工作做？有誰能向他担保，如果明天厂主根据某种理由或者毫無理由地把他解雇，他还可以和他的全家活到另一个厂主同意“給他一片面包”的时候？有誰能使工人相信只要願意工作就能找到工作，使他相信聪明的資產階級向他宣傳的誠实、勤劳、節儉以及其他一切美德眞正会給他帶來幸福？誰也不能。工人知道他今天有些什么东西，他也知道明天有沒有却由不得他；他知道，任何一点風吹草动、雇主的任何逞性、商業上的任何滯銷，都可以重新把他推入那个可怕的漩渦里去，他只是暫时从这个漩渦里面掙扎出來，而在这个漩渦里面是很难、常常是不可能保持住不沉下去的。他知道，如果他今天还能够生存，那末，他明天是否还有这种可能，就絕对沒有把握了。

現在，我們比較詳細地來研究一下沒有財產的階級因社会战爭而遭遇到的那种狀况。讓我們看看，社会給工人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衣服和食物作为他們工作的报酬，社会讓那些对它的生存最有貢献的人如何生活下去。我們从住宅說起。

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滿了工人階級的貧民窟。的确，窮人常常是住在緊靠着富人府邸的狹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給他們划定一塊完全孤立的地区，他們必須在比較幸福的階級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掙扎着活下去。英國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貧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見的是一排排的兩層或一層的磚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的，其中的許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僅有三四个房間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國（除了倫敦的

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工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沒有鋪砌过的，骯髒的，坑坑窪窪的，到处是垃圾，沒有排水溝，也沒有污水溝，有的只是臭气薰天的死水窪。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雜乱無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間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來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繩子，挂滿了湿漉漉的破衣服。

現在就从这些貧民窟中找出几个來研究一下。我們从倫敦㊀，从它的著名的"烏鴉窩"（rookery）聖詹尔士开始，这个地方現在終于有几条大街穿过，所以是注定要被消滅的。聖詹尔士位于該市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中心，周圍是富丽堂皇的大街，在这些街上閑逛的是倫敦上流社会的人物，这个地方离牛津街和瑞琴特街，离特拉法加方場和斯特倫德都很近。这是一堆乱七八糟的三四層的高房子，街道狹窄、弯曲、骯髒，热閙程度不亞于大街，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聖詹尔士可以看到的几乎全是工人。在这里，買賣是在街上做的；一筐筐的蔬菜和水果（所有这些东西不用說都是質量很坏的，而且几乎是不能吃的）把路也堵塞住了，所有这些，像肉店一样發出一股难聞的气味。房子从地下室到閣楼都塞滿了人，而且里里外外都髒得看來沒有一个人会願意住在里面。但是这一切同大雜院和小胡同里面的住房比起來还大为遜色。这些大雜院和小胡同只要穿过一些房子之間的过道就能找到，这些地方的骯

㊀ 在这一段已經寫成的时候，我在"光明"（《Illuminated Magazine》）雜志（1844年10月）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倫敦工人区的文章，这篇文章中許多地方和我的这一段几乎逐字逐句都是一样，而且在本質上是和我这一段通篇完全一致的。这篇文章的标題是："窮人的住宅。一个医生的筆記。"——恩格斯原注

髒和破旧是难以形容的；这里几乎看不到一扇玻璃完整的窗子，牆快塌了，門框和窗框都損坏了，勉勉强强地支撑着，門是用旧木板釘成的，或者干脆就沒有，而在这个小偸很多的区域里，門实际上是不必要的，因为沒有什么可以給小偸去偸。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从門口倒出來的污水就積存在臭水窪里。住在这里的是窮人中最窮的人，是工資最低的工人，摻雜着小偸、騙子和娼妓制度的牺牲者。其中大多数是爱尔蘭人或爱尔蘭人的后代，甚至那些还沒有被卷入他們周圍的那个道德墮落的漩渦里面的人，也一天天地墮落，一天天地丧失了力量去抵抗貧窮、骯髒和惡劣的环境所給予他們的足以使德行敗坏的影响。

但是，倫敦的貧民窟并不止聖詹尔士一处。在一大片像迷陣一样的街道里隱蔽着成百成千的大大小小的胡同，这些胡同里的房子对于凡有可能稍稍多花一点錢租个比較像人住的地方的人來說，都实在太坏了，这些貧窮到極点的人們的藏身之所是常常可以在富人們的華丽大厦緊鄰的地方找到的。例如不久以前，由于檢驗一个尸体，很体面的人們居住的波特曼方場附近的地方被描寫成“一群因骯髒和貧窮而道德墮落的爱尔蘭人”的住所。在如同朗-爱克及其他虽然不是貴族式的但也够体面的街上，有許多地下室，这里面常有病弱的小孩和穿得破破爛爛的飢餓的女人爬出來晒太陽。緊靠着倫敦第二个大戲院德留黎稜戲院，是这个城市的一些最坏的街道：查理街、英王街和派克街。这里的房子也是从地下室到閣楼都住滿了貧苦的家庭。在韋斯明斯特的聖約翰教区和聖瑪格丽特教区，根据統計学会会刊的材料，在1840年，5 366个工人家庭住了5 294所住宅（如果这还可以叫做“住宅”的話）；男人、女人和小孩，总共26 830人，不分男女老幼地挤在一起，在这些

家庭中有四分之三只有一个房間。在漢諾威方場的貴族教区聖乔治，根据同一材料，有1 465 个工人家庭总共將近6 000 人在同样的条件下居住着；在这里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家庭每一家不超过一个房間。这些不幸的窮人，連小偸也不希望在他們那里找到一点什么，是怎样受着有產階級的在法律掩护下的剝削呵！上述的德留黎稜戲院附近的这些糟糕透頂的房屋是按照下列标准收房租的：地下室是兩个房間每星期 3 先令（1 个塔勒），一楼是每个房間 4 先令，二楼是 $4\,^1/_2$ 先令，三楼是 4 先令，而閣楼每間是 3 先令。这样，僅僅查理街的經常挨餓的住戶每年向房主繳納的貢稅就达 2 000 英鎊（14 000 塔勒）之多，而上述的韋斯明斯特的 5 366 个家庭一年繳納的房租則达 40 000 英鎊（270 000 塔勒）。

但是最大的工人区是倫敦塔东边的怀特柴泊和拜特納-格林，倫敦的工人絕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我們听听拜特納-格林聖菲力浦斯教堂的牧师格·奥尔斯頓先生关于自己的教区說了些什么吧：

“这里有 1 400 幢房子，里面住着2 795 个家庭，共約12 000人。安插了这么多人口的空間，总共只有不到 400 碼（1 200 英尺）見方的一片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僅有的一間10—12英尺見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飯、睡覚。我認为在倫敦的主教喚起公众注意这个極端貧窮的教区以前，城市西头的人們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比知道澳洲和南洋群島的野人更多一些。只要親眼看一下这些不幸的人們的苦难，看一看他們吃得多么坏，他們被疾病和失業折磨成什么样子，我們面前就会顯現出这样一个無助和貧窮的深淵，僅僅是这个深淵有可能存在，像我們这样的國家就应該引以为耻。我在工厂最不景气的三年間在哈得茲菲尔德附近做过牧师，可是，我在那里从來沒有遇見过像在拜特納-格林看到的这种窮得毫無希望的情形。全区在十个当家人当中，很难

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还有其他衣服的人來，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爛爛的；他們中有許多人，除了这些破爛衣服，晚上就沒有什么可以盖的，他們的床鋪也只是裝着麦稭或刨花的麻袋。"㊀

僅僅从这一段描寫就已經可以想像出这些住宅一般地是什么样子。为了了解更全面的情况，我們再听一听某几个有时候不得不到这些無產階級住宅去看看的英國官員所說的話吧。

在报道薩雷的驗尸官卡特先生于1843年11月14日檢驗四十五歲的安娜·高尔威的尸体时，各报曾描寫过死者的住所。她和丈夫及十九歲的兒子住在倫敦百蒙得錫街白獅子大院3号的一間小屋子里面；里面沒有床，沒有鋪盖，也沒有任何家具。死者和她的兒子并排躺在一堆羽毛上（羽毛黏滿了死者的差不多赤裸裸的身体），因为他們既沒有被子，也沒有床單。羽毛是这样牢牢地黏滿了整个尸体，以致不淨尸就不能進行檢驗，在淨尸的时候医生發現尸体極其消瘦而且被跳蚤、蝨子等咬得遍体鱗伤。屋里的地板被拆掉一塊，全家就用这个窟窿做茅坑。

1844年1月15日，星期一，兩个男孩子被帶到倫敦烏尔希浦街警察局的法庭上，罪狀是：他們餓得受不住，偷了一家小店里的一只半生不熟的小牛蹄，并且立刻把它吃光了。法官覺得还必須進一步調查，他从警察那里得到了下列的材料：这兩个孩子的母親是一个退伍士兵（后來当了警察）的寡妇，丈夫死后留下了九个孩子，很窮苦。她住在斯比脫菲尔兹地方的奎克街普尔斯-布萊

㊀ 恩格斯引自奥尔斯頓牧师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載于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机关报"每周快訊"（«The Weekly Dispatch»），后來又轉載于1844年5月4日的憲章派报紙"北極星报"（«The Northern Star»）第338号。——編者注

斯2号，生活極端貧困。当警察到她那里去的时候，發現她和六个孩子不折不扣地挤在一間不大的雜屋里面，除了兩把沒有座子的旧籐椅、一張折了兩条腿的小桌子、一个缺口的茶杯和一个小小的鉢子，就什么家具也沒有了。灶里面一点火星也沒有，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小堆破布，这堆破布少得用一条女人的圍裙包起來就可以拿走，可是这却是全家的床鋪。他們盖的是自己的少得可憐的衣服。这个不幸的女人告訴他，去年她被迫賣掉了自己的床去買食物；她为了得到一些食品，把床單押在食品店里面，总之，她僅僅为了弄到全家吃的面包就把一切都賣光了。——法官从捐來的救济金里面發給这个女人一筆相当大的补助金。

1844年2月有人替一个六十歲的寡妇泰莉莎·比碩普和她的二十六歲的生病的女兒向馬尔波罗街警察局的法官申請救济。他們住在格罗斯文諾方場布隆街5号的一間小小的雜屋里面，这間雜屋的大小和一个櫃子差不多，里面沒有任何家具。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些破布，这兩个女人就在上面睡覚；一个木箱又当桌子又当椅子。母親靠扫地賺一点錢。据房主說，她們从1843年5月起就变成了这个样子，逐漸賣光和当光了一切，同时房租一次也沒有付过。——法官从捐來的救济金里面發給她們1英鎊。

我并不想断定倫敦的一切工人都像这三个家庭一样地貧窮。我知道得很清楚，在社会把一个人完全踏在脚底下的地方，会有十个人生活得稍稍好一点。但是我断定，成千的勤劳而誠实的家庭，比倫敦所有一切闊佬都誠实得多、值得尊敬得多的家庭，都过着这种非人的生活，而且每一个無產者都毫無例外地可能遭遇到这种命运，虽然他沒有任何罪过，虽然他尽了一切努力來避免这种命运。

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藏身之所的人，比起無家可归的來总算是幸运的。倫敦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來不知道下一夜將在什么地方度过。他們当中最幸运的，能把一兩个辨士保存到天黑，就到一个一切大城市里面都很多的所謂夜店 (lodging-house) 里面去，用这点錢在那里找到一个栖身之所。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栖身之所啊！房子从地下室到閣楼都擺滿了床；每一間屋子有4張、5張、6張床——能容納多少就擺多少。每一張床上睡4个、5个、6个人，也是能容納多少就睡多少——生病的和健康的，年老的和年輕的，男的和女的，喝醉的和清醒的，所有这些人都乱七八糟地躺在一起。然后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爭論、吵鬧、打架，而如果同床鋪的人彼此很和睦，那末事情就更糟；他們商量好共同去盜窃或者去幹那种不能用我們人类的語言來形容的獸行。而那些沒錢住这种夜店的人又怎样呢？哪里可以睡，他們就睡在哪里——在过道里，在拱門下，或者在警察或房主不会去打攪他們的任何角落里。一些人幸而走進私人慈善事業在某些地方办的收容所里面去，另一些人睡在維多利亞女王窗下的公園里面的長櫈上。我們看看"泰晤士报"(《Times》)㊀在1843年10月所寫的吧：

"从昨天登載的警察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每夜平均有五十个人左右在公園里面过夜，他們除了樹木和堤上的几个洞穴，就沒有任何东西來防御坏天气。这大半是年輕的女孩子，她們受了士兵的引誘，被帶到首都來，并且被拋弃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受命运的擺布，去挨餓受窮，她們对年輕人的惡習是毫不在乎的。

㊀ "泰晤士报"——英國最大的日报，屬于保守派，1785年創办于倫敦。——編者注

“这的确是可怕的。窮人总是有的。貧窮会在任何地方給自己开辟道路，并且总会以各种丑惡的形式存在于富庶的大城市的心臟里。我們覚得，在这个有数百万人口的首都中，在它的成千的小街和胡同里，总会有許多苦难，許多是很刺眼的，也有許多是永远也不会暴露出來的。

“但是，在集中了財富、欢乐和光彩的、鄰近聖詹姆斯王府、緊靠着華丽的貝斯華特宮的地区，在新旧貴族区碰了头而現代精美的建筑藝術消滅了一切窮人的茅屋的地区，在似乎是專門給闊佬們享乐的地方，——在这里竟存在着貧窮和飢餓、疾病和各种各样的惡習，以及这些东西所產生的一切慘狀和一切旣摧殘身体又摧殘灵魂的东西，——这确实是駭人听聞的！

“可以增進身体健康的最高尙的享乐，精神活动，無害身心的娛乐，緊靠着这一切的却是極端的貧窮！財富，輝煌的客廳，欢乐的笑声，輕率而粗暴的笑声，近旁却是富人不能理解的那种由貧窮造成的苦难！欢乐無意識地、但殘酷地嘲笑着在底層呻吟的人們的苦难！这里在互相冲突，这里一切矛盾都在斗爭，只除了引誘人的惡習和接受別人引誘的惡習…… 但是讓人們記住一点：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的最華丽的街区，每一年每一个冬天的夜里，都可以發現这样一些年紀很輕但因染上惡習和受过折磨而顯得衰老的女人，她們被社会所唾弃，因飢餓、骯髒和疾病而活活地腐爛着。讓人們記住这些，并且要学会行动而不是議論。上帝可以做証，这种活动的場所現在是多么廣闊！”

我在前面已經談过供無家可归的人們寄宿的夜店。这些地方是多么拥挤，可以用兩个例子來表明。在上奧格尔街新办的能容300人过夜的“流浪者收容所”里面，从开始寄宿那天（即1844年1月27日）起到3月17日止，总共收容了2 740人，有的住一夜，有的住了几夜；虽然一年中比較舒適的季節已經到來，但是想到那里以及到白十字街和華坪的收容所去投宿的人却大大地增加了，而每天晚上都有許多無家可归的人因为地方不够而被拒絕。——

在另一个收容所里面，在普雷豪斯廣場的中央收容所里面，1844年的头三个月內平均每夜有460人寄宿，总共是6 681人，分發了面包96 141份。虽然这样，但根据管理委員会的声明，只有在城市东部也开办了流浪者收容所时，这个收容所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滿足投宿者的需要。

現在我們撇开倫敦來一个一个地看看联合王國的其他大城市。先从都柏林开始。从海上一進入这个城市就会感到它是那样地柔媚，正如同一進入倫敦就感到它是那样地雄偉一样；都柏林灣可算是不列顚諸島中最美丽的一个海灣，爱尔蘭人常常把它比做那不勒斯灣。城市本身也是美丽如画的，那里的貴族区比英國的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好，更雅致。但同时都柏林的窮人区却可以归入世界上最可怕最丑惡的窮人区之列。誠然，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咎于爱尔蘭人的那种正是在骯髒环境中才覺得舒服的性格。但是，旣然在英格蘭和苏格蘭的任何大城市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成千的爱尔蘭人，旣然任何窮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逐漸沉沒在这种骯髒的环境中，那末，都柏林的貧窮就不是什么特別的、只有爱尔蘭的城市才有的东西，这是世界上一切大城市共同的东西。——都柏林的窮人区散布在全城，房屋的骯髒和不適于居住，以及街道的零乱荒蕪都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根据習藝所監督的报告㊀，可以想像这些区域的窮人的拥挤：他們說，1817年在軍营街，在52幢房子共計390个房間里面住了1 318人，而在教堂街及其鄰近的街道上，在71幢房子共計393个房間里面住了1 997人。

“在这个区域及其鄰近的区域里有很多臭气熏天的(foul)小胡同和大雜院，許多地下室光綫只能从門口透進去，住的人往往睡在光溜溜的地上，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有床鋪。可是，例如尼可尔生大院，在28个狹小而簡陋的

房間里住着151个人，窮得在整个大院里只能找到兩張床和兩条被。"

都柏林的貧窮嚴重到这样一种程度：僅僅是屬于"济貧协会"的一个慈善机关每天就要为2 500人，即为全市人口的1%开着大門，——白天給他們吃，晚上讓他們走。

关于爱丁堡，艾利生博士向我們述說了类似的情形。这个城市由于它的位置优越，不愧有現代雅典之称，但是在这里，新市区里的貴族区的富丽堂皇和住在旧城的窮人們的骯髒貧窮也成了一个驚人的对比。如艾利生所指出的，这个相当大的城区的骯髒和丑惡并不下于都柏林的最坏的区域，"济貧协会"在爱丁堡也会發現需要救济的人数不下于爱尔蘭的首都。艾利生甚至断定，在苏格蘭，特別是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窮人的生活比联合王國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坏，并且最窮的并不是爱尔蘭人，而是苏格蘭人。爱丁堡旧教牧师李博士在1836年曾向宗教教育委員会做証說：

"我从前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看到过像这个教区的这种貧窮。人們沒有任何家具，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財產；常常是一間屋子里面住着兩对夫妇。我在一天之內看过7幢房子，里面都沒有床，有些房子里面甚至連麥稭也沒有；八十歲的老头們都睡在光地板上，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脫衣服睡的。我在一个地下室里發現兩个苏格蘭家庭，他們是不久以前才从鄉下來的；進城后

㊀ 皇家医学学会会員、曾任該会主席等职的威·巴·艾利生博士在他的一本書中曾引用过这个报告。这本書就是"关于苏格蘭貧民的管理以及这种管理对大城市衛生狀况的影响的考察"1840年爱丁堡版〔Dr. W. P. Alison, F. R. S. E., fellow and late President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etc. etc. «Observ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or in Scotland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of Great Towns». Edinburgh, 1840〕。作者是有宗教情緒的托利党人，是歷史学家阿契波德·艾利生的哥哥。——恩格斯原注

不久就死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在我去的时候正在咽气；每一个家庭都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骯髒的麦稭；此外，在这个黑得甚至在白天也很难看清人的地下室里还有一头驢子。——看了像苏格蘭这个地方的这种貧窮，就是鉄石心腸也会不忍的。”

漢能博士在“爱丁堡內外科”（《Edinburgh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雜志上也报道了类似的事实。从一个國会报告書㊀中可以看出，爱丁堡窮人的家里是多么骯髒，可是，在这种条件下骯髒也是意料中的。晚上，鷄宿在床柱上，狗，甚至馬也和人挤在一間屋子里面，因而这些住房自然極其骯髒和惡臭，而且各种各样的虫子都在里面繁殖起來。爱丁堡本身的布局就最大限度地促成了住宅的这种惡劣狀況。旧城位于一座小山的兩个斜坡上，沿山脊是一条大街（high-street）。从这条大街的兩边向山下伸出許多弯弯曲曲的小胡同，由于它們是弯弯曲曲的，人們就把它們叫做 wynds㊁；这些小胡同就構成該城的無產階級区。在英格蘭，每一家人都尽可能地力求住一幢單独的小房子，在苏格蘭的城市里却剛剛相反，房子都盖得很高，像巴黎一样地有五六層，里面住了許多家人；因此，人們非常拥挤地塞在一个不大的空間里的情形，就更加嚴重了。

㊀ «Report to the Home Secretary from the Poor-Law Commissioners, or an Inquiry into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Great Britain». With Appendice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July 1842.——3 vols. in folio［“济貧法委員会就大不列顛劳动階級衛生狀况的調查結果向內务大臣提出的报告”連同附件于1842年7月向國会提出（3卷对开本）］。这些材料是一些医生的报告，由济貧法委員会的秘書爱得文·查得威克收集和整理。——恩格斯原注

㊁ 弯街。——編者注

在英國的一个雜志上有一篇关于城市工人衛生狀况的文章㊀，文章中說道："这些街道常常窄得可以从一幢房子的窗子一步就跨進对面房子的窗子；而且房子是这样高，这样一層叠一層，以致光綫很难照到院子里和街道上。城市的这一部分没有下水道，房子附近没有滲水井，也没有厠所，因此，每天夜里至少有5万人的全部髒东西，即全部垃圾和糞便要倒到溝里面去。因此，街道無論怎么打扫，总是有大量晒干的髒东西發出可怕的臭气，既难看，又难聞，而且嚴重地損害居民的健康。如果說，在这些地方人們不僅忽視健康和道德，而且也忽視最平常的礼貌，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不但如此，凡是和这个地方的居民比較熟識的人都可以証明，疾病、貧窮和道德墮落在这里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里，社会已經墮落到無法形容的下流和可憐的地步。——貧窮階級的住宅一般都很髒，而且顯然是从來没有打扫过。这些住宅大半都只有一个房間，虽然空气很不流通，但是由于玻璃被打破了，窗框又不好，所以屋里还是很冷。屋子是潮湿的，往往位于地平綫以下，家具总是少得可憐或者干脆就没有，一捆麥稭常常成为全家的床鋪，男人和女人、小孩和老头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水只有到公用的水龍头那里去取；取水的困难自然在各方面都促進了骯髒的傳播。"

在其他大海港城市中，情形也并不見得好些。在利物浦，尽管它的商業發达，很繁華，很富足，可是工人們还是生活在同样野蛮的条件下。全市人口中足有五分之一，即45 000多人，住在狹窄、陰暗、潮湿而空气不流通的地下室里，这种地下室全城共有7 862个。此外，还有2 270个大雜院（courts），即这样一个不大的空間，它的四面都盖上了房子，只有一个狹窄的、通常是上面有遮盖的入口，因而空气就完全不能流通，大部分都很骯髒，住在里面的几乎全是無產者。关于这些大雜院，我們在談到曼徹斯特的时

㊀ "机工"（《The Artizan》）雜志（月刊）1843年10月号。——恩格斯原注

候再來詳細地說。在布利斯托尔有一次調查了2 800个工人家庭，其中有46%每家只有一間屋子。

在工厂城市中我們也發現完全相同的情形。諾定昂总共有11 000幢房子，其中有7 000—8 000幢盖得后牆一堵挨一堵，因而空气就無法流通；此外，大部分是几幢房子只有一个厕所。不久以前做了一次調查，發現一排一排的房子都是建筑在僅僅盖上了一層木板的不深的污水溝上。在萊斯特、得比和設菲尔德，情形也是一样。关于北明翰，上述的"机工"雜志上的那篇文章这样說：

"在旧市区有不少地方到处是臭水窪和垃圾堆，骯髒而無人照管。北明翰的大雜院很多，有兩千多个，工人大部分都住在这种大雜院里。这种大雜院通常都很狹窄、骯髒、空气不流通，污水溝很坏；每一个大雜院四周有8—20幢房子，它們只有一面透空气，因为它們的后牆是和其他的房子共用的，而在院子最里面的地方通常是一个公共垃圾坑或类似的东西，其骯髒是無法形容的。但是必須指出，較新的大雜院是建筑得比較合理，保持得也比較不錯的，甚至在旧的大雜院中，小宅子也不像曼徹斯特和利物浦那样密集，因此，在北明翰發生流行病的时期，死亡事件就比起离开它总共只有几英里的烏尔未漢普頓、达德里和比尔斯頓少得多。北明翰也沒有住人的地下室，虽然地下室有时不是照它应有的用途來加以使用，而在里面設立了作坊。供無產者寄宿的夜店是很多的（400个以上）；它們大部分是在城市中心的大雜院里面。几乎所有的夜店都髒得令人作嘔，發出一股霉臭；这是乞丐、流浪漢（trampers，这个字的本义下面再談）①、小偷和妓女的藏身之所。这些人住在这里，根本不講究什么礼貌，也不要求什么舒適；他們在这种只有这些已經墮落的人才能忍受的氛圍中吃飯、喝酒、抽烟和睡覺。"

格拉斯哥在許多方面是和愛丁堡相像的，有同样弯弯曲曲的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小胡同[wynds]、同样高的房屋。关于这个城市，"机工"雜志曾經这样說：

"工人階級在这里差不多占总人口（將近 30 万）①的78%，他們住在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在貧窮和骯髒方面超过了聖詹尔士和怀特柴泊的最糟糕的小胡同，超过了都柏林的郊区和爱丁堡的 wynds（弯街）。这些地区有許多在市中心——特隆盖特以南、鹽市以西、考尔頓、'大街'后面以及其他地方；这是一片一望無边的像迷陣一样的狹窄的街道和弯弯曲曲的小胡同，在这些地方差不多每走一步都可以遇到破旧的、空气不流通的、多層的、沒有自來水的、半坍塌的房子所形成的大雜院或死胡同。这些房子眞正是塞滿了人。每一層住着三四家，有时达 20 人之多，有时每一層整个地都当夜店租出去，在一个房間里，不能說安插了，而簡直是塞進了 15个到20 个人。这些区域是居民中最貧窮、最墮落和道德敗坏到極点的一部分人的藏身之所，这些地方应当被看做那些可怕的要命的流行性热病的發源地，这些病就从这里蔓延到整个格拉斯哥。"

讓我們看一看，政府的手工織工狀况調查委員会的委員詹·庫·昔蒙兹是怎样描寫这个城市的这些部分的㊀：

"我曾經看到过我國和欧洲大陸的最嚴重的貧窮狀况，但是在我看到格拉斯哥的一片片像迷陣一样的小胡同以前，我不相信在一个文明國家里竟有这么多的罪惡、貧窮和疾病。在最下等的夜店里，一間屋子里面有 10 个、12 个、乃至 20 个人，有各种年齡的半裸或全裸的男人和女人，雜乱地睡在地板上。这些房子通常（generally）是这样骯髒、潮湿和破爛，甚至誰也不願意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㊀ «Arts and Artisans at Home and Abroad». By J. C. Symons. Edinburgh, 1839［詹·庫·昔蒙兹"國內外的手工業和手工業者"1839 年爱丁堡版］。——作者本人看來是个苏格蘭人，屬于自由党，因而狂热地反对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这里所引証的在該書第 116 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把自己的馬放在里面。”

在另一个地方，作者寫道：

“住在格拉斯哥这些貧民窟里面的經常流动的人口有15 000到30 000。城市的这一部分全是狹窄的街道和当中一定有一堆垃圾的四四方方的大雜院。不論这些房子的外观是怎样糟糕，但我还是怎么也想不到里面会那样骯髒和貧窮。在我們（警監密勒上尉和昔蒙茲）①在夜間去看过的那几个夜店里面，地板上躺滿了人；有男人，有女人，有的穿着衣服，有的半裸着身体，雜乱地躺在一起，有时一間屋子里面有15个到20个人。他們的床鋪是一堆半霉爛的麦稭和一些破布。家具一点也没有或者很少，只有爐子里面的火使这些洞穴有些像住着人的样子。偷窃和賣淫是这些居民的主要的生活來源。看來誰也不想把这个奧吉亞斯的牛圈②打扫一下，誰也不想消滅这个地獄般的洞穴，消滅这个处在王國第二大城市心臟里面的罪惡、骯髒和傳染病的巢穴。在我仔細地調査其他城市最貧窮的地区的时候，無論是在道德和健康的惡化方面，还是在人口的密集方面，我都从來沒有發現过类似的情形。——地方当局承認这些地区的大部分房屋是破爛和不適于居住的，可是，正是在这些房屋里面人住得最滿，因为按照法律这些房屋是禁止收房租的。”

英國中部的大工業区，西約克郡和南耶卡郡的拥有許多工厂城市的人口密集地区，是絲毫不亞于其他大城市的。約克郡西部的毛紡織業区是一片丘陵綿延、青葱翠綠的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丘陵越向西越陡峭，直到險峻的黑石山脊才达到它的最高点，形成了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② 希臘神話中奧吉亞斯王的巨大的極其骯髒的牛圈。意思是指極端骯髒的地方。——譯者注

爱尔蘭海和德意志海的分水嶺。艾尔河流域和柯尔德河流域是英國最美丽的区域之一，这里密布着許多工厂、村庄和城市。里子在艾尔河畔，連接曼徹斯特和里子的鉄路沿着柯尔德河前進。灰色的粗石塊砌成的房屋和郎卡郡那些变黑了的磚房比起來是这样美丽，这样整潔，使人看了就覚得愉快。但是，一走到城市里面去，就会發現令人愉快的事情是很少的。如像上述的"机工"雜志在另一个地方所寫的(我自己相信这种描寫是正确的)，里子位于

"一个向艾尔河河谷逐漸傾斜下去的斜坡上。这条河約有一英里半長的一段蜿蜒曲折地穿过該城，在解冻或大雨滂沱的时候就猛力地向四面泛濫。城西較高的地区，就这样一个大城市說來，是相当清潔的，但是位于該河及其支流(becks)沿岸的那些地势較低的地区却是骯髒的、拥挤的，它們本身就足以縮短当地居民、特别是小孩子的寿命。此外，我們还可以提一提寇克盖特、馬許胡同、十字街和里士滿路附近的工人区的令人作嘔的情形。这些地方的街道大多数旣没有鋪砌过，也没有污水溝，房屋盖得雜乱無章，有許多大雜院和死胡同，甚至最起碼的保持清潔的設备也没有。所有这一切就完全足以說明这些不幸的、骯髒和貧窮的淵藪中的过高的死亡率。——在艾尔河泛濫的时候(順便說一說，这条河像一切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見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髒东西弄得污濁不堪了)①，住房和地下室常常積滿了水，不得不把它舀到街上去；在这种时候，甚至在有排水溝的地方，水都会从这些水溝里涌上來流入地下室㊀，形成瘴气一样的飽含硫化氫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嘔的沉淀物。在1839年春汛的时候，由于排水溝溝水外溢竟產生了非常有害的后果：根据出生死亡登記員的报告，本城該区本季度的出生和死亡之比是二比三，而本城其他区域同一季度內的比率却恰好相反，即出生和死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㊀ 必須記住，这些"地下室"不是堆东西的，而是住人的。——恩格斯原注

亡之比是三比二”。

在这个城市的其他的人口密集地区，根本沒有污水溝，或者虽有但是修得很坏，連一点用处都沒有。在某些街上的房屋的地下室中，很少有干燥的时候；在其他区域的許多街上，鋪着厚厚的一層稀泥。居民一次又一次地用煤渣塡平坑窪，想把街道修好，但是并沒有用，一堆堆的垃圾还是到处堆着，房子里倒出來的污水还是積在水窪里面，直到風把它吹干，太陽把它晒干为止。（参看“統計学会会刊”第2卷第404頁市参議会报告書）——在里子，普通小宅子所占的面積不超过5碼見方，通常包括1間地下室、1間起居室和1間臥室。这些白天黑夜都塞滿了人的房子里的拥挤，不僅对居民的健康而且对他們的道德都又加了一重威脅。这些小宅子是怎样拥挤，可以从上面引用过的关于工人階級衛生狀況的报告中看出：

“在里子，我們看到过兄弟姊妹及男男女女的寄宿者和一家的父親母親同宿在一个房間里；由此就發生了許多使人一想到就会發抖的惡果。”

离里子僅7英里的布萊得弗德也是如此，該城位于几个河谷的交叉点上，靠近一条黑得像柏油似的發臭的小河。在晴朗的星期天——因为在工作日这城市是被灰色的烟云籠罩着的——从周圍的小山上看去，該城呈現出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色；但是城市里面也和里子一样地骯髒和不適于居住。城市的老区位于陡峭的斜坡上，这些区域里的街道是狹窄而不規則的。在胡同、死胡同和大雜院里，堆着垃圾和髒东西；房屋破旧、骯髒、不適于住人，在河的緊旁边，在谷底，我看到过許多房屋，最下一層有一半陷在山坡里，

根本不適于住人。在谷底，在工人住宅挤在高聳的厂房当中的地方，是整个城市中最骯髒和建筑得最糟的部分。在布萊得弗德的比較新的区域里，正像在其他任何工厂城市里一样，小宅子比較整齐，排成一列一列的，但是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和傳統的安置工人的方法分不开的一切弊病，关于这方面，在講到曼徹斯特时，我們还要更詳細地講一下。——約克郡西部其他城市如班斯里、哈里法克斯、哈得茲菲尔德的情形也是一样。虽然哈得茲菲尔德由于它那令人神往的自然环境和最新的建筑形式，成为約克郡和郎卡郡一切工厂城市中最美丽的一个，但是它仍然有許多坏的区域。由市民大会选出的城市調查委員会在1844年8月5日的报告中寫道：

“大家知道，在哈得茲菲尔德，整条整条的街道和許多胡同及大雜院都旣沒有鋪砌，也沒有下水道或其他任何排水溝；这些地方堆積着污泥、垃圾和各种廢弃物，这些廢物在逐漸腐爛，發酵；几乎到处都有污水窪，因此，这里的住宅都是又髒又坏，以致疾病叢生，威脅着全城的健康。”㊀

如果我們步行或坐火車越过黑石山脊，我們就到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基地——以曼徹斯特为中心的南郎卡郡，英國的工業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杰作，英國的整个工人运动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現在，我們面前又是一片丘陵綿延的美丽的地区，这地区从分水嶺往西向爱尔蘭海慢慢傾斜下去，就是里布尔河、艾尔威尔河、梅塞河以及这三条河的支流的令人心曠神怡的碧綠的夾谷。一百年前

㊀ 哈得茲菲尔德居民于1844年7月19日选出了一个委員会來調查本城的衛生狀况。恩格斯在这里引証了該委員会的报告。这篇报告載于1844年8月10日“北極星报”第352号。——編者注

左右，这地方大部分还是一片居民稀少的沼澤，現在却布满了城市和鄉村，成为英國的人烟最稠密的地区了。郎卡郡，特别是曼徹斯特，是英國工業的發源地，也是英國工業的中心。曼徹斯特的交易所是英國工業生活中的一切波动的寒暑表；曼徹斯特的現代化的生產已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在南郎卡郡的棉紡織業中，自然力的利用、机器（主要是动力織机和騾机）对手工劳动的排挤以及分工都达到了高度的發展，而如果我們認为这三个要素是現代工業的特征，那末我們必須承認棉花加工業在这方面从开始到現在一直是走在其余一切工業部門的前面的。現代工業对工人階級的影响在这里一定会最充分最完备地發展起來，工業無產階級在这里一定会以最典型的形式出現；工人由于蒸气力和机器的应用以及分工而受到的屈辱在这里一定会达到極点，工人一定会很清楚地意識到这种屈辱；同时無產階級擺脫这种屈辱的企圖，在这里也一定会达到極点并帶有高度的自覺性。因为曼徹斯特是現代工業城市的典型，也因为我就像对自己的故鄉一样地了解它，并且比該城的大多数居民了解得更清楚，所以这个城市我們要多談一些。

曼徹斯特周圍的城市，就工人区的情况說，和中心城市是很少有什么差别的，只是这些城市的工人在居民中所占的比例可能比曼徹斯特更大。这是一些純粹的工業城市，它們的一切商業活动都是在曼徹斯特或通过曼徹斯特進行的；它們在各方面都依賴曼徹斯特，因此，居民只有工人、厂主和小商人，而在曼徹斯特还有大批商業人口、許多委托商店和大零售商店。所以，像波尔頓、普累斯頓、威根、柏立、罗契得尔、密得尔頓、海華德、奥尔丹、埃士頓、斯泰里布雷芝、斯托克波尔特等城市，人口虽然有3万、5万、7万，甚至9万，但是它們几乎都是些大的工人区，只是有一些工厂、几条

大街和几条市外公路把它們隔开，大街兩旁是商店，公路兩旁是厂主的有花園圍繞着的別墅似的房子。这些城市本身都建筑得坏而雜乱，有許多骯髒的大雜院、街道和小胡同，到处都弥漫着煤烟，由于它們的建筑物是用鮮紅的、但时間一久就会变黑的磚(这里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修成的，就給人一种特別陰暗的印象。把地下室当做住宅，在这里是很普通的；凡是可以挖洞的地方，都挖成了这种深入地下的洞，而很大一部分居民就住在这样的洞穴里面。

除普累斯頓和奧尔丹外，位于曼徹斯特西北11英里的波尔頓算是这些城市中最坏的了。我到那里去过好多次，就我所看到的來說，这个城市只有一条大街，而且很髒，这就是第恩斯盖特街，这条街同时也是市場；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陰森森的討厭的大窟窿，虽然这里除了工厂就只有一些一兩層的矮房子。这里也像其他地方一样，城市中較老的一部分是特別荒涼和难看的。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很难說这是一条小河还是一長列臭水窪。这条黑水把本來就很不清潔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濁不堪。

以下就說斯托克波尔特，它虽然位于梅塞河的柴郡那一面的河岸上，但仍屬于曼徹斯特工業区。它夾在沿梅塞河的一个狹谷里面，街道在河岸的一边是陡峭地順山而下，在另一边是同样陡峭地順山而上。从曼徹斯特到北明翰的鉄路就通过高架桥越过这个城市和整个狹谷的上空。斯托克波尔特在全区是以最陰暗和被煤烟薰得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出名的，事实上也的确給人一种特別陰沉的印象，从高架桥上看下去的时候更是如此。但那些从谷底到山頂一長条一長条地分布在全城的無產者的小宅子和地下室給人們的印象还更加陰沉。就我的記憶所及，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

城市里，我都沒有看見过这样多的住人的地下室。

在斯托克波尔特东北数英里，是埃士頓-安得-莱因，这是这个区最新的工厂城市之一。它在一个山坡上，运河和泰姆河从山麓流过，一般說來是按照新的比較有規則的体系建筑起來的。五六条平行的長街沿山崗横排着，它們和其他向河谷傾斜下去的街道交叉成直角。在这样一种街道分布体系下，工厂都被排挤到市中心以外去了，何况为了要靠近水源和水路交通綫，这些工厂本來就会集中在河谷底部的；在这里，工厂全都挤在一起，从烟囱里噴出濃烟。因此，埃士頓比起大多数其他的工厂城市來，給人的印象要舒服得多：街道比較寬闊、清潔，鮮紅色的小宅子看起來比較清新悅目。可是工人小宅子的这种新的建筑体系也有坏的一面，因为在每一条这样的街道的后面都隱蔽着一条髒得多的后街，由一条狹窄的夾道通到那里去。在埃士頓，除了市郊的几幢房子，我沒有看到过一幢可能已經有五十年以上的，但是这里也有一些街道，街上的小宅子又坏又破，磚头搖搖欲墜，牆壁現出裂痕，塗在里面的泥灰也已經脫落了；这些街道被煤灰弄得又髒又黑，它的面貌，無論从哪一点來說，都不比該区其他城市的街道好一些，只是在这里这样的街道幷不是一般的現象，而是一种例外。

再往东1英里是斯泰里布雷芝，这个城市也在泰姆河畔。如果从埃士頓登山，那末从山頂向左右眺望都会看到許多美丽的大花園，花園里有別墅一样的華丽的住宅，其建筑式样大部分是伊丽莎白式，这种式样和歌德式的关系正像英國國教和罗馬天主教的关系一样。再向前走 100 步，河谷里的斯泰里布雷芝就出現在眼前。但是和那些華丽的別墅，甚至和埃士頓那些朴素的小宅子比起來这是一个多么鮮明的对照呵！斯泰里布雷芝在一个比斯托克

波尔特夾谷还要狹窄的弯弯曲曲的狹谷里面，夾谷兩边的斜坡上雜乱無章地布滿了小宅子、房屋和工厂。在走近城市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批小屋就是拥挤的，被煤烟薰得黑黑的，破旧的，而全城的情况也就和这第一批房子一样。只有很少的几条街伸展在狹窄的谷底；大部分街道是縱横交錯的，沿着斜坡时起时伏。由于街道分布在这种傾斜的地势上，几乎一切房屋的最下一層都有一半陷到地里面去。在这种紊乱的建筑体系下形成多少堆大雜院、后街和小胡同，从山上朝下看就可以看見。从山上看下去，这个城市的某些地方就像一幅鳥瞰圖一样地展現在下面。再加上可怕的骯髒，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郊区很美丽的城市却給人这样一种可憎的印象。

关于这些較小的城市，我們已經說得不少了。这些城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一般說來这些城市里的工人的生活是和曼徹斯特一样的。因此，我只描寫了每一个城市的建筑形式的特点，但要补充一点，就是对曼徹斯特工人住宅狀况的一般特点的一切評論，对它周圍的这些城市也是完全適用的。現在我們就來談这个中心城市吧。

曼徹斯特位于一串小山的南山坡下，这一串小山从奥尔丹起綿延于艾尔威尔河和梅德洛克河的河谷間，到克薩尔-摩尔山达到終点，这是曼徹斯特的跑馬場和“聖山”㊀。曼徹斯特本城位于艾尔威尔河左岸，在該河及其兩条支流——艾尔克河和梅德洛克河之間，这兩条小河就在这里流入艾尔威尔河。在艾尔威尔河右岸，

㊀ 克薩尔-摩尔是曼徹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們常在那里举行集会。恩格斯把它比为古罗馬的聖山，也就称它为“聖山”。根据傳說，公元前494年，古罗馬的平民曾起义反抗貴族，后來退往聖山。——編者注

在这条河的急轉的河曲环抱之处是索尔福，再往西是盆德尔頓；艾尔威尔河北边是上布劳頓和下布劳頓；艾尔克河北边是奇坦希尔，梅德洛克河南边是休尔姆，再往东是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頓，再往前，差不多在曼徹斯特以东是阿德威克。所有这些房屋的总和，通常就叫做曼徹斯特，这里的人口至少有40万，也許还要多。这个城市建筑得如此特別，人們可以在这里住上多少年，天天上街，可是，如果他只是出去办自己的事或散步，那就一次也不会走進工人区，甚至連工人都接触不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無意識的默契，也由于完全明确的有意識的打算，工人区和資產階級所占的区域是極嚴格地分开的，而在那些不能公开这样做的地方，这种事情就在慈善的幌子下進行。在曼徹斯特的中心有一个相当廣闊的長寬各为半英里的商業区，几乎全区都是营業所和貨棧（warehouses）。这个区域几乎整个都是不住人的，夜里寂靜無声，只有値勤的警察提着遮眼灯在狹窄而黑暗的街道上巡邏。这个地区有几条大街穿过，街上非常热鬧，房屋的最下一層都是些輝煌的商店；在这些街上，有些地方楼上也住了人，这里的市面是不到深夜不停止的。除了这个商業区域，整个曼徹斯特本城、索尔福和休尔姆的全部、盆德尔頓和却尔頓的大部分、阿德威克的三分之二以及奇坦希尔和布劳頓的个別地区，——所有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純粹的工人区，像一条平均一英里半寬的帶子把商業区圍繞起來。在这个帶形地区外面，住着高等的和中等的資產階級。中等的資產階級住在离工人区不远的整齐的街道上，即在却尔頓和在奇坦希尔的較低的地方，而高等的資產階級就住得更远，他們住在却尔頓和阿德威克的郊外房屋或別墅里，或者住在奇坦希尔、布劳頓和盆德尔頓的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新鮮的对健康有益

的鄉村空气里，在華丽舒適的住宅里，每一刻鐘或半点鐘都有到城里去的公共馬車从这里經过。最妙的是这些富有的金錢貴族为了走近路到城市中心的营業所去，竟可以通过整个工人区而看不到左右兩旁的極其骯髒貧困的地方。因为从交易所向四面八方通往城郊的大街都是由兩排几乎毫無間断的商店所組成的，而那里住的都是中小資產階級，他們为了自己的利益，是願意而且也能够保持街道的整潔的。誠然，这些商店和它們背后的那些区域总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在商業区和靠近資產階級住区的地方，商店就比背后藏着工人們骯髒的小宅子的那些商店更漂亮些。但是，为了不使那些腸胃健壯但神經脆弱的老爺太太們看到这种随着他們的富貴豪華而產生的窮困和骯髒，这些商店总算是够干凈的了。例如第恩斯盖特街从老教堂一直向南伸展，在起头的地方是兩排貨棧和工厂，接着是第二流的商店和几个啤酒店，再往南去，就是商業区的尽头，这里是一些比較难看的商店，愈往南，就愈骯髒，同时酒店和小飯館也愈來愈多，最后，在街道的南端，小店的外貌就使人絲毫不会怀疑这些小店的主顧是工人，而且也只是工人。从交易所向东南伸展的市場街，看上去也是一样：最初是些第一流的華丽的商店，楼上是营業所和貨棧；接着（在皮卡第萊）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大旅館和貨棧；再往前去（在倫敦路），在梅德洛克河旁，是工厂以及为資產階級下層和工人开設的小酒店和商店；再往前，在阿德威克-格林附近，是高等和中等資產階級的房屋，在它們后面，是那些最富有的厂主和商人的大花園和別墅。这样，了解了曼徹斯特，就可以从几条大街推出和它們毗連的地区的情况，但是很少能由此看出工人区的眞正面貌。我知道得很清楚，这种伪善的建筑体系是或多或少地为一切大城市所具有的；我也知道，零售商因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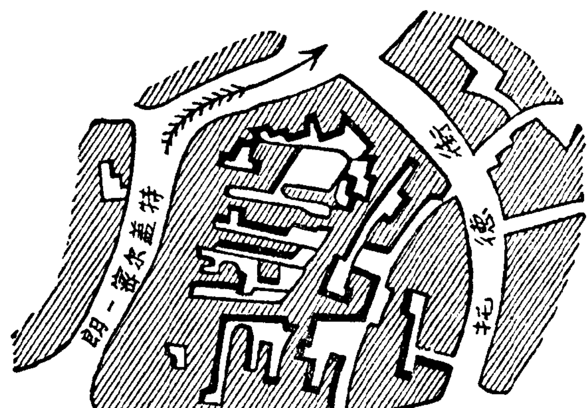
所經营的商業的性質就必須住在繁華的大街上；我知道，在这种街道上好房子总比坏房子多，这一帶的地价也比偏僻的地方高。但是我畢竟还沒有看到过一个地方，像曼徹斯特这样有系統地把工人階級排斥在大街以外，这样費尽心机把一切可能刺激資產階級的眼睛和神經的东西掩盖起來。然而，曼徹斯特在其他方面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建筑得更不合警察的規定，更沒有一定的計划，而是更偶然地堆積起來的。当我連帶考慮到資產階級那种热心的保証，說什么工人生活得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自由派厂主，曼徹斯特的《big wigs》① 对該市的这种可耻的建筑体系并不是完全沒有責任的。

还要补充一下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貫穿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來的，現在我就來描述工人区本身的情形。首先要談的是曼徹斯特旧城，它位于商業区北边和艾尔克河之間。这里的街道，即使像托德街、朗-密尔盖特、威色-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些比較好的街道，也都是又狹窄又弯曲的，房屋又骯髒又破旧，胡同里的建筑更是令人作嘔。如果从老教堂順着朗-密尔盖特街走去，就会看到右边有一排老式房屋，这些房屋的門面沒有一間不是东倒西歪的，——这是旧曼徹斯特，工業时代以前的曼徹斯特的殘迹，以前住在这里的居民和他們的子孙都搬到本城建筑得較好的区域去了，而把这些对他們太不合式的房屋留給愛尔蘭血統很深的工人居民。这里才真正是一个几乎毫不掩飾的工人区，甚至大街上的商店和酒館也沒有人想把它們的外表弄得稍微干淨一些。但是这一切和后面那些只有經过狹窄得甚至不能同

① 这是一个無法翻譯的双关語，英語中《big wigs》的意思是"要人"或"大亨"，而和它發音相同的《big whigs》的意思却是"輝格党巨头"。——譯者注

时通过兩个人的过道才能進去的胡同和大雜院比起來簡直就算不了什么。像这样違反合理的建筑術的一切規則而把房子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弄得一所貼着一所地挤作一堆，实在是不能想像的。而且这不能只怪建筑物是旧曼徹斯特时代保存下來的。这种雜乱無章的情形只是在最近才登峯造極，現在，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的建筑方式比較古老因而还保留下那么一点点空隙，人們就在这里补盖起房子，把这个空隙塡起來，直到房子和房子之間連一小塊可以再建筑一些东西的空地也沒有为止。我現在从曼徹斯特的平面圖上描下一小塊來証实我的話。这远不是最坏的一塊地方，而且占地还不到整个旧城的十分之一。

这張圖可以充分地表明全区的、尤其是艾尔克河附近的建筑方式是如何不合理。在这里，河的南岸很陡，有 15 英尺到 30 英尺高；在这个陡坡上，大部分的地方都有三排房屋，最下面一排紧靠水边，而最上面一排却已經是屋簷齐及山頂，面臨着朗-密尔盖特街。此外，河岸上还有工厂，总之，这里的建筑也和朗-密尔盖特



苓諾尔街

街下段一样密集而雜乱。大街左右有很多有頂的过道通到許多大雜院里面去；一到那里，就陷入一种不能比拟的骯髒而令人作嘔的环境里；向艾尔克河傾斜下去的那些大雜院尤其如此；这里的住宅無疑地是我所看到过的最糟糕的房子。在这里的一个大雜院中，正好在入口的地方，即在有頂的过道的尽头，就是一个沒有門的厕所，非常髒，住戶們出入都只有跨过一片滿是大小便的臭气薰天的死水窪才行。这是艾尔克河畔杜西桥以上的第一个大雜院——我指出这一点，是考慮到可能有人要想証实一下我的話；下面緊靠着河的地方有几个制革厂，四周充滿了动物腐爛的臭气。要到杜西桥以下的那些大雜院里去，大半要从一条狹窄而骯髒的台階走下去，而要進入屋內就必須跨过一堆堆的垃圾和髒东西。桥以下的第一个大雜院叫做爱倫大院；在霍乱流行的时候，这里的情况曾使衛生警察不得不命令居民都搬出來，清扫一番，并用氯气把房子薰一遍；凱博士在一本小册子㊀里，对这个大雜院当时的情况曾做过一番令人驚心动魄的描述。从那时起，这个大雜院顯然已經有一部分拆掉重新盖过了；至少从桥上看下去，就馬上可以看到一些断垣殘壁和高聳着的垃圾堆旁边有几所較新的房屋。从桥上看到的这幅景象——一堵一人高的石牆小心翼翼地遮住了这幅景象，使个子不很高的过路人無法看到——就是全区的一般面貌。在桥下的深处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說，停滯着艾尔克河，一条狹窄

㊀ «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employed in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Manchester». By James Ph. Kay, Dr. Med. 2nd edit. 1832 [医学博士詹姆斯·菲·凱"曼徹斯特棉紡織業中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狀况" 1832年第2版]。作者对一般工人階級和工厂工人沒有加以区别，但是在其他方面，这是一本出色的書。——恩格斯原注

的、黝黑的、發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汚泥和廢弃物，河水把这些东西冲積在右边的較平坦的河岸上。天气干燥的时候，这个岸上就留下一長串齷齪透頂的暗綠色的淤泥坑，臭气泡經常不断地从坑底冒上來，散布着臭气，甚至在高出水面四五十英尺的桥上也使人感到受不了。此外，河本身每隔几步就被高高的堤堰所隔断，堤堰近旁，淤泥和垃圾積成厚厚的一層并且在腐爛着。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髒水和廢弃物統統匯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納附近汚水溝和厠所里的东西。这就容易想像到这条河留下的沉積物是些什么东西。桥以下，可以看到陡峭的左岸上大雜院里的垃圾堆、髒东西、泥土和瓦礫；房屋一所聳立在一所后面，由于坡很陡，每一幢房子都看得見一小塊；所有这些房屋都是被烟薰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搖搖欲墜；在后面，是旧的兵营式的工厂厂房。在比較平坦的右岸，是一長排房屋和工厂。靠边的第二所房子是一座沒有屋頂的廢墟，里面堆滿了垃圾，而第三所房子造得这样低，它的最下一層竟不能住人，所以就沒有窗子，也沒有門。在这后面，是窮人的墓地和利物浦—里子鉄路的車站，再往后就是習藝所——曼徹斯特的"窮人的巴士底獄"，它像一座城堡，从小山上的鋸齒形的高牆后面森嚴地俯視着对岸的工人区。

杜西桥以上，左岸較平，右岸較陡，但是兩岸住房的情况絲毫也不見得好些，而且更坏了。在这里只要从朗-密尔盖特这条大街向左一拐弯，就会迷失方向；走出一个大雜院又走進另一个大雜院，走过一些拐角、一些狹窄而骯髒的胡同和过道，几分鐘以后，終于墮入五里霧中，根本不知道天南地北了。到处都是半倒塌或完全倒塌了的房屋，其中有一些事实上已經沒有人住了，这种情形

是很令人尋味的；房子里很少有鋪上木板或石板的，几乎到处都是破爛的裝置得很坏的窗和門，而且是多么骯髒！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髒东西和廢弃物，死水窪代替了水溝，僅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無論如何不能在这里住。不久以前，由于里子鉄路新修的延長出來的一段要在这里跨过艾尔克河，这些大雜院和胡同的一部分被拆掉了，可是另外一些部分却暴露在人們的眼前。例如在鉄桥附近就有一个大雜院，它那骯髒的令人作嘔的面貌远远地超过其他一切大雜院，这是因为以前它四周都有房子包圍着，很难走到里面去；假若不是建筑鉄路桥梁时打开了缺口，我也永远不会發現这个大雜院，尽管我認为自己很熟悉这一帶地方。沿着坑坑窪窪的河岸，从上面拉着晒衣服的繩子的那些木樁旁边走过去，就走進了这一堆乱七八糟的矮小的平房中，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地上除了土就沒有鋪任何东西，每一家都只有一个房間，厨房、起居室、臥室，什么都是那一間唯一的房子。在这样一个長不到 6 英尺寬不到 5 英尺的洞穴里，我看到了兩張床——这算什么床鋪呵！——另外再加上一張梯子和一个爐灶，正好塡滿了整个房間。在其他許多小屋里，我根本就什么也沒有看到，虽然門是敞开的，而住的人就站在門口。門前到处是髒东西和垃圾；垃圾下面似乎是鋪了石头的，但是看不見，只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用脚踏下去才感覺得到。这一整堆住着人的牲畜欄，兩面被房屋和工厂包圍着，第三面是河。这里，除了一条沿河的狭窄的小路，只有一个狭窄的有頂的过道通到外边去——通到另一片几乎建筑得一样坏和一样不整潔的像迷陣一样的房屋里面去。

这已經够了！整个艾尔克河河岸的房屋都是这样建筑的。这是一些毫無計划地胡乱堆在一起的房屋，全部都已經或多或少地

接近于倒塌了；房屋內部的骯髒零乱和周圍的骯髒环境完全相配。住在这里的人怎么能够講究淸潔呢？要知道，他們就連大小便的地方也沒有。这里的厕所是这样少，每天都積得滿滿的；要不就离得太远，大部分居民都無法利用。附近只有艾尔克河的髒水，而自來水和抽水机又只是那些“体面的”市区里才有，人們怎能够洗澡呢？現代社会中的这些奴隸的住屋并不比雜在他們小屋之間的那些猪圈更干净些，这实在是不能怪他們的！苏格蘭桥以下沿岸有六七間地下室，室內的地面，和不到6英尺远的地方流过的艾尔克河水淺时的水面比起來，至少要低兩英尺，对岸桥以上离桥不远的街道拐角上有一幢房屋，最低一層沒有門，也沒有窗，根本不能住人（而这种情况在这一帶并不少見），还应当指出，由于沒有更適当的地方，附近居民經常用这种敞开的最低一層房子做公共厕所，——像这幢房子的上面一層和那六七間地下室，房主們还恬不知耻地把它們出租！

我們撇开艾尔克河，再鑽到朗-密尔盖特街另一边的工人住宅的中心去，我們就会走進一个稍微新一点的工人区，这个区域从聖迈克尔教堂起一直伸展到威色-格罗弗和修德希尔。这里至少比較整齐一些。我們在这里看不到紊乱不堪的建筑，至少是可以發現一些長而直的街道和死胡同，以及按照一定計划建筑起來的通常是四方形的大雜院。但是，如果說前面那些区域里的每一幢房子都是胡乱地建筑起來的，那末，在这里，这种胡乱建筑的做法却表現于整条整条的街道和整个整个的大雜院，在建筑这些街道和大雜院的时候絲毫沒有考慮到其他街道和大雜院的地位。街道时而朝这一面轉，时而又朝那一面轉，每走一步都会闖入死胡同或者碰上死角，使你又回到原來出發的地方；要不在这个迷陣里住上

一个相当長的时期，那就怎样也摸不清这里的方向。这些街道和大雜院的通風（如果这个詞还可以用到这里的話）狀况和艾尔克河一帶一样坏，虽然这个区域在某些方面比艾尔克河流过的那个区域优越一些——这里的房屋比較新，有些街道間或还有污水溝，——可是这里几乎每一所房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这在艾尔克河畔，由于房屋比較陈旧，建筑得也比較馬虎，就很少看到了。在其他方面，如髒东西、垃圾堆、灰堆和街道上的死水窪，却是兩个地方都有的，而在我們現在所談的这个区域里，除了这些东西，我們还可以看到一种極其有碍居民的清潔的情形，这就是成群的猪在街上到处乱跑，用嘴在垃圾堆里乱拱，或者在大雜院內的小棚子里关着。这里，正像曼徹斯特大多数其他工人区一样，臘腸制造商把院子租下來，在那里盖起猪圈；几乎每一个大雜院里都有一个或几个这样的隔开的角落，院里的居民把一切廢弃物和髒东西都往里扔，結果猪是养肥了，而这些四面都有建筑物堵住的大雜院里的本來就不新鮮的空气却由于动植物体的腐爛而完全变坏了。穿过这个区域，修筑了一条相当体面的寬闊的街道——密勒街，这样，这里的后景就相当成功地被隱蔽起來了，但是誰要是为了好奇，走進許多条通向大雜院的过道中的一条去看看，那末每隔 20 步他就会碰到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猪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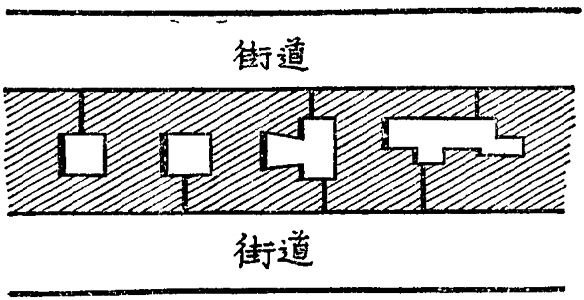
曼徹斯特旧城就是如此。重讀了一遍自己对它的描寫，我应当說，我不僅絲毫沒有誇大，而且正好相反，对这个至少住着兩三万居民的区域，我还远沒有把它的骯髒、破旧、昏暗和違反清潔、通風、衛生等一切要求的建筑特点十分鮮明地表現出來。而这样一个区域是在英國第二大城，世界第一个工厂城市的中心呀！如果想知道，一个人在不得已的时候有多么小的一点空間就够他活

动，有多么少的一点空气（而这是什么样的空气呵！）就够他呼吸，有什么起碼的設备就能生存下去，那只要到曼徹斯特去看看就够了。不錯，这是旧城，——和当地居民談到这个人間地獄的可憎的狀况时，他們就会强調这一点，——但是这能說明什么呢？要知道，一切最使我們厭惡和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產物，工業时代的產物。屬于旧曼徹斯特的那几百所房子老早就被原來的住戶遺弃了，只是工業才把大批的工人（就是現在住在那里的工人）赶到里面去；只是工業才在这些老房子之間的每一小片空地上盖起房子，來安置它从農業区和爱尔蘭吸引來的大批的人；只是工業才使这些牲畜欄的主人有可能僅僅为了自己發財致富，而把它們当做住宅以高价租給人們，剝削貧窮的工人，毀坏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只是工業才可能把剛擺脫掉農奴制的劳动者重新当做無生命的物件，当做一件东西來使用，才可能把他赶進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太坏的住所，而这种住所工人得花自己的血汗錢來享用，直到它最后完全倒塌为止；所有这些都只是工業造成的，而如果沒有这些工人，沒有工人的貧困和被奴役，工業是不可能存在的。固然，这些区域原來的規划就不好，很难从这种規划中弄出什么好东西來。但是在改建时，土地占有者做了些什么，地方当局又做了些什么來加以改善呢？什么都沒有做。相反地，只要哪里还空下一个角落，他們就在哪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們就在哪里盖起房子來把它堵住。地价随着工業的發展而上漲，而地价愈是漲得高，就愈是瘋狂地在每一小塊土地上乱盖起房子來，一点也不考慮居民的健康和方便，唯一的念头就是尽可能多賺錢，反正無論多坏的小屋，总会找到租不起好房子的窮人的。但是这到底是旧城，——資產階級就是这样安慰自己的。那末我們來看看新城（the New

town)是怎样的吧。

新城又叫爱尔蘭城(the Irish town),在旧城的那一边,在艾尔克河和聖乔治路之間的黏土小山上。在这里，城市的一切特征都消失了。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片迷陣似的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黏土地上。房屋,或者不如說是小宅子,情形都很糟,从來不修理，骯髒，有潮湿而齷齪的住人的地下室。街道旣沒有鋪砌,也沒有污水溝,可是这里却有無数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踹躂。这里街上的污泥竟这样厚，只有在天气很干燥的时候，才能希望走过这里而不致讓爛泥掩沒了脚背。在聖乔治路附近,一堆一堆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集在一起,到处是一条条的街道、胡同、死胡同和大雜院,愈接近市中心,就愈是挤在一起，愈是乱七八糟。固然,这里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鋪砌过的街道,或者至少也可以看到鋪砌过的人行道和污水溝，但是骯髒的情形，以及房屋,特别是地下室的恶劣狀况还是一样。

在这里,不妨一般地談談曼徹斯特流行的工人区的建筑形式。我們已經知道,在旧城,房子的排列大半是純粹出于偶然的。每一所房子在建筑时都沒有考慮到其余的房子，而几所房子中間的一塊不規則的空地,由于沒有其他名字可用,就称它为大雜院(court)。在这个区域中的一些稍微新一点的地段和工業繁荣初期形成的其他一些工人区里，房子的分布是比較有計划的。兩条街道之間的地方被划分为較有規則的多半是四方形的大雜院，这些大雜院一开始就是以近似附圖所表示的那种样子盖起來的，經过有頂的过道从街上通到里面去。房子的完全沒有計划的分布固然很妨碍通風,因而对居住者的健康非常有害,但是这种把工人关在四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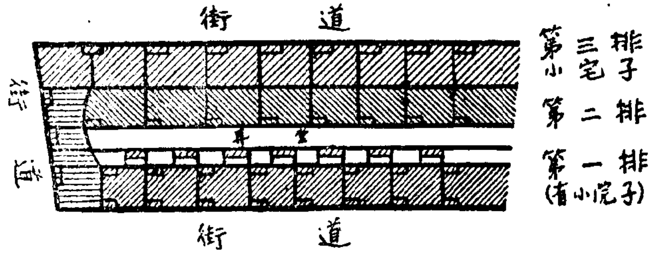


都被建筑物圍起來的大雜院里的办法就更有害得多了。这里空气根本不能流动；只是在生火的时候，烟囱算是大雜院中悶人的空气的唯一出口㊀。此外，这些大雜院里的房屋大半都是兩排盖在一起，兩排房子共用一堵后牆，这就足以使那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通風了。又因为街道警察对这些大雜院的情况漠不关心，同时房屋里扔出來的一切东西都是扔在什么地方就留在什么地方，所以，在那里看到髒东西以及一堆堆的煤灰和垃圾，也就用不着驚奇了。我曾經訪問过一些大雜院（在密勒街），这些大雜院至少要比大街低半英尺，沒有排水溝，下雨时積起來的水一点也流不出去！

后來出現了另一种建筑形式，这种形式現在已普遍地采用了。現在，工人小宅子几乎再也不一所所地盖了，总是一盖就是几十所，甚至几百所；一个業主一下子就盖它一整条或兩三条街。这些街道排列如下：第一排是比較高級的小宅子，这些小宅子幸运地有

㊀ 但是，有一位聰明的英國自由党人在"童工調査委員会报告"中硬說，这些大雜院是城市建筑藝術的杰作，因为它們像許多露天的小方場一样，可以改善通風狀况，促使空气流通！假如每一个大雜院都有兩个或四个寬闊的露天的面对面的出口，讓空气可以自由流通，那也許眞可以改善通風狀况，促使空气流通；但是这些大雜院从来也沒有兩个这样的露天出口，甚至难得有这么一个，几乎一切大雜院都只有一条狹窄的有頂的过道。——恩格斯原注

一个后門和一个小院子，因而房租也最貴。这些小宅子的院子通向一条兩端都盖有房子的弄堂（back-street），其中一端有一条窄縫或有頂的过道通到这条弄堂里去。大門开在弄堂里的那些小宅子，房租最便宜，一般也照管得最坏。它們和第三排小宅子共用一堵后牆，第三排小宅子的門开在另一条街上，房租比第一排便宜，但比第二排貴。这样，街道的布置情况就約略如下圖：



由于房屋和街道是这样排列的，所以第一排小宅子的通風还相当不錯，第三排的通風至少也不比前一种建筑形式中类似的小宅子差；但是中間一排的通風在任何情况下都和大雜院中的小宅子一样坏，而弄堂也并不比大雜院更整潔些。業主們寧願要这种建筑方式，因为它既節省地面，又使他們能通过第一排和第三排小宅子的較高租金來更順利地掠夺工資比較多的工人。

这三种小宅子建筑形式不僅在全曼徹斯特，甚至在整个郎卡郡和約克郡都可以看到，它們往往是混雜在一起的，但大半都單独存在，所以僅僅从这一特征就可以看出城市各部分的相对年齡。第三种形式，即有弄堂的那一种形式，在聖乔治路以东、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兩边的廣大工人区里占有絕对的优势，在曼徹斯特的其余工人区和郊区也很常見。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叫做安柯茨的廣大区域里，沿着兩条运河

集中了曼徹斯特的大部分最大的工厂——六七層高的大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及其細長的烟囱聳立在低矮的工人小宅子的上空。所以这个区域的居民主要是工厂工人，而住在最坏的街上的則是手工織工。靠近市中心的一些街道是最老的，因而也是最坏的，但是这些街道都鋪砌过而且还有污水溝；在这里我是把那几条同奥尔丹路和大安柯茨街靠近而又与之平行的街道算在里面的。再向东北可以看到几条新修建的街道；这里的小宅子看起來是漂亮而又清潔，新的門窗剛刷上油漆，室內也粉刷得干干淨淨；街上空气比較流通，街道之間还沒有盖房子的空地比較大，也比較多。但是所有这些都只是少数住宅的情况。此外，还应当补充一点，这就是几乎每一幢小宅子都有住人的地下室；許多街道都沒有鋪砌，也沒有排水溝；而重要的是这个漂亮的外表僅僅是一种伪裝，这种伪裝过十年就什么也不会留下了。原因是这些小宅子并不比街道建筑得好一些。初看起來，所有这些小宅子都非常漂亮而坚固，外表結实的磚牆騙过了人們的眼睛，如果經过新建的工人区而不看一看那些弄堂，也不仔細看一下房屋是如何建筑的，那就会同意那些自由派厂主的說法：任何地方的工人也沒有英國这样好的住宅。但是，只要走近細看一下，就会發現，这些小宅子的牆是薄到不能再薄了。支持地下室、房屋底層和屋頂的重量的外牆，最多也不过一塊磚那么厚，也就是每一行中，磚的長边是緊靠在一起的（）；但是，我也看見过不少同样高的小宅子（其中有些在我看到时还正在建造），它們的外牆只有半塊磚那么厚，因为磚不是横排而是直排的，就是說，不是長边靠在一起，而是短边靠在一起（）。这样做，一半是为了節省材料，一半是由于盖房子的業主向來不是地基的所有者，按照英

國的習慣他們把地基租上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或九十九年；期限一滿，地基和它上面的一切建筑物都要毫無代价地归还原主。所以租地的人总是精打細算使自己盖的房子在土地租賃期滿时尽可能地变得不值錢；而由于这种小宅子常常是在滿期前二三十年才盖起來的，这就容易了解，盖房子的業主是不願意在这上面多花錢的。此外，这些業主多半是建筑公司老板或厂主，他們很少或根本不願花錢修繕，这一半是由于他們不願意减少自己的收入，一半是由于租期短促的緣故；在商業危机來臨，大批工人失去工作的时候，往往整条整条的街都空起來，因此，小宅子很快就倒塌毁坏，不能住人了。根据一般的估計，工人住宅平均只能用四十年。当你看到那些新房子的似乎可以維持几个世紀的外表美丽而結实的外牆时，你会覚得这种說法好像是很奇怪的；但实际情形却是这样：建造房屋的时候光打小算盤，以后又絲毫不加修繕，房屋时常空起來，住戶經常更动，最后，在能够住人的最終十年里，房客——大部分是愛尔蘭人——又大肆破坏，常常把房屋里的木質部分拆下來生火，由于这一切，这些小宅子过了四十年就变成一堆瓦礫了。这就說明了一个事实：在工業繁荣时期而且主要是在本世紀才修建起來的安柯茨区，也还是有許多破旧的倒塌的房子，而大部分房子現在甚至已經到了能够住人的最后階段了。至于这样白白地浪費了多少資本，以及只要在建筑上和以后的修理上怎样稍微多花一点錢，就可以使这个区域在許多年中保持清潔、像个样子和能够住人，这我就不談了。我在这里要談的只是房屋的狀况和居住者的生活条件，在这一方面我应当說，再也沒有比这种安置工人的制度更有害更伤風敗俗的了。工人不得不住在这种惡劣的小宅子里面，是因为他們沒有錢去租較好的房子，或者是因为

他們做工的工厂附近沒有較好的房子，有时也因为这些小宅子是厂主的，厂主只是在工人租他的小宅子时才給工人工作。自然，这种四十年的期限并不是絕对不变的；如果房屋是在鬧市里，那末，即使地租昂貴，但是总有希望找到住戶，所以房主就会做一些修繕工作使房子在四十年以后还多少能住人；当然，他們所做的只是最必需的，而且这些修理过的房子正是最坏的。有时，在流行病威脅之下，衛生警察們平时酣睡着的良心驚醒过來，于是他們就到工人区來進行突击檢查，把整排整排的地下室和小宅子封閉起來，譬如在奥尔丹路附近的許多胡同中就發生过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会持續多久，这些被禁止住人的房屋很快又住上了人；而且房主尋找新房客的时候，甚至比以前更占便宜，因为人們知道，衛生警察一时半时是不会再到这里來了！

曼徹斯特的东郊和东北郊是資產階級唯一沒有替自己盖上房子的郊区。原因是这里一年中要刮上十个月到十一个月的西風和西南風，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來（而这种煤烟确实是不少的！）。光讓工人去吸这些煤烟！

在大安柯茨街以南是一个建筑了一半的巨大的工人区——一片光禿禿的丘陵地帶，上面零零落落毫無規則地散布着一排排的或排成四方形的房子。房子之間是一片空地，地下是黏土，高低不平，不長草，一下雨就几乎不能通行。这里所有的小宅子都骯髒而破爛，常常是建筑在低窪的大坑里，一般說來很像新城。北明翰鉄路穿过的那一片地方，房屋盖得最密，因而也比其余的地方更糟。梅德洛克河在这里蜿蜒曲折地流过一个在某些地方可以和艾尔克河河谷相提并論的河谷。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滯的，而且發出臭味，在这条小河兩旁，从它流入城市起到它和艾尔威尔河合流为止，是

一条寬闊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地帶；工人住宅的情况是非常惡劣的。这里的河岸大部分是陡峭的，房屋一直建筑到河边，和我們在艾尔克河沿岸看到的完全一样；房屋和街道的規划無論是在曼徹斯特一方面的，或是在阿德威克、却尔頓和休尔姆一方面的，都同样糟糕。但是最可怕的地方——假若我对每个地方都仔細地一一加以描繪的話，那就沒有个完了——是在曼徹斯特这边，在牛津路西南，叫做小爱尔蘭(Little Ireland)。在梅德洛克河的一个河灣里，有一塊相当深的凹地，四周都是很高的工厂、很高的河堤和盖了房子的河岸。在这塊凹地里，密集着兩片小宅子，共有兩百所左右，大部分都是兩所共用一堵后牆；一共約有4 000人住在这里，几乎全是爱尔蘭人。小宅子都很破旧，骯髒，小得不能再小；街道坑坑窪窪，高低不平，大部分沒有鋪砌，也沒有污水溝。到处都是死水窪，高高地堆積在这些死水窪之間的一堆堆的垃圾、廢弃物和令人作嘔的髒东西不断地發散出臭味來染污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來就够污濁沉悶的了。妇女和孩子們到处走來走去，穿得破破爛爛，就像在这里的垃圾堆和爛泥坑里打滾的猪一样地骯髒。总之，这个地方看上去是这样討厭，这样不順眼，就是艾尔克河沿岸最坏的大雜院也不至于如此。在这种半倒塌的小宅子里，在蒙上一層油布的破窗后面，在門框已經半腐朽了的裂开的門后面或陰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难以想像的骯髒惡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了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們，的确不能不下降到人类的最低階段，——任何人只要看一看这个区域的外表，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做出这样的結論。但是，如果又听說，这些最多包括兩間屋子、一間閣楼有时再加上一間地下室的小破房子，平均每幢要住上20个人；听說在

这个区域里，大約每120人才有一个厕所(不用説，这厕所多半也是根本不能使用的)；听説不管医生們如何進行宣傳，不管衛生警察在霍乱流行时就小爱尔蘭的狀况怎样發出警报，現在，在1844年，小爱尔蘭的狀况还是和1831年完全一样，听到这些話，他会説些什么呢？——凱博士説㊀，在这个区域里，不僅是地下室，甚至所有房屋的第一層也都是潮湿的；过去有許多地下室曾經用泥土填掉，但現在漸漸又被挖开，住上爱尔蘭人；在一个地下室里，因为它的地面比河面还低，水經常从一个用黏土封住的窟窿滲入屋內，住在里面的一个手工織工每天清早都必須把水舀出，倒到街上去！

稍稍往下，在梅德洛克河左岸，是休尔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工人区，情形和安柯茨几乎毫無区别。在建筑物比較密集的区域，房屋比較坏，而且都快要倒塌了，在居民比較少的地方，建筑物比較新，空气也比較流通，但大部分都淹沒在骯髒里面。而且無論在哪里，房屋总是在潮湿的地方，無論在哪里，都有住人的地下室和弄堂。梅德洛克河对岸，曼徹斯特本城，是第二个大的工人区，它沿着第恩斯盖特街兩旁一直伸展到商業区域，在許多地方都絲毫不亞于旧城。特别是在緊靠着商業区的地方，在桥街和碼头街之間，公主街和彼得街之間，建筑物密集的情况在許多地方都要超过旧城中最狹小的大雜院。这里有許多狹長的胡同，这些胡同之間是狹小的、角落很多的大雜院和过道，它們的出入口是这样紊乱，如果不熟悉这个迷宮中的每一条过道和每一个大雜院，那就每一分鐘都有走入死胡同或走到完全沒有打算去的地方的危險。据凱博士説，住在这个拥挤、破落而骯髒的区域里的，是曼徹斯特居

㊀ 凱博士著前引書。——恩格斯原注

民中最墮落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的职業就是盜窃或賣淫；这种說法在今天顯然还是正确的。在1831年，衛生警察曾來到这里，發現这里和艾尔克河沿岸或小愛尔蘭一样髒(我可以証明，目前的情况并不見得好多少)；此外还發現，在國会街，每380人才有一个厕所，而在國会道，是每三十幢住滿了人的房子才有一个厕所。

过了艾尔威尔河，在这条河所形成的一个半島上，我們可以看到有8万居民的索尔福城，这里实質上是一个工人区，只有一条独一無二的大街横貫其中。曾經有一个时候，索尔福比曼徹斯特更为重要，是四周各个区域(Salford Hundred——索尔福群城)的中心，这些区域直到現在还叫这个名字。所以这里也有一个相当古老的、因而直到現在还是骯髒而破落的、非常不衛生的地区；这个地区位于曼徹斯特老教堂对面，情况之糟，和艾尔威尔河对岸的旧城完全一样。离河稍远一点的地方是一个比較新的地区，但是也已經超过了四十年，因而也是够破的。整个城市都是由大雜院和狹窄的小胡同所組成的，这些小胡同狹窄的程度，使我想起我过去看到过的最狹窄的街道——热那亞的狹窄的小街。在建筑方式上，索尔福比曼徹斯特还要坏得多，在清潔方面也是这样。在曼徹斯特，警察間或(每隔六年到十年)还到工人区去一次，封閉一些最坏的住宅，强迫人們把这些奧吉亞斯的牛圈中最髒的地方打扫一下，而在索尔福，警察顯然是从來不这样做的。礼拜堂街、格林盖特和砂礫胡同兩边的小胡同和大雜院，大概从造好以后一次也沒有打扫过。現在，利物浦鉄路經由一座高聳着的高架桥通过这些街道的上空，一些最骯髒的角落是消滅掉了，但是这样一來是不是就好了一些呢？当你乘火車通过这座高架桥的时候，从桥上往下看，还是可以看到相当骯髒相当貧窮的景象；如果不怕麻煩，到这些胡

同里逛一下，从洞开的門窗向房屋和地下室里望一下，那就不难相信，索尔福工人住的房屋根本談不上清潔和舒適。在离索尔福中心較远的地区，在伊斯林頓，在瑞琴特路，在波尔頓鉄路后面，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奥尔德菲尔德路和十字胡同之間的霍普街兩旁，許多大雜院和小胡同是最糟糕的，这个地区的工人住宅就骯髒和拥挤而論都可以和曼徹斯特的旧城媲美。在这个地方，我遇到一个人，看样子已經六十來歲，住在一个牛棚里；在这个沒有窗子、沒有地板、甚至地上什么也沒有鋪砌的方匣子里，他裝了一个像烟筒似的东西，放了一張牀，就住在里面，一下雨，雨水就从破爛的屋頂往下漏个不停。这个人已經太老，太衰弱，不能做經常性的工作了；他用手推車搬运糞便等等來維持生活；糞坑就緊靠着他住的牛棚。

我在二十个月的时間內有机会親身观察到的曼徹斯特各工人区就是如此。如果把我們在这些地方游歷的結果概括一下，我們应当說，曼徹斯特及其郊区的35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悪劣、潮湿而骯髒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極其糟糕極不清潔的，建造时一点也沒有考慮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慮的只是業主的巨額利潤。总之，在曼徹斯特的工人小宅子里，既不可能保持清潔，也不可能有什么設备，因而也就談不上家庭乐趣；在这些住宅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經墮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經淪为禽獸的人們才会感到舒適而有乐趣。並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說；我們已經看到凱博士也做了同样的描述。我再引証一个自由党人，厂主們所公認、所推崇的权威，一切独立的工人运动的死敌辛尼尔㊀先生的話來做补充。他說：

“当我参观爱尔蘭城、安柯茨和小爱尔蘭工厂工人的住宅时，使我感到驚奇的只是在这样的住宅里竟能保持一个勉强过得去的健康水平。这些城市——就面積的大小和人口的数目來說，这都是些地道的城市——在建造的时候，除了从事投机的業主的直接利益，就什么也沒有考慮到。木作老板和建筑公司老板合買（亦即租若干年）①若干地皮，在那上面盖上所謂的房子。在一个地方，我們看到一整条街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溝建造起來的，因为这样一來，不用另外花錢挖土就可以得到較深的地下室，而这种地下室并不是用來做儲藏室或倉庫，而是用來給人住的。这条街上沒有一所房子逃过霍乱的肆虐。这些郊区的街道通常都是沒有鋪砌过的，街心是一堆一堆的糞便，一灘一灘的死水；房屋是背靠背地建筑起來的，兩所房屋共用一堵后牆，沒有通風和排水的設备，整家整家的人都挤在地下室或閣楼的一个角落里。”㊀

我在前面已經談到曼徹斯特鬧霍乱时衛生警察所表現的那种异乎尋常的積極性。当这种流行病到來的时候，城市中的資產階級全都驚慌起來。他們忽然想起了窮人的那些不衛生的住宅，而且一想到每一个貧民窟都会成为傳染病的大本营，瘟疫会从那里向四面八方傳播，侵入有產階級的住宅，就嚇得發起抖來。于是立刻委派了一个衛生委員会來調查这些区域，并且要它就这些区域的情况向市参議会做确切的报告。作为該委員会委員之一并特地調查了每一个警政区（第十一区除外）的凱博士从委員会的报告中

㊀ Nassau W. Senior.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to the Rt. Hon.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Trade (Chas. Poulett Thomson Esq.)». London, 1837, p. 24 [納騷·威·辛尼尔“就工厂法問題給商業大臣（查理·波立特·湯姆生閣下）的信”1837年倫敦版第24頁]。——恩格斯原注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摘出了几段。总共檢查了6 951所房子——当然只是在曼徹斯特本城，索尔福及其他郊区都不在內；其中2 565所極需在內部加以粉刷，960所沒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were out of repair)，939所沒有足够的污水溝，1 435所是潮湿的，452所通風不良，2 221所沒有厠所。在經过調查的687条街道中，248条沒有鋪砌，53条只是部分地鋪砌过，112条通風不良，352条街道上都有死水窪、成堆的髒东西、廢弃物等等。——不用說，要在霍乱到來以前把这些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干凈，那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們只打扫了几个最坏的角落就算了，其余的仍然保持原狀。自然，那些清扫过的地方过一兩个月就又变得和从前一样髒了，小爱尔蘭就是一个例子。至于这些房屋內部的情形，該委員会所报道的，和我們所听到的倫敦、爱丁堡及其他城市的情形是一样的。

“往往是整家的爱尔蘭人挤在一張床上睡觉；往往是一堆骯髒的麦稭和一条用旧痲袋做成的被單就当做全家共用的被褥。这种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員都由于貧窮、迟鈍和放蕩而墮落下去。調查人員常常在一幢只有兩間屋子的房子里發現兩家人；一間是大家睡觉的，另一間用做公共的飯廳和厨房；常常甚至是几家人住在一間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种烏烟瘴气的空气里挤着12—16个人。除了諸如此类的傳染病來源，还要加上在屋子里养猪以及其他髒得令人作嘔的事情。”㊀

这里还必須补充的，是很多只住着一間屋子的家庭为了收取一定的費用还接納一些搭伙食的和寄宿的人，这些寄宿者甚至往往不分男女和屋主全家同睡在一張鋪上。例如“工人階級衛生狀

㊀ 凱博士著前引書第32頁。——恩格斯原注

况报告"就認定丈夫同妻子和成年的小姨子睡在一張床上的事，在曼徹斯特就至少有六起。普通的夜店在这里也很多。据凱博士統計，这种夜店1831年在曼徹斯特本城有267个，从那时起，一定又增加了很多。每一个夜店容納二三十个人，所以这些夜店每夜总共要住5 000人到7 000人。这些房屋和它們的老主顧的特点也和其他城市中的一样。每一間屋子里都沒有床，只是在地上鋪上五張到七張鋪，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統統安插在这上面，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在这些罪惡的淵藪里籠罩着一种怎样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气氛，是用不着我來說的。每一幢这样的房屋都是犯罪的中心，也是幹各种令人髮指的事情的場所。如果不是这样强制着把各种惡行集中在一起，这些事情也許永远不会發生。——据盖斯克尔㊀統計，僅僅曼徹斯特本城就有兩万人住在地下室里。而"每周快訊"雜志"根据官方的报告"提出的数字，是全体工人的12%，这和盖斯克尔提出的数字大致相符，——工人的总数是

㊀ P. Gaskell.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Machiner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 «Fiat Justitia».—1833［彼·蓋斯克尔"英國的工業居民，他們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狀况，以及因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調查"1833年"正义得伸"出版社版］。这一著作主要是描寫郞卡郡的工人狀况。作者是自由党人，但在他寫这本書的时候，一般还并不認为自由党人必須歌頌工人的"幸福"。因此，他还能公正而清楚地看出現狀的、特别是工厂制度的坏的方面。但同时他这本書是在工厂調査委員会進行調查以前寫的，而且从不可靠的材料中引用了一些論断，这些論断是后來被委員会的报告所推翻了的論断。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作者像凱一样把一般工人階級和特殊的工厂工人混淆在一起，所以这一著作整个說來虽然是好的，但在引用时，对于个别的細節还須謹愼。我們在"導言"中所叙述的無產階級發展史，主要是以这一著作中的材料为根据。——恩格斯原注

175 000，12%就是21 000人。在曼徹斯特的郊区，住人的地下室至少也和曼徹斯特本城一样多，所以在整个曼徹斯特，連同郊区在內，住地下室的人共有四五万。大城市里的工人住宅就是如此。如何滿足住屋的需要，是可以当做一个尺度來衡量工人其余的一切需要是如何滿足的。不难想像，在这些骯髒的洞穴里只有那些穿得很破、吃得很坏的人才能住下去。而实际情形也正是如此。絕大多数工人都穿得很坏。用來做衣服的料子就是非常不合適的，無論是在女人的衣橱里或男人的衣橱里，都几乎根本沒有亞麻布和毛織品，只有棉織品。襯衫是用漂白布或是雜色的印花布做的，女人的衣服大部分也是印花布做的，毛織品的裙子很少能在晒衣服的繩子上看到。男人們大都穿着粗布及其他粗棉織品做的褲子和同样的料子做的上衣或茄克。粗布(fustian)甚至成了工人服裝这个名詞的同义語，工人被叫做 fustian-jackets㊀，而工人也这样称呼自己，借以和那些穿呢子(broad-cloth)的老爺們相区别，而呢子也就成了資產者的标志。憲章派的領袖菲格斯·奧康瑙尔在1842年起义时來到曼徹斯特，他穿着一套粗布衣服在工人的热烈欢呼声中出現在他們面前。——在英國，即使是工人也都戴礼帽，礼帽有各种样式，有圓形的，有圓錐形的或圓柱形的，有寬边的，有窄边的或根本沒有边的，只有工厂城市里的年輕人才戴便帽。沒有礼帽的人就用紙做一頂四方形的矮帽子戴在头上。工人的全部服裝，即使都是完好的，也很少能適应气候。英國气候潮湿，天气变化無常，这比什么都容易引起感冒，因此，几乎整个有產階級都穿法蘭絨的內衣；法蘭絨的护胸、緊身和兜肚很多人都用。工人不

㊀ 粗布茄克。——編者注

僅不可能采取这种預防办法，而且一般都几乎永远做不起一件毛織品的衣服。粗棉織品虽然比毛織品厚、硬而且重，但在御寒和防湿方面是远不及毛織品的，而且由于厚，由于材料本身的特性，一湿就不容易干，而且無論如何沒有像呢子之类的毛織品那样密实。如果工人居然有这么一天能够買一件毛織品的上衣預备星期天穿，那只有到"廉价商店"里去買，他在那里買到的是一种很坏的所謂《devil's dust》㊀，这种料子制造出來"只是为了出售，而不是为了給人穿的"，只要穿上兩个星期就裂了縫或是磨穿了；要不然就是在旧貨商那里買一件穿旧了的上衣，这种衣服的黃金时代早已过去，再穿上几个星期就完了。但是大多数人的衣服本來就不好，而且还得常常把比較好的衣服送到当鋪里去。很多很多工人，特别是爱尔蘭人，他們的衣服簡直就是一些破布，上面往往連再打一个补丁的地方都沒有了，不然就是补丁連补丁，連原來的顏色都認不出來了。英格蘭人或英爱混血人居然想出办法來縫补这样的衣服，而且他們在这方面的技巧确实是驚人的：他們毫不費力地把呢子补丁或麻布补丁补在粗布上，或是把粗布补在呢子和麻布上，但是不久以前才迁來的眞正的爱尔蘭人却几乎从來不縫补他們的衣服，除非是万不得已，即当它有破成几塊的危險的时候才縫补一下。襯衣的破布通常总是从上衣或褲子上的窟窿里拖到外面來。正如托馬斯·卡萊尔㊁所說的，爱尔蘭人穿的是

㊀ 直譯是"魔鬼的灰塵"，这是一种用旧毛織品經过开毛机（这种机器在英語中叫做 devil）加工而制成的料子。——編者注

㊁ Thomas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p. 28［托馬斯·卡萊尔"憲章运动"1840年倫敦版第28頁］。——关于托馬斯·卡萊尔下面还要談到。
——恩格斯原注

"一身破爛的衣服，这种衣服脱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節日或特別隆重的場合才这样做"。

爱尔蘭人还帶來了英格蘭从前所沒有的赤脚走路的習慣。現在，在一切工厂城市里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赤着脚走來走去，这种習慣在最貧窮的英格蘭人中間也逐漸流行起來了。

飲食狀况也和衣着一样，工人所得到的都是有產階級認为太坏的东西。在英國的大城市里，各种最好的东西都可以買到，但是价錢很高；而工人必須用他那不多的几文錢來养家，他們是花不起这样多的錢的。加之工人一般都是在星期六晚間才領到工資，——不錯，有些地方星期五就發了，但是这个很好的办法还远沒有普遍实行起來。所以工人要到星期六下午四点、五点或七点鐘才能上市場去，而資產階級在上午老早就把最好的东西挑走了。早晨市場上有的是最好的食品，但是等到工人來的时候，最好的东西都賣光了，即使还剩下一些較好的，工人大概也買不起。工人買的土豆多半都是質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鮮，干酪是質量很坏的陈貨，猪板油是發臭的，肉又瘦，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畜或死畜的肉，往往已經半腐爛了。做工人的生意的多半是些小商販。他們收買次貨，而且正因为是次貨，所以才能够賣得这样便宜。最貧窮的工人为了用不多的錢買必需的食品，哪怕是買質量很差的食品，也还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办法：因为星期六晚上十二点鐘所有的商店都要关門，而星期日又完全停市，所以在十点到十二点的时候商店就把那些不能保存到星期一的貨物以想像不到的賤价出賣。但是，这些到晚上十点鐘还沒有賣出去的东西，十

分之九到星期日早晨就不能吃了，而最貧窮的階級星期日的餐桌正是用这些东西点綴起來的。工人們買到的肉常常是不能吃的，但是旣然買來了，也就只好把它吃掉。1844年1月6日（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曼徹斯特有十一个肉商因出售不能吃的肉，被地方法庭（court leet）处以罰款。其中一个有一整头牛；一个有一整口猪；一个有几只羊；一个有五六十磅牛肉；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經根本不能食用了，因而全被沒收。在这些肉商里面，有一个被沒收了六十四只肚子里塡滿了餡的聖誕節吃的鵝，这些鵝沒有及时在利物浦賣出去，因此就运到曼徹斯特來，在这里的市場上擺出來的时候已經腐爛了，發散着强烈的臭气。这件事情的全部經过当时曾登載于“曼徹斯特衛报”（《Manchester Guardian》）㊀，而且提到了当事人的姓名和罰款的数目。在7月1日至8月14日这六个星期中，該报还报道了三件类似的案子。据7月3日該报报道，在海華德沒收了一只200磅重的猪，肉商發現这只猪已經死掉而且甚至已經腐爛了，可是还把它切成塊拿出去賣。据7月31日該报报道，威根有兩个肉商因出賣不能吃的肉被分别处以2英鎊和4英鎊的罰款，而其中的一个已經不是初犯了。最后，据8月10日該报报道，波尔頓的一个小商人有二十六只不能吃的火腿被沒收，并且被当众焚燬，这个商人被处以20先令的罰款。但是这里所举出來的还远不是一切已發生过的事情，并且不能把这些事情看做六个星期的平均数，也不能根据这个数字推算出一年的平均数來。有一个时期，这个每周出版兩次的“曼徹斯特衛报”每一号都报道了曼

㊀ “曼徹斯特衛报”——英國資產階級报紙，自由貿易派的机关报，后來成为自由党的机关报。該报从1821年起在曼徹斯特出版。——編者注

徹斯特或鄰近的工厂城市中所發生的这类案件。这里应該記住一点：由于市場的范圍很大，所有的大街兩旁都是市場，并且由于市場監察員監督不嚴，許多事情都逃过了他們的眼睛，——要不是这样，那又怎样解釋肉商肆無忌憚地把已經發臭的整头整头的牲畜拿來出售的事情呢？只要注意一下，在罰款像上面講的那样微不足道的場合下，这种勾当对小商人的誘惑力是多么大，只要想一下，什么样子的肉才被監察員認为完全不能吃而加以沒收，那就决不会相信工人平常所弄到的肉都是質量好的和有营养的。但是資產階級的貪婪还要使他們在其他方面吃苦头。商人和厂主昧着良心在所有的食品里面摻假，絲毫不顧及消費者的健康。上面我們引証了“曼徹斯特衛报”，現在听一听另外一家資產階級报紙，——我是喜欢拉反对者來做証人的，——听一听“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是怎样說的吧。

“把咸黃油冒充新鮮的出售，不是在一塊塊的咸黃油上塗上一層新鮮的黃油，就是把1磅新鮮的黃油放在上面讓人先尝一尝，在尝过以后却把咸的賣出去，或者洗掉鹽再把黃油当做新鮮的出售。糖里面摻上米粉或其他价錢便宜的东西，照淨糖的价錢出賣。制肥皂时剩下的廢弃物也摻上別的东西冒充糖賣。咖啡粉里面摻上菊苣及其他价錢便宜的东西；甚至沒有磨过的咖啡里也摻假，而且假貨还眞像咖啡豆。可可里面常摻有搗得很細的褐色黏土，这种黏土是用羊脂油搓过的，摻在眞的可可里簡直看不出是假的。茶叶里面往往摻上黃荆叶子及其他类似的雜物，或者把泡过的茶叶晒干，放在燒热的銅片上烘烤，使它恢复原來的顏色，然后当做好茶叶出賣。胡椒里摻上豆莢磨成的粉末及其他东西。葡萄牙紅葡萄酒干脆就是假造的（用顏料、酒精等制成），因为大家都知道，單是在英國喝掉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就比整个葡萄牙所生產的还要多。在市面上行銷的各种各样的烟草里都摻上了各种令人作

嘔的东西。"

(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几句，由于烟草普遍地摻假，去年夏天曼徹斯特某几个最著名的烟草商人曾公开地說，要是不摻假，他們的生意就無法做下去，价錢在3辨士以下的雪茄烟，沒有一枝完全是用烟叶制成的。）像这种摻假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几打來，把石膏粉或白垩摻在面粉里，就是其中常見的一种卑鄙行为。当然，事情并不僅僅限于食品摻假。到处都有騙局：把法蘭絨、袜子等等拉長，叫人看起來好像長一些，只要洗一洗馬上就縮短；比規格窄1.5英寸或3英寸的呢子被当做寬的賣出去；磁器上的釉薄得一到手就裂开了，这类騙人的事情还可以举出几千件來。——Tout comme chez nous㊀。但是吃这些騙局的苦头最深的，除了工人还有誰呢？有錢人不会受騙，因为他可以多花些錢到大商店里去買东西。大商店的老板是珍惜自己的声譽的，假如他們出售劣等的摻假的貨物，最吃虧的还是他們自己。此外，有錢人在吃的上面很講究，他們的味覚很灵敏，比較容易識破騙局。但是窮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錢都得盤算一下，必須以不多的錢買很多的东西，他們不能太注意質量，而且也不善于这样做，因为他們沒有机会鍛煉自己的味覚，結果，所有这些摻假的、甚至常常是有毒的食物都賣給了他們。他們不得不到小商人那里去買，甚至还常常要賒賬。而这些小商人由于本錢小，营業費用大，一样的貨色却不能像大零售商賣得那样便宜；而人們要求他們的却是价格低廉，再加上別人的競爭，于是他們就只好有意無意地备办摻假的貨物了。此外，大零售商在自己的買賣里投下了大宗資本，騙局一旦被識破，就要丧失信用，遭受

㊀ 和我們那里完全一样。——編者注

破產，可是小店主的营業面不出一条街，如果他的騙人的伎倆被揭穿了，那他会失掉些什么呢？要是他在安柯茨再也得不到信任，他可以搬到却尔頓或休尔姆去，那里誰也不知道他，他又可以重施他的欺騙伎倆了。摻假的行为除非和漏稅有关，是很少受到法律追究的。——但是，英國工人不僅在物品的質的方面受騙，而且在量的方面也受騙。小商人的尺和秤大部分是不合規定的。在警察局的报告里，因犯了这类罪而被处以罰款的事情，每天都多得难以置信。从下面几段摘自“曼徹斯特衛报”的話就可以看出，这类騙人的事情在工厂区是如何普遍；这里所涉及的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間，而且我手边就連这一个时期的报紙也不全。

1844年6月16日“衛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四个小商人因使用重量不足的砝碼被判处5先令到10先令的罰款。——斯托克波尔特法庭开庭。兩个小商人各被判处罰款1先令。其中一个有重量不足的砝碼7枚和不合規定的秤一具；兩个人以前都受过警告。

6月19日“衛报”。罗契得尔法庭开庭。一个小商人被判处罰款5先令；兩个農民被判处罰款10先令。

6月22日“衛报”。曼徹斯特治安法官判处十九个小商人 $2^1/_2$ 先令到2英鎊的罰款。

6月26日“衛报”。埃士頓法庭开庭。十四个小商人和農民被判处 $2^1/_2$ 先令到1英鎊的罰款。——海德低級法庭判处九个農民和小商人5先令罰款，幷繳納訟費。

7月9日“衛报”。曼徹斯特有十六个小商人被判决繳納訟費幷且被处以10先令以下的罰款。

7月13日“衛报”。曼徹斯特有九个小商人被处以 $2^1/_2$ 先令到

20 先令的罰款。

7 月 24 日“衛报”。罗契得尔有四个小商人被处以 10 先令到 20 先令的罰款。

7 月 27 日 “衛报”。波尔頓有十二个小商人和小飯館老板被判决繳納訟費。

8 月 3 日“衛报”。波尔頓有三个小商人被处以 2 1/2先令到 5 先令的罰款。

8 月 10 日 “衛报”。波尔頓有一个小商人被处以 5 先令的罰款。

在物品的質的方面受騙的主要是工人，而由于同样的原因，在量的方面受騙的也是他們。

每个工人平常的飲食当然是随着工資变化的。工資較多的工人，特别是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掙一点錢的那些工厂工人，在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就吃得好：飯桌上每天都有肉，晚上还有猪板油和干酪。如果掙錢較少，那就只有每逢星期日吃一次肉，或者一星期吃兩三次，而面包和土豆就要吃得多些。如果掙錢更少，肉食就減少到只有切成小片夾在土豆里的一点点猪板油；掙錢再少的，那就連这一点点猪板油也沒有了，只有干酪、面包、燕麥粥 (porridge) 和土豆；最后，在工資最低的工人中，即在愛尔蘭人中，土豆就成了唯一的食物。此外，一般都喝点淡茶，茶里面有时放一点糖、牛奶或燒酒。在英國，甚至在愛尔蘭，茶被看做一种極其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飲料，就像咖啡在我們德國一样。喝不起茶的，总是極端貧苦的人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工人得有工作做。如果他沒有工作，那就只好碰运气了，别人給他什么，他討到什么，或者偸得什么，他就吃什么。如果他什么也弄不到，那就

只好餓死，就像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的那样。不用說，食物的量也和它的質一样，是由工資决定的，工資少的工人，特别是如果他們还有一大家人，那末即使是在有工作的时候，也要常常挨餓。而这些工資少的工人，数目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倫敦，工人的競爭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日益剧烈，这一部分工人的数目是很多的，但是在其他一切城市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們。在这种情况下，人們想尽了一切办法，而由于沒有别的食物，就吃土豆皮、菜帮和爛水果㊀，貪婪地抓起一切即使只含有一絲一毫养料的东西。如果一个星期的工資不到周末就花光了，那就常常会發生这样的事情：一家人在一星期的最后几天完全吃不到东西，或者只能吃到为了免于餓死所必需的那一点点。这种生活方式自然会引起很多疾病。只要疾病一發生，特别是家庭的主要供养者男人一病倒（由于他緊張地劳动，需要食物最多，所以第一个病倒的总是他），缺吃少穿的情况就特别嚴重起來，社会的殘酷性也特别鮮明地暴露出來：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員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們，讓他們去受命运的擺布。

最后，我們用不多的几句話把本章中所叙述的事实再概括地說一說。大城市里住的主要是工人，資產者和工人的比例至多是一比二，常常是一比三，有些地方是一比四。这些工人根本沒有什么財產，全靠工資过活，工資几乎总是只够勉强糊口。这个一盤散沙的社会根本不关心他們，讓他們自己去养家活口，但是又不給他們能够長期維持正常生活的手段。因此，每一个工人，即使是最好的工人，也总有可能失業，因而就有可能餓死，确实也有許多人餓

㊀ "每周快訊" 1844 年 4 月号或 5 月号所登載的盧特伍德·斯密斯博士关于倫敦貧民狀况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死了。工人住宅到处都規划得不好，建筑得不好，保养得不好，通風也不好，潮湿而对健康有害。住戶住得拥挤不堪，在大多数場合下是一間屋子至少住一整家人。屋子里有多少家具隨着貧窮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最窮的連最必需的家具都沒有。工人的衣服一般也是很糟糕的，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些破衣襤衫。食物一般都很坏，往往是几乎不能入口的，在許多場合下，至少是有时候，在量方面也不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会餓死人。——这样，大城市里工人階級的狀况就表現为一个逐漸下降的階梯：最好的情况是生活暫时还过得去，靠緊張的工作而掙得的工資也比較多，住的房子也不錯，飲食一般还不算坏——說这一切是好的，过得去的，自然是从工人的眼光來看；最坏的情况是極端的貧困，直到無家可归和餓死的地步；但是一般說來，是更多地接近于最坏的情况，而不是接近于最好的情况。同时，并不是某一类工人就固定在这个階梯的某一級上，不能說这一类工人生活得好，那一类生活得坏，更不能說过去是这样，現在是这样，將來也还是这样。不，就算有些地方是这样，就算某些工作部門大体上优越于其他工作部門，但是每一个部門里工人的狀况仍然是極不穩定的，每一个工人都有可能通过这一整个階梯，从相对的舒適轉到極端的貧困，甚而至于餓死；几乎每一个英國無產者都能滔滔不絕地叙述他一生所遭受的不幸。我們現在就來更詳細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原因。

競　爭

我們在“導言”里已經看到，競爭怎样在工業發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創造了無產階級，由于布匹的需求增加，織工的工資提高了，兼做織工的農民抛弃了農業，以便在織机上賺到更多的錢。我們已經看到，競爭怎样以大規模經营方式挤掉了小農，把他們降到無產者的地位，然后把他們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們也看到，競爭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陷于破產，把他們也变为無產階級；競爭怎样把資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現代工業中獲得充分發展幷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無限加深的競爭，就是通过这些途徑和方法創造了無產階級幷擴大了它的隊伍。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競爭对已經形成的無產階級所發生的影响。在这里我們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間的競爭所產生的后果。

競爭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現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爭。这个战爭，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進行的战爭，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爭，不僅在社会各个階級之間進行，而且也在这些階級的各个成員之間進行；一个人擋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圖挤掉其余的人幷占有他們的位置。工人彼此競爭，資產者也彼此競爭。机器織工和手工織工競爭；失業的或工資低的手工織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資高的織工

競爭，并力圖把他們挤掉。工人彼此間的这种競爭对于工人來說是現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資產階級对付無產階級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來消滅这种競爭，因此，資產階級瘋狂地向这些工会進攻，而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們都拍手称快。

無產者是無助的。他們要是只靠自己，那連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資產階級壟断了一切生活資料（在最廣泛的意义上講）。無產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資產階級那里得到，資產階級的壟断是受到國家政权保护的。所以，無產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資產階級的奴隸，資產階級掌握着他們的生死大权。它給他們生活資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們的劳动。它甚至使他們產生一种錯覚，似乎他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們是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作为一个自主的人和資產階級簽訂合同的。好一个自由！無產者除了接受資產階級向他們提出的条件或者餓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獸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沒有任何选擇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資產階級任意規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無產者，竟愚蠢得寧願餓死，也不接受資產者——他的"天然的長上"㊀——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無產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寧願死而不願活下去。

無產者之間的競爭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無產者都一致宣布，他們寧肯餓死也不給資產階級工作，那末資產階級就不得不放弃他們的壟断。但是并沒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

㊀ 这是英國厂主的慣用語。——恩格斯原注

情，这就是資產階級的事業到底还進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間的这种競爭只有一个限度：沒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資而工作。如果他非餓死不可，那末他寧願懶懶散散地死去，也不願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別人更習慣于舒適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較有点文化的英格蘭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愛尔蘭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愛尔蘭人去和英格蘭人競爭，也不妨碍把英格蘭工人的工資及其文化程度逐漸降低到愛尔蘭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業中的一切工作在內，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資也必須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剛迁到英格蘭來的愛尔蘭人在随便哪一个猪圈里都可以住下來，他們每星期都会从稍稍像样一点的住宅里被赶出來，因为他們把什么东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像这样的人到工厂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脚的。因此，給工厂工人的工錢应該够他們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們的子女習惯于正規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們沒有孩子的工資就不能过活，使他們只能讓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为其他的人，工資也决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工資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員都在工作，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領一些工資，于是資產階級就廣泛地利用机器劳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用了机器劳动，雇用女工和童工進行生產就很合算)來降低工資。当然，有的家庭并不是每个成員都能工作；这样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掙到根据全家都能工作的情况而定出來的最低工資，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一种平均工資，在这种工資标准下，全家都能

工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好，而能工作的成員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坏。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願放弃他已經習慣了的那一点点舒適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爛爛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餓。工人情願只拿一半工資，等待着好日子到來，但是不願像很多失業者那样餓死在街头。这一点点东西，这一点聊勝于無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資。如果工人比資產者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競爭斗爭結束时还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末他們就只好餓死。要知道，資產者要是不能从出賣他們的劳动產品得到利益，当然就不会給他們工作。

从上面所說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資。而最高工資則决定于資產者之間的競爭，因为我們知道，他們也是在競爭着的。資產者只能靠商業或工業來擴大自己的資本，在这兩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資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間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沒有商業和工業，誰也不会付給他利息，誰也不能使用他的資本。可見資產者总是需要無產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們，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資本），而是为了發財，就像做買賣需要貨物，馱东西需要牲口一样。無產者給資產者制造商品，資產者把它賣掉就可以賺錢。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競爭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許甚至还不大够的时候，工人間的競爭就会停止，資產者之間的競爭就开始了。尋找工人的資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漲的价格可以使他獲得巨大的利潤。因此，他寧願稍稍增加一些工資，也不願放过全部利潤。他为了贏得火腿，可以給工人香腸。这样，資本家互相爭夺工人，工資就上升起來。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經增加的

需求所容許的程度。資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潤，但是当他必須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潤即平均利潤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資的工資了。

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資。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人和資本家都沒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間展开特别激烈的競爭的时候，在現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資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資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至于比最低工資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如果工人習慣于每星期吃几次肉，資本家就只好付給工人足够的工資，使他能吃到肉。这种工資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間沒有競爭，从而他們也沒有理由滿足于較少的工資；这种工資也不会再多，因为在資本家之間沒有競爭的时候，他們也沒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來拉攏工人。

由于現代英國工業很复雜，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們已經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業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規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資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該能够鼓励工人去獲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規性。正因为如此，產業工人的工資平均高于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資，特别是高于農業工人的工資，而后一种情况当然还說明了城市中食品价格的高昂。

換句話說，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產階級即資產階級的奴隸。他們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賣掉，像商品一样地漲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們的价格也就上漲；如果需求減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降低到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

不到買主因而“成了存貨”的程度，那末他們就只好閑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們只好餓死。用政治經济学上的話來説，用來維持他們的生活的費用不会“再生產出來”了，只会白白花掉，所以誰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資本。在这一点上馬尔薩斯先生及其人口論是完全对的。这种奴隸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隸制之間的全部差别僅僅在于現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賣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賣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賣給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賣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隸，而是整个有產階級的奴隸。对于他，事情的本質幷沒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給他帶來某些眞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沒有人保障他的生計。他的主人（資產階級）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讓他去餓死。可是，对資產階級來說，現在的情況比起旧的奴隸制來却是無比地有利：他們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幷不因此使投下的資本受到損失，工人劳动的代价無論如何要比奴隸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亞当·斯密为了安慰他們而給他們算清了的㊀。

㊀ “人們說，奴隸体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錢來补償的，而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則由自己花錢來补償。实际上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錢來补償的。短工和僕人等等的工資应当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讓他們能够按照社会方面日益增長、保持穩定、或不断降低的需求來延續短工和僕人的后代。但是，如果說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錢來补償的，那末这种消耗比起奴隸体力的消耗來要后者花的錢通常到底是少得多的。用來恢复或补償奴隸体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懶散的主人和漫不經心的監工來管理的”，如此等等。（A. Smith.《Wealth of Nations》［亞当·斯密“原富”］麥克庫洛赫4卷版第1卷第8節第134頁）——恩格斯原注

因此也可以說，亞当・斯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做的論断是完全对的，他說：

“对工人的需求正如对任何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样，它調節工人的生產，調節所生產出來的人的数量，如果生產進行得太慢，需求就会使它加快，如果生產進行得太快，需求就会使它緩慢下來。”

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們的价格（即他們的工資）就上漲，他們就生活得比較好些，結婚的人多起來，出生率逐漸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來，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業、貧困、飢餓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現了，而疾病就会消滅“过剩人口”。發展了亞当・斯密上述論点的馬尔薩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圓其說的；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現有生活資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錯了。“过剩人口”的產生寧可說是由于工人彼此間的競爭，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競爭。假定某个厂主每天可以雇十个工人做九小时工，在这种情況下，如果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那末他只要雇九个工人就够了，而第十个人就要沒飯吃。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时候，厂主就可以乘机用解雇的威脅來迫使九个工人拿同样的工資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即工作十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第十个工人解雇，并把他的工資省下來。在这里小規模地發生的事情，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地重演着。由于工人彼此競爭而达到最大限度的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產率、分工、机器的应用、自然力的利用，所有这些都使得許多工人沒有工作做。市場失去了一批顧客，因为这些失業工人已經什么都買不起了。他們过去

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商品已經不再需要，因而也用不着再制造了。过去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業，市場又失去了一批顧客，事情就这样循环不断地繼續下去，或者說得更确切些，假若沒有其他情况插進來的話，事情就会这样繼續下去。工業中采用了上面說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產的手段，这就逐漸使生產出來的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的消費量增加，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失業工人終于又在新的劳动部門找到了工作，自然这是經过了長期痛苦的。如果这里再加上英國近六十年來对國外市場的侵占，以及由此產生的对工業品的需求之不断的和迅速的增加，那末对工人的需求就增加起來，而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随之增加起來。这样，大不列顛的人口并沒有減少，而是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起來，并且还繼續在增加。虽然工業不断在發展，虽然对工人的需求大体上是在增加，但根据官方各政党（托利党、輝格党和激進党）的供認，英國經常有过剩的無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間的競爭一般总是勝过爭夺工人的競爭的。

这个矛盾是从哪里來的呢？是从工業和競爭的性質本身以及这种性質所造成的商業危机來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滿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賺錢为目的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風險去工作并使自己發財的时候，停滯現象是随时都可能發生的。例如英國供給許多國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貨物在每一个國家里每年要消費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間內在那里有多少存貨，更不知道他的競爭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經常波动的价格对現有的存貨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測，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

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場傳來，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場就充滿了商品，銷售逐漸停止，現金收不回來，价格日益下降，英國的工業也沒有什么工作給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業發展的初期，这种停滯現象只限于个别的工業部門或个别的市場。但是，由于競爭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業部門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門中去，而在一个市場上賣不出去的商品就轉运到其他市場去；結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匯合起來，逐漸形成一連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發生。國內市場和一切國外市場都充斥着英國貨，这些东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費。工業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門中都逐漸停止下來。小的厂主和商人無力克服資本收不回來的困难，破產了，較大的在危机最嚴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業，把自己的机器停下來，或者只是"短时間地"开工，就是說，大約只做半天工作。工資由于失業者彼此競爭，由于工作时間縮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獲利而日益下降。貧窮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來，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積蓄的話，这些積蓄也很快就花光了。慈善机关被圍得水泄不通，济貧捐增加1倍、2倍，可是仍然不够，挨餓的人不断地增加，数目驚人的"过剩人口"突然出現了。这样繼續了一个时候："多余的人"勉勉强强地掙扎着活下去，或者有些人掙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業和济貧法帮助許多人勉勉强强地延長自己的生存；其余的人在那些競爭不大顯著、离开大工業較远的劳动部門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殘喘地活下去。一个人为了馬馬虎虎地維持一个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啊！——情况又漸漸地好轉起來：積存的商品逐漸消費掉，商人和工業家的普遍的頹丧情緒使这些存貨不会很快地得

到补充，直到最后，高漲的价格和各方面傳來的好消息又使他們重新加緊活动起來。但是市場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漲。第一批运來的貨物人們都爭先恐后地購買，第一批成交的買賣使市場更加活躍起來，以后运來的貨物还要看漲。人們怀着这种还会漲价的希望把商品買了囤積起來，这样，本來是供消費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購買新到的商品，并把剛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漸漸地傳到了英國，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緊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來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國外市場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漲，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兩件事情使生產緊張到極点，于是出現了“根基不穩的”投机家，他們运用虛拟資本，靠信貸來維持，而如果他們不能把買進的商品迅速地轉賣出去，那就得宣告破產。他們大幹这种普遍地漫無秩序地追逐利潤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貪得無厭，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貪得無厭使他們發瘋似地哄抬物价和擴大生產。一种瘋狂的競賽开始了，連最穩重最有經驗的人都給迷住了。鉄、紗、布匹开始大量生產，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裝备起來，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發現了有几十億消費者的新市場。忽然有一天，國外的一些根基不穩的投机家由于要錢用就开始出售貨物——自然是低于市場价格，因为他們是迫不及待的。一个人一賣，其他人也跟着賣，物价开始波动起來，大吃一驚的投机家們把自己的貨物抛到市場上去。市場混乱起來了，信貸动搖了，商店一家跟着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着一家宣告破產。原來当地的和运輸途中的商品已經比消費所需要的多了2倍。这个消息傳到了当时还在开足馬力進行

生產的英國。这里的人們也驚慌起來，國外的破產引起了英國國內的破產，商業停頓又使許多商店倒閉了。这里的人們在驚恐之余也把所有的存貨都抛到市場上去，这又引起了更大的驚慌。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進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繼續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國工業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經説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

由此可見，英國工業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業的工人后备軍，以便在最活躍的几个月內有可能生產市場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軍的擴大或縮小，要看市場能使他們中間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場最活躍的时候，農業区、爱尔蘭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較少的工業部門暫时也能供給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們也同样屬于后备軍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們是屬于这个后备軍的。在这些工人轉到較活躍的工業部門里面去的时候，他們原來工作的地方沒有他們也行。为了稍微补一下空子，就延長工作时間，雇用妇女和少年，而当危机到來，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來的时候，他們發現自己的位置已經被人占据了，他們自己，至少是他們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軍就構成英國的"过剩人口"，它在危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間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些人靠行乞和偸窃，靠打扫街道、拾馬糞、用手推車或毛驢运送东西、擺小攤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來維持自己可憐的生活。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許多这样的人，他們就靠偶然賺得的一

点点錢，如英國人所說的，“不讓灵魂和軀体告別”。令人驚异的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有哪一行不去幹！倫敦的清道夫（crossing sweeps）是世界聞名的。以前，不僅一切大城市的廣場，而且一切大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济貧所或市政管理机关雇用的失業者來打扫的。現在却用机器來做这种工作了，机器每天隆隆地穿过大街，夺取了失業者的飯碗。在馬車來往頻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許多人推着小車，时刻冒着死在往來奔馳的轎車和公共馬車車輪下的危險，拾取新鮮的馬糞去出賣。为此，他們常常还得每星期向街道清潔管理处繳納几个先令，而在許多地方这种营生是根本禁止的，因为要不禁止，收集起來的垃圾里面所含的馬糞就会太少，不能当做肥料賣出去。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誰能够弄到一輛手推車去搬运东西，那他要算是幸运的，如果除小車外还弄到錢買一头毛驢，那就更幸运了；毛驢要自己找东西吃，或者只得到一点人們扔掉的东西，但是仍然能够給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余的人”大多数都去做小販。特別是在星期六晚上，当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此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無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爭先恐后地叫賣鞋帶、背帶、帶子、橘子、餅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其余的时候，也随时都可以碰到这种叫賣橘子、餅干、姜啤酒和蕁麻啤酒㊀的小販在街上站着或徘徊着。这些人賣的东西也有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專賣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謂 jobbers㊁則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点零活，

㊀ 工人，特别是不喝酒的人喜欢喝的兩种起泡沫的清涼飲料。前一种由水、糖和姜制成，后一种由水、糖和蕁麻制成。——恩格斯原注

㊁ 零工。——編者注

但是能碰上这种好运气的人幷不多。

倫敦东头的牧师威·岑卜尼斯說："冬天里，在倫敦一切船塢的大門口，每天早晨还在破曉以前，就已經有成百的窮人等着开門，希望找到一点零活，而当最年輕力壮的、和船塢的行政人員最熟識的人們都已經被雇用的时候，其余的成百的人在失望之余便垂头丧气地各自回到自己的破屋子去。"㊀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願起來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了去討飯，他們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驅赶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但是这些人的乞討方式是特別的。他們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來走去，时而停在这里，时而停在那里，唱一支訴苦的歌或者說一段可以喚起过路人同情的話。而奇怪的是，这种乞丐几乎只是在工人区里面才会遇到，幷且他們几乎專門靠工人的施舍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有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热鬧的街上，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用自己那种窮苦無告的样子來感动人。在这里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驗知道飢餓是什么滋味，而且他們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实际上，这种無言的但非常动人的呼吁几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幷且是在工人經过的时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当工人区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資產階級尽量避开这些被玷汚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情形比什么时候都多。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誰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憤怒來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資產階級進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資產階級对他們進行的

㊀ 恩格斯引自威·岑卜尼斯牧师关于倫敦碼头工人狀况的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載于"每周快訊"，后來又轉載于1844年5月4日"北極星报"第338号。

——編者注

隱蔽的战爭，那他就去偷窃、搶劫、殺人。

根据济貧法委員会委員們的报告，这种“多余的人”在英格蘭和威尔士平均有 150 万。在苏格蘭，因为沒有济貧法，这些人的数目無从确定。至于爱尔蘭我們將單独地來談。而这 150 万人只是那些真正向济貧所請求过救济的，大批勉勉强强可以活下去而不采取这种最后的非常令人討厭的办法的人并未包括在內。同时，这个数字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屬于農業区的，因而在这里不能加以考察。在危机时期这个数字自然大大地增加起來，而貧窮也达到最高限度。例如拿 1842 年的危机來說，这次危机是最近的一次，因而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要知道危机每重复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强一次，也許不迟于1847年就会到來的下一次危机，根据所有的征象來判断，將更加猛烈，更加持久。在 1842 年的这次危机时期，济貧捐在一切城市中都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在斯托克波尔特，每收 1 英鎊房租，就要付出 8 先令济貧捐，因而僅僅是这一項捐税就占了全城房租总額的 40%；此外，整条整条的街都空了起來，以致这个城市的居民比平常至少减少了 20 000 人，而在空房子的門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条：Stockport to let——斯托克波尔特出租。在波尔頓，抽济貧捐的房租平时每年平均是86 000 英鎊，这时降低到 36 000 英鎊。可是需要救济的窮人的人数却增加到14 000，即达全部人口的 20% 以上。在里子，济貧所拥有 10 000 英鎊的准备金，可是这一筆錢和募集來的 7 000 英鎊在危机还沒有达到頂点的时候就用光了。到处都是这样。反谷物法同盟的一个委員会根据厂主提供的詳細材料于 1843 年 1 月寫了一份关于 1842 年工業区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里說：济貧捐比 1839 年平均高 1 倍，而需要救济的人数却增加了 2 倍，甚至 4 倍；許多申請人是过去从來沒有請

求过救济的，如此等等。这个报告又說：工人階級得到的食品比1834—1836年少了2/3；肉的消費量大为减少——有些地方减少了20%，有些地方减少了60%；甚至那些在最坏的时期还能找到足够的工作的手工業者，即鉄匠、泥瓦匠等等，也因为沒有工作和工資降低而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在現在，在1843年1月，工資还在不断降低。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厂主們的报告里面所說的呵！

所有的街上都有飢餓的工人站着（由于他們的老板关閉了自己的工厂，不能給他們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討，成群結隊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請求帮助，但是他們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們的人数、以他們的态度和言語來威脅人。一切工業区，从萊斯特到里子，从曼徹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騷动时而在这里發生，时而在那里發生，例如7月間就在北斯泰福郡的陶器工厂里發生过；工人中瀰漫着可怕的憤激心情，終于在8月間爆發了各工厂区的总起义。当我在1842年11月底到达曼徹斯特的时候，在十字街头还到处碰到一群一群的失業者，許多工厂还关着門。在以后几个月里，直到1843年年中，这些不得已而徘徊街头的人才逐漸减少，工厂也重新开了工。

在这种危机时期失業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說了。济貧捐是不够用的，是远不够用的。闊佬們的慈善救济不过是杯水車薪，它的作用一瞬間就完了，因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舍物只能帮助很少的人。假若在这种时候小商店的老板們不尽量賒东西給工人，——自然，他們將來在結算的时候是会因此得到可观的报酬的，假若工人們不尽量互相帮助，那末每一次危机都会使大批“多余的人”餓死。但是，因为最嚴重的时期究竟不太長——一年，最多是兩年或兩年半，大部分人到底还能熬过艰难困苦保住生命。

至于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間接地吞噬了許多人的生命这一点，我們下面还要談到。暫时我們先來看看使英國工人陷入困苦狀况的另一个原因——現在还使整个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的原因。

爱尔蘭移民

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順便提到迁移到英格蘭的爱尔蘭人，在本章中就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这种移民的原因和后果。

假若英國沒有找到又多又窮的爱尔蘭居民作为替工業服务的后备軍，英國的工業就不可能發展得这样快。爱尔蘭人在家鄉沒有什么可以丧失的，而在英格蘭却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自从爱尔蘭人知道聖乔治海峡彼岸只要手上有勁就可以找到工資高的工作那时起，每年都有大批大批的爱尔蘭人到英格蘭來。据估計，到現在为止，这样迁移來的爱尔蘭人已經在1 000 000以上，而且每年还有近 50 000 人迁移过來，他們几乎全都奔向工業区，特别是大城市，并且在那里形成了居民中的最下層。例如倫敦有 120 000 爱尔蘭貧民，曼徹斯特有 40 000，利物浦有 34 000，布利斯托尔有 24 000，格拉斯哥有 40 000，爱丁堡有 29 000。㊀ 这些人是在几乎一点文明也談不到的狀况下成長起來的，从小就受慣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粗野，喜欢喝酒，过一天算一天，他們迁移到英格蘭來，把自己的各种粗野的習慣帶給英格蘭居民中对教育和道德本來就不大

㊀ Archibald Alison, High Sheriff of Lanarkshire.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Human Happiness». 2 vols. 1840 [拉納克郡郡長阿契波德·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兩卷本 1840 年版]。作者是研究法國革命的歷史学家，和他的哥哥威·巴·艾利生一样，是有宗教情緒的托利党人。——恩格斯原注

感到兴趣的那个階層。讓我們听听托馬斯·卡萊尔是怎样說的吧。㊀

"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有弥勒斯人㊁的野蛮的面孔向你打招呼，这些面孔流露出假裝的純朴、浮躁、無理、窮困和嘲諷。英格蘭馬車夫在赶着馬車过去的时候用鞭子抽弥勒斯人，而弥勒斯人却用自己的語言咒罵他兩句，并脫下帽子向他行乞。这是我們的國家必須消滅的一种最糟糕的禍害。穿得破破爛爛、从來不知道發愁的野蛮的弥勒斯人，随时都在准备着去做那种只要手上有勁、脊梁結实就可以勝任的任何工作，而工資只要够他買土豆就行。調味品他只需要鹽；过夜的地方只要随便在哪里碰到一个猪圈或狗窩他就覚得不錯了，他住在草棚里面，穿一身破爛的衣服，这种衣服脫下和穿上都十分困难，只有在節日或特別隆重的場合才这样做。英格蘭人要是不能在这种条件下工作，那他就找不到工作了。不大文明的爱尔蘭人不是憑着自己的長处，而是憑着自己的短处把本地的英格蘭人排挤出去，占据了他們的位置。他骯髒而無所用心，耍滑头，發酒瘋，他是道德墮落和秩序混乱的禍根。一个还在竭力游泳、在水面上掙扎着的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不是浮着而是已經沉下去的人怎样才可能生存下去的例子…… 大家知道，下層英格蘭工人的生活水平愈來愈接近于在一切市場上都和他們競爭的爱尔蘭工人的生活水平。凡是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只要有力气就行的工作，工資都不合于英格蘭人的标准，而是接近于爱尔蘭人的标准，也就是說，这种工資比'一年只有三十个星期吃最坏的土豆也只能吃个半飽'所必需的稍稍多一点，——稍稍多一点，但是每从爱尔蘭新來一只輪船，就向这个水平靠近一步。"

如果撇开对爱尔蘭民族性格的过分的和片面的責备不談，那末卡萊尔在这里的描寫是完全正确的。这些花 4 个辨士（合 $3\,^1/_3$

㊀ "憲章运动"第 28、31 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㊁ 弥勒斯是爱尔蘭古凱尔特國王的名字。——恩格斯原注

銀格罗申）像牲口一样挤在輪船甲板上迁移到英格蘭來的爱尔蘭工人，总是随遇而安的。最惡劣的住宅在他們看來也是很好的；他們不大講究衣服，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穿在身上就行；他們不知道什么叫鞋子；他們的食品是土豆，而且僅僅是土豆；他們賺的錢要是超过以上这些需要，就立刻都拿去喝了酒。这样的人要挣很高的工資幹什么呢？一切大城市中最坏的地区住的都是爱尔蘭人。無論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某个地区特别顯得骯髒和破爛，就可以預先猜到，在那里遇到的大部分將是一眼看去就和本地人的盎格魯撒克遜面貌不同的賽尔特面孔，听到的將是音調和諧的帶气音的爱尔蘭口音，这是道地的爱尔蘭人永远不会失去的口音。有时候我甚至在曼徹斯特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听到爱尔蘭人的話。几乎在任何地方，住地下室的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是來自爱尔蘭的。一句話，如凱博士所說的，爱尔蘭人發現了最低的生活需要是什么，現在又把这个教給英格蘭工人。他們也帶來了骯髒和酗酒。这种不爱清潔的習慣是爱尔蘭人的第二天性。它在人口不密的農村中还沒有多大害处，可是在这里，在大城市中，因为人口非常密集，就足以使人顫慄幷招致各种各样的危險。弥勒斯人按照在家鄉时的老習慣把一切廢弃物和髒东西都倒在自己門口，造成了污水坑和垃圾堆，結果把整个工人区都弄髒了，空气也弄得污濁不堪。如同在家鄉一样，他緊靠着自己的房子就盖起猪圈來，如果不能这样做，他就干脆把小猪放到自己屋子里。在大城市中飼养牲畜的这种不像話的新方法，完全是爱尔蘭人傳來的。爱尔蘭人爱自己的小猪，就像阿拉伯人爱自己的馬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在猪長得够肥的时候他就把它賣掉；而在这以前他和猪一起吃，一起睡，孩子們和猪一起玩，騎在猪背上，和猪一起在泥里打滚。这种情形在

英國的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看到千百次。这些小破屋子里面如何骯髒，如何不舒適，是很难想像的。爱尔蘭人不習慣使用家具。一捆麥稭、几件完全沒法子穿的破爛衣服，这就是他的床鋪。一个木墩子、一把破椅子、一只当桌子用的旧木箱，再多就不需要了。一把茶壺、几个瓦罐和破土碗，就足够把他的既当做臥室也当做起居室的厨房裝备起來。如果他沒有生爐子的东西，他就把手边可以燒的一切——椅子、門框、飛簷、地板都送到火爐里面去，只要眞有这些东西的話。此外，他要很大的地方做什么呢？在爱尔蘭，他的土房子一共只有一間屋子，一切东西都擺在里面；來到了英格蘭，一家人所需要的也不多于一間屋子。可見現在已成为普遍現象的这种許多人挤在一間屋子里面的办法，主要也是爱尔蘭人帶來的。因为窮人到底也应当有一点享受，而其余的一切享受社会又不容許他有，所以他就只好到小酒店里面去。燒酒是点綴爱尔蘭人生活的唯一的东西，再加上他那种滿不在乎的快乐的性格，这就使得他老是喝得酩酊大醉。爱尔蘭人具有南方人的輕浮性格，具有几乎可以和野人相提并論的暴躁的性情，他輕視所有那些正是因为他性情粗野而享受不到的人类享乐，他既骯髒，又貧窮，——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他的喝酒的嗜好。誘惑是太大了，他簡直不能抵抗它，只要得到一点錢，他就把它喝光了。不这样又能怎样呢？既然社会使他陷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酒徒的那种境地，既然社会絲毫不关心他，注定他要变得粗野，那末，当他眞正变成酒徒的时候，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够責备他呢？

英格蘭工人就是不得不和这样的競爭者斗爭，这个競爭者是处于一个文明國家所可能有的最低的發展階段上的，因而他需要的工資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因此，如卡萊尔所說的，在英格蘭工人

不得不和愛尔蘭工人競爭的一切劳动部門里，工資完全不可避免地一天比一天降低。而这样的劳动部門是很多的。所有那些不大需要或者完全不需要技能的部門都向愛尔蘭人开着大門。当然，对于那些必須有多年的訓練或者需要持久的、正規的活动的劳动部門，輕浮的、無耐心的、酗酒的愛尔蘭人是不適合的。要当个机匠（mechanic——在英國，凡是在机器制造部門工作的工人都叫做机匠），要当个工厂工人，他就必須先接受英格蘭的文化和英格蘭的習俗，即在本質上变成英格蘭人。但是，凡工作比較簡單、比較粗糙、需要体力甚于需要技能的地方，愛尔蘭人就一点也不亞于英格蘭人。因此，这些劳动部門都特别挤滿了愛尔蘭人。手工織工、泥瓦匠、搬运工人、小工等等中都有許多愛尔蘭人，愛尔蘭人的侵入在这里大大地促進了工資的降低和工人階級狀况的惡化。即使那些侵入其他部門的愛尔蘭人已經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文化，他們仍然保存了一些旧習慣，这些旧習慣足以使那些在他們影响之下的英國同伴趋于墮落。实际上，如果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有 1/5 或 1/4 的工人是愛尔蘭人或在愛尔蘭式的骯髒环境中長大的愛尔蘭人的孩子，那就会了解，为什么整个工人階級的生活、他們的習俗、他們的才智和道德的發展、他們的整个性格，都染上了愛尔蘭人的許多特征，也就会了解，为什么現代工業及其最直接的后果給英國工人造成的那种令人憤慨的狀况还会更加惡化。

結　果

我們已經相当詳細地考察了英國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現在我們可以从所引証的事实做出自己的結論并且再用这些結論來和实际情况互相印証了。我們來看一看，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們在体格方面、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的面貌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們就把这叫做殺人；如果殺人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送人的命，那末我們就把他的行动叫做謀殺。但是，如果社会㊀

㊀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說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負有責任的整体的时候，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中拥有政权的那一部分，即这样一个階級，这个階級目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都握有統治权，因而应該对它不允許参加政权的那些人的狀况負責。在英國，正像在其他文明國家一样，这个統治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但是社会（特指資產階級）至少有責任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員的生命，有責任注意，譬如說，不要餓死一个人，这一点是無須乎我來給我的德國讀者証明的。如果我是寫給英國資產階級看的話，那当然又当別論了。——恩格斯原注

目前德國的情况也是这样。在主耶穌的第1886年，我們德國的資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經完全达到了英國的水平。——恩格斯在1887年英譯本美國版上补加的注

这五十年來一切变得多厉害啊！目前，英國資產者中已經有人承認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員負有責任；而我們的德國資產者呢？！！？——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把成百的無產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注定他們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劍或槍彈所殺死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人的必需的生活条件，把他們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鉄腕强制他們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結局——死亡來臨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这成千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它仍然不消除这些条件，那末，这也是一种謀殺，和个人所進行的謀殺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隱蔽的陰險的謀殺，沒有人能够防御它，它看起來不像是謀殺，因为誰也看不到謀殺者，因为謀殺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誰也不是，因为看起來被殺的人似乎是自然地死去的，因为这与其說是犯罪，不如說是瀆职。但这仍然是謀殺。我現在就來証明：英國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英國工人报刊有充分理由称之为社会謀殺的罪行；英國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們既不能保持健康，也不能活得長久；它就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毁坏着工人的身体，过早地把他們送進墳墓。我还要証明：社会知道这种狀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怎样有害，可是一点也不設法來改善这种狀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單純是殺人，而且是謀殺，当我引用官方文献、政府报告書和國会报告書來确定殺人的事实的时候，这一点就得到了証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連最必需的生活資料都如此缺乏的階級，不能够保持健康，不能够活得很長，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样，我們还是再一次地特别从工人的健康狀况这一角度來把这些情况一个一个地考察一下。人口向大城市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經引起了極端不利的后果。倫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鄉間那

样清新而充满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爐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極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本身就阻碍着通風。呼吸和燃燒所產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滯留在房屋之間，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頂掠过。住在这些房子里面的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結果身体和精神都委靡不振，生活力减弱。因此，大城市的居民患急病的，特别是患各种炎症的，虽然比生活在清新的空气里的農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說大城市里的生活本身已經对健康有不好的影响，那末工人区里的污濁空气的危害又該多么大呵，我們已經看到，一切能使空气变得更坏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了。在鄉間，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污水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地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鮮空气全被隔絕了的街道上和大雜院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一切腐爛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發着对健康絕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流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染污。这样，大城市工人区里的髒东西和死水窪对公共衛生总要引起最惡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發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被污染了的河流冒出來的水蒸汽也是一样。但是还远不止于此。眞正令人髮指的，是現代社会对待大批窮人的方法。他們被引誘到大城市來，在这里，他們呼吸着比他們的故鄉——農村坏得多的空气。他們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雜乱無章，通風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來保持清潔的东西都被剝夺了，水也被剝夺了，因为自來水管只有出錢才能安裝，而河水又弄得很髒，根本不能用來洗东西。他們被迫把所有的廢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髒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嘔的髒东西倒在街

上，因为他們沒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他們就这样不得不弄髒了自己所居住的地区。但是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害都落到窮人头上。城市人口本來就够稠密的了，而窮人还被迫更其拥挤地住在一起。他們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間屋子里，在夜間呼吸那种簡直悶得死人的空气。給他們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閣楼。給他們盖的房子盖得讓坏空气流不出去。給他們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爛的或不結实的，給他們吃的食物是坏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們的情緒剧烈地波动，使他們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覚得有希望，像追逐野獸一样地追逐他們，不讓他們安心，不讓他們过平靜的生活。除了縱慾和酗酒，他們的一切享乐都被剝夺了，可是他們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經常刺激他們去毫無節制地沉湎于他們唯一能办到的这兩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滅他們，如果他們抗住了这一切，那末他們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業。这时，他們保留下來的不多的一点东西也要被剝夺得干干淨淨。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貧窮的階級怎么能够健康而長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工人的死亡率極高，除了流行病在他們中間不断流行，除了他們的体力愈來愈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我們來看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我們从各方面都可以証明：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階級的一般生活条件結合起來，就成为百病叢生的根源。前面引証过的"机工"雜志中的那篇文章說得完全正确：肺部的疾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結果，而这类疾病也确实是在工人中間最常見。倫敦的特别是倫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長肺結

核的發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許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証明这一点。在早晨，当大家忙着去上工的时候，如果到街上去蹓躂一下，那就会大吃一驚，怎么竟遇到这許多看上去或輕或重地患有肺結核的人。甚至在曼徹斯特，人們看起來也还不至于这样。这些每走一步都可以碰到的臉色蒼白、身形瘦削、胸部窄小、眼睛凹陷的幽灵，这种虛弱無力、委靡不振、沒精打彩的面孔，我只是在倫敦才看到过这許多，虽然肺結核在英國北部的工厂城市里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除其他肺部疾病和猩紅热外，和肺結核同样厉害的，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間有最可怕的破坏力的病疫——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階級衛生狀况的报告，这种灾害的到处蔓延，是直接由于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風不良、潮湿和骯髒而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記，它是由英國第一流的医生們根据其他医生的陈述寫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雜院，只要有一个沒有污水溝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爛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也几乎总是这样。这种热病的性質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場合下都会轉为明顯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里，甚至在較小的地方的某些修筑得坏而保持得又不好的街上都可以發現，而傳布得最廣的还是在貧民窟中，虽然它在較好的区域里自然也找得到个别的犧牲者。在倫敦，这种疾病已經猖獗好久了。它在 1837 年鬧得特别厉害，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个官方报告。根据薩特伍德·斯密斯博士的关于倫敦热病医院的年报，1843 年該院收容的病人有 1 462 人，比过去的任何一年都多 418 人。在倫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污穢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很大一部分病人是不久以前才从鄉下來的工人，他們在路上、甚至到达倫敦以

后都受尽了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終于得了热病。这些人進入医院时簡直虛弱得必須使用極大量的葡萄酒、白蘭地酒、氨制剂以及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16.5%死亡。在曼徹斯特也發現这种惡性的热病；在旧城、安柯茨、小爱尔蘭等处的較坏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來沒有絕迹过，但在这些地方，也如同在英格蘭各城市里一样，这种病还沒有蔓延得像預料中的那样厉害。但是在苏格蘭和爱尔蘭，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像之外。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1817年物价騰貴期間，在商業危机后的1826年和1837年，伤寒都特別猖獗，而每次都延續了三年左右，才稍微緩和一个时候。在爱丁堡，在1817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患热病的將近有6 000人，在1837年流行病期間則將近有10 000人，而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來臨，不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嚴重性和死亡率也增高了㊀。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期的肆虐情形，和1842年危机之后的猖獗比起來，就算不得什么了。整个苏格蘭的窮人有1/6患了热病，乞丐般的流浪者以驚人的速度把这种灾害从一个地方帶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沒有影响到社会的中上等階級。在兩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十二年还要多。1843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12%，共达32 000人，其中有32%死掉，可是在曼徹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通常不超过8%。这种病的危險期是在第七天和第十五天；在第十五天上，病人的皮膚通常現出黄色，我們的权威認为，这种情况証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憂慮方面去尋找㊀。在爱尔蘭，这种流行病也是相当常見的。在1817—1818

㊀ 艾利生博士"苏格蘭貧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年的二十一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39 000名，据艾利生郡長說（“人口原理”第2卷），在后來的某一年中，甚至达60 000名。1817—1818年流行病猖獗的时候，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1/7，在同一时期，在里美黎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1/4，而在瓦特福德的貧民窟里竟占19/20㊁。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慮一下，他們的住屋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是怎样塞滿了人，有病的和沒病的又怎样都睡在一間屋子里，睡在一張床上，那末人們就只能驚奇，这样一种容易傳染的热病竟沒有蔓延得更廣一些。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療極端不够，許多人根本听不到医生的忠告，連飲食方面应注意的最普通的事項也不知道，那末这死亡率就顯得太小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前面引証过的那个报告的作者一样，認为窮人的貧困和悲慘的处境是生病的原因；他說，正是匱乏和生活需要的不能滿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并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危險，使它迅速蔓延。他証明，在苏格蘭和爱尔蘭，在商業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艰难的时期中都有伤寒病流行起來，而且这种病几乎是專在工人階級中間肆虐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說，患伤寒的人多数都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面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引証的爱尔蘭医生大部分也証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許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說是在于工人的居住条件，不如說是在于飲食方面。工人吃的食物一般都很不容易消化，

㊀ 艾利生博士于1844年10月在約克举行的不列顚科学促進协会上的报告中談到这一点。——恩格斯原注

㊁ 艾利生博士“苏格蘭貧民的管理”。——恩格斯原注

对小孩子是完全不合適的；可是工人既沒有錢也沒有时間給自己的孩子弄到比較合適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習慣，就是給孩子喝燒酒，甚至食鴉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發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就產生了一生都擺脫不掉的各种消化器官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消化不良症，可是他們以后还是不得不吃那种把他們弄到这个地步的食物。而且他們又哪里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們知道，在他們的生活条件和習慣沒有改变以前，他們又怎么能遵守比較適合的飲食規定呢？——但是，由于消化不良，他們还在童年时代就又染上了其他疾病。几乎一切工人都患着瘰癧，患瘰癧的父母常有患瘰癧的孩子，特別是在帶有父母遺傳下來的腺病質的孩子們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嬰兒發育期間的营养不良所產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僂病（英吉利病，关節結節性贅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常見的。骨头的硬化延緩，骨骼的成長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佝僂病的普通現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这些疾病在商業停滯、失業以及危机發生时工資低落的时期怎样由于工人生活变化無常而变得更加厉害，那就用不着我來說明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飽飯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質量坏但数量畢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經引起的后果更加嚴重起來。正是在最迫切地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个半飽的孩子們（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間眞不知有多少！甚至在工業繁荣时期也是很多的！）是不能不極度衰弱，不能不患瘰癧和佝僂病的。而他們也正是这样，这从他們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來。大批的工人的孩子所遭遇到的缺乏照顧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使整个工人階級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的衣服不適用，因而也不能

防止伤風，非到病得最后躺倒就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陷入極度的困境，通常得不到任何医療等等情况，那就可以約略地想像到英國工人階級的健康狀况是什么样子了。而个别劳动部門中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產生的不良后果，我还不打算在这里談。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工人的健康惡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誘，各种可能的誘惑都联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燒酒几乎是他們唯一的快乐的泉源，而且一切都似乎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經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適、不親切、潮溼而且骯髒；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須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憊、煩悶和憂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条件，由于生存沒有保障，由于不能擺脫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無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狀况而达到了無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經被混濁的空气和惡劣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來的刺激；他的社交的要求只能在酒館里得到滿足，因为他沒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見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極强烈的誘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誘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寧可說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許多情况起着作用：多数人这样做，教育又不够，年輕人不可能不受到誘惑，酗酒的父母常常直接影响自己的孩子（他們自己就給孩子們酒喝），人們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內忘却生活的困窘和压迫；这一切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厉害，实在不能責备工人們愛喝酒。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一种染上了就要受到責备的惡習。它逐漸成为一种必然現象，成为一定条件作用

于沒有意志（至少在这方面沒有意志）的对象时所必然產生的后果。应該在这件事情上負責的是那些使工人淪为这种对象的人。但是，正像絕大多数工人必然要沉溺于酗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給它的牺牲者的肉体和精神以毁滅性的影响。它日益加强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容易感染疾病的傾向，它促進肺部疾病和胃病的發展，也極度地助長伤寒的發生和蔓延。

使工人階級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有高明的医生來診治。的确，有許多慈善机关在設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徹斯特医院每年医治22 000个病人，其中有住院治療的，也有只接受医生的診断和藥品的。但是，对于一个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療（根据盖斯克尔的計算㊀）的城市來說，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國医生索取的診費很高，工人是出不起的。因此，他們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求助于收費低廉的江湖医生和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假藥。在英國的一切城市里这种江湖医生都有好多，他們靠各式各样的廣告、招貼及其他詭計在最窮的階級中招攬顧客。此外，还有極多的包治百病的所謂特許專賣藥（patent medicines）出賣，什么莫里遜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藥、香精和香膏等等，所有这些藥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藥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經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到底还是有害的；而因为所有的廣告都告訴外行的工人說，这些藥品吃得愈多愈好，所以無怪乎工人們不管有沒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藥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往往在一星期之內就賣出20 000—25 000盒这种万

㊀ "英國的工業人口"第8章。——恩格斯原注

应灵藥，这些丸藥有的人用來治大便不通，有的人用來治瀉肚子，有的人却用來治热病、虛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們德國的農民喜欢在一定的季節里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國工人喜欢吃特許專賣藥，結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却填滿了这些藥品的制造者的錢袋。这些特許專賣藥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鴉片制剂（主要是鴉片的酒精溶液）制成的水藥，即市上出售的所謂“高弗萊强身剂”。在家里工作并且要照顧自己的或別人的孩子的妇女們就給孩子們吃这种水藥，使他們安睡，或者如她們中的許多人所想的，使他們强壯起來。由于她們不知道这种“强身”剂是如何有害，她們常常几乎是在孩子們一生下來的时候就給他們吃这种藥，并且一直用这种藥灌他們，直到他們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鴉片的作用的感应愈來愈迟鈍，服用量就愈來愈增加。如果这种水藥不再起什么作用，就給孩子吃純粹的鴉片酒精溶液，常常是一次15—20滴。諾定昂的驗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調查委員会做証說㊀：据一个制藥者自供，他在一年內为配制“高弗萊强身剂”就使用了1 300磅糖漿。这种治療对孩子們会引起怎样的后果，那是容易想像的。他們逐漸变得面色蒼白，精神委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兩歲就

㊀ «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Mines and Collieries and in the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in which Numbers of them work together, not being includ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Factories Regulation Act».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礦山、煤坑以及雇有大批童工但不受工厂劳动限制法約束的生產部門和工厂中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狀況調查委員会的报告”。第一个和第二个报告］。包含在第二个报告中的格稜吉的报告。通常叫做“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这是含有許多最有价値的但也很可怕的事实的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第一个报告公布于1841年，第二个报告則晚兩年。——恩格斯原注

死了。这种藥剂在英國的一切大城市和工業区里都有很廣的銷路。

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們中間很少看到强壯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室內工作的產業工人是如此，而我們在这里所談的也僅僅是他們。他們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面色蒼白，除了他們在工作时特别用勁的那些肌肉，其他肌肉都是不發达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憂郁病，总是愁苦，不高兴。他們的衰弱的身体無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会病倒。因此，他們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統計表就無可反駁地証明了这一点。

根据出生、死亡、婚姻登記处主任詹·格拉罕的报告，全英格蘭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稍低于 2.25%，即每 45 人中每年有 1 人死亡㊀。至少 1839—1840 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次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 46 人中只有 1 人死亡。但在大城市中，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統計表（公布在 1844 年 7 月 31 日的“曼徹斯特衛报”上），根据这些統計表，下面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在曼徹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頓在內，是 1 : 32.72，不包括索尔福和却尔頓在內，是 1 : 30.75；在利物浦，如包括西得比这个郊区在內，是 1 : 31.90，不包括西得比在內，是 1 : 29.90；可是，根据柴郡、郎卡郡和約克郡（这一地区包括許多農業区或半農業区以及許多小城市，总人口为2 172 506人）的綜合材料，死亡率是 1 : 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惡劣，从郎卡郡的普萊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礦工人聚居的地方，而因为煤礦中的工作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很好，所以在这方面它

㊀ «Fifth Annual Report of Reg. Gen. of Births, Deaths and Marriages» [“出生、死亡、婚姻登記处第五次年报”]。——恩格斯原注

还不如農業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鄉下的，他們的死亡率是1:47.54，就是說，比整个英格蘭的平均数字約低 2 1/2。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1843年的死亡統計表。在苏格蘭的各城市里，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1838—1839年是1:29，而1831年在旧城甚至是1:22；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統計（"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統計"）㊀，自1830年以來，平均是1:30，而有些年份則是1:22或1:24。平均寿命大大縮短这种情况主要發生在工人階級方面，而各階級的平均寿命，因为上等階級和中等階級的死亡率較低，所以顯得比較長，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証明。有一个最新的証明是曼徹斯特的医生普·赫·霍蘭德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調查过曼徹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却尔頓㊁。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1
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45
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6
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5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8
二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一等房屋：缺
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25

㊀ 考温所寫的"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統計看居民的衛生状况"，这篇文章載于1840年10月号"倫敦統計学会会刊"。——編者注

㊁ 参看«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populous Districts», first Report, 1844. Appendix["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区情况調查委員会报告書"1844年第一个报告中的附錄]。——恩格斯原注

从霍蘭德所提供的其他許多表格里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 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 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 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 78%；而骯髒的街道經过清扫以后，死亡率就减低了25%。他用下面的話結束自己的报告，这些話从一个英國資產者的口里講出來，要算是很坦白的了：

"既然我們發現某些街上的死亡率比別的街上高 3 倍，而整个等級的街又比其他等級的街高 1 倍，既然我們又發現死亡率在糟糕的街上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情况較好的街上几乎总是低的，那末我們就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結論：我們的大批的同胞，我們的成百的近鄰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預防措施而被毁滅了（destroyed）。"

关于工人階級衛生狀况的报告中有些資料也証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 年，利物浦上等階級（貴族、自由职業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五歲，商人和光景較好的手工業者是二十二歲，工人、短工和一般雇傭劳动者只有十五歲。在國会报告書里还可以找到許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数字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階級的幼兒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的嬌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惡劣的生活条件的不利的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死了一个，孩子就常常沒有人照顧，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惡果；因此，像曼徹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們在前面剛提到过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 57%以上不到五歲就死掉，同时，上等階級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却只有 20%，而農業区各階級所有的孩子在五歲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 32%⊖，这就沒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前面引証过几次的"机

工"雜志中的那篇論文里面，我們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精确的材料。該文的作者把城市和農業区里各种小兒病的死亡数字加以比較，証明曼徹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說來比農業区高 2 倍；城市中患神經系統疾病的比農村中多 4 倍，而患胃病的則比農村多 1 倍多，同时，城市中因肺部疾病而死的人数和農村中的比較起來是 2.5:1。在城市里，因天花、痳疹、百日咳和猩紅热而死的小孩子比農村中多 3 倍，因腦水腫而死的多 2 倍，因痙攣而死的多 9 倍。为了再引証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举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从 1832 年的國会工厂委員会报告中借用來放在他的"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歷史"(1835 年倫敦版第 3 版)里面的。

每 10 000 人中的死亡人数	5 歲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歲以上
拉特蘭德郡—衛生状况良好的農業区	2 865	891	1 275	1 299	1 189	1 428	938	112	3
艾塞克斯郡—沼澤地農業区域	3 159	1 110	1 526	1 413	963	1 019	630	177	3
工厂出現以前1779—1787年的卡賴尔市	4 408	911	1 006	1 201	940	826	533	153	22
工厂出現以后的卡賴尔市	4 738	930	1 261	1 134	677	727	452	80	1
工厂城市普累斯頓	4 947	1 136	1 379	1 114	553	532	298	38	3
工厂城市里子	5 286	927	1 228	1 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貧窮階級被压迫及其利益被忽視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

㊀ "工厂調查委員会报告"第 3 卷霍金斯博士关于郎卡郡的报告。这里引証的是"曼徹斯特最高統計权威"罗伯頓博士的材料。——恩格斯原注

病，还有其他的原因促使幼兒的死亡率上升。在許多家庭里，妻子和丈夫一样地出外工作，結果孩子就完全沒有人照顧，他們或者被鎖在家里，或者被交給雇來照看他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成百的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那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國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車輾死，被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燒死。孩子們因燒伤或被开水燙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徹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發生一次，在倫敦也一样地多，只是报上很少登出來罢了；我手头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訊”上的一篇报道。根据这篇报道，从12月1日到7日这一星期中就發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慘遭橫死的不幸的孩子們完全是我們的社会混乱以及热中于保持这种混乱狀况的有產階級的犧牲品。但是也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对这些孩子來說是否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們擺脫了充滿貧窮和苦难的、痛苦多而欢乐少的、漫長的一生。英國已經到了这种地步，資產階級也天天在报紙上讀到这一切，可是他們却無动于中。可是，如果我根据我所引用的那些不能不为他們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証据，控告他們犯了社会謀殺罪，他們是沒有权利申辯的。他們应該想办法結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則就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移交給工人階級。对后一种办法，他們絲毫也不感到兴趣；而前一种呢，只要他們还是資產階級，还不能抛弃資產階級的偏見，他們就無力做到。事实上，虽然在現在，在几十万犧牲者已經倒下去以后，他們終于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預防性的措施，公布了一个对住宅乱七八糟地挤在一起的情形总算稍微限制了一下的首都建筑法案㊀，虽然他們誇耀他們这种不僅沒有触动罪惡的根源

而且連衛生警察的最平常的要求都不能滿足的措施，但是他們还是不能以此來洗淸他們的罪名。英國資產階級現在只有兩条路，或者不顧这种落到他們身上的無可反駁的謀殺的罪名，繼續把統治权握在自己手里，或者就自己引退，把政权讓給工人階級。到目前为止，他們还是寧願选擇第一条道路。

現在讓我們从工人的身体的狀況轉到精神的狀况。既然資產階級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碼的生活，那我們也就不必奇怪它給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國的教育設施和人口数目比起來，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階級可以進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進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適合的人，他們只是为了生活才來当教师，大多数連自己也沒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識，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質，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監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競爭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錢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窮人吃虧，因为对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他們沒有相应的知識來做正确的选擇。沒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所謂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 1843 年的國会会議上要想眞正实施原來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業資產階級就傾全力來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贊成。此外，有大批的兒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沒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們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

㊀ 首都建筑法案（Metropolitan Buildings Act）于 1844 年在英國國会通过。——編者注

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課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証据都証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但是那里教师極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經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間太長了，一个完全沒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課时不忘記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課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証据，委員会本身也坚决認为，無論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適应國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國工人階級的愚昧無知的例子，这种愚昧無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國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資產階級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 500万英鎊的龐大預算中用于國民教育的只是 4 万英鎊这样一个可憐的数目。假若沒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經費也許还要少得可憐，而这种宗教热狂帶來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國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 National Schools ㊀，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話，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搶夺过來。結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無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駁）成了最主要的課程，孩子們的腦子里塞滿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發展却被可耻地忽視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向國会要求純世俗的國民教育制度，

㊀ 國民学校。——編者注

而把宗教教育交給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沒有一屆內閣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內閣大臣是資產階級的馴順的奴才，資產階級又分成無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們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話，讓工人受教育是危險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間直到現在还在为爭夺最高的統治权而斗爭，所以工人階級就只好暫时不受教育了。不錯，厂主們吹噓他們已經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念書了，但这里所謂能念書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中可以看出來。只要誰認識了字母，就說他已經能念書，于是厂主們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雜的，因而念書是一种眞正的藝術，只有經过長期的学習才能学会，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工人階級的愚昧無知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完全会寫的只是很少的一些人，而要寫得合乎正字法，就連許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國教高教会派的、教友会的、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里，根本就不教学生寫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來說是一种过分世俗的作業"。工人所受的其他各种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來。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沒有談到眞正的工厂工業。

該委員会委員格稜吉說："在北明翰，經我考試过的孩子，一般地連一点勉强可以說是有用的知識都沒有。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里都只有宗教教育，但是就在这方面他們一般也都是極端無知的。"該委員会委員霍恩說："在烏尔末漢普頓，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的十一歲的女孩子'从來沒有听說过另一个世界，也沒有听說过天堂或陰間的生活'。一个十七歲的男孩子不知道 2×2 等于多少，說不出兩个辨士合多少法尋（$^1/_4$ 辨

士)，甚至当人們把这些錢放到他手里的时候还是說不出。有几个男孩子从來沒有听說过倫敦，甚至連威倫霍尔也沒有听說过，虽然这个地方离烏尔未漢普頓只有一点鐘的路程，而且兩地的交通还是很頻繁的。他們当中有几个人从來沒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納尔逊、威灵頓、拿破侖这样的人物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連聖保罗、摩西或所罗門都从來沒有听說过的人，对大盜狄克・杜平、特别是以越獄聞名的小偷杰克・謝伯的生平、事迹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六歲的男孩不知道 2×2 是多少，也不知道 4 个法尋等于多少；另一个十七歲的男孩說，10 个法尋就是 10 个‘半辨士’，还有一个也是十七歲的男孩子，对几个很簡單的問題只簡短地回答說，‘什么也不知道’ (he was no judge o'nothin')。”(霍恩“报告”附錄第 2 部分 Q 18，№ 216、217、226、233 等)

这些孩子被人們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結果并沒有比原來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規地上了五年主日学，他却不知道耶穌基督是誰，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來沒有听說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亞倫等”(同上，文件 q 39、I.33 頁)。另一个孩子“正規地上了六年主日学，他知道耶穌基督是誰，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替我們的救主贖罪’而流了血；他从來沒有听說过聖彼得或聖保罗”(同上，q 36、I.46 頁)。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內上过好几个主日学，只能讀一些小書和簡單的單音節的字；他听說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聖彼得或聖約翰是不是也在內，以为聖約翰大概就是聖約翰・威斯利”(美以美教派的創始人)，如此等等。(同上，q 34、I.58 頁) 对于耶穌基督是誰这一問題，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亞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救主的主的兒子 (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而一个十六歲的男孩子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倫敦國王。”——在設非尔德，該委員会委員肯蒙茲要一些主日学的学生念書；他們說不出他們念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們剛念到过的使徒是些什么人。关于使徒的問題，

在他依次問过一切孩子而得不到正确的回答以后，一个看起來很机灵的小男孩滿有把握地喊道："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痲瘋病的人！"（番蒙兹"报告"附錄第1部分E22頁及以下各頁）

陶業区和郎卡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和國家在工人階級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階級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給他們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廢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廢物糾纏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國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头。貧困教人去祈禱，而更重要得多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國工人几乎都不会讀，更不会寫，但是他們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們却知道得很清楚。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們能够从这个資產階級那里得到些什么，他們也是知道的。虽然他們不会寫，可是他們会說，并且会在大庭廣众之中說。虽然他們不会算，可是他們对政治經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們看穿主張取消谷物税的資產者，并且駁倒他們。虽然他們完全不了解教士們費尽心机給他們講的天國的問題，可是他們很了解人間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問題。这在以后我們还要談到，現在讓我們來看看英國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國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連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產生的結果顯而易見地絲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們用來調節人对人的关系的簡單原則，由于現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爭，本來就已經非常紊乱；而当这些原則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摻雜在一起，并以一种專橫而毫無理由的訓令的宗教形式出現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沒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名其妙。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調查委員会所承

認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階級的道德几乎沒有任何影响。英國資產階級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現代的道德，把資產階級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使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來的道德灌輸給工人！日益衰老、懶惰的資產階級連为自己打算都認为是太費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們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經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話，資產階級無論如何是不該抱怨的。

可見工人不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統治階級的擯弃和忽視。而資產階級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緊的时候，它就用法律來对付他們；就像工人是無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們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只能嚇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眞的逐漸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資產階級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滅的內心激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識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們还对統治階級感到憤怒，他們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們乖乖地讓人把軛軛套在脖子上，只想把軛軛下的生活弄得比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擺脫这个軛軛，那他們就眞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資產階級为工人階級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們考慮到工人階級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們就無論如何也不能責备他們对統治階級所抱的那种仇恨了。工人在学校里受不到的道德教育，也不会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受到，——至少受不到那种在資產階級心目中还有某种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狀况、他們周圍的整个环境都促使他們道德墮落。他們窮，生活对于他們沒有任何乐趣，他們几乎一点享受都得不到，法律的懲罰对他們也

再沒有什么可怕的。他們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慾望，为什么一定要讓富人去享受他們的財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無產者憑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們談論“私有財產神聖”的时候，一切都講得很冠冕堂皇，資產階級听起來也很入耳。但是对沒有任何財產的人來說，私有財產的神聖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錢是人間的上帝。資產者从無產者那里把錢搶走，从而眞的把他們变成了無神論者。如果無產者成了無神論者，不再尊重这个人間上帝的神聖和威力，那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当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时候，蔑視一切社会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这一点資產階級自己大半也是知道的。普蒙茲指出㊀，貧窮对精神所起的毀滅性的影响，正如酗酒之于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長也很詳尽地告訴有產階級，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㊁。窮困讓工人在几条道路中做选擇：慢慢地餓死，立刻自殺，或者随便在什么地方見到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只要可能就拿走，干脆說，就是偷。如果大多数的人寧願偷东西而不願餓死或自殺，那我們是不应該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間也有許多人很講道德，即使弄得山窮水尽也不願去偷，而这些也就是餓死或自殺的人。不久以前自殺还是上等階級的值得羨慕的特权，現在在英國的無產者中間也时髦起來了，許多窮人都以自殺來擺脫貧困，因为他們找不到別的出路。

但是生活的毫無保障、掙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話，就是把英國工人造成無產者的那种东西，对他們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貧窮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國，我們的小農多半也窮，也常常缺这

㊀ “手工業和手工業者”。——恩格斯原注

㊁ “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頁。——恩格斯原注

缺那，但是他們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却比較小，他們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但是無產者除了自己的兩只手就什么也沒有，昨天掙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沒有任何能够獲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保証，——任何危机，主人的任何逞性都能使他失業，——这个無產者已經被置于人們所能想像的最令人憤怒的非人的地位了。奴隸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証，農奴也还有一塊用來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致于餓死的保障；而無產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們又不許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無產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狀况所能做的一切，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絲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長河中，不过是一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綜复雜的情况下的沒有自由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若干时期內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偶然情况决定的。他必須尽力設法不陷到这个漩渦底下去，設法挽救自己的人类的尊嚴（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來㊀反抗資產階級，反抗那个如此無情地剝削他、然后又听憑命运去擺布他并想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地位的階級），否則他就只好承認自己無法擺脫自己所处的境遇，于是也就不再做这种打算，而只是力圖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占些便宜就算了。儲蓄对他是一点用处也沒有的，因为他能够儲蓄起來的，最多也只能維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業，就不会僅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能長久地保有財產，假使他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來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較多的工資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又

㊀ 我們以后將看到，在英國，由于有了結社的自由，無產階級对資產階級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恩格斯原注

要做什么呢？在工資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闊綽”起來，这是使英國資產者莫名其妙而且極为惱怒的。要知道，如果儲蓄对人們并沒有什么好处，而最后还是要成为蠹魚和鉄銹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資產階級所吞沒，那末，他們在可能享受一下的时候就享受，而不去儲蓄，这不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也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都更使人墮落。卡萊尔关于棉紡工人所說的話，也適用于英國的一切產業工人：

“他們的生意永远像賭博一样，今天还很兴隆，明天就完蛋；他們的生活也很像賭徒，今天奢侈豪華，明天就忍飢挨餓。陰郁的反叛的不滿情緒（一个人心中所能蘊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沒了他們。英國商業以它那殃及全世界的痙攣般的动盪，以它那無可比拟的普罗特斯①-蒸汽，把他們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使他們陷入走投無路的境地；冷靜、沉着、長期的安靜，人类这些最起碼的幸福他們是沒有的…… 对于他們，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滿了荒唐而無謂的痛苦、充滿了憤激、怨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陰森的監牢。这是上帝所安排、所統治的、青葱翠綠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安排、所統治的弥漫着硫酸銅蒸汽、棉絮塵埃、醉后的吵嚷、憤怒和苦役的、陰暗而沸騰的陀斐特②呢？”㊀

往下，在第40頁中又寫道：

“世界上唯一的眞正的罪惡就是不公道和背叛眞理、背叛現实、背叛世界秩序，世界上唯一的难于忍受的痛苦就是意識到自己受了不合理不公道的

① 普罗特斯（Proteus）是希臘神話中替普賽頓（Poseidin）服务的海神，有預言力并能变幻种种形态。——譯者注

② 陀斐特（Tophet）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山谷，为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处，以后成为焚毁垃圾的地方。参看旧約耶利米書第19章。——譯者注

㊀ “憲章运动”第34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待遇，因此，我們关于工人狀况的一个大問題就是：这一切都是公道的嗎？首先是：他們自己对于这种狀况的公道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們的話就是很明顯的回答，他們的行动是更明顯的回答……憤激，下等階級反对上等階級的凶惡的复仇的意向愈來愈厉害了；他們对世俗政权的尊重和对精神主宰者的教訓的信仰愈來愈降低了。这种情緒可以加以譴責，可以給予懲罰，但是必須承認它是确实存在的：大家都应該知道这样的現象是可悲的，而如果一切都仍然照旧的話，那將会是致命的。”

在事实方面，卡萊尔講的完全对，只是在責备工人对上等階級的熾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錯了。这种憎恨、这种憤怒寧可說是一种証明，它証明工人感覚到他們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狀况里，証明他們不願意被当做牲口來看待，証明他們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資產階級的覊絆下解放出來。这一点我們可以从那些沒有这种憤怒的工人身上來加以判斷：一些人溫馴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帮助資產階級把束縛工人階級的鎖鏈鍛得更結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業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滯狀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經失去外表的穩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內心的穩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兩种情形下，他們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進了“惡習的迅速傳播”，而多愁善感的資產階級，在他們自己創造了產生这种現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現象憤慨起來。

使工人道德淪丧的另一个根源就是他們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說自願的生產活动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殘酷最帶侮辱性的痛苦。还有什么能比必須从早到晚整天地做那种自己討厭的事情更可怕呢！工人愈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愈是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覚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

对他自己說來是沒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創造嗎？是由于本能嗎？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錢，为了和工作本身毫無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一連工作多少个鐘头，單調得令人厭煩，僅僅这一点就足以在最初几个星期內使他感到工作是一种痛苦，如果他还保有些微人的感情的話。分工更把强制劳动所具有的使人动物化的这种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的劳动部門里，工人的活动都被局限在瑣碎的純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鐘又一分鐘固定不变地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㊀。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十二小时或十二小时以上从事于制針头或銼齒輪，再加上像英國無產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末，当他活到三十歲的时候，也就很难保留下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了。这种情形在使用机器和蒸汽动力以后也沒有改变。工人的劳动減輕了，肌肉不需要緊張了，工作本身成了一些瑣碎的事情，但同时也單調到了極点。这种工作不讓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付出这样大的注意力，使他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东西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剝夺了工人除吃飯和睡覺所最必需的时間以外的一切时間，使他沒有一点空閑去呼吸些新鮮空气或欣賞一下大自然的美，更不用說什么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么能不使人淪为牲口呢？这样，工人还是必須在兩条道路中选擇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維护資產者的利益（如果这样做，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來反抗，尽一切力量捍衛自己的人类尊嚴，而这只有在反抗資產階級的斗爭中才能

㊀ 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資產階級权威人士的証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在亚当·斯密的“原富”（前引用版）第3卷第5編第1章第297頁上找到。——恩格斯原注

做到。

所有这些原因已經在工人階級中引起了嚴重的道德墮落的現象，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道德墮落的現象更加擴大，使它达到了極点，这个原因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國資產階級作家們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風敗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耶利米①顚倒黑白地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長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而“大城市的时代”一書的作者弗安博士則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產階級的利益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假若这些作家承認貧窮、生活無保障、强制的过度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末所有的人，包括他們自己在內，就得对自己說：既然这样，我們就給窮人們財產吧，我們就保障他們的生活吧，我們就頒布法令來禁止过度的工作吧；而資產階級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是自行成長起來的，人們迁居到那里也完全是出于自願；同时現在也还不能立刻就得出結論說：創造大城市的只是工業和靠工業發財的資產階級；于是統治階級就很便于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从外表上看起來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不过是創造了一些条件，促使那些早已存在、至少已处于萌芽狀态的罪惡迅速而全面地發展起來而已。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認这种罪惡，——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業資產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資產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眞正的資產者完全看不見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們來听听他是怎么說的：

① 耶利米是希伯來的先知。参看旧約耶利米哀歌。——譯者注

“正是在大城市里，惡習和不正当的享乐布下了誘人的天罗地網；正是在这里，犯罪因可望不受懲罰而得到鼓励，懶散因有屡見不鮮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長。一切坏人和浪子避开了淳朴的鄉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墮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們可以为自己的惡行找到犧牲品，而他們所冒的危險也因容易發財而得到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無聞，罪惡由于不容易識破而繁荣滋長；放蕩的生活因为可以給人以眼前的欢乐而为人所喜好。誰要是在夜里走过聖詹尔士区，走过都柏林的狹窄而拥挤的胡同，走过格拉斯哥的貧民区，那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証据來証明这些話，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惡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罪惡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腐化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傳染性，在于年輕一代很容易遇到，而且每天都会遇到惡習的引誘，因而很难抵御这种引誘。有錢人 eo ipso㊀并不比窮人好些，他們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經不起这种引誘的；窮人們特别不幸的，是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不遇到惡習的引誘和犯禁的享乐的誘惑…… 在大城市里，要使沒有財產的階級中的年輕一代免受惡習的引誘，顯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道德墮落的原因。”

在做了一長段有关道德的論述之后，我們的作者繼續寫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窮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墮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窮人所受的誘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責窮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那些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貧困，就有某种引人墮落的力量，美德很少能够抵擋得住，特别是年輕人很少能够抵擋得住。在这种情形下，惡習的傳播几乎和人体的傳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作者寫道：

㊀ 当然。——編者注

“当上等階級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时候，罪惡的傳染就特別迅速而且不可避免。下等階級，就他們現在的宗教和道德的發展水平而論，往往很难責备他們屈服于周圍的誘惑，正如同很难責备他們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㊀

够了！尽管半資產者艾利生的見解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却把大城市在工人道德發展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暴露出來了。另外还有一个十足的資產者，反谷物法同盟的中心人物安得魯·尤尔博士㊁暴露了这些后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訴我們，大城市的生活助長工人中的陰謀的發生，并給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見，如果不適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資產階級），他們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來看問題，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誘惑；他們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來看待他們的最好的恩人——那些儉朴的富于進取心的資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們才行，否則，國家就要破產，其他灾禍就要發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將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資產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產階級起了鼓舞的和促進發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進了工人的發展。工人們开始感覺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階級；他們已經意識到，他們分散时虽然是軟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進了他們和資產階級的分离，促進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們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該有的那些見解和思想的形成，他

㊀ “人口原理”第2卷第76頁及以下各頁、第135頁。——恩格斯原注

㊁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London, 1835［“工厂哲学”1835年倫敦版］我們以后还要提到这本惡名昭彰的書。这里所引証的見該書第406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們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發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發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慮到自己的狀况并为改变这种狀况而斗爭；在这里，第一次出現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利益的对立；在这里，產生了工会、憲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農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們發現了这种病的眞实本質和治療方法。如果沒有大城市，沒有它們推动社会意識的發展，工人絕不会像現在進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間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殘迹，在这方面，大工業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資產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資產階級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資產階級是几乎保險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資產者随心所欲地剝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們，而且，如果他在工資以外，还对他們表現一点不花一文錢的和藹可親的态度，或者給他們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純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來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獲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錯，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創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資產者，他或許已經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責任；但是作为統治階級的一分子，——这个階級正由于它是統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國家的狀况負責，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沒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剝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飾着工人的奴隸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經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顯地看出了雇主僅僅是由于私人利益、僅僅由于追求利潤才和他發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連最小的

考驗也經不起的虛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認淸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發展起來，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隸一样地跟着資產階級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業和大城市。

对英國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要素是愛尔蘭工人向英格蘭移民，这件事在这一点上的意义我們已經談过了。一方面，如我們所看到的，它固然使英格蘭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們和文化隔絕，使他們的狀况惡化；但同时，在另一方面，它也促進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鴻溝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將發生的危机的來臨。問題在于，英國所患的社会病的过程和身体生病的过程是一样的；它按照一定的規律發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國这个國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滅亡，而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們对于使这个病症加剧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愛尔蘭移民之所以在这方面起了促進的作用，还因为这个运动把愛尔蘭人的热情而生气勃勃的气質帶到了英格蘭并灌輸給英國工人階級。愛尔蘭人和英格蘭人之間的差別，在許多地方都很像法國人和德國人之間的差別。愛尔蘭人比較輕浮、容易激动、热情奔放；英格蘭人則沉着、坚毅、富于理智，他們相互來往，归根到底，对兩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使沒有愛尔蘭人那种慷慨到能做自我牺牲的、首先是受感情支配的性格摻合在英格蘭工人階級身上，假使不是愛尔蘭血統的混合以及与愛尔蘭人的經常來往使得英格蘭人純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來，那末英國資產階級的冷酷的利己主义就会更加長久地保存在工人階級中。

懂得了这一切以后，对于英國工人階級逐漸变成一种和英國

資產階級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驚奇了。資產階級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之間的共同点，比起它和它身边的工人之間的共同点來，都要多得多。工人比起資產階級來，說的是另一种習慣語，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習俗和道德原則，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兩种完全不同的人，他們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們是屬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陸上，到現时为止我們还只認得这兩种人中的一种，即資產階級。可是对英國的未來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無產者所組成的那一种人。㊀

英國工人在公共团体中和政治观点上所表現的社会性格，我們以后还要談到。在这里我們只想談談上述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后果，而且只談这些后果对工人的个性所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資產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經說过，乞丐通常都几乎只向工人求乞，工人在帮助窮人方面無論如何比資產階級做得多。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証实的事实，曼徹斯特的掌教帕金遜先生也証实了。他說：

“窮人給窮人的要比富人給窮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們的最老、最有經驗、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茲里博士的証言來証实我的話。他公开地說过，每年窮人們互相給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时期內富人給予窮人的数目。”㊁

工人的仁慈也表現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現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們自己的命运是艰辛的，所以他們能同情境況不好

㊀ 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長篇小說“神巫，或兩种民族”（«Sybil, or the Two Nations»）中，几乎和我同时說出了大工業把英國人分为兩种不同的民族的見解。——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的人。在他們看來，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資產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較和气比較可親的，虽然他們比有產階級更迫切地需要錢，但他們并不那样貪財；对他們來說，金錢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來買东西，可是对資產者來說，金錢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資產者变成了卑鄙齷齪的"財迷"。完全沒有这种金錢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資產者那样貪婪，資產者为了多賺錢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認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裝滿自己的錢袋。所以工人比資產者偏見少得多，看問題看得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鏡來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沒有宗教偏見。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腦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資產階級的那种狂热。如果說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話，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連理論上的都談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資產階級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說，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恐怕只有愛尔蘭人、一些老年人和半資產者——監工、工头等类的人才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是完全漠視宗教的，最多也只能看到一些自然神論的迹象，而且非常不明确，以致只表現在一些口头禪或对 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無神論者这类名詞的本能的恐懼上。一切教派的神甫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們在工人中的影响只是在最近才失去的；目前的情况是只要大叫一声《he is a parson!》（他是个牧师！），就常常能够把一个牧师从公共集会的講壇上赶下

㊀ «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or in Manchester etc.» By the Rev. Rd. Parkinson, Canon of Manchester. 3rd. edit. London and Manchester, 1841. Pamphlet [曼徹斯特的帕金遜掌敎著的小册子"曼徹斯特等地的窮人劳动者的現狀"1841年倫敦和曼徹斯特版第3版]。——恩格斯原注

來。和生活条件本身一样，宗教教育及其他教育的缺少，也使得工人比資產者客观，比資產者容易擺脫傳統的陈腐的原則和先入之見的束縛。資產者被自己的階級偏見，被那些从小就灌輸給他的原則一直淹沒到耳朵，这种人是無可救藥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但实質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現存的制度緊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在任何前進的运动中都是一具僵尸。他不再站在歷史發展的前头，工人將要起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以后就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們在下面再談——形成了这个階級的性格的好的一方面；坏的一方面也可以大致說一下，而且它是同样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縱慾、粗暴以及对私有財產的不尊重，这就是資產者加在工人头上的一些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据艾利生郡長說，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至少有3万个工人喝得爛醉。这个数字确实沒有誇大，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十二幢房子中有一家酒店，而在1840年每十幢房子中就有一家。在苏格蘭，1823年納消費稅的燒酒有2 300 000加侖，而在1837年就有6 620 000加侖。在英格蘭，1823年有19 76 000加侖，而在1837年就有7 875 000加侖。㊀ 1830年頒布的啤酒法案便利了所謂 jerry-shops①的开設（在这些酒店里許可賣零杯的啤酒），这也助長了酗酒的風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門前都有酒店了。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鄉下，只要有兩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就必然有一家 jerry-shop。此外，还有很多 hush-shops②，即沒有獲

㊀ 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恩格斯原注

① 下等啤酒店。——譯者注

得許可的秘密酒店，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釀酒作坊釀造着大量的燒酒。据盖斯克尔在前引書中估計，这种釀酒作坊在曼徹斯特一地就有一百多家，它們的年產量至少达 156 000 加侖。此外，曼徹斯特还有一千家以上的酒店，因之它們在总戶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也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的一切大城市中，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和資產階級政权下墮落最深的犧牲者，和小偷、騙子、妓女混在一起的，有各种年齡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親，如果还記起有些母親給怀抱中的嬰兒喝酒，那就未必会有人否認这种場所对它們的顧客所起的伤風敗俗的影响了。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資發了，散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貧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人們就可以看到酗酒的全部粗野情形。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徹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溝里的醉漢。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吵鬧得少一些罢了。而当錢花光了的时候，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鋪里去，——这种当鋪每个大城市中都有許多，在曼徹斯特有六十家以上，光是索尔福的一条街（礼拜堂街）就有十到十二家，——当掉他們僅有的一切。家具、節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話）、飲食用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鋪里贖出來，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回到当鋪里去，直到出了件什么事情，結果这些东西無法贖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貸者的手里，或者是高利貸者再也不願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無用处的东西付出一个小錢，那才算完。誰要是

② 私酒店。——譯者注

親眼看到过酗酒在英國工人中間流行的情形，誰就会欣然相信艾釋黎勛爵的話㊀，他說，工人每年花在喝酒上面的錢將近2 500万英鎊。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質生活狀况惡化，如何破坏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引起家庭糾紛，那是容易想像的。不錯，戒酒协会是做了不少事情的，但是几千个《Teatotallers》㊁对几百万工人說來又算得了什么呢？当爱尔蘭的戒酒使徒馬太神甫在英國的城市里巡行的时候，往往有3万到6万工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就全都忘了。譬如說，要是計算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徹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究竟有多少，得出的数字一定会比全城居民的总人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現象有顯著的减少。

除酗酒外，許多英國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縱欲。这个階級既然处于無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沒有正当地享受他們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產生，就是無可避免的，就是鉄的規律。資產階級只留給他們这兩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的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們身上。結果是，工人为了还想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兩种享乐上，过度地極端放縱地沉溺在里面。如果人們被置于只適合于牲口的狀况里，那末他們除了起來反抗或者眞的淪为牲口，是沒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資產階級自己，甚至他們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長了賣淫呢？每天晚上充塞于倫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㊂中有多少是靠道德高尚的資產階級为生呵！她們中有多少人应当为了不得不向每一个过路人出賣

㊀ 1843年2月28日在下議院的演講。——恩格斯原注

㊁ "戒酒主义者"。——編者注

㊂ 艾利生部長"人口原理"第2卷。——恩格斯原注

自己的肉体以免餓死而感謝她們的第一个引誘者——資產者呵！最沒有权利責备工人淫蕩的就是資產階級，这难道还不明顯嗎？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都可以归結为放縱地追求享乐、沒有远見以及不遵守現存的社会秩序，都可以归結为他們不能为了較長远的利益而犧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可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只能得到極少的报酬和肉体的享乐的階級，难道能够不盲目而貪婪地投入这些享乐中去嗎？既然誰也不关心这个階級的教育，既然他們的命运要受各式各样的偶然事件的支配，既然他們的生活朝不保夕，那末他們又有什么理由，又有什么兴趣使自己成为有远見的人，过"踏踏实实的"生活，并为了將來的享乐而犧牲眼前的享乐呢？而这种將來的享乐对于他們这些总是处在动盪不定的、毫無保障的狀况中的人來說还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現存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些微好处的階級，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現存社会制度敌視的階級，难道还能要求他們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嗎？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階級就一天不能避开它，而如果个别的工人要起來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末最大的灾禍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間零乱骯髒、連做夜店都不够格、家具很坏、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不流通而且又挤滿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出去工作，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常常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碰到，另外，他們还經常受到燒酒的誘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但是工人还是离不开家庭，他必須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無休止的家庭糾紛和口角，不僅对夫婦兩人，而且特別是对他們的孩子起着極其不

良的影响。忽視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視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國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而这主要是現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对于在这种伤風敗俗的环境中——他們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环境的一部分——像野草一样成長起來的孩子，还能希望他們以后成为道德高尙的人！躊躇滿志的資產者对工人的要求眞是太天眞了！

蔑視社会秩序的最明顯最極端的表現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墮落的原因起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他就必然会成为一个罪犯，正像水在列氏 80° 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在資產階級的粗暴野蛮、摧殘人性的待遇的影响之下，工人逐漸变成了像水一样缺乏自己意志的东西，而且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規律的支配——到了某一点他的一切行动就会不由自主。因此，随着無產階級人数的增長，英國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顚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內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統計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國是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增加着。僅僅在英格蘭和威尔士，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事件的数字是：

1805年……	4 605
1810年……	5 146
1815年……	7 898
1820年……	13 710
1825年……	14 437
1830年……	18 107
1835年……	20 731
1840年……	27 187
1841年……	27 760
1842年……	31 309

換句話說，在三十七年中逮捕事件的数字增加了6倍。在1842年發生的这些逮捕事件中，僅郎卡郡一地就有4 497起，即14%强，在密多塞克斯区(包括倫敦在內)有4 094起，即13%强。这样，我們就看到，僅僅这兩个地区(包括一些無產階級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國犯罪数字的1/4以上，虽然它們的人口远不及全國人口的1/4。从这些犯罪統計表中还可以明白地看出，絕大部分罪行都是無產階級犯的，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讀不会寫，有58.32%不完全会讀会寫，有6.77%讀和寫都不錯，有0.22%受过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教育程度不詳。在苏格蘭，犯罪的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件，到1837年已經有3 176件，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 189件。在艾利生郡長本人做官方报告的拉納克郡，居民在三十年中增加1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1倍，即比居民的增長快5倍。至于所犯的罪，則和所有的文明國家里一样，大多数是侵犯私有財產，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發生的犯罪，因为誰也不会去偸窃他自己已經有的东西。侵犯私有財產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蘭是1:7 140，在法國是1:1 804，在英國，当盖斯克尔寫書的时候是1: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在荷蘭是1:28 904，在法國是1:17573，在英國是1:23 395。在農業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数目的比例是1:1 043，而在工厂区則是1:840㊀；現在，在全英國这比例几乎是1:660㊁，而从盖斯克尔的書出版以來，总共还不到十年呵！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資產者來思考一下这种情况所引起的

㊀ "英國的工業人口"第10章。——恩格斯原注

㊁ 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22 733人)除以居民总数(約15 000 000人)所得的数字。——恩格斯原注

后果，这些事实眞是已經綽綽有余了。如果墮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長二十年，——要是在这二十年中英國工業不像以前那样走运，这个比例就只会增大，——那結果会怎样呢？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拿起一張报紙而不看到社会紐帶全部松弛的最顯著的例子。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國报紙中随手拿出一張，这是1844年10月30日的“曼徹斯特衛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个报紙已經不再花力气去詳細报道曼徹斯特的消息了，它只选擇最惹人注意的事实來叙述：在一个工厂里，工人因要求提高工資而罢工，但治安法官强迫他們复了工；在索尔福，几个男孩子偸东西被捉住了，一个破產的商人想欺騙他的債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比較詳細些：埃士頓發生了兩起偸窃案、一起破門入盜案和一起自殺案；柏立發生一起偸窃案；波尔頓發生兩起偸窃案和一起偸漏消費稅案；里城發生一起偸窃案；在奥尔丹，發生了一起因工資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偸窃案，几个愛尔蘭女人打架，一个不是工会会員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員毆打，一个兒子毆打母親；罗契得尔發生許多起斗毆案、一起襲击警察案和一起搶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尔特發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資不滿的事件、一起偸窃案、一起欺詐案、一次斗毆，一个男人毆打老婆；瓦灵頓發生一起偸窃案和一次斗毆；威根發生一起偸窃案和一起搶劫教堂案。倫敦的报紙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各式各样的欺詐、偸窃、搶劫以及家庭糾紛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我手边正好有一張1844年9月12日的“泰晤士报”，里面只登載着一天的消息。它报道了一起偸窃案、一起襲击警察案、一項要父親出錢撫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遺弃孩子以及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國所有的报紙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國家里，社会

战爭正在熾烈地進行着。每个人都只顧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純粹是由自私自利的打算來决定，就是說，看怎样才对他更有利。沒有一个人想到要和自己的同伴和睦相处，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嚇、武力或法庭來解决。一句話，每一个人都把別人看做必須設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別人看做一种可以供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且这个战爭，正如犯罪統計表所表明的，是一年比一年激烈、殘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各方面已漸漸分成互相斗爭的兩大陣营：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無產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战爭并不使我們感到驚訝，因为它不过是自由競爭所包含的原則的徹底实現而已。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烏云日益密集在資產階級头上，但他們却泰然处之，無动于中；虽然他們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們別說沒有对現存的社会制度感到憤怒，甚至也沒有对这种社会制度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懼，沒有对每一件个別的犯罪行为所預示的总爆發感到恐懼。可是这却正好說明了資產階級之所以为資產階級；由于資產階級的观点，他們甚至連事实都看不清，更不用說这些事实所產生的結果了。簡直無法相信，階級偏見和先入之見竟使得整整的一个階級这样極端盲目，我还想說，簡直盲目到瘋狂的程度了。但是民族还是要按自己的道路發展下去，不管資產階級是否能看到这一点；而且这种發展总有那么一天会發生一种使有產階級大吃一驚的、連他們的智者也夢想不到的意外事件。

各別的劳动部門

狭义的工厂工人

現在我們來比較詳細地研究英國工業無產階級各个最重要的部分。根据上面（第54頁）規定的原則，应当从工厂工人即工厂法所涉及的工人开始。这个法律規定了利用水力或蒸汽力來紡織羊毛、蚕絲、棉花或亞麻的一切工厂的工作时間；因而，它的效力及于英國工業各个最主要的部門。在这些生產部門工作的工人是英國工人中資格最老、人数最多、智慧最高、力量最大、因而也最不安分而且是資產階級最恨的。站在工人运动的最前列的正是这些工人，首先是棉紡織業中的工人，正如領導着資產階級的政治运动的是他們的主人即厂主，首先是郎卡郡的厂主一样。

我們在"導言"里已經看到，在这些生產部門中工作的人如何因新机器的出現而首先被迫脫离了以前的生活条件。因此，后來陸續發明的新技術也極其深刻而持久地影响着这一部分人，这就毫不足怪了。在尤尔㊀、培恩斯㊁等人寫的棉紡織業史中，每一頁上都講到日新月异的改進，其中大部分也已經在紡織工業中的上

㊀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By Dr. A. Ure. 1836[安·尤尔博士"大不列顛的棉紡織業"1836年版]。——恩格斯原注

㊁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By E. Baines, Esq. [爱·培恩斯"大不列顛棉紡織業史"]。——恩格斯原注

述其余部門里被采用了。手工劳动几乎到处都被机器排挤掉，几乎一切操作都用水力或蒸汽力，而且每年都有更新的改進。

在一个組織得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所有这些改進都只会受到欢迎；但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爭進行得正激烈的地方，个别的人把一切利益都攫为己有，从而剝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資料。机器上的每一种改進都搶走了工人的飯碗，而且这种改進愈大，工人失業的就愈多。因此，每一种改進都像商業危机一样給某一些工人帶來嚴重的后果，即匱乏、貧窮和犯罪。讓我們举几个例子來說明一下。由于头一个發明——一个工人搖动的珍妮紡紗机（見前）——的生產能力已至少比一架普通紡車高5倍，所以每一架新的珍妮紡紗机就要使5个紡工失業。生產力比珍妮紡紗机大得多而且也只需要一个工人操縱的水力紡紗机就剝夺了更多的人的生計。產量不变而需要工人更少的騾机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而它的每一次改進，即錠子数目每增加一次，都又一次地減少了所需工人的数目。騾机上的錠子已經大大增加，使許多工人都失了業：以前一个紡工和几个接断头的童工(piecers)管600个錠子，而現在他一个人就能够看兩架騾机，总共是1 400—2 000个錠子，这样，兩个成年紡工和他們的一部分助手就失了業。自从許多紡紗工厂使用自动紡机以后，紡工的作用就全部化为烏有而由机器代替了。我手头有一本書㊀，是曼徹斯特一位公認的憲章派領袖詹姆斯·李奇寫的。作者曾在不同的工業部門里，在工厂里和煤礦里工作过許

㊀ «Stubborn Facts from the Factories». By a Manchester Operative. Published and dedicated to the Working Classes by Wm. Rashleigh, M. P. London, Ollivier, 1844, p. 28 ff. ["一位曼徹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無可否認的事实"。國会議員威·拉釋萊出版并献給工人階級，1844年倫敦奧利維尔書店版第28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多年，我个人也知道他是一位誠实、可靠而且能幹的人。由于他在党內的地位，他掌握了工人自己搜集起來的、关于各种工厂的許多極为詳細的資料。他做了若干統計表，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1829年，35个工厂总共比1841年多用了1 060个紡工，虽然在这个时期內这些工厂里的錠子数目已經增加了99 239个。他还举出了5个工厂，在这些工厂里連一个紡工都沒有了，因为那里只使用自动紡机。錠子的数目增加了10%，可是紡工的数目却减少了60%多。而从1841年起，——李奇补充道，——通过把錠子改为双排(double decking)等等办法而实行了許多改進，結果上述工厂中的某几个厂从1841年起又解雇了一半紡工。在一个不久以前还有80个紡工的工厂里，現在只剩下了20个紡工，其余的不是被解雇，就是被迫做童工的工作，拿童工的工資。关于斯托克波尔特，李奇也报道了同样的情况，1835年这里有800个紡工，1843年却只有140个了，虽然这个城市的工業在这八九年中有很大的發展。在梳棉机方面最近也做了类似的改進，这就剝夺了一半工人的生計。一个工厂里安裝了改良幷紗机，結果八个女孩子中有四个失了業，而其余四个的工資也被厂主从8先令减到7先令。織布業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动力織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了手織机在織布業里的一切地盤。因为它生產的要比手織机多得多，而且一个工人能看兩架动力織机，所以在这里也有許多工人失了業。在所有的工厂生產部門中，在紡麻和紡羊毛方面，在蚕絲的加工方面，情形都是一样；动力織机甚至已开始夺取毛織品和麻織品生產的个别部門。僅僅在罗契得尔一地，在織法蘭絨及其他毛織品的部門里用动力織机的就比用手織机的多。对于这一点資產階級通常总是这样回答：机器一改進，生產費用就减少，結果成品的价格就降

低，而价格一降低，消費量就会增加，因而失業的工人很快就能在新建的工厂里重新找到工作。当然，資產階級有一点是完全对的，这就是在有利于一般工業發展的一定的条件下，以廉价原料制成的商品的价格每降低一次，都会大大地增加消費量，促成新工厂的創办。但是除了这一点資產階級的論断就沒有一个字是对的。他們完全沒有考慮到，在价格降低的結果顯示出來和新工厂建立起來以前，是要經过許多年的。他們絕口不談，由于机器方面的各种改進，眞正的費力的工作一天天地被机器所代替，从而成年男人的工作就变成了簡單的看机器的工作，这是纖弱的妇女甚至小孩子也完全可以做的，而做这个工作所得的工資要少一半，甚至少三分之二；这样一來，尽管生產已經擴大，成年工人却一天天地从工業中被排挤出來，而且再也找不到工作；因此，整个整个的劳动部門或者完全取消了，或者改变得这样厉害，以致工人必須从头学起；在禁止童工劳动的問題被提出來时，資產階級总說，要想獲得必要的工厂技能，必須从小即从十歲以前学起（例如見“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报告”的几个地方），但是在这里他們却竭力避免提到这一点。最后，他們絕口不談，技術發展的过程在不断地繼續着，即使工人眞的在新的劳动部門里找到了工作，机器的改進还是要把他从那里排挤出去，使他最后失去对明天的信心。但是資產階級却獲得了机器改進的全部利益。在最初几年，当許多老机器还在工作，改進还沒有普遍实行的时候，这就是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最好的机会，而要資產階級看到机器生產發展的坏的一面，这未免对他們要求太高了。

机器一改進，工資就降低，这也是資產階級激烈地加以反駁的，但工人却再三地堅持这一点。資產階級要我們相信，虽然計件

工資随着生產的改進而降低了，但每周的工資一般說來与其說是降低，不如說是提高了，工人的狀況与其說是变坏，不如說是改善了。要徹底搞淸楚这个問題是困难的，因为工人所引的多半是計件工資下降的例子。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門里每周的工資也毫無疑問地随着机器的采用而降低了。在騾机上紡細紗的所謂精紡工确实拿到較高的工資，每周三四十先令，这是因为他們組成了一个坚强的工会來反对降低工資，同时他們的劳动也需要長期的訓練。但是普通的紡工所得的工資就很低了，因为他們不得不和不適于紡細紗的自动紡机 (self-actors) 競爭，而且这种机器的应用又大大打击了他們的工会。一位这样的紡工告訴我，他一个星期掙的錢不超过 14 先令，这和李奇的材料是符合的，他說，在各个不同的工厂里普通紡工一星期掙不到 16 ½ 先令，三年前一星期掙 30 先令的紡工，現在勉勉强强才能掙 12 ½ 先令，而去年一年的平均工資也沒有超过这个数目。的确，女工和童工的工資是下降得少一些，但这只是由于一开始就不高的緣故。我認識許多女工，都是有小孩的寡妇，她們拚上命每星期也只能掙八九个先令，而每一个知道英國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人都承認，这一点錢是不够养家的。所有的工人都异口同声地断定，工資随着机器的改進而普遍降低了。工業資產階級說什么工人階級的狀况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改善了，工人自己却認为这是一个弥天大謊，而要証实这一点只要在工厂区里的每一个工人大会上听听就可以了。但即使眞的只是相对工資即計件工資降低，而絕对工資即工人一星期掙的总数幷沒有变动，那又該得出什么样的結論來呢？这只是說，工人必須心平气和地看着厂主老爺們裝滿自己的腰包，看着他們从每一种改進中得到好处，却連極小的一份也不分給他們工人。資產階

級在和工人斗爭时連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都忘記了。这个在其他場合下把馬尔薩斯当做神的資產階級惶恐地向工人叫道：假使沒有机器，英國人口中增加的那几百万人到哪里去找工作呢㊀？多么地荒謬！似乎資產階級自己知道得不够淸楚，假使沒有机器和机器所促成的工業繁荣，这“几百万人”根本就不会出世，也不会長大！如果說机器也給工人帶來了某种好处，那就只是它向工人証明了社会必須改造，使机器不再为害于工人，而是造福于工人。这些聪明的資產者老爺們可以去問問曼徹斯特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淸道夫（現在，这当然已經晚了，因为在这方面也發明了而且使用了机器），去問問那些在街上賣鹽、賣火柴、賣橘子、賣鞋帶等等或者竟不得不討飯的人，問問他們过去是幹什么的，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会回答道：工厂工人，被机器剝夺了工作的工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机器的改進对工人只能產生不利的并且經常是很嚴重的后果；每一部新机器都会帶來失業、匱乏和貧窮，而在英國这样本來就几乎总有“过剩人口”的國家里，在大多数情形下失掉工作就是一个工人可能遭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不用說，技術不断發展和随之而來的失業所產生的这种生活無保障的現象，对于一个生活狀况本來就已經十分动搖不定的工人，起着怎样使人洩气，使人沮丧的作用呵！要避免陷入絕望狀态，在这里工人只有兩条路可走，或者在內心里、在表面上都反抗資產階級，或者过酗酒和放蕩的生活。英國工人有的选擇了第一条路，有的选擇了第二条路。英國無產階級的歷史叙述了成百次的破坏机器和反抗資產階級的騷动，而关于放蕩生活，我們已經談过：这当然只是絕望

㊀ 例如普蒙兹先生在他的"手工業和手工業者"一書中就是这样發問的。——恩格斯原注

的一种特殊表現形式而已。

最倒霉的是那些不得不和新采用的机器競爭的工人。他們生產的商品的价格是由机器生產的同样商品的价格來决定的，而因为机器生產比手工生產便宜，所以和机器競爭的工人得到的工資是最低的。在旧式机器上工作的工人，如果他不得不和最新式的改良了的机器競爭的話，他的遭遇也是一样。当然，另外还有誰会來担負这种損失呢？厂主既舍不得扔掉旧机器，又不願意受到損失；对死的机器是沒有什么办法的，于是他就在活的工人身上，在整个社会的替罪羊身上打主意。在这些不得不和机器競爭的工人中間，生活得最坏的是棉紡織業中的手工織工。他們得到的工資最少，甚至在有足够的工作时，一星期所掙的錢也不超过 10 先令。动力織机一个跟一个地从他們那里夺取了織物業的各个部門；此外，手織業又是在其他劳动部門中失掉工作的一切工人的最后的避难所，因而在这里总是人手过多。所以，一个手工織工平时一星期能掙六七个先令就算是幸运的，甚至要掙这个数目，他每天就得在他的織机上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八小时。此外，大多数的織品都需要一个潮湿的工作地点，为的使緯紗不致老是断掉，这样，一半由于这个原因，一半也由于工人窮，租不起好房子，手織作坊中地下几乎从來都是既不鋪木板，也不鋪石板的。我訪問过不少手工織工；他們住的房子都是在最破落最骯髒的大雜院和街道里，通常总是在地下室中。往往是五六个織工住在一座只有一兩間工作室和一間大的公用臥室的小宅子里，而且他們中还有些是已經結了婚的。他們的食品几乎光是土豆，有时有点燕麥粥，牛奶很少見，肉类就几乎从來看不到。他們中有很多人是爱尔蘭人或者祖先是爱尔蘭人。这些不幸的手工織工，每次危机都是他們最先受到打击，

最后擺脫危机的惡果，而且还要被資產階級当做一种工具，用來反击那些攻击工厂制度的人！看吧，資產階級洋洋得意地欢呼道，看看这些窮織工生活得多么糟，看看工厂工人生活得多么好，然后再來評判工厂制度吧！㊀似乎手工織工的狀况这样坏并不是工厂制度本身和机器的罪过，似乎資產階級自己对这一点了解得不像我們这样清楚！但是这里接触到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說几句謊，裝一裝好人，在他們是算不了什么的。

現在，讓我們更仔細地看看机器生產的發展日益挤掉成年男工的事实。在机器上工作，無論是紡或者是織，主要就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但手指却必須高度地灵活。所以男人对这种工作不僅不必要，而且由于他們手部的肌肉和骨骼比較發达，甚至还不如女人和小孩子適合，因此，他們几乎完全从这个劳动部門中被排挤出去了。这样，随着机器的使用，手的活动和肌肉的緊張逐漸被水力和蒸汽力所代替，于是就愈來愈沒有必要使用男人了。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僅工資比較低，而且如上面已經說过的，比男人更適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們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力紡紗机的紡紗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女孩子，在用騾机的紡紗工厂里只有一个成年男紡工（在使用自动紡机时，他就是多余的了）和几个接断头的助手，后者多半是女人或小孩子，有时是十八歲到二十歲的青年男子，間或是失了業的老紡工。㊁在动力織机上工作的多半是十五歲到二十歲及二十歲以上的女人，有时也有几个男人，但他們很少有二十一歲以后还繼續做这种工作的。在粗紡机上工作的也同样只是女人，

㊀ 例如尤尔博士在他的"工厂哲学"中說的。——恩格斯原注

最多只有几个男人从事磨梳棉机和刷洗梳棉机的工作。此外，一切工厂都还要雇一定数目的小孩子來裝卸筒管(doffers)，雇几个成年男人做監工，雇一个机匠和一个司机管理蒸汽机，另外还要雇用木匠、看門人等等。但是主要的工作都由女人和小孩子來做。这一情况厂主也是否認的，他們去年还公布了一个詳細的統計表，想証明机器决沒有排挤成年男人。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工厂工人中，妇女占一半以上(52%)，男人大約占48%，而所有这些工人中有一大半是十八歲以上的。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是厂主老爺們很小心地不告訴我們，成年工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男工，多少是女工，而問題的关鍵正是在这里。他們本來就是很明顯地把机匠、木匠以及一切多少和工厂有点关系的成年男人，甚至連办事員等等都列在表里面，可是他們沒有勇气把事情的全部眞相說出來。这些表充滿了捏造的、歪曲的、黑白顚倒的材料，以及可以嚇唬門外漢但不能向內行人証明任何东西的平均数字；在最重要的問題上这些表里面竟一字不提，这只証明了作者即厂主們的盲目的利己主义和不老实。我們可以从艾釋黎勛爵于1844年3月15日在下議院为辯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發表的演說中摘引一些关于工人年龄和性别的資料，这些資料并沒有受到厂主的反駁，而厂主所發表的材料也只涉及英國工厂工業的一部分。在大不列顚的419 560个工厂工人中(1839年)有192 887人(即几乎一半)是在十八歲以下；242 296人是女性，其中有112 192人在十八歲以下。

㊀ "郎卡郡某些棉紡織業部門的工資情况变得非常紊乱：几百个二三十歲的青年男工做着接断头的助手的工作或其他某种工作，一星期最多挣八九个先令，但是同一个工厂里的十三歲的童工一星期却挣5个先令，而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女工竟挣10—12个先令。" 1844年10月工厂視察員萊·霍納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这样，男工中就有80 695人在十八歲以下，而成年男工一共只有96 569人，占工人总数的23%，就是說，还不到$1/4$。在棉紡織工厂里，女工占56.25%；在毛紡織工厂里占69.5%；在絲織工厂里占70.5%；在紡麻工厂里占70.5%。这些数字想來已經足以証明成年男工被排挤的事实；但是要証实这一点，只要随便到一个工厂里去看看就可以了。結果現存的社会秩序必然会顚倒过來，而这种顚倒既强加于工人头上，就要使他們遭到最致命的后果。首先是女人出外工作完全破坏了家庭。如果妻子一天在工厂里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而丈夫又在同一个地方或别的地方工作同样長的时間，那末他們的孩子的命运会怎样呢？他們像野草一样完全沒有照管地生長起來；或者每星期花1个或$1^1/_2$先令把他們托付給旁人照管，而那些人会怎样对待他們，那是不难想像的。所以在工厂区，小孩子因缺乏照顧而釀成的不幸事件就驚人地增加起來。根据曼徹斯特的驗尸官的記錄（根据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的材料，霍金斯博士报告第3頁），在九个月內有69个孩子燒死、燙死，56个淹死，23个摔死，77个因其他不幸事件致死，就是說，一共發生了225起不幸事件㊀，而在非工厂城市的利物浦，十二个月內一共只發生了146起致命的不幸事件。煤礦中的不幸事件都沒有包括在这兩个城市中的这些数字里面，而且更应該注意到，曼徹斯特的驗尸官管不了索尔福，所以这兩个地区的人口可以認为是差不多相等的。几乎每一号“曼徹斯特衛报”都要报道一起或几起嚴重地燒伤、燙伤人的事件。母親出外工作也是小孩子死亡率增高的原因之一，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完全可以由事实証明。女人常常在

㊀ 1843年曼徹斯特医院記錄的不幸事件中有189件——一百八十九件！——是燒伤、燙伤的。有多少人因而致死却沒有說明。——恩格斯原注

分娩后三四天就回到工厂去做工，嬰孩当然只好丢在家里；休息的时候，她們急忙赶回去給孩子喂奶，自己也随便吃点东西。这奶是怎样喂的，那也可想而知了。艾釋黎勛爵引述了几个女工的証言：

"M·H·二十歲，有兩个小孩子，小的还是乳兒，由大一点的孩子照顧。她早晨五点鐘一过就到工厂里去，晚上要到八点才回來；奶整天从乳房往外流，把衣服全弄湿了。——H·W·有3个小孩子，星期一早晨五点离开家，星期六晚上七点才回來；一回來就要替小孩子做許多事情，忙到早晨三点鐘以后才睡觉。她常常被雨淋得渾身透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去做工。她說：'我的乳房痛得要命，我渾身都讓流出來的奶浸透了。'"

这个可耻的制度只是鼓励了人們采取用麻醉藥使孩子保持安静的办法，而事实上这个办法在工厂区已經傳布得很廣了。根据曼徹斯特区出生、死亡、婚姻登記处主任瓊斯博士的意見，这种習慣是常見的痙攣致死事件的主要原因。女人在工厂里做工不可避免地要把家庭整个地拆散，在目前这种以家庭为基礎的社会狀况下，这种情形無論对夫妇或者对小孩子都会產生最嚴重的敗坏德行的后果。一个沒有时間照顧自己的孩子、沒有时間讓孩子在初生的几年中享受最普通的母爱的母親，一个很少能見到自己的孩子的母親，是不能成其为孩子的母親的，她必然会对孩子很冷漠，沒有爱，沒有絲毫的关怀，完全像对待別人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条件下長大的孩子，以后对家庭是沒有絲毫眷恋的，他們在自己創立起來的家庭里也永远不会感到一点家庭味，因为他們太習惯于孤独的生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工人家庭受到更嚴重的破坏。兒童劳动也是促成家庭离散的一个原因。孩子們一到他們掙的錢多

于父母花在他們身上的錢的时候，他們就开始交給父母一部分錢作为食宿的費用，其余的就自己花掉。这样的事情往往在十四五歲的时候就已經發生（鮑尔：关于里子城的报告，其中的几个地方；塔夫耐尔：关于曼徹斯特的报告第 17 頁及其他各頁，均引自“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报告”）。一句話，孩子們都逐漸自立起來，把父母的家看做小旅館，如果他們不滿意这个旅館，他們就常常另外換一个。

在許多情形下，女人在工厂里工作并不完全破坏家庭，但是使它头脚顚倒了。妻子挣錢养活全家，丈夫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飯。这种情形是很多很多的；僅僅在曼徹斯特一地就可以数出几百个这种不得不專搞家务的男人。这种实际上的閹割在工人中激起什么样的正义的憤怒，它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原封不动的时候会使整个家庭关系發生什么样的根本变化，那是不难想像的。我手边有一封信，是一个名叫罗伯特·朋德的英國工人寫給奥斯特勒的，这个工人住在里子城澤边木屋的男爵大廈里（为了資產階級可以到那里去找他，所以我把詳細地址寫出來）。这封信的率直精神，我在翻譯中未必能表达出一半來；綴字錯誤在德文中还可以適当地表达出來，但是約克郡方言的特点就完全失去了。他在这封信里說到他認識的一个工人出去找工作，在郎卡郡的聖海倫斯遇到了一位老朋友。

“就在这里，先生，他找到了他，他走近他的小屋的时候，您想，他看到了什么？一間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兩把旧椅子、一張三条腿的圓桌、一只箱子，沒有牀，只是墻角有一堆陈麦稭，上面盖着兩条髒牀單，火爐旁有兩个木墩子。我这位可憐的朋友走進去的时候，可憐的杰克坐在火爐旁的一个木墩子上，您想想看，他在幹什么呢？他在用縫衣針替老婆补袜子，他一看見老朋友站在門口，就想把針綫活藏起來，可是朱（我那个熟人的名字）看到

了一切，他說：'見鬼，杰克，你在幹什么呀？老婆呢？你这是幹什么活呀？'可憐的杰克很不好意思，他說：'我知道这不是我幹的活，可是我那可憐的老婆在工厂里；她早晨五点半就到那里去，一直要工作到晚上八点鐘，回家时已經累得啥也不能幹了。所以只要是我能做的，我就得替她做。我没有工作，已經三年多没有工作了，我这一輩子再也找不到事情了。'說着就痛哭起來，他說：'不錯，好心的朱，这地方女人和孩子有的是工作，可是就没有男人的工作。要找工作眞比在街上拾100金鎊还要难。但是我从來不願意相信你或别人会看到我替老婆补袜子，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可是我老婆几乎連站都站不住了，我害怕她会病倒，那样一來我就不知道我們会怎么样了，因为她早就成了家里的男人，我却成为女人了。朱，这工作可糟糕呀。'他接着又伤心地哭着說：'以前可并不是这样。'朱問道：'可是，杰克，告訴我，这些时候没有工作，你是怎么活过來的？'杰克回答道：'我告訴你，朱，凑合着活下來了，可是也眞难过呵。你知道，我結婚的时候有的是工作，你也知道，我从來不是懶漢。'朱說：'可不，你那里是懶漢。'杰克說：'我們的家曾經布置得很好，那时瑪丽也用不着工作，我掙的錢足够我們兩人用。可是現在什么事情都顚倒过來了；瑪丽得出去工作，我只好留在家里看孩子，扫地，洗衣服，做飯，补衣服。我那可憐的女人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是累得动也动不了。你知道，朱，一个过慣了另一种生活的人，这日子眞难过呵。'朱回答道：'是呵，眞不容易。'杰克又开始哭起來；他說，要是他没有結婚，或者根本就没有生下來，那該多好；但是他和瑪丽結婚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弄到这个地步。杰克說：'我为这些事情哭过不知多少次了。'先生，朱后來告訴我，他听了这些話以后，就用他所有从小在工厂里学会的罵人的話咒罵工厂、厂主和政府。"

还能够想像出一件比这封信里所描寫的更荒謬更不近情理的事情嗎？但是这种使男人不成其为男人、女人不成其为女人、而又既不能使男人眞正成为女人、也不能使女人眞正成为男人的情况，

这种最可耻地侮辱兩性和兩性都具有的人类尊嚴的情况，正是我們所讚美的文明的最終結果，正是几百代人为了改善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狀况而做的一切努力的最終結果！眼看着人們的一切勤劳和努力到头來都成为笑柄，我們只能或者对人类和人类的命运本身感到失望，或者承認人类社会以前在追求自己的幸福时走錯了道路。我們必須承認，兩性間的关系之所以这样完全顚倒过來，只是因为这些关系一开头就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礎上。如果說工厂制度所必然造成的女人統治男人的現象是不近人情的，那末原來男人統治女人的現象也应該認为是不近人情的。如果現在的女人，像过去的男人一样，把自己的統治建立在她謀得了大部甚至全部家庭公共財產这样一件事实上，那末財產的共有就不是眞正的，不是合理的，因为家庭的一員以自己担負了大部分的責任而矜驕自誇。現代社会里的家庭正日益解体这一事实，只不过証明了維系家庭的紐帶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隱藏在財產共有这一外衣下的私人利益。㊀当孩子們不像上面所說到的那样只給父母飯費而要贍养他們的失業的父母的时候，也發生同样的相互关系。霍金斯博士在关于工厂劳动的报告里証实了这种关系是很常見的，在曼徹斯特这种事情更是屢見不鮮。正如同在另一种情况下女人是一家之主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是一家之主。艾釋黎勛爵在他的演說（1844年3月15日在下議院發表）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因为他的兩个女兒上酒館而責駡了她們，她們却說她們已經被

㊀ 有多少已婚妇女在工厂中工作，从厂主自己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郎卡郡 412 个工厂里做工的有10 721个已婚妇女；她們的丈夫只有 5 314人也在工厂里做工，3 927 人做别的工作，821 人沒有工作，其他 659 人不詳。可見每个工厂都有兩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人。——恩格斯原注

訓得煩死了：去你的吧，我們还得养活你！也应該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了。她們丢开父母不管，从父母家里搬了出去。

在工厂里長大的未婚女人并不比已婚的好。一个九歲起就在工厂里做工的女孩子自然是不熟悉家务的，因此，所有的工厂女工在这方面都完全是外行，都不会管理家务。她們不会縫級，也不会編織，不会做飯，也不会洗衣，她們連最普通的家务都不熟悉；至于怎样照顧孩子，她們更是一無所知。"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报告"举了几十个例子來証明这个事实，而关于郎卡郡的报告的作者霍金斯博士则發表了以下的意見("报告"第4頁)：

"女孩子們沒有經过仔細考慮就很早地結了婚；她們沒有可能、沒有时間、也沒有机会來熟悉家庭主妇的最普通的責任，而且即使她們有了这一切，她們在婚后也沒有时間來承担这些責任。母親每天有十二小时看不見自己的孩子：照管孩子的是特地花錢雇來的女孩子或老太婆；此外，工厂工人的住宅又經常不是一个所謂的家(home)，而是一間地下室，里面旣沒有做飯的器具，也沒有洗濯、縫級和补綴衣服所必需的用具，缺少能使他們过愉快而有文化的生活并能使家庭具有吸引力的一切东西。由于諸如此类的原因，特别是为了保全孩子們的生命和健康，我只能竭誠希望，总有一天会禁止已婚的妇女在工厂里做工。"

个别的例子和証言見"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报告"，考威尔文件第37、38、39、72、77、50頁。塔夫耐尔文件第9、15、45、54頁及其他各頁。

但是这一切还不是最大的禍害。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在道德方面引起了更加嚴重得多的后果。人們不分男女老少地聚集在一間工作室里，他們不可避免地互相接近，沒有受过任何智育和德育

的人們挤在一个狹小的地方，——这一切对妇女的性格的發展是不会有什么好影响的。厂主即使注意到这一点，也只是在眞正發生了什么丑事的时候才会出來干涉；至于比較放蕩的人对比較規矩的人、特別是对年輕人的經常的但不大顯著的影响，他就無法知道，因而也無法預防。而正是这种影响害处最大。在“1833年工厂調查委員会报告”中，許多証人都說工厂中的談話是“猥褻的”、“下流的”、“骯髒的”等等（考威尔文件第35、37頁及其他許多頁）。我們在大城市里大規模地看到的事情在这里小規模地發生着。人口的集中对人們有同样的后果，不管这种集中是發生在大的城市里还是小的工厂里。工厂愈小，接近的机会就愈多，交往就愈不能避免。后果是免不了的。萊斯特的一个証人說，他寧願讓他的女兒去討飯，也不願送她進工厂，工厂是地獄的眞正入口，城市中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工厂造成的（鮑尔文件第8頁）。曼徹斯特的另一个証人“毫不犹豫地断定，工厂中的十四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女工有四分之三已經丧失了童貞”（考威尔文件第57頁）。委員会委員考威尔簡直就認为，工厂工人的道德比工人階級的中等道德水平还要低一些（第82頁），霍金斯博士則說（“报告”第4頁）：

“道德是不容易用数字表示出來的，但是，如果相信我親身的观察，相信那些和我談过話的人在这个問題上的意見，并且也相信我得到的一切証言所產生的总印象，那末工厂生活在道德上对青年妇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丧气的。”

不言而喻，工厂奴隸制也和任何別的奴隸制一样，甚至还要厉害些，是把 jus primae noctis ㊀ 給予主人的。在这方面厂主也是

㊀ 初夜权。——編者注

女工的身体和美貌的主宰。解雇的威脅即使不是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至少十回中也有九回足以摧毁女孩子的任何反抗，何况她們本來就不很珍視自己的貞操呢。如果厂主足够卑鄙的話（委員会的报告叙述了許多这样的事件），那末他的工厂同时也就是他的后宫；而且，即使不是所有的厂主都利用这个权利，女工們的情况本質上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在工厂工業創始的时期，当大多数厂主都是沒有受过教育而且不尊重社会上的伪善習俗的暴發戶的时候，他們是泰然自若地利用他們这个“正当地得來的”权利的。

要正确地估計工厂劳动对妇女的身体所產生的后果，必須先考察一下兒童的劳动及劳动本身的特性。現代工業一兴起，工厂就雇用小孩子；最初由于机器小（以后变大了），在机器上工作的几乎完全是小孩，而且他們主要是从孤兒院里領來的，厂主把他們当做“学徒”成群地長期雇用。他們吃的、住的和穿的都是一样，自然完完全全是雇主的奴隸，受雇主的最殘酷和最野蛮的虐待。早在1796年，派西沃博士和罗·皮尔爵士（棉紡織工厂厂主，現任首相的父親）就那么有力地表現了这个令人髮指的制度在社会輿論中所引起的憤怒，竟使得國会在1802年通过了学徒法，制止了最驚人的虐待㊀。自由工人的競爭漸漸地抬起头來，把学徒制挤掉了。工厂愈來愈多地在城市里建立起來，机器变大了，屋子里空气比較流通了，也比較清潔了。同时，成人和青年的工作也逐漸多起來，于是在工厂里工作的兒童的相对数目就減少了一些，他們开始工作的年齡也稍微提高了一些。人們很少雇用八九歲以下的孩子了。以

㊀ 1802年的学徒法把兒童学徒的工作时間限制在十二小时以內，并禁止讓他們做夜工。此項法律只是在棉紡織業和毛紡織業中实行，并且沒有規定負責視察工厂的机構加以監督，而事实上厂主們也不遵守它。——編者注

后，正如我們在下面將要看到的一样，立法机关也一再地出來保护兒童，使他們不会因資產階級的貪慾而受到殘害。

工人的孩子、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孩子的死亡率之高，就足以証明他們幼年的生活条件对健康如何有害。这些原因对活着的孩子也有影响，虽然其程度不像对已經死了的孩子那样厉害。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原因也要造成容易感染某种疾病的体質或者使發育受到阻碍，因此，工人的孩子的体力都比一般的孩子差。一个在貧窮和各种各样的困苦中、在潮湿和寒冷的环境里、在穿得不暖住得很坏的情形下生長起來的工厂工人的九歲的孩子，絕对不会像在比較健康的环境里長大的孩子一样地有工作能力。他在九歲时就被送進工厂，每天工作六小时半（以前是八小时，再以前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甚至十六小时），一直工作到十三歲，而从这时起一直到十八歲每天就要工作十二小时。对他的身体發生不良影响的原因仍然不停地起作用，而工作却愈來愈重了。就假定一个九歲的孩子，甚至是工人的孩子，可以坚持每天六小时半的工作而不致对他的身体有顯而易見的損害，但是待在污濁、潮湿而且經常是悶热的工厂空气里，对健康無論如何是不会有好处的。把孩子們应該專門用在身体和精神的發育上的时間犧牲在冷酷的資產階級的貪婪上，把孩子們从学校和新鮮空气里拖出來，讓厂主老爺們从他們身上搾取利潤，这無論如何是不可饒恕的。固然，資產階級会說：如果我們不雇孩子們到工厂里來工作，他們所处的环境还是一样地不利于他們的發育。一般地說，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好好地考慮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說，資產階級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謀利益！他們用來替自己辯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們一

手造成的。他們用昨天犯的罪來替今天犯的罪進行辯解。要不是工厂法在某种程度上束縛住他們的手脚，这些專門为工人的福利而設立工厂的、“好心的”、“仁慈的”資產者会怎样保护工人的利益啊！讓我們來听一听，在工厂視察員沒有盯住厂主以前，他們在工厂里的行为是怎样的。讓他們自己承認的証据（“1833年工厂調查委員会报告”）來揭露他們。

中央委員会的报告說：孩子們开始在工厂里工作間或是从五歲起，有时是从六歲起，更經常地是从七歲起，而大部分是从八九歲起；工作时間常常是長到每天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吃飯时間除外）；厂主允許管理人毆打孩子，而且常常自己也动手。这个报告甚至还叙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苏格蘭厂主騎着馬去把一个十六歲的逃跑的工人追回來，叫他走在馬前面，强迫他和馬跑得一样快，而且不断地用長鞭子抽他！（斯圖亞特文件第35頁）在工人的反抗比較强烈的大城市里，这种事情当然發生得少一些。然而就是这样長的工作日也还不能滿足資本家的貪慾。他們的目的是要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使投入建筑物和机器里的資本多生利，使它尽可能地加緊工作。为了这个目的，厂主就实行了可耻的夜工制。有些厂主实行了兩班制，每班的人数都足够充分保証工厂工作的進行，一班在白天工作十二小时，一班在夜里工作十二小时。任何白天的睡眠都代替不了的夜間的休息这样經常被剝夺，对于小孩子和年輕人，甚至对于成年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难想像的。整个神經系統受刺激，因而身体整个地衰弱下去，这就是这种劳动的必然結果。这种劳动的另一后果便是酗酒和縱慾。一个厂主証明（塔夫耐尔文件第91頁），在他的工厂里实行做夜工的兩年內，非婚生子的数目增加了1倍，道德水平竟降低到使他不得不停

止夜工。别的厂主做得更野蛮，他們强迫許多工人一連工作三四十个小时，而且每星期都要这样做几次；这是因为厂主沒有足够的工人來換班：換班僅僅是为了讓一部分工人能替換出來睡上一兩个鐘头。委員会关于这种野蛮行为和它的后果的报告超过了我在这方面所听到的一切。这里所叙述的那些駭人听聞的事情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可是我們將会看到，資產階級还經常地引用委員会的証据，把它解釋得对自己有利。这种制度的后果很快就顯露出來了：委員們报告他們遇到过大批的畸形者，而这些人之所以畸形完全是由于工作时間过長。最普通的畸形是脊柱和兩腿弯曲。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員，里子城的弗蘭西斯·沙普是这样描述这种畸形的：

“在我到里子以前，从來沒有看見过股骨下端这样奇怪地弯曲的情形。起初我以为这是佝僂病，但是到医院里來看这种病的人很多，得这种病的年齡又都是小孩子通常已不会得佝僂病的时候(八歲到十四歲)，而且只是在孩子們進工厂工作以后才开始得这种病，这一切迫使我改变了我的看法。到目前为止我已看見过將近一百个类似的病例，我可以極肯定地說，这些病是劳动过度所引起的；据我所知，所有的病人都是工厂里的孩子，并且他們自己也認为他們生病的原因是劳动过度。”——“顯然是因为站得太久而引起的脊柱弯曲的病例，我遇到过不下三百件。”(劳頓博士文件第12、13頁)

在医院里工作了十八年的医生，里子的海依博士，也同样証明：

“脊柱弯曲在工厂工人中是很常見的；在某些場合下这只是过度劳动的結果，在某些場合下則是長时間的劳动在生來就弱或由于营养不良而衰弱下去的身体上造成的后果…… 在这里，各种畸形看來比下面这些病更常見：膝蓋向里弯，关節上的韌帶常常松弛而缺少彈力，腿的長骨弯曲了；这些長

骨头的粗的一端特別弯曲而且發育过度；这些病人都來自工作时間过長的工厂。"(劳頓博士文件第 16 頁)

布萊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門特和沙普也都証实了这一点。在德林瓦特、鮑尔和劳頓博士等三个委員的报告里描述了許多这类畸形的例子；不大注意这种現象的塔夫耐尔和爵士戴維·巴萊博士在他們的报告里也举了个别的例子。(德林瓦特文件第 69 頁上关于兩弟兄的例子，第 72、80、146、148、150 頁上关于兩弟兄的例子，第 155 頁及其他許多頁；鮑尔文件第63、66、67頁上的兩个例子，第 68 頁上的三个例子，第 69 頁上的兩个例子；关于里子的报告第 29、31、40、43、53 頁及以下各頁；劳頓博士文件第 4、7 頁上的四个例子，第 8 頁上的几个例子等；戴·巴萊爵士文件第 6、8、13、21、22、44 頁，第 55 頁上的三个例子等；塔夫耐尔文件第 5、16 頁及其他各頁)調查过郎卡郡的委員考威尔、塔夫耐尔和霍金斯博士完全忽視了工厂制度所引起的这些医学上的后果，虽然郎卡郡的畸形者在人数上完全可以和約克郡相比。我每次走过曼徹斯特总要碰見三四个畸形者，他們的脊柱和腿弯曲的情形和上面所描述的完全一样，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他們，并且也有可能仔細地观察他們。我自己認識一个畸形者，他的情况和海依博士所描述的完全符合，他是在盃德尔頓城道格拉斯先生的工厂里弄成畸形的。这个工厂由于不久以前还一夜連着一夜地通宵工作，所以在工人中間至今还是臭名远揚的。一看这些畸形者，立刻就可以猜到使他們畸形的原因是什么，他們的畸形都是一样的：膝盖向里同时又稍微向后凹進去，双脚成为里八字，关節畸形而粗大，脊柱往往向前或向旁边弯曲。但是搞得最殘酷的看來还是麥克尔士菲尔德区的那

些仁慈的絲織厂主們；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工厂里有年龄很小的（最小的只有五六歲）孩子在做工。在塔夫耐尔委員引用的补充材料里，我們看到一个叫做萊特的工厂監工的供述（第26頁），他的兩个姊妹的身体都被工作弄得畸形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他有一次計算过麥克尔士菲尔德好几条街上的畸形者的数目，其中有几条是那里最干凈最漂亮的街道：他在唐利街看到十个畸形者，在乔治街看到五个，在沙洛特街看到四个，在瓦特考茨看到十五个，在班克托普看到三个，在勛爵街看到七个，在磨坊巷看到十二个，在大乔治街看到兩个，在習藝所里看到兩个，在派克格林看到一个，在皮克福特街看到兩个。这些畸形者的家屬都异口同声地說，他們的畸形是纜絲工厂的过度劳动造成的。在第27頁上講到一个男孩子，他因身体畸形已不能上楼梯；那里还提到几个女孩子，她們的脊柱和骨盤都是畸形的。

过度的劳动还造成了其他的畸形，特別是扁平足，这是戴·巴萊爵士（譬如在第21頁上他就提到兩起）和里子的內外科医生們常常遇到的（劳頓文件第13、16頁等）。即使年輕人有比較結实的身体，比較好的营养和其他条件，受得住这种野蛮剝削，但是他們也免不了要鬧背痛、腰痛、腿痛、关節腫脹、靜脉擴張，或大腿和小腿上生大塊的頑固的潰瘍。所有这些疾病在工人中几乎是普遍的現象。斯圖亞特、馬根多士和戴·巴萊爵士在他們的报告里举了几百个例子；他們几乎从來沒有遇到过一个不患这些病中的任何一种病的工人；而在其余的报告里，也有許多医生証明了这些后果的出現。在关于苏格蘭的报告里有無数的例子毫無疑义地表明，每日工作十三小时甚至对十八歲到二十二歲的工人，無論是男工或女工，都至少会引起这样的后果，这对丹第和丹弗姆蘭的紡麻工

厂來說是如此，对格拉斯哥和拉納克的棉紡織工厂來說也是如此。

所有这些疾病都是从工厂劳动的性質本身產生的，这种工作如厂主們所說的确实是很“輕易的”，但正是这种輕易比任何别的工作更能使身体衰弱。工人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但是他們必須老是站着，無权坐下。誰要是在窗台上或筐子上坐一会，他就要受罰。这样長久地站着，上身經常机械地压在脊柱上、骨盤上和腿上，这就不能不產生前面所說的那些后果。这样老是站着完全不是工作本身所必需的，諾定昂的例子就証明了这一点，在那里，至少在并紗間里已經安上了座位(結果，上面所說的那些疾病都絕了迹，因而女工們也同意延長工作日了)。但是，在工人只是替資產者工作而很少有兴趣把工作做好的工厂里，他利用座位大概常常会利用到超过厂主所同意和对厂主有利的程度，而为了使資產階級少損失一点原料，就只好讓工人犧牲他們的健康了㊀。此外，長时間保持这种直立姿势，加上工厂里的空气大半都很坏，这更使得整个身体顯著地衰弱下去，从而又引起其他各种与其說是局部的、不如說是全身的疾病。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濕，又暖和，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和；只要通風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惡劣，令人窒息，沒有足够的氧气，充滿塵埃和机器油蒸發的臭气；而机器油几乎总是弄得滿地都是，并且还滲到地里。工人們由于热，都穿得很少，因此，室內温度一不平均，就势必要感冒；在这种热地方待久了，他們就害怕新鮮空气；而随着身体各种机能的逐漸衰退，体內發出的热量也減少了，这就要靠外面的热來維持，所以工人在窗子关得緊緊的悶热的工厂空气里反而感到最舒服。此外，从工厂的热空气

㊀ 里子城一个工厂的紡紗車間里也已經安上座位了（德林瓦特文件第 80 頁）。——恩格斯原注

里走到街上那种刺骨的或潮湿的寒風里的时候温度总是急剧地改变，工人沒有足够的防雨器具，淋湿了又不能換上干衣服，这一切加起來就經常引起感冒。如果我們記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恐怕除了腿上的肌肉，全身就沒有一塊肌肉眞正緊張起來，眞正活动起來，如果我們記住工人們絲毫不能抵抗上述各种原因所起的使身体衰弱和鈍化的作用，因为他們沒有机会鍛煉身体，發展肌肉的力量，增進肌肉纖維的彈性和强度，而且从小就被剝夺了在新鮮空气里活动的机会，那末，当医生們在工厂报告中几乎一致肯定，他們發現工厂工人对一切疾病的抵抗力都特別弱，生活力普遍減低，整个智力和体力都不断在衰退，我們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讓我們先听听戴·巴萊爵士的話吧：

“工厂劳动对工人有下面几种不利的影响：（1）無条件地必須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活动適应于由均匀的無休止的力量來發动的机器的运动；（2）必須在長得不近情理而且每一个間隙都迅速地互相銜接起來的时間內保持直立的姿势；（3）睡眠被剝夺（由于工作时間長、腿痛和全身不舒服）。这里还得加上低矮、拥挤、滿是塵土的或潮湿的工作室，骯髒而悶热的空气，以及不断地出汗。因此，特別是男孩子，除了很少的例外，很快就失去兒童的新鮮的玫瑰色的臉色，比其余的男孩子蒼白而消瘦。連赤着脚站在織布房的泥地上的手工織工的学徒都比他們好看些，因为这些学徒总还偶尔到新鮮空气里去走走。但是在工厂里做工的孩子，除了吃飯就沒有一分鐘的空閑，他們也僅僅是在去吃午飯的时候才走到新鮮空气里去。一切成年的男紡工都蒼白而消瘦，都有消化不良和胃口时好时坏的毛病；他們从小就在工厂里工作，在他們中間很少有或者簡直就沒有身材魁梧、体格强壯的人，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的結論：他們的职業对男人身体的發育非常有害。女人担負这种劳动比男人容易得多。”（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我們在下面將看到，她們也有她們自己的特殊的疾病。）（戴·巴萊爵士的总报告）

鮑尔也說了同样的話：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說，布萊得弗德的工厂制度造成了許多畸形者…… 时間延續得很久的劳动，对身体的影响不僅表現在各种顯著的畸形上，而且还更普遍地表現在發育受阻碍、肌肉松軟和体格孱弱上。”(鮑尔报告第74頁)

前面已經引証过的里子的外科医生㊀弗·沙普寫道：

“当我从斯卡博罗搬到里子的时候，我立刻看到，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比斯卡博罗及其附近地区的孩子蒼白得多，肌肉也远不如他們發达。我还發現，許多孩子就他們的年龄說來是太矮小了…… 我診断过無数的瘰癧病、肺部疾病和胃腸疾病，作为一个医生，我絲毫也不怀疑这些病是由工厂里的工作引起的。我贊同这样的意見：时間延續得很久的劳动削弱了身体的神經力量，造成許多疾病滋生的地盤；假使沒有新的力量从農村里源源不絕地流進來，工厂工人这一种人是很快就会完全退化的。”

布萊得弗德的外科医生波門特也这样說：

“在我看來，这里的工厂中所实行的劳动制度引起了整个身体的特别衰弱，因而使小孩子極其容易感染流行病和偶發的疾病…… 我坚决認为，工厂对通風和保持清潔沒有任何必要的規定，是特别容易產生或感染我在行医时經常遇到的那些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海依博士也做了同样的証明：

㊀ 所謂外科医生(surgeons)，和有学位的医生(physicians)一样，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家，因此，他們不僅从事外科医生的業务，而且也从事一般的医务。由于許多原因，大家寧願找他們看病，而不找有学位的医生。——恩格斯原注

“(1)我有机会观察过工厂制度在最良好的环境中(在布莱得弗德的伍德工厂里,这是这个城市中設备最好的工厂,海依博士在这里当过厂医)对兒童健康所起的影响;(2)这影响是無可怀疑的,而且甚至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也为害很大;(3)1842年一年中,在伍德工厂里做工的孩子有五分之三找我看过病;(4)这个制度最有害的后果,与其說是表現在畸形者人数众多上面,不如說是表現在大多数人都虛弱多病上面;(5)自从伍德工厂中兒童的工作日縮短到十小时以來,这一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引用了所有这些証言的委員劳頓博士自己也說:

“我覺得这已經足够清楚地証明孩子們的工作时間長得不近人情,長到残酷的程度;甚至成年人所必須完成的工作量也未必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勝任的。結果許多人夭亡了,許多人終身帶上了殘疾。担心那些活下來的人將產生衰弱的后代,从生理学的观点來說,是太有根据了。”

最后,霍金斯博士在談到曼徹斯特时說道:

“我以为大多数的旅行者都会看到,曼徹斯特的居民,特别是工厂工人,一般都矮小、瘦弱而且臉色蒼白。在大不列顛或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我都沒有看到过人們在体格和臉色方面这样顯著地够不上民族标准。已婚的女人驚人地缺少英國妇女的一切特点…… 我必須承認,从曼徹斯特的工厂里領來給我看的一切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抑郁而蒼白的;他們臉上的表情沒有一点青年人通常具有的生动、活潑和愉快的样子。他們中有許多人告訴我,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他們一点也不想在新鮮的空气里跳跳蹦蹦地玩一下,而寧願靜靜地待在家里。”

我們再从霍金斯的报告里引証一段話,这段話固然只有一半和这里所談的有关系,但是在这里也可以像在別的地方一样有效

地証明：

"無節制、放蕩、不关心將來，这就是工厂居民的主要惡習，这些毛病都很容易从今天的制度所產生的風气上得到解釋，而且是几乎不可避免地从这个制度里產生出來的。大家都公認，消化不良、憂郁病和全身衰弱在这类工人中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在十二小时的單調的工作之后，想找点什么东西來刺激一下，那眞是太自然了，而当上述疾病終于出現的时候，他們就愈來愈頻繁地到燒酒里面去尋求解脫。"

委員会的报告中举出了几百个例子來証实医生和委員們的这些証言。关于青年工人的發育因工厂劳动而受到阻碍这一点，也有成百的証据來加以証实；例如考威尔举出了同在一个主日学里讀書的46个十七歲的男孩子的体重：其中26人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04.5磅，其余的20个虽然也屬于工人階級，但不在工厂里面工作，体重平均是117.7磅。曼徹斯特最大的厂主之一，一个鼓动厂主們反对工人的家伙——如果我沒有弄錯，就是罗伯特·海德·格萊格——自己有一次就說过：这样繼續下去，郎卡郡的工厂工人很快就会变成侏儒族。㊀一个管理征兵的軍官（塔夫耐尔文件第59頁）說，工厂工人適于服兵役的很少，他們又瘦又弱，常常被医生們認为不合格而不得入伍。在曼徹斯特，他很难找到一个5英尺8英寸高的人，大多数的人都只有5英尺6—7英寸高，可是在農業区里大多数的新兵都有5英尺8英寸高（英尺略短于普魯士尺，大約每5英尺短2英寸）。

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男工們都很快累垮了。大多数人一到四十歲就不能工作，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支持到四十五歲，能支持到

㊀ 这一句話并不是从工厂报告中引來的。——恩格斯原注

五十歲的就非常少了。失去工作能力的原因，除整个身体衰弱外，还有視力的衰退。这是在騾机上工作的結果，在这种机器上工作时，工人必須經常注視着一長排平行的細綫，因而眼睛老是很緊張。在哈帕尔和拉納克的几个工厂里工作的1 600个工人中，只有10个人超过四十五歲；在斯托克波尔特和曼徹斯特各工厂里工作的22 094个工人中，只有143人超过四十五歲。在这143人中，有16人是由于特别开恩才留在工厂里面的，其中有一个人做的是小孩子的工作。在一份包括131个男紡工的名單上，只有7个人超过四十五歲，可是这131人向哪一个厂主要求工作都因"年齡太大"而遭拒絕。在波尔頓的50个被当做廢物的紡工中，只有兩个超过了五十歲，其余的平均还不到四十歲，可是这些人都因为什么年齡太大而失業了！一个叫做艾釋華特的大厂主在寫給艾釋黎勛爵的一封信里自己承認，紡工們一接近四十歲，就不能紡出規定数量的紗了，因此"有时候"就要被开除；四十歲的工人他已經称他們为"老头"了！㊀馬根多士委員在1833年的报告中也这样說：

"虽然我知道兒童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工作，从而在思想上对这一点已經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仍然很难相信那些比較蒼老的工人自己所說的歲数，这些人老得多么早呵。"

主要是替工厂工人看病的格拉斯哥的外科医生斯麥里也說，对工人來說，四十歲已經是老年（old age）了（斯圖亞特文件第101頁）。关于这一点，塔夫耐尔文件第3、9、15頁和霍金斯报告第4頁、文件第14頁等都有証明。在曼徹斯特，工人的这种未老先衰的

㊀ 所有这些事实都引自艾釋黎勛爵的演講（1844年3月15日在下議院發表）。——恩格斯原注

現象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四十歲的男人看起來都比他們的实际年齡老十歲到十五歲，而在富裕的階級中，無論是男人或女人，只要他們不狂飲，他們的容貌总是保持得很好的。

工厂劳动对妇女身体的影响也是很特别的。因工作时間过長而引起的畸形在妇女中比男子更为嚴重；骨盤的变形（一半是骨盤骨本身位置不正常和發育不正常的結果，一半是脊柱下部弯曲的結果）就常常是这个原因引起的。

劳頓博士在他的报告中說："我虽然没有親自看到过骨盤畸形和其他几种疾病，但是每一个医生畢竟还是应当把这些現象看做很長的工作日在兒童身上引起的可能的后果，这已由医学界有極高声望的人物証实了。"

許多產婆和產科医生都証实了工厂女工的分娩比别的妇女困难，同样还証实了她們常常流產（例如見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頁和第13頁）。此外，女工們还患一切工厂工人共有的一般衰弱症，她們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間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們如果早停止工作，那她們就得担憂她們的位置会被别人占去而自己会被解雇；此外，她們在这一段时間內也拿不到工資了。女工們头天傍晚还在做工，第二天早上就生了孩子，这是很常見的事情；甚至在工厂里，在机器旁边生下孩子，也一点不稀罕。如果資產者老爺們还覚得这沒有什么了不起，那末他們的太太大概也会同意我的意見：間接强迫一个怀孕的女人直到她分娩的那一天还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以前还要長），老是站着并且还要常常弯腰，这是殘酷的事情，是卑鄙的野蛮行为。但是还不止此。如果女工們被允許在分娩后兩星期可以不工作，那她們就会感到高兴，而且認为这是一个很長的期限。許多人在產

后一星期甚至三四天就回到工厂里整天做工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厂主問監工："某某人还沒有回來嗎？"——"还沒有。"——"她生了多久了？"——"一星期。"——"那她早就該回來了。别人在家里只住了三天。"自然，不管女工們怎样衰弱，怎样痛苦，解雇的恐惧，失業的恐懼还是把她們赶回工厂來了；厂主的利益不允許工人因为生病就留在家里；工人是不应当生病的，女工也不敢在分娩后躺在家里，否則厂主就不得不把机器停下來，或者就要为了考慮臨时的解决办法而大傷其高貴的腦筋；为了避免發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解雇那些竟敢生病的工人。

請听听下面的話（考威尔文件第77頁）吧：

"一个女孩子感到很不舒服，簡直工作不下去了。——'你为什么不請假回家呢？'——'唉，先生，"老板"在这方面是很嚴厉的，我們要是有四分之一天不在工厂里，就有被赶走的危險。'"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証明（戴·巴萊爵士文件第44頁）：工人托馬斯·麥克杜特有点發燒，

"但是他不敢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無論如何也不敢待四天以上，因为要不然他就会丢掉工作"。

几乎一切工厂里的情形都是如此。年輕的女孩子們在發育期間的劳动还引起了很多反常的現象。有些年輕的女工，特别是那些吃得比較好一点的，由于工厂里的温度高，就發育得比平常快，因而有些女孩子在十二歲到十四歲的时候就已經發育完全了。上面已經提到过的、被工厂报告称为"优秀的"曼徹斯特產科医生的罗伯頓在"北英格蘭内外科"（《North of England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雜志中說，他遇到过一个十一歲的女孩子，她不僅是一个發育完全的妇女，而且甚至已怀了孕；十五歲的女人生孩子，在曼徹斯特是十分平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中的高温和热帶气候的酷热起着同样的作用，正如同这种气候下的情形一样，發育得太早，結果衰老得也早。但是，妇女們性的發育受到阻碍的事也是常見的：乳房很晚才發育或者根本就不發育，考威尔文件第35頁上就有这样的例子；月經常常到十七八歲、有时要到二十歲才开始來，甚至常常根本就不來。（霍金斯博士文件第11頁；劳頓博士文件第14頁等；戴·巴萊爵士文件第5頁等）月經不調而且在月經來时感到剧痛和全身不適的事很平常，妇女貧血症很常見，这是所有的医学报告都一致証明了的。

这样的妇女，特别是在怀了孕还要工作的条件下，是生不出健壯的孩子來的。根据报告，特别是曼徹斯特的报告，她們生的孩子都很弱，只有巴萊一个人認为是健康的，但是他也說，在他所視察的苏格蘭，結了婚的女人几乎沒有一个在工厂做工；幷且除格拉斯哥的工厂外，那里的工厂多半都在城外，这对孩子們的健康就有不小的帮助：在曼徹斯特近郊的工人的孩子几乎都是臉色紅潤而且生气勃勃的，可是城里的看上去都是臉色蒼白的、腺病質的。但是一到九歲，鄉村孩子就突然失掉了紅潤的臉色，因为他們被送進了工厂，幷且很快就和城市中的孩子分不出來了。

此外，在工厂劳动中还有几个对健康特别有害的部門。例如在紡紗工厂和紡麻工厂里，屋子里都飛舞着濃密的纖維屑，这使得工人，特别是梳棉間和刮麻間的工人容易得肺部疾病。这种纖維屑有些人的身体受得了，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工人是沒有选擇的余地的，他在哪一部分找到工作，他就得到哪里去，不管这对他

的肺部有什么样的影响。把这种纖維屑吸到肺里去，最普通的后果就是吐血、呼吸困难而且發出哨音、胸部作痛、咳嗽、失眠，一句話，就是哮喘病的各种症候，情形最嚴重的最后就成为肺結核。(参看斯圖亞特文件第 13、70、101 頁；馬根多士文件第24頁等；鮑尔关于諾定昂和里子的报告；考威尔文件第 33 頁等；巴萊文件第 12 頁〔一个工厂中發生五起〕、第 17、44、52、60 頁等，以及他的报告；劳頓文件第 13 頁等等）但是特别有害的是亞麻的湿紡工作，做这种工作的都是年輕的姑娘和小孩子。水从錠子上濺到他們身上來，所以他們的衣服的前襟总是透湿的，地上經常有積水。紡紗工厂的幷紗間的情形也是这样，只是在程度上稍微好一些，而后果也是經常的感冒和肺部疾病。說話时声音嘶啞、刺耳，这是一切工厂工人的特点，而湿紡工和幷紗工尤其厉害。斯圖亞特、馬根多士和戴·巴萊爵士都極其尖銳地抨击过这种工作的害处，也同样抨击过大多数厂主对做这种工作的女孩子們的健康漠不关心。紡麻的另一个后果是肩部的特殊畸形，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質本身所引起的右肩胛骨向前突出。紡麻也像在水力紡紗机上紡棉一样，常常引起膝盖骨的疾病，因为在接断头的时候要用膝盖來抵住錠子，使它停止轉动。做这兩种工作，工人必須时时弯腰，而且机器又安得离地不高，这就引起了身長發育不足的毛病。我曾經在曼徹斯特一家棉紡織工厂里工作过，在这个工厂的水力紡紗机車間里，就我的記憶所及，沒有一个長得匀称的高个子的女孩子；她們都矮小，發育不良，胸部狹窄，身段很难看。除了所有这些疾病和畸形，工人还会成为殘廢。机器上的工作常常釀成許多相当嚴重的不幸事件，結果还使得工人暫时地或永久地失去工作能力。最常見的是一个手指被压碎了一節，比較少見的是整个手指、半只手或整只手、

整条胳膊等等被輪子卡住并且給軋碎了。受了这些伤——甚至只是無关緊要的伤——以后，往往染上破伤風，因而死亡。在曼徹斯特，除了許多畸形者，还可以看到大批的殘廢者：这个人缺一只或半只胳膊，另一个人缺一只脚，第三个人少半条腿；簡直就好像是生活在一批从战爭中归來的殘廢者里面一样。但是机器上最危險的地方是从大軸上給各种机器傳送动力的傳动皮帶，特别是在这种皮帶裝有扣子的时候，不过这种情形現在已經很少見了。誰要是被这种傳动皮帶帶住，轉眼間就会被卷起來摔到天花板或地板上去，摔得一根完整的骨头都留不下，立刻就死去。从 1843 年 6 月 12 日到 8 月 3 日，“曼徹斯特衛报”报道了下面这些嚴重的不幸事件(比較不嚴重的它甚至連提都沒有提一下)：6 月 12日，曼徹斯特一个男孩子因一只手被机器軋碎而得破伤風死去。6月16日，薩德尔渥斯城一个青年被輪子卷住，軋得粉碎。6 月 29日，在曼徹斯特附近綠野獵場机器制造厂做工的一个青年跌在一塊磨石下面，被磨石弄断了兩根肋骨，嚴重地伤殘了身体。7 月 24 日，奥尔丹一个女孩子被傳动皮帶卷住轉了五十轉，死后沒有一根骨头是完整的。7 月 27 日，曼徹斯特一个女孩子掉到淸棉机(最初在子棉上加工的机器)里，結果因伤死去。8月 3 日，达金菲尔德一个筒管旋工因被傳动皮帶卷住而死去，所有的肋骨都断了。在 1843 年一年中因在机器上受伤并弄成殘廢而到曼徹斯特医院來医治的人就有 962 个，而这个医院登記下來的其他不幸事件是 2 426 件，这样，由于别的原因引起的不幸事件和机器引起的不幸事件的比例是五比二。这个数字里面还不包括索尔福發生的不幸事件和私人医生所治療的人。發生这种不幸事件时，即使受伤者因此失去劳动能力，厂主們最多也只付医藥費，在治療期間照付工資的就極其少見了。

至于不能再工作的工人以后如何生活，那是和他們不相干的。

关于这种事情，工厂报告寫道：在任何情况下責任都应当由厂主來負，因为孩子們还不会遵守預防办法，而成年人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遵守这些办法的。但是寫这个报告的是資產者，所以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自相矛盾，并且胡謅一大堆关于工人的“犯罪的疏忽”(culpable temerity)的廢話。这当然改变不了事实。事情的实質是这样：旣然孩子們不会謹愼小心，那就必須禁止使用童工；旣然成年人常常不够謹愼，那末他們或者同样是小孩子，就是說，他們还处在不能完全了解这种危險的發展階段上，而应当在这上面負咎的，不是使他們不能受教育的資產階級，还能是誰呢？——或者是机器裝置得不好，必須在周圍加上隔板或栅欄，这当然也是資產階級应当关心的；再不然就是有一种比对于危險的恐懼更强烈的动机支配着工人，——他們为了要多掙一些錢，必須赶快工作，沒有謹愼从事的时間，如此等等，——在这种場合下应当負咎的也还是資產階級。譬如說，許多不幸事件是由于工人在机器还在运轉时就开始擦洗机器而發生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資產者强迫工人在机器停下來的休息时間內擦洗机器，而工人自然是不願意随便犧牲他的休息时間的。每一小时的休息时間对他來說都是这样地宝貴，使他寧願一星期冒兩次生命的危險，也不願把这一小时奉送給資產者。如果叫厂主把擦洗机器所必需的时間包括在工作时間內，那就沒有一个工人会想到要去擦洗轉动着的机器了。总之，一切不幸事件的罪过归根到底总是在厂主身上，至少至少也应当要求他終生贍养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而在工人死亡时，就应当贍养他的家庭。在工業發展的初期，不幸事件比現在还要多得多，因为那时的机器比較坏，比較小，裝置得比較挤，而且几乎完全

沒有安全設备。但是像前面引証的材料所表明的，不幸事件的数字現在还大得足以使人們要嚴肅地考慮下面这件事实，这就是，僅僅为了一个階級的利益，竟有这么多的人成为畸形者和殘廢者，竟有这么多的勤劳的工人在替資產階級服务的时候因資產階級的过失而遭遇不幸，从而陷入窮困和飢餓的厄运。

資產階級的这种令人厭惡的貪婪造成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發育，男人軟弱無力，四肢殘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滅了，他們疲憊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要塡滿資產階級的錢袋！如果讀到一件件的殘酷得野蛮的事情，讀到孩子們怎样光着身体被監工从床上拖起來，手里拿着衣服就在拳打脚踢下被赶進工厂（例如斯圖亚特文件第 39 頁及其他各頁），他們的睡夢怎样被拳头所驅散，他們又怎样在工作中呼呼睡去，一个在机器剛停住的时候就睡去的可憐的孩子怎样在監工的吆喝下驚跳起來，閉着眼睛重复平时的操作；如果讀到，累得走不回去的孩子怎样藏在干燥室的羊毛堆里睡觉，只有用皮鞭才能把他們赶出工厂；成百的孩子每天晚上回家时怎样疲倦到由于瞌睡和食欲不振而吃不下晚飯，他們的父母發現他們跪在床前，原來他們在那里禱告的时候睡着了；如果讀到这一切和几百件其他骯髒卑鄙的事情，而且是在一切証据都有委員会本身認为可靠的許多証人起誓証实的报告中讀到这些；如果想一想，这是一个“自由党的”报告，是資產階級的报告，是做出來反駁托利党以前的报告并証明厂主們的心地純潔的；如果想一想，委員們自己是站在資產階級一方面，他們記載所有这些証据是違背他們的本意的，那末对这个以慈悲心腸和自我牺牲自詡而实际上却不惜以任何代价來裝滿自己的錢袋为唯一目的的階級，难道能不感到憤怒，能不感到憎恨

嗎？但是現在讓我們來听一听資產階級通过他們挑选出來的奴才尤尔博士的嘴說出來的話吧。

这位先生在他的"工厂哲学"第277頁及以下各頁中寫道，有人告訴工人，他們所得的报酬和他們所做的牺牲是不相称的，这就破坏了老板和工人之間的良好的关系。工人不应当这样想，他們应当努力表現自己的勤劳和忠誠，并为自己的老板的成功而欢欣鼓舞，这样他們就可以成为監工、經理，最后甚至可以成为股东，从而（多聪明呵，你說得眞像鴿子咕咕叫一样！）"市場上对工人的需求立刻就会增加"！！——"要不是工人这样不安靜的話，工厂制度的發展会得到更加有益的結果。"接着就是一段抱怨工人倔强的冗長的耶利米哀歌，而在講到工資最高的工人（精紡工）的罢工时，竟說出了下面这些天眞的話：

"是的，正是他們的高額工資使他們能够維持一个有薪俸的委員会，并且給他們吃着就这种工作說來是营养过多、刺激性太大的伙食，因而得了神經营养过度的毛病！"（第298頁）

讓我們听一听，这位資產者是怎样描寫童工的劳动的：

"我参观过曼徹斯特及其附近的許多工厂，我从來沒有看到过一个孩子受虐待或者受体罰；也沒有看到过孩子們情緒不好。他們看上去都很快活（cheerful），很机灵，对他們的肌肉的輕微活动感到愉快（taking pleasure），充分地享受着適合他們的年齡的活动。生產的景象决沒有在我的心里引起一点伤感的情緒，相反地，它永远使我感到振奋。看一看走車退回的时候他們怎样灵巧地接上断头，看一看他們用自己的纖巧的手指活动了几秒鐘之后，怎样在空閑的几分鐘內采取各种姿势玩耍着，直到把綫抽出來又繞上为止，那是非常令人愉快的（delightful）。这些活潑的（lively）

小鬼的工作就像是一种游戲，因为已經習慣了，做起來非常輕快。他們自已也意識到自已的技巧，很願意把它顯示給每一个参观者看。疲劳是連一点影子都沒有的，因为他們一走出工厂，就在最近的一个游戲場上跳跳蹦蹦地玩起來，和剛从学校里出來的孩子們一样。"（第 310 頁）

（当然罗，好像活动一下肌肉并不是被工作弄得疲劳僵硬的身体的直接需要似的！但是尤尔应当再看看这一瞬間的兴奋是不是在几分鐘以后就消逝了。而且这种情形尤尔也只能在中午，即在孩子們工作五六小时以后看到，而不能在晚上看到！）至于工人的健康，这个資產者为了証明情况非常之好，更是恬不知耻地引用我們多次引証并摘錄过的 1833 年的报告。他企圖断章取义地摘引几句話來証明工人当中連一点腺病質的迹象都沒有，証明工厂制度使工人擺脫了各种急性病的痛苦（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工厂制度同时却給工人們帶來了各种慢性病，这一点尤尔当然絕口不談了）。要了解我們这位可敬的尤尔怎样厚顏無耻地对英國公众撒下弥天大謊，就应当知道，这个报告共有厚厚的对开本三册，一个腦滿腸肥的英國資產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把它好好研究一下的。讓我們再听听他对 1833 年自由資產階級所頒布的工厂法的意見吧。以后我們还可以看到，这个法律只給了厂主們一些最起碼的限制。而在尤尔看來，这个法律，特别是义务教育，是一种用來对付厂主的荒謬而專横的措施。这个法律把所有十二歲以下的孩子都抛到了街头，而結果会怎样呢？不能再做輕松而有益的工作的孩子們現在一点教育也受不到了；他們被人从温暖的紡績間赶到冰冷的世界里，只好靠行乞和偸窃为生；在尤尔看來，这种生活同他們在工厂和主日学中的不断改善的情况比起來实在太悲慘了！

尤尔抱怨这个法律在慈善的幌子下給窮人加深痛苦，使得有良心的厂主所進行的有益的工作即使不完全停頓，至少也受到了極大的妨碍。（第405、406頁及以下各頁）

工厂制度的破坏作用早就引起了一般人的注意。1802年的学徒法我們已經在这里提到过了。以后，大約在1817年，新拉納克（苏格蘭）的厂主罗伯特·欧文（后來成为英國社会主义的創始人）就开始上請願書和条陈，劝告政府必須用法律保护工人的健康，特别是小孩子的健康。贊成他的，有已經去世的罗·皮尔爵士及其他慈善家，他們先后使政府通过了1819年、1825年和1831年的工厂法，前兩个法律根本沒有人遵守㊀，后一个也只是部分地被人遵守而已。根据約·凱·霍布豪斯爵士的提議而通过的1831年的法律，禁止棉紡織工厂使用二十一歲以下的工人在夜間（晚上七时半到早上五时半）做工；此外，这一法律还規定，在任何工厂里，十八歲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时間每天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星期六不得超过九小时。但是，工人为了不致遭到解雇的危险，就不能出面做証反对自己的老板，所以这項法律幷沒有給工人帶來多大好处。在工人不那么老实的大城市里，大厂主共同决定遵守这項法律，但是就在这里也有不少厂主和鄉下的厂主一样，根本不理睬这个法律。这时工人們已廣泛地要求十小时法案，即規定十八歲以下的青年工人的每天工作时間不超过十小时的法律。工会通过宣傳使

㊀ *1819* 年的法律禁止棉紡織工厂雇用九歲以下的兒童，禁止兒童和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做夜工，幷規定他們的工作时間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其中不包括吃飯时間，由于这时間厂主可以任意加以安排，因此实际上工人每日工作时間达十四小时或十四小时以上。

1825 年的法律規定每天吃飯时間总共不得超过一小时半，以便每个工作日的总时間不致超过十三小时半。正像1819年的法律一样，1825年的法律沒有規定工厂視察制來加以監督，因此，厂主就沒有遵守这一法律。——編者注

这个要求变成了所有工厂居民的共同要求，当时以迈克尔·薩德勒为首的托利党博爱派抓住了这个計划幷把它提到國会里去討論。薩德勒达到了組織國会委員会去調查工厂制度的目的，这个委員会在1832年的國会常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工厂制度公开的敌人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做的十分不公正的报告。高貴的热情使薩德勒做了許多毫無根据的不确实的論断，他提問題的方式使得他从証人那里所得到的回答即使不是虛假的，至少眞理也是被歪曲和顚倒了。厂主們慑于这个把他們描寫成惡魔的报告，就自动請求官方進行調查。他們懂得，一个眞实的报告現在对他們只会有利；他們知道，当权的是和他們交情很好的輝格党人，眞正的資產者，反对限制工業是这些人的原則。他們果然达到了成立一个完全由自由資產者組成的委員会的目的，这个委員会的报告就是我在这里常常引用的那个报告。这个报告比薩德勒委員会的报告稍微接近眞实情况一些，但是它却向相反的方向背离了眞实情况。报告的每一頁上都流露出对厂主的同情、对薩德勒报告的不信任、对独立行动的工人和十小时法案拥护者的敌視；报告中沒有一个地方承認工人有权过人的生活，有权独立活动和自己下判断。报告責备工人，說他們鼓吹十小时法案不只是替孩子們着想，而且是替自己着想，它把工人宣傳家称为蠱惑者，称为存心不良的陰險的人等等，一句話，它所有的同情都是在資產階級一面。但是报告仍然不能替厂主洗刷干凈，根据它的自供，应当由厂主負責的丑事还是很多，甚至就从这个报告來看，鼓吹十小时法案、工人对厂主的憤恨、薩德勒委員会用來罵厂主的最尖刻的詞句，也都应当認为是完全公正的。全部区別只在于，薩德勒的报告責备厂主們那种公开而毫無掩飾的殘酷行为，而这个报告却表明

这种殘酷行为大都是在文明和人道的假面具之下進行的。譬如受委員会之托去郎卡郡進行过調查的医生霍金斯博士在他的报告的开头几行就表示他自己坚决拥护十小时法案！馬根多士委員也声明，他的报告并沒有包括全部眞实情况，因为很难說服工人提出不利于他們的老板的証据，而由于工人的激动本來就被迫做了較大讓步的厂主們，往往又对委員会的訪問做好了准备，打扫了工厂，减低了机器的轉动速度，如此等等。譬如在郎卡郡，他們就使用了这样的詭計：把監工当做"工人"介紹給委員会，这些監工滔滔不絕地述說了厂主如何人道、劳动对工人健康的良好的影响、工人又如何不关心甚至討厭十小时法案等。但是这些監工已經不是眞正的工人，他們是本階級的叛徒，他們为了較高的工資而替資產階級效劳，为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工人。他們的利益是和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的，所以工人恨他們几乎比恨厂主还厉害。尽管如此，这个报告还是充分地表明了工業資產階級对待工人的态度是如何令人憤怒和冷酷無情，表明了整个卑鄙的工業剝削制度是怎样毫無人性。在这个报告里可以看到兩种情况的对比：一方面是由于工作过度而產生的許多疾病和畸形，另一方面是厂主們冷酷的錙銖必較的政治經济学，他們竟企圖用手中的数目字來証明，如果不再允許他們每年使这么多的小孩子变成畸形者，全英國就必然会和他們一起毁滅。还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令人憤怒呢？恐怕只有我剛才引用过的尤尔先生那些無耻的胡說八道才能引起更大的憤怒，假使这些胡說八道不是那样可笑的話。

这个报告的結果就是1833年的工厂法。这个法律禁止雇用九歲以下的兒童做工（絲織工厂除外）；規定九歲到十三歲的兒童每周的工作时間是四十八小时，或每天不超过九小时，十四歲到十

八歲的未成年工人每周的工作时間是六十九小时，或每天不超过十二小时；規定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半小时的吃飯时間，并再一次禁止所有十八歲以下的男女工人做夜工。同时又規定所有十四歲以下的兒童每天要受兩小时的义务教育，厂主如雇用沒有厂医的年齡証明書和教师的入学証明書的兒童，就得受罰。为此，厂主有权从孩子們的工資中每周扣下1辨士作为教师的薪金。此外，还任命了厂医和視察員，他們随时可以到工厂中去要求工人宣誓做証，在厂主違法时，負責向治安法官提出控訴。这就是尤尔博士那样不可抑制地破口大罵的法律！

由于实施了这个法律，特别是由于任命了視察員，工作日平均縮短到十二三个小时，童工也尽可能地由成年人來代替了。因此，几种最驚人的禍害几乎完全絕迹了；只有身体極衰弱的人还会弄成畸形，工厂劳动的惡果一般說來表現得不太明顯了。虽然如此，我們还可以在工厂报告中找到足够的証据，証明就是在那些按照約·凱·霍布豪斯爵士法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至多不超过十三小时的工厂和工人中也还經常出現各种不十分嚴重的疾病，如脚腫，腿、腰和脊柱軟弱而且疼痛，靜脉擴張，下肢潰瘍，全身衰弱，特别是腸胃衰弱，作嘔，食欲不振，有时又有不自然的飢餓感，消化不良，憂郁症以及工厂中的灰塵和惡劣空气所引起的各种肺部疾病等等。在这一方面，关于格拉斯哥和曼徹斯特的工厂的报告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这些疾病在实施1834年的法律后也还沒有絕迹，甚至直到今天还在繼續破坏着工人階級的健康。人們所关心的只是使資產階級的野蛮的利欲蒙上一种伪善的文明的形式，使厂主由于这項法律的限制不再幹出太露骨的卑鄙勾当，以便他們有更多的騙人理由來吹噓他們的虛伪的人道主义——事情不过如此而

已。假使今天再派一个工厂調查委員会出去，它就会發現情況多半还是和过去一样。至于事前毫無准备就頒布的实施义务教育的命令，因为政府並沒有同时設法建立好的学校，所以也沒有起任何作用。厂主們雇了一些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每天把孩子們送到他們那里去待上兩小时，这样就算遵守了法律的条文，但是孩子們却什么东西也沒有学到。甚至工厂視察員（他們只限于直接履行自己的职責，即檢查厂主是否遵守工厂法）的报告也提供了許多材料，証明前面提到的各种禍害不可避免地要繼續存在。視察員霍納和桑德斯在他們的 1843 年 10 月和 12 月的报告里說，在那些可以不用童工或者可以用失業的成年工人來代替他們的部門里，許多厂主仍然要他們每天工作十四小时到十六小时，甚至还要多些。在这些地方，剛超过受法律保护的年龄的年輕人特別多。其他的厂主干脆就破坏这个法律，他們縮短休息时間，使孩子們工作的时間超过法律所許可的范圍；受法庭追究的危險並不能制止他們，因为他們可能受到的处罰和他們因破坏法律而獲得的利益比起來实在太微小了。尤其是在現在生意这样好的时候，厂主們所受的誘惑就更大了。

但是，工人中間十小时法案的宣傳並沒有停止。1839 年这种宣傳又热烈起來了，已故的薩德勒的地位在下議院內由艾釋黎勛爵所代替，在議院外則由理查·奥斯特勒所代替，——这兩个人都是托利党人。奥斯特勒經常在工厂区進行宣傳工作，早在薩德勒在世时就在那些地方出了名，現在特別为工人爱戴。他們簡直就称他为“善良的老王”，“工厂孩子之王”；在一切工厂区里，沒有一个孩子不認識他，不尊敬他，当他到城里來的时候，沒有一个孩子不参加到大家的行列里去迎接他。奥斯特勒也竭力反对新济貧

法，因而被一个叫做桑希尔的輝格党人送進了債务監獄，因为他在这位先生的庄園里当过管事，欠了这位先生一筆債。輝格党人曾經屡次向奥斯特勒表示，只要他不再抨击济貧法，就替他偿还債务，并且保护他。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他留在監牢里，并且从那里散發他每周的《Fleet papers》㊀反对工厂制度和济貧法。

1841年上台执政的托利党政府又注意到了工厂法。內务大臣詹姆斯·格拉罕爵士在1843年向議院提出了一个把童工的工作时間限制为六小时半并加强义务教育的法案；这个法案的要点是要求創办比較好的学校。然而这个法案由于非國教徒的宗教狂热而未獲通过，因为义务教育虽然并不要求非國教徒的子女学習宗教課程，但学校要受國教的監督，而聖經又是大家必讀的書，宗教也就成了全部教育的基礎，所以非國教徒認为这对自己是一种危險。厂主們和自由党人都是支持非國教徒；工人們由于宗教的爭执而分裂了，所以沒有什么活动；这个法案的反对派，虽然沒有在索尔福和斯托克波尔特这样的大的工厂城市里得到支持，虽然在其他像曼徹斯特这样的城市里，由于害怕工人，只敢对这法案的某几点進行攻击，但是，他們仍然为自己的請願書征集了將近200万人的簽名，这就把格拉罕嚇得撤回了他的整个法案。次年，格拉罕刪除了法案中有关学校的一切条文，他沒有再提过去的条款，只提議把八歲到十三歲的童工的工作时間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使得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成为他們自由支配的时間；把十三歲到十八歲的未成年工人及全体女工的工作时間限制为十二小时；此外，还实行一些限制，使过去那种常常規避法律的行为成为不可

㊀ *《The Fleet papers》*（"弗利特寄語"）是奥斯特勒在弗利特債务監獄中用書信的形式寫成的傳單，在1841年到1844年間每周出版一次。——編者注

能。他剛提出这个法案，爭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宣傳就重新高漲起來。奥斯特勒从監獄里釋放出來了；由于朋友們的帮助和工人們的捐款，他还淸了債，幷全力投身于这个运动。下議院中拥护十小时法案的人数增加了，从各方面來的大批請願書又給这法案帶來了新的拥护者。1844年3月19日，艾釋黎勛爵以179票对170票的多数通过了一項决議，規定工厂法案中“夜間”一詞应了解为晚上六时到第二天早上六时这一段时間；因此，由于禁止做夜工，連休息时間在內，工作日也不可能超过十二小时，如果不算休息时間，实际上已限制为十小时了。但是內閣不同意这样做。詹姆斯·格拉罕爵士以內閣总辞职相威脅，而在第二次表决这个法案中的某一条的时候，下議院以微弱的多数把十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一起否决掉了！在这以后，格拉罕和皮尔宣布他們將提出一个新法案，如果这个法案通不过，他們就要辞职。这个新法案就是原來那个旧的十二小时法案，只不过变更了一下形式而已，3月間否决了这个法案的主要点的下議院，現在在5月間却把它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原因是拥护十小时法案的多半是托利党人，他們寧願法案垮台也不願內閣垮台；但是不管这兩次前后矛盾、互相排斥的表决的原因如何，下議院只是使自己在全体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使憲章派認为必須改組下議院的意見獲得了一个明証。以前投票反对內閣的三个議員，現在投票拥护內閣，从而拯救了这个內閣。每次表决时，反对派总是大批地投票拥护內閣，而执政党却大批地投票反对內閣㊀。这样，格拉罕提出的兩类工人

㊀ 大家知道，在同一次会議中，在討論糖的問題时，下議院又出了一次丑。議院起先反对內閣，以后由于使用了“政府之鞭”，就变为拥护內閣。——恩格斯原注

各工作六小时半和十二小时的提案便獲得了法律上的效力，由于这一点，同时也由于对补足停工(如因机器損坏或因冰冻、旱灾以致水力不足而產生的)时間的限制及其他某些不重要的限制，工作日要超过十二小时几乎是不可能了。毫無疑义，在很短的时期內，十小时法案也会通过的。不用說，厂主們几乎全都反对十小时法案；他們中間未必能找出十个贊成这个法案的人來；他們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來反对这个为他們所痛恨的法案，但是这对他們沒有一点好处，只是日益加深工人对他們的憎恨。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是会通过的。工人想要什么，他們就能爭得什么，而在去年春天他們就証明他們的确是要求十小时法案的。厂主們的政治經济学的論据是：十小时法案会增加生產費用，从而使英國工業無力对抗外國的競爭，而因此工資也必然会降低，如此等等。当然，这論据有一半是对的，但这只是証明，英國工業的威力僅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視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發展的办法來維持的。自然，如果問題是以十小时法案为極限，那英國就会破產；但是这个法案必然还会帶來其他的措施，这些措施一定会使英國走上和它目前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所以这个法案是前進了一步。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工厂制度的另一面，这一面的后果是比这种制度所引起的疾病更难用法律条文來消滅的。我們已經一般地談到过工厂工作的性質，幷且談得很詳細，足以从已經举出的事实中做出進一步的結論。看机器，接断头，这种活动幷不需要工人运用思想，但同时又不許工人思考別的东西。我們还看到，这类劳动也不需要肌肉緊張起來，不讓身体有活动的余地。因此，这幷不是眞正的劳动，而是純粹的無聊，是世界上最折磨人最使人厭倦的無

聊。工厂工人被判决在这种無聊中毁掉他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他的天职就是从八歲起整天整天地受無聊的折磨。此外，他沒有一分鐘的空閑时間：蒸汽机整天地轉动着，輪子、傳动皮帶和錠子整天在他耳边轟隆轟隆、軋拉軋拉地响着，只要他喘一口气，拿着罰款簿的監工就会立刻在他背后出現。这样被判决活埋在工厂里，不停地注視着永不疲劳的机器，对工人說來是一种最殘酷的苦刑。这种判决最能使工人身体衰弱，精神委靡不振。眞的，要想出一个比工厂劳动更能使人愚昧的办法來的确是很难的，而如果說工厂工人仍然不僅保持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还使它比其他的人更加發展，那只是因为他們起來反抗了自己的命运，反抗了資產階級；这就是他們在工作时間也沒有失掉的唯一感覚和唯一思想。如果某一工人对資產階級的憤怒还沒有成为压倒一切的感情，那他就必然要酗酒，要做出通常所謂墮落的事情。根据官方委員会委員霍金斯的意見，僅僅是体力衰退和工厂制度所引起的疾病，就足以使工人不可避免地要墮落。如果再加上精神委靡不振和前面提到的使每一个工人墮落的种种情况，那末墮落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因此，正是在工厂城市里，酗酒和縱欲达到了我前面所描寫的那种程度，这就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了。㊀

其次，資產階級用來束縛無產階級的奴隸制的鎖鏈，無論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这样原形畢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見了。工人必須在清晨五点半鐘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鐘，那就得受罰；如果他迟到十分鐘，在吃完早飯以前干脆就不放他進去，这样，他就要喪失一天工資的四分之一（虽然他在十二小时內只有兩小时半沒有工作）。無論吃飯、喝水、睡覚，他都得听命令。連大小便的时間也少得不能再少了。工人从他的家

里到工厂要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厂主是根本不管的。專制的鐘声經常把他从睡夢中喚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喚走。

工厂里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厂主是絕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頒布工厂規則；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規；即使他在这个法規中加上最荒謬的东西，法官还是对工人說：

“你們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如果你們不高兴，就不必訂这样的契約；但是現在你們既然自願地訂了这个契約，那你們就得履行它。”

这样，工人还得忍受这个本身就屬于資產階級的治安法官的嘲笑，忍受同一个資產階級所制定的法律的嘲笑。这样的法庭判决是很常見的。1844年10月，曼徹斯特肯納第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厂主就根据貼在厂里的一条規則——在一个車間里不允許有兩个以上的工人同时放弃工作——向法庭提出控告！法官承認厂主有理，并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話回答工人(10月30日的“曼徹

㊀ 我們再听一听一个权威法官的話：“如果我們把爱尔蘭人的惡劣影响和全体棉紡織工人群众的無休止的劳动联系起來观察一下，对于他們的可怕的墮落就不会感到怎么驚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沒有間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的和道德的能力上有所發展的。在这种永無止境的苦役(drudgery)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單調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①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憊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塊肌肉的無休止的劳动來獲得知識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鈍，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判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他身上培养獸性。他逐漸变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抛弃了他天生的精神上的渴望。他輕視人生中的舒適和高尚的娛乐，生活在骯髒、窮困和缺乏营养的狀况中，并把最后的一点工錢花在各种放蕩生活上。”(詹·菲·凱博士，同前書)——恩格斯原注

① 息息法斯(Sisyphus)为希臘神話中哥林多之王，被謫在冥府中推运巨石至山頂，而这巨石每次推上都一定又滚下去。——譯者注

斯特衛报")。工厂規則通常是怎样的呢,請看吧:(1)工厂的大門在上工十分鐘后即行关閉,早餐前任何人不得入厂;在此时缺席者,按其管理的織机数目每台罰3辨士;(2)在其他时間內,織工(动力織机上的織工)如在机器轉动时缺席,按其管理的机器数目每台每小时罰3辨士;在工作时間內未得監工允許擅自离开車間者也罰3辨士;(3)沒有自帶剪子的織工每天罰1辨士;(4)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輪子、窗戶等如有損坏,概由織工賠償;(5)織工不在一周前預先通知厂方不得离职;厂主可以因工作不好或举动失当不經事先通知即开除任何一个工人;(6)在工作时和别人說話、唱歌或吹口哨,即罰6辨士;工作时离开現場者,也罰6辨士㊀。我手头另外还有一份工厂規則,根据这份規則,迟到三分鐘的扣一刻鐘的工資,迟到二十分鐘的扣四分之一天的工資;星期一早餐以前缺席的罰1先令,其余的日子罰6辨士,如此等等。这就是曼徹斯特杰西街芬尼克斯工厂的規則。会有人这样說:为了保証一个龐大而有秩序的工厂里各种不同的操作都能很好地配合,这种規則是必要的;他还会这样說:在这里和在軍隊里一样,这种嚴格的紀律是必要的。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如果一种社会制度沒有这样可耻的暴虐統治就不能存在,这算一种什么社会制度呢?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或者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証明了目的的卑鄙。凡是当过兵的人都尝过服从軍事紀律(即使是短时期的)的滋味;而这些工人却注定了从九歲起無論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他們比美國的黑人更像奴隸,因为他們处在更嚴格的監視之下。尽管这样,人們还

㊀ "無可否認的事实"第9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要求他們像人一样地生活、思考和感觉！的确，他們要能做到这样，那就只有切齒痛恨他們的压迫者，痛恨那种使他們陷入这种境地并把他們变成机器的制度！但是还有更可耻的事情：根据工人的普遍的供述，許多厂主用最残酷的嚴厉办法向工人榨取强加在他們头上的罰款，从一無所有的無產者身上搜刮一文半文的小錢來增加自己的利潤。李奇也說，工人在早晨到工厂的时候，常常發現工厂的鐘快了一刻鐘，因而大門已經关了，而拿着罰款簿的办事員却在車間里乱轉，把大批沒有到的工人記下來。有一次，李奇就親眼看到95个工人这样被关在工厂的大門外面；这个工厂的鐘比城市里一般的鐘晚上慢一刻鐘，早上快一刻鐘。在工厂报告中也叙述了类似的事情。有的工厂上班时把时鐘的針撥回去，因而工作时間就比規定的时間長，但工人并沒有因此多得到一点工資。有的工厂干脆就要工人多工作一刻鐘。又有的工厂有一只普通的鐘和一只表示机器主軸轉动次数的机器鐘；如果机器轉动得慢，那就按照机器鐘工作，直到十二小时中应該轉动的次数轉足时为止；如果工作做得很好，規定的轉数不到时間就轉足了，那末工人还是要做滿十二小时的工作。有一个証人补充說，他認識几个女孩子，她們都掙錢不少，并且还有加班工作，但她們还是寧願去做娼妓也不願忍受这种暴虐的統治（引自德林瓦特文件第80頁）。現在我們再回过头來看看罰款的情形。李奇說，他曾經不止一次地看到，怀孕后期的女工們在工作时間坐下來休息一会，就被罰款6辨士。因为工作不好而处以罰款的事完全是随便乱來的。成品到了倉庫才進行檢查，而倉庫管理人甚至不把工人叫去就开了罰款單；工人直到監工付給他工資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經受罰，而那时东西可能已經賣掉，至少已經拿走了。李奇有一張長达10英尺的罰款單，罰

款总数达 35 英鎊 17 先令 10 辨士。他說，在开这張罰款單的工厂里，一个新的倉庫管理人被解雇了，因为他罰得太少，使厂主的收入每星期少了 5 英鎊(34塔勒)。(“無可否認的事实”第13—17頁)我再重复一遍，我認为李奇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不会說謊的人。

在其他方面，工人也是老板的奴隸。如果有錢的老板看上了工人的妻子或女兒，那他只要吩咐一下或暗示一下，她就無法抗拒。如果厂主为了保护資產階級的利益要人在請願書上簽名，那他只要把請願書送到自己的工厂里去就行了。如果他想把某一个人弄到國会里去，他就叫自己的所有有选举权的工人去投票，而不管工人願意或不願意，他們都必須投資產者的票。如果他想在公共集会中取得多数，他就比平时早放工半小时，并替工人找好靠近講台的位子，以便很好地加以監視。

还有兩种办法特别加强了厂主对工人的奴役，这就是 *truck-system*（实物工資制）和 *cottage-system*（小宅子制）。工人們把用商品支付工資叫做 truck，这种支付办法以前曾通行于全英國。“为了使工人方便起見，使他們不受小商人的高价的剝削”，厂主就开一个商店，出賣各种各样的商品。而为了使工人不到别的价錢比較便宜的商店里去(因为 tommy-shop㊀中的价格通常都比别的地方貴25—30%)，支付工資时不用現款，而用工厂商店的購買券。这种可耻的制度引起了公憤，因此 1831 年公布了 Truck Act①，根据这个法律，对大多数工人采用的以商品支付工資的办法被宣布为無效的、非法的，誰要这样做就处以罰款。但是这个法律也像大多数的英國法律一样，只是在个别地方具有实际效力。当然，在城

㊀ 工厂商店。——編者注

① 实物工資法。——譯者注

市里这个法律是执行得相当認真的，但是在鄉間，旧制度仍被直接間接地充分采用着。在莱斯特城里，这种制度也是很流行的。我手边就有十几份对違反这个法律的案件的判决書，这些判决書都是1843年11月到1844年6月間做出的，其中一部分登在“曼徹斯特衛报”上，一部分發表在“北極星报”(《Northern Star》)㊀上。自然，这种制度現在是不那样明目張胆地实行了；工人們多半都能領到現錢，但是，厂主們还是有足够的办法强迫工人到工厂商店里而不到旁的地方去買东西。这样就很难揭穿这类厂主；現在，只要他們的确把錢交到工人手里，他們就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幹自己的罪惡勾当了。1844年4月27日的“北極星报”刊登了約克郡哈得兹菲尔德附近霍姆菲特的一个工人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面談到一个叫鮑威斯的厂主：

“这个該死的用实物支付工資的办法竟能够像在霍姆菲特这样大規模地存在，而且誰也不敢制止厂主这样胡來，眞是叫人奇怪。这里，有許許多多老实的手工織工为这个該死的制度受罪。这里就是一个寬宏大量的自由貿易派㊁分子的例子，这不过是許多例子中的一个。这里有一个厂主，因为他对待可憐的織工們实在太可惡，附近的街坊沒有不詛咒他的。一匹价值34—36先令的料子，他只給20先令的現錢，其余的就只發給呢子或衣服，定价要比其他商人貴40—50%，而且这些东西还常常是已經霉爛的。但是自由貿易派的‘水星报’(《Mercury》)㊂却說：他們并不是非要貨物不可呀，这

㊀ “北極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國的一种周报，憲章派的中央机关报；創刊于1837年，1852年停刊；最初在里子出版，从1844年11月起在倫敦出版。該报的創办人和主編为菲·奥康瑙尔，40年代乔·哈尼也曾任該报主編。1845年9月至1848年3月間恩格斯曾为該报撰稿。——編者注

㊁ 自由貿易派是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恩格斯原注

㊂ “里子水星报”(《Leeds Mercury》)是資產階級激進派的报紙。——恩格斯原注

是完全随他們便的。呵，不錯，可是他們要是不想餓死，就得要这些东西。要是他們要的現錢超过 20 先令，在領經紗时他們就得等上八天到十四天；要是他們拿 20 先令再加貨物，那經紗总是够他們用的。这就是他們的自由貿易。布魯安勛爵說，我們在年輕的时候应該積存一些东西，免得到老年的时候去請求救济。好呵，我們是不是就積存这些霉爛的东西呢？这話要不是一位勛爵說的，那就只能認为这个人的腦袋也像用來償付我們的劳动的那些貨物一样地霉爛了。当沒有繳納登記費的报紙非法出現的时候，还有許多人把这件事向霍姆非特的警察局告密，还有像布萊斯和依斯特伍德等那样的人，但是現在这些人到哪里去了呢？現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們的厂主已經成了虔誠的自由貿易派，他每个星期日上兩次教堂，还誠心誠意地跟着牧师念道：'我們应該做的，我們都沒有做，我們不应該做的，我們却都做了，我們是不能得救的，但是慈悲的主呵，饒恕我們吧。(英國國教的禱詞)① 是的，饒恕我們到明天吧，好讓我們再把霉爛的貨物付給我們的織工。'"

小宅子制初看起來害处要小得多，它的產生更是無可非难的，虽然这种制度对工人的奴役并不下于实物工資制。在鄉間，工厂附近常常缺少工人住的房子。因此，厂主就常常得造这种住房，而他也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因为这些房子会給他投下的資本帶來極大的利潤。如果工人住宅的房东一般能从他的資本中獲得年利 6 %的話，那就可以認为这种小宅子会給厂主帶來双倍的利潤；因为只要他的工厂不关門，他就总有房客，而且是按时付房租的房客。这样，他保險不会受到其他房东可能受到的兩种主要的損失，他的小宅子永远不会空閑着，他也沒有收不到房租的危險。但是房租通常是把这兩种可能的損失都算進去的，因此，如果厂主收

① 括弧里的話是恩格斯的。——譯者注

的房租和其他房东收的一样多，他就可以在工人身上做一筆獲利 12—14% 的好買賣。厂主把房子租給工人，从而比他的競爭者獲得更多的利益，甚至双倍的利益，同时又使他們根本不可能和他競爭，这当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好处是从必須珍惜每一个小錢的一無所有的階級的口袋中取得的；但是这种事情对厂主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他的全部財富本來就都是靠犧牲工人而獲得的。既然厂主用解雇的威脅來強迫工人住他的房子，要他們繳納比平常高的房租，甚至繳納他們根本不住的房子的房租（这是常有的事），这已經不是不公平，而是無耻了。自由党的“太陽报”（《Sun》）㊀引了“哈里法克斯衛报”（《Halifax Guardian》）上的一段話：在埃士頓-安得-萊因、奥尔丹和罗契得尔等地，有許多厂主强迫他們的几百个工人繳納小宅子的房租，不管他們住不住这房屋。小宅子制在鄉間的工厂区是很盛行的；这种制度產生了大批的村鎮，并且在大多数的場合下都因为厂主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沒有競爭者，所以他完全用不着根据一般的标准來規定房租，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在和工人發生冲突的时候，小宅子制又給了厂主多么大的权力呵！工人一罢工，厂主就赶他們搬家，而且只給他們一星期的限期；限期一过，工人不但沒有吃的，而且也沒有住的，只好成为流浪漢了，而根据法律流浪漢是毫不容情地要被送到監獄里去关一个月的。

这就是工厂制度！我已經在本書篇幅容許的范圍內尽量詳細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并且在叙述資產階級和手無寸鉄的工人作斗爭的英雄事迹时，尽可能地做到大公無私——談到这种英雄事迹

㊀ 1844 年 11 月底的“太陽报”（在倫敦出版的日报）。——恩格斯原注

时是不能無动于中的，因为無动于中就等于犯罪。讓我們再把1845年自由的英國人的狀况和1145年諾曼貴族压迫下的撒克遜農奴的狀况比較一下吧。農奴是 glebae adscriptus（束縛在土地上的）；自由工人也被小宅子制束縛在土地上。農奴必須把 jus primae noctis（初夜权）献給主人；自由工人必須献給老板的，不但是初夜权，而且是每夜权。農奴沒有权利弄到一份財產，他所有的一切，地主都可以拿走；自由工人也沒有財產，而且由于競爭也不可能弄到一份財產。甚至連諾曼人也做不出的事情，厂主都做了：厂主通过实物工資制每天都在侵占工人直接用來維持生活的东西。農奴和地主的关系由大家都遵守的符合習俗的法律來調整，同时也由習俗本身來調整；自由工人和老板的关系也由法律來調整，但是这种法律沒有被遵守，因为它既不符合習俗，也不符合老板的利益。地主不能使農奴离开土地，不能只出賣農奴而不出賣土地，而因为所有的土地几乎都不能轉讓，加之当时又沒有資本，所以地主是根本不能出賣農奴的；現代資產階級却强迫工人出賣自己。農奴是他出生的那一塊土地的奴隸；工人是生活必需品和他用來買这些必需品的金錢的奴隸——他們都是物件的奴隸。農奴的生存有封建的社会制度來保障，在那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有他一定的位置；自由工人却一点保障都沒有，因为他只是在資產階級需要他的时候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位置，否則就沒有人理会，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沒有这个人。農奴在战爭时期为自己的主人賣命；工厂工人在和平时期为老板賣命。農奴的主人是野蛮人，他把農奴看做牲口；工人的老板是文明人，他把工人看做机器。总之，这兩种人的情况大体上是一样的，如果說哪一种人的情况更坏一些的話，那自然就是自由的工人。兩种人都是奴隸，对前一种人的

奴役不是伪善的，是明顯的，公开的，而对后一种人的奴役却是伪善的，狡猾地蒙蔽着被奴役者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这是比旧的農奴制更坏的神学的① 奴隸制。托利党人慈善家們称工厂工人为white slaves（白奴），那是正确的。但是这种伪善的隱蔽的奴隸制至少在口头上是承認自由权的；它在爱好自由的輿論面前是要低头的；而比起旧的奴隸制來，这就是歷史性的進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則已被承認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則实現。

最后，我从一首表現工人自己对工厂制度的看法的詩中摘引几節來作为結束。这首詩是北明翰的爱德華·波·米德寫的，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一般情緒。㊀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國王，——
不像故事里的那样和善，
他是个專殺白奴的魔王，
大家叫他蒸汽，非常兇殘。

虽然暴君的手只有一只，
但他气力大，誰都比不上，
像是一只燒紅了的鉄手，
他能使人民成群地滅亡。

他像他的祖先火神一样，
宰割人民，制造無窮灾殃，

①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譯本中是"伪善的"（hypocritical）。——譯者注

㊀ 爱·米德的"蒸汽王"（«The Steam-King»）一詩是由弗·恩格斯譯成德文的。該詩原文登載于1843年2月11日"北極星报"第274号上，比德譯文多兩節。該詩的俄譯者为薩·馬尔沙克。——編者注

他的心里有烈火在燃燒，
他拿兒童当果腹的食粮。

他的祭司像他一样兇狠，
用鉄腕操縱人們的命运，
貪得無厭地給他找牺牲，
用人們的鮮血鑄造金銀。

这些奸賊是無耻的惡鬼，
把人权的基礎踐踏淨尽，
耻笑父親們痛哭的眼泪，
取笑母親們垂死的呻吟。

飢啼寒号欣慰他們心竅，
悲嘆哭泣是悅耳的音乐，
老人兒童的尸骨堆成山，
堆滿了他們宮殿的地窖。

沒有心肝的兇惡的國王，
在邪惡的王國布滿死亡，
他用劳动折磨人的肉体，
他把人們活的灵魂殺光。

快打倒國王，劊子手國王！
千百万的工人，起來，前進！
我們把他的手緊緊捆綁，
趁他还沒吞滅全國人民。

你們無比憤怒就要覚醒，

你們就要張口高声呼喊。

那伙鍍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淵！㊀

㊀ 我既沒有时間也沒有篇幅來詳細談論厂主們对最近十二年來所受到的控訴的答辯。这些人是無可理喻的，因为他們已被他們心目中的利益弄瞎了眼睛。他們的某些答辯我已經在前面順便答复过，所以在这里我只消再說几句就够了。

你們來到了曼徹斯特，并且想考察一下英國的生活条件。自然，你們会很好地被介紹給一些"可敬的"人物。你們会提出一些有关工人狀况的意見。你們会認識几个最大的自由党厂主，例如罗伯特·海德·格萊格、艾德蒙·艾釋華特、托馬斯·埃士頓等等。你們把自己的意圖告訴他們。厂主是了解你們的，他知道他应該怎么做。他領你們到他的鄉下的工厂去；格萊格先生領你們到柴郡的石礦坡去，艾釋華特先生領你們到波尔頓附近的塔尔頓去，埃士頓先生領你們到海德去。他領你們到設备很好甚至还可能有通風設备的建筑物中去，他使你們注意那高大的空气流通的厂房，漂亮的机器和几个看起來很健康的工人。他招待你們一頓丰富的早餐，然后向你們提議去参观工人住宅。他領你們到一些看起來是新的、干净而且舒適的小宅子里面去，他自己也和你們一起走進这一家或那一家。他当然只領你們到監工、机匠等人那里去，好讓你們"看看专靠工厂过活的家庭"。在別的小宅子里，你們就会發現只有妻子和小孩在工厂里工作，而丈夫却在补袜子。因为厂主在場，你們不便提出太輕率的問題；于是你們以为工人的工資都很高，生活都很舒適，而由于鄉間空气新鮮，面色也比較健康。于是你們就开始放弃英國到处都是貧窮和飢餓的想法，發現这是过分的誇張。但是小宅子制如何使工人变成奴隸，也許附近就有一个工厂商店，你們却一点也不会知道；工人不会向你們表示他們如何憎恨厂主，因为厂主就在你們身边。厂主甚至还建立了学校、教堂和閱覽室等等。他利用学校來訓練孩子們習慣于服从，他放在閱覽室中的書籍都是維护資產階級利益的，他把那些閱讀憲章派或社会主义書报的工人解雇，这一切都是瞞着你們的。你們看到愉快的宗法关系，你們看到監工們的生活，你們看到工人同意在精神上也成为資產階級的奴隸时資產階級許給他們的东西。很久以來厂主們就特別喜欢"鄉村制造業"，因为在这里，工厂制度的害处，特別是在衛生方面的害处，部分地由于空气新鮮和四周的环境比較好而抵消了，同时也因为在这里对工人的宗法制的奴役保持得最長久。尤尔博士对此歌頌备至。但是倒霉的是那些想独立思考并成为憲章主义者的工

人：对于他們，厂主們的慈父般的爱护和关怀一下子就消失了。你們如果想到曼徹斯特的工人区去看看工厂制度在工厂城市中的影响，那末在有錢的資產者給你們协助以前，你們是得好好地等一个时候的！这些老爺們不知道工人想要什么，他們所处的情况怎样。他們不願意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因为他們害怕那些会使他們不安甚至会迫使他們違背自己的利益的事情。但是这絲毫沒有关系，工人要做的事情，他們是能用自己的力量做到的。——恩格斯原注

其他劳动部門

我們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談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業时代的一种全新的產物。而其余工業部門的工人狀况我們談的就少多了，因为一般的工業無產階級的情况或特別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部分是和这些部門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問題就只是考察工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門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門中每一个部門有什么特点。

適用工厂法的四个劳动部門都是生產衣料的。我們現在最好是从那些向这类工厂領取原料的工人談起；先談諾定昂、得比、萊斯特的針織工人。“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中談到这些工人时說，工作时間長（由于工資低，不得不这样），再加上整天坐着，目力因工作本身的性質經常保持緊張狀态，这就削弱了他們的整个身体，特别是影响了視力。晚上沒有很强的灯光就不能工作，因此，工人通常都利用玻璃球來聚光，这对眼睛的害处很大。几乎所有的工人到了四十歲就得戴上眼鏡。在这种生產中从事纏綫和縫級（縫合）的兒童，通常都不健康而且發育得不好。他們从六七歲或七八歲起就在狹小得令人窒息的屋子里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許多兒童被工作弄得疲憊不堪，逐漸虛弱下去，連最普通的家务事都幹不了，眼睛很早就近視了，因此不得不在童年就戴上眼鏡。委員們發現許多兒童都患有瘰癧症；厂主們大都拒絕雇用做过这种工作的女孩子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說她們的身体太弱了。童工調查委

員会报告把这些童工的狀况叫做"基督教國家的耻辱"，希望他們的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格稜吉"报告"附錄第1部分F 15頁第132—142節）报告还說，萊斯特的針織工人的待遇在当地所有的工人中是最坏的；他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每星期掙6先令，要費很大力气才能掙7先令。过去他們掙过20—21先令，但是大型織机的使用降低了他們的工資；大多数工人还在旧的簡單的織机上工作，和改良了的机器進行着筋疲力尽的競爭。可見技術的發展每前進一步，工人的狀况就倒退一步！但是不管怎么样，鮑尔委員說，針織工人却以他們的自由、以他們吃飯、睡覚或工作都不受工厂鐘声的支配而感到驕傲。在工資方面，这些工人現在的情况并不比1833年工厂委員会寫报告的时候好些；这是由于过着半飢半飽生活的薩克遜針織工人的競爭造成的。这种競爭不僅在所有國外市場上击敗了英國人，而且（在劣等貨物方面）在英國市場上也击敗了他們。德國的愛國針織工人，由于自己的挨餓而剝夺了英國針織工人的面包，他們該多么心滿意足呵！如果德國的荣譽要求他們的肚子老是空着一半，难道他們就不再为德國工業的光荣而驕傲地愉快地挨餓下去嗎？呵，競爭和"國家競賽"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晨报"（«Morning Chronicle»）（也是自由党的报紙，par excellence ㊀資產階級报紙）在1843年12月發表了亨克萊的一个針織工人描寫他的同伴的狀况的几封信。他附帶报道了50个家庭的情况，这些家庭共有321人，依靠109台織机为生；每台織机平均每星期收入5 1/6先令，每个家庭平均每星期掙11先令4辨士。在这里面，房錢、針織机租費、煤炭、灯

㊀ 道地的。——編者注

火、肥皂和織針总共要用掉5先令10辨士，每人每天只剩下$1^1/_2$辨士（15个普魯士分尼）做伙食費，至于做衣服就一个錢也沒有了。

这个針織工人寫道："从來沒有一个人看到过，沒有一个人听到过，也沒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們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

他們根本沒有床鋪，即使有，也只够一半人使用，孩子們穿得破破爛爛，赤着脚跑來跑去。男人們含着眼泪說：我們很久很久沒有吃肉了，我們几乎忘記了肉的味道。最后有些人星期日也去工作，虽然社会輿論从來也不原諒他們这样做，而且織机的軋軋声四鄰都可以听見。

其中有一个人說："看看我的孩子你們就全明白了。貧窮逼着我这样干，我不能老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餓得直叫，却不去用最后的办法清清白白地賺些面包。上星期一我早上兩点鐘就起來，差不多干到半夜，其余的几天从早上六点鐘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鐘；但是我吃不消，我不願意把自己送進棺材里去。現在我每天晚上干到十点鐘，損失的时間在星期天补上。"

無論在萊斯特，在得比，或在諾定昂，工資从1833年起就沒有增加过，而最坏的是萊斯特还普遍实行实物工資制，这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了。因此，这个地方的針織工人在每次工人騷动时都非常積極地参加，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針織工人多半是男人，所以他們参加运动，就顯得更主动和更有力量。

針織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產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郡里面共有2 760台花边机，在英國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786台。由于嚴格的分工，生產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雜，分成了許多部門。首先是把棉綫纏到筒管上，这工作由十四歲或更大一

些的女孩子(winders〔絡綫工〕)來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裝在机器上，把綫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約有1 800个），并把它引到規定的地方，这工作由八歲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threaders〔穿綫工〕)來做；然后才是工人織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來时是寬寬的長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連接每塊花边的綫挑出來，把它們一塊一塊地分开；这个工序叫做 running（挑）或 drawing lace（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 lace-runners（挑花边工）。在这以后，花边就完全制好，可以拿去出賣了。無論是絡綫工或穿綫工，都沒有一定的工作时間，机器筒管上的綫一用完，就需要他們；因为工作在夜間还繼續進行，所以任何时間都可能需要他們到工厂或花边工人的工作間去。工作沒有規律、常常做夜工以及由此產生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在許多方面損害了身体，破坏了道德，特别是像大家一致指出的，引起了混乱而过早的性关系。工作本身对眼睛的害处是很大的；虽然沒有發現穿綫工有一般的慢性病，但在他們中間眼炎是很流行的，而穿綫的工作本身就会引起眼痛、流泪、視力一时模糊等等。至于絡綫工，那末已經查明，她們的工作嚴重地損害視力，除了引起經常性的角膜炎，还常常引起白內障和黑內障。花边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机器造得愈來愈寬，現在使用的几乎全是需要三个男工操縱的机器；这三个人依次每隔四小时換一次班，所以他們合起來每晝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每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就可以了解，絡綫工和穿綫工所以常常不得不在夜間工作，是为了不讓机器停得太久。为了把綫穿过1 800个小孔，需要三个孩子工作兩小时。有些机器已經用蒸汽力來發动，因而男人的劳动就被挤掉了。在“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中屢次提到有小孩子工作的“花边工厂”，由此顯然可以推

断，目前的情况不是花边工已移到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去工作，就是蒸汽力已被普遍地用來制造花边。而兩种情况都表示工厂制度獲得了進一步的推廣。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是挑花边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多半是七歲、甚至是五歲或四歲的孩子。格稜吉委員甚至碰到过一个兩歲的孩子在做这种工作。經常在复雜的花边紋路中注視着需要用針挑出來的那根綫，是非常伤眼睛的，特别是这种工作通常都得繼續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之久。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們的眼睛也会变得非常近視，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見的）就会因黑內障而永远失明。此外，孩子們因为經常弯着腰工作，所以長大时身体很弱，胸部狹窄，并因消化不良而患瘰癧；子宮机能破坏的現象在女孩子中几乎是很普遍的，脊柱弯曲也一样地普遍，所以“从这些孩子走路的姿势上就可以認出他們是挑花边工”。綉花边無論对眼睛，或对整个身体，也都有同样的后果。做証的医生一致說，所有从事花边生產的孩子的健康，都因他們的工作而受到極大的損害，这些孩子面色蒼白，虛弱無力，他們的身体与年齡比起來都顯得太矮小；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比別的孩子差得多。他們通常的疾病是：全身虛弱、常常昏倒、头痛、兩脅痛、背痛、腰痛、心跳、惡心、嘔吐、食欲不振、脊柱弯曲、瘰癧和肺結核。这种工作时刻都在極其嚴重地破坏妇女的健康，到处都是患妇女貧血症、难產和流產的（格稜吉“报告”中許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这个下級官員向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說，孩子們經常穿得很坏，衣服都是破破爛爛的；吃也吃得很不好，多半只有面包和茶，常常好几个月看不到肉。至于他們的道德狀况，他說：

“諾定昂的全体居民，警察、牧师、厂主、工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一致肯定，目前的劳动制度是產生道德墮落現象的最肥沃的土壤。穿綫工（多

半是男孩子)和絡綫工(多半是女孩子)常常在半夜里同时被叫到工厂里去，又因为他們的父母不可能知道他們需要在那里待多久，所以他們有充分的机会在一塊胡搞，工作完了就一塊去游蕩。这种情况大大助長了道德敗坏現象。大家都承認，在諾定昂道德敗坏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至于这种極端反常的情况对这些孩子和年輕人的家庭安寧和乐趣的嚴重破坏，那就不用說了。”

花边生產的另一部門即花边的編結，已擴展到農業地区——諾坦普頓郡、牛津郡、培德福德郡和巴金漢郡。从事这一工作的大都是兒童和少年，他們都抱怨吃得不好，很少吃到肉。他們的劳动对健康是極端有害的。孩子們在狹小的、不通風的、和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工作，老是坐着，弯着腰撥动編針。为了使身体勉强保持这种吃力的姿势，女孩子們都穿上帶有木板条的緊身，由于这些女孩子大半都是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骨头还很軟，因此，这种緊身使胸腔和肋骨完全移动了位置，使胸部普遍狹窄。由于工作地点的空气不好，工作时又整天坐着不动，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患了消化不良症；她們在受到这种病的殘酷(severest)折磨之后，就得肺結核死去。她們几乎沒有受过任何教育，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得更少，又都喜欢打扮，因此她們的道德水平低得可憐，賣淫在她們当中几乎成了流行病。(“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白恩士的报告書)

这就是社会为了使漂亮的資產階級太太們能享受戴花边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很便宜的代价嗎？总共只有几千个工人弄瞎了眼睛，只是一些無產階級的女兒得了肺結核，只是一代平民弄得孱弱不堪，而这种孱弱的体質还是遺傳給这些平民的同样是平民的子孙，——这算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們的英國資產階級若無其事地把政府調查委員会的报告放在一边，照旧用花边來裝飾自己的太太和女兒。英國資產者的

泰然自若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郎卡郡、得比郡和苏格蘭西部有大批的工人在印花工厂中工作。在英國工業中，沒有一个部門像这个部門一样在机械的發展方面獲得这样輝煌的成果，但是也沒有一个部門的机械的發展使工人的狀況惡劣到这种地步。应用蒸汽力推动雕花滚筒，又發明了用这种滚筒同时印四种到六种顏色的方法，这就完全排挤掉了手工劳动，正像机器的使用把手工劳动从棉紡織業中排挤出去一样。但是这些新發明在印花工厂中挤掉的工人比在棉紡織工厂中还要多得多。在这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做助手的小孩用机器做的工作抵得上过去200个工人用手做的工作。一台机器每分鐘出28碼（80普魯士尺）印花布。結果印花工的处境就很糟糕；在他們向下議院提出的請願書中說，郎卡郡、得比郡和柴郡在1842年共印出1 100万匹印花布；其中有10万匹是完全用手工印的，90万匹是部分用机器、部分用手工印的，1 000万匹是完全用机器印的，印上的顏色少則一种，多則六种。因为机器大部分是新近才使用的，而且不断地在改良，所以手工印花工的数目总是比生產所需要的多；其中有許多（請願書中說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自然就完全沒有工作了，而其余的平均每星期也只有一兩天、最多是三天的工作，得到的是最低的工資。李奇在談到一个印花工厂（郎卡郡柏立附近的第普里-戴尔）的时候說，那里的手工印花工平均最多只掙5个先令（"無可否認的事实"第47頁），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机器印花工的报酬却相当高。这样，印花業完全实行了工厂制度，但不受法律对工厂制度的限制。这一行業所生產的是时髦的商品，所以沒有規定的工作时間。定貨少的时候，他們就只有一半时間工作；如果某一个圖案受到欢迎，生意很好，工厂就工作到夜

間十点、十二点，甚至通宵工作。在曼徹斯特，我的住宅附近就有一家印花工厂。我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回家时看到工厂中还是灯火明亮，我常常听説，在那里，孩子們的工作时間往往很長，他們总想找个机会在石階上或穿堂屋的牆角旁休息一会，打一会盹。至于这种情况是否眞实，我沒有确切的証据，否則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名字指出來了。“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只是大致地提了一下这一工業部門中的工人的狀况。报告只談到，在英國，至少这些孩子大部分还穿得相当好，吃得相当好（这是相对的，当然要看他們的父母掙錢多少而定），他們沒有受任何教育，在道德方面还有很多缺陷。由于上面已經談过工厂制度的情形，这里我們只指出这些孩子是处在这个制度的統治之下就够了，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接下去談别的。

現在我們再稍微談談布匹生產部門中其余的工人。漂白工的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們不得不經常把氯气这种对肺部極有害的物質吸進去。染色工的工作害处比較少一些，在許多場合下甚至还对工人有益，因为这工作需要全身使勁。关于这兩类工人所得的报酬很少有人談到，这就証明它并不低于一般的水平，否則他們是会抱怨的。由于棉質天鵝絨的銷路廣，所以剪絨工的人数相当多，共达三四千人。他們間接地因工厂制度而大遭其殃。过去用手工織机生產的商品織得不十分均匀，所以需要一个能手把綫头一行一行地剪平。自从使用动力織机以來，每一行綫都排得很均匀，每根綫都和上一根平行，所以剪平絨毛的工作就不需要多大技巧。被机器剝夺了固定生計的工人迅速地投入了这种比較簡單的工作，由于他們的競爭，工資降低了。厂主發現这种工作完全可以交給女人和小孩去做，于是工資就降低到女工和童工

的水平，成百的男人就完全被挤掉。其次，厂主还發現，讓工人在工厂中工作比在工人的作坊中工作要便宜得多，因为他們反正要間接地替工人付这个作坊的房租。从那时起，过去用做剪絨作坊的許多小宅子的閣楼不是空起來，就是作为住房租出去，同时剪絨工失掉了自由支配时間的权利，要听从工厂里的鐘声的指揮了。一个看上去不到四十五歲的剪絨工告訴我，他还記得那样的时代，那时每剪一碼掙8辨士，現在每碼只掙1辨士；当然，現在因为織出來的东西比較均匀，他可以剪得快些，但是現在每小时所剪的远不能超过以前一倍；这样，他的工資就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李奇把1827年和1843年各种紡織品的工資列成了一个对照表（“無可否認的事实”第35頁）。从表中可以看到，1827年剪絨工每碼所得工資是4辨士、2 1/4辨士、2 3/4辨士、1辨士，而1843年每碼僅得1 1/2辨士、3/4辨士、1辨士和3/8辨士。据李奇說，每星期的平均工資，在1827年是1英鎊6先令6辨士、1英鎊2先令6辨士、1英鎊、1英鎊6先令6辨士，而在1843年，同一种商品的工資是10先令6辨士、7先令6辨士、6先令8辨士、10先令，同时还有成百的工人連这样的工資也得不到。关于棉紡織業中的手工織工，上面我們已經談过了。其余的紡織品几乎完全是手工織工生產的，这些工人也像剪絨工一样，由于从其他工業部門中被机器排挤出來的工人的競爭而遭了殃，此外，像工厂工人一样，工作不好就要無情地被处以罰款。拿絲織工來說吧。全英國最大的絲織工厂厂主之一布罗克赫斯特从自己的賬本中拿出一些統計表交給國会委員会，从这些統計表中可以看出，1821年他对各种工作付出的工資是30先令、14先令、3 1/2先令、3/4先令、1 1/2先令、10先令，1831年他只付出9先令、7 1/2先令、2 1/4先令、1/3先令、1/2先

令、6 1/4 先令，虽然在这个部門中机器幷沒有任何改良。但是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在他的工厂里所做的，完全可以当做全英國的标准。从这些統計表中可以看到，这个工厂中織工的平均工資，除去一切尅扣，在 1821 年是每周 16 1/2 先令，而 1831 年每周僅僅是 6 先令。以后工資又降低了很多；在 1831 年每碼付工資 1/3 先令或 4 辨士的紡織品（所謂 single sarsnets——一种做衣里用的綢緞），在 1843 年只付 2 1/2 辨士。而許多住在農村的織工，只有接受每碼 1 1/2—2 个辨士的工資，才能找到工作。此外还有任意尅扣工資的情形。每一个領到經紗的織工都同时領到一張卡片，上面通常寫着：某日某时繳回成品，如織工因病不能工作，必須在三天內通知办事处，否則疾病也不能成为請求原諒的借口；等待緯紗也不能成为織工獲得原諒的充分理由；工作中如發生某些过失（例如在一定長度的織物上使用的緯紗超出規定等）应扣去不少于一半的工資；如果不能按期交活，每碼扣 1 辨士。卡片上規定的所有这些尅扣使工資大大地减少了，例如有一个收貨人到郎卡郡的里城去收回成品，每星期去兩次，每次給厂主帶回的罰款都不下 15 英鎊（100 个普魯士塔勒）。这是他自己說的，而他还算是一个最厚道的收貨人。在过去，这类問題是由仲裁法庭來解决的，但因为堅持到这种法庭去的工人大部分要被解雇，以后这一慣例就逐漸消失了，如今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証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当工人告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們接受了卡片，就是簽訂了契約，你們現在就得履行它。这和工厂工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簽字，說明他“同意扣工資”。如果他想抗拒，那末全城的厂主立刻都会知道，他是这

样一个人，用李奇的話說，他

> “不顧服从卡片上規定的秩序和法律并且胆敢怀疑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这是他应当知道的)的人的智慧”(“無可否認的事实”第37—40頁)。

自然，織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們到他那里領取經紗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絕妙的說法，他只是对他們說：

> “如果你們不願意在我的油鍋里受煎熬，那你們可以到火里去散步。”(If you don't like to be frizzled in my frying-pan, you can take a walk into the fire.)

倫敦的、特別是斯比脫菲尔茲的絲織工，很久以來就陷入周期性的極端貧困之中，而他們非常積極地参加英國的、特別是倫敦的一切工人运动这一事实，就証明他們現在也还沒有理由滿意自己的狀況。压在他們头上的貧困引起了热病，这种病蔓延到倫敦的东部，并且促成了工人階級衛生狀況調查委員会的成立。但是，从倫敦热病医院最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热病还是很猖獗的。

除紡織業外，英國工業第二个重要的部門是金屬制品的生產。这种生產的中心是制造各种精細金屬制品的北明翰、生產各种刀的設菲尔德以及生產鎖、釘子等等比較簡單的商品的斯泰福郡，特別是烏尔未漢普頓。現在我們來看这个工業部門中工人的狀況，先从北明翰說起。在北明翰，和生產金屬制品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生產組織还保留着旧时手工業制度的某些特点。小师傅还存在，他們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当他們需要蒸汽發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許多小作坊，租給个別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都裝有由蒸汽發动

机帶动的傳动帶，再由傳动帶轉动机器。萊昂·福適（“兩大陸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㊀雜志上关于英國工人狀况的一系列論文的作者，这些論文表明作者至少研究过这一問題，而且無論如何要比英國人和德國人一向在这方面所寫的东西都更有价値）把这种和郎卡郡、約克郡的大生產相对立的生產組織叫做工業民主（démocratie industrielle）。他并且指出，这种生產組織对师傅和帮工的狀况都不是很有利的。这种說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其他場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潤，現在由競爭加以調整，被分配到許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資本集中的趋势經常影响着他們；只要一个人發財，便会有十个人破產，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發户的廉价競爭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資本家競爭时，他們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下面我們將看到，学徒在小师傅那里过的生活至少也像在厂主那里一样坏，只有一个差別，就是將來他們自己也会变成师傅，因而他們就獲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換句話說，他們也受資產階級剝削，但是不像在工厂中那样直接。所以这些小师傅不是眞正的無產者，因为他們部分地依靠学徒的劳动生活，而且出賣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成品，但他們也不是眞正的資產者，因为他們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北明翰工人的这种独特的中間地位，說明他們为什么很少完全地和公开地参加英國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北明翰是一个激進的城市，但不是純粹憲章主义的城市。北明翰也有許多資本家开設的較大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絕对的統治地位：这里所

㊀“兩大陸評論”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政論性的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編者注

实行的極精密的分工（例如在制造針的部門里）和蒸汽力的应用，使厂主們可能雇用很多妇女和兒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中的材料）我們已經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無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討厭家庭生活；道德敗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門中被排挤出來；机器不断改良；兒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据报告所說，孩子們总是半飢半飽，穿得破破爛爛。他們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飽，許多孩子一天只吃 1 个辨士（10 个普魯士分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飯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連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們常常衣不蔽体；許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所有的兒童就他們的年齡來說，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很少有發育正常的。他們用來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貧乏，但是还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長时間的繁重的工作，如果我們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北明翰能服兵役的男人是这样少了。

一个檢查新兵体格的医生說：“工人都很矮小、瘦弱而且体力很差；此外，許多人的胸部或脊柱都是畸形的。”

据一个征兵的下級軍官証明，北明翰的男人比任何地方的都矮小：他們大部分身長都不超过五英尺四五英寸，在征來的 613 个新兵中只有238个合格。至于說到教育，那末我在前面（第154—156頁）講到金屬加工区的生活的时候已經举出了許多証言和例子，讀者可以再看一下；同时，从“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在北明翰，五歲到十五歲的兒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沒有進过学校；

学生經常你來我去，所以要使他們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兒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从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在那里教書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教員。一个女教員在回答她是否進行道德教育的問題时說："沒有，一星期3辨士的学費哪能这样要求。"有些女教員連这个問題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則認为，对兒童進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們分內的事。一个女教員回答說，她不進行道德教育，但是她尽力向兒童灌輸一些好的原則，她在說這句話的时候就犯了一个嚴重的語法上的錯誤。据一个委員說，学校里經常是吵吵鬧鬧，乱成一团。因此，兒童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不能令人滿意的；所有的罪犯有一半是十五歲以下的；僅僅在一年內就有90个十歲的罪犯被判了刑，其中有44人是刑事犯。照委員們的意見，混乱的性关系看來几乎是普遍現象，而且这种关系在年紀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格稜吉"报告"和文件）

斯泰福郡鉄業区的情况更糟糕。这里主要是生產簡單的鉄器，在这个劳动部門中既不可能進行特别細致的分工（也有一些例外），又不可能使用蒸汽力和机器。所以这里（在烏尔末漢普頓、威倫霍尔、比尔斯頓、塞治里、溫斯菲尔德、达拉斯頓、达德里、窩尔索尔、溫斯柏利及其他等地）的工厂較少，但是小鉄鋪却很多，这里的小师傅帶着一个或几个学徒工作，这些学徒要一直替师傅工作到二十一歲。小师傅的狀况和北明翰的差不多完全一样，但是学徒的生活多半还坏得多。給他們吃的几乎全是病畜和死畜的肉、腐爛了的肉和魚、流產的牛犢或者在火車里悶死的猪的肉。不但小师傅这样做，有三四十个学徒的比較大的厂主也这样做。在烏尔末漢普頓，这种現象似乎是普遍的。这种飲食造成的自然結果就是經常鬧腸胃病及其他疾病。此外，这些孩子多半吃不飽；除了工作服就

沒有別的衣服，僅僅由于这个原因，他們就不能上主日学。住宅又坏又髒，常常成为疾病的發源地，因此，虽然工作本身一般都無害于健康，可是孩子們仍然長得很矮小，發育得不好，孱弱不堪，而且常常被工作摧殘得可怕。例如，威倫霍尔城有許多人因經常在制造螺絲的車床上工作而成了駝背，并蹩弯了一条腿——即所謂“后弯腿”(hind-leg)，这样，兩条腿就呈K字形；此外，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患疝气。这里也和烏尔未漢普頓一样，女孩子——女孩子也在鉄鋪里工作！——和男孩子的性成熟期往往很晚，有时要到十九歲。在几乎是專門生產釘子的塞治里城及其近郊，人們就在骯髒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牲畜欄似的簡陋的棚舍里居住和工作。女孩子和男孩子們从十歲到十二歲起就开始拿起鉄鍾來工作，只有到他們每天能生產1 000个釘子时才算是一个眞正的工人。他們制造1 200个釘子，所得的工資是5 3/4辨士，或者还不到5个銀格罗申。每一个釘子要打十二鍾，因为鉄鍾重1 1/4磅，所以工人要举重18 000磅才能掙到这点可憐的工資。在这种劳动繁重而营养又不足的情况下，兒童身体必然發育得不好，矮小而且孱弱，委員会的材料也証实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地区的教育狀況，我們在上面已經提供了一些資料。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兒童甚至連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經常；和別的地区比起來，只有極少数的兒童識字，会寫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歲和十歲之間，即恰恰是適于上学的时候，他們已經开始做工了，而主日学的教員——鉄匠或礦工——常常自己也几乎認不得多少字，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來。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狀況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員引了許多例子証明說，在威倫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發

現做子女的沒有意識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覚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他們缺乏思考能力，連自己該說些什么都不知道，他們笨头笨腦，愚昧得無可救藥，以致他們常說，他們的待遇很好，他們的生活好極了，而事实上他們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穿得破破爛爛，吃也吃不飽，还常常挨打，往往挨打几天后还感到疼痛。他們一天到晚工作，直到發出下工信号为止，除此以外，他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別的生活方式。他們不懂得自己累不累，——这个問題从來也沒有人問过他們。（霍恩"报告"和文件）

在設菲尔德工資較高，所以工人的狀况从表面上看起來也好一些。但是这里也必須指出几个对工人健康極端有害的劳动部門。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工人必須經常用胸部頂住工具，这就常常引起肺結核。另一些操作过程，例如制鋸子，則阻碍整个身体的發育幷引起腸胃病。切削骨头（作刀柄用）的工作引起头痛、黄疸病，而做这种工作的許多女孩子会得妇女貧血症。但是对健康最有害幷引起工人早死的，是磨刀叉的工作，特别是在干石头上磨的时候。这种工作之所以有害，一半是由于必須弯着腰工作，因而胸部和胃部經常受到压迫，但主要是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塵狀的、極細微的、有尖銳稜角的金屬屑飛出來，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歲，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五歲。設菲尔德的南特医生說：

"要比較明白地說明这种工作所帶來的害处，应当說，磨工中活得最長的是那些酗酒最厉害的人，因为他們工作的时間比其他人都少。設菲尔德总共將近有 2 500 个磨工。其中約有 150 个（80 个成年男人和 70 个男孩）是磨叉的；他們总是在二十八歲到三十二歲之間就死掉。磨刮臉刀的工人，無論是干磨的或是湿磨的，都在四十歲到四十五歲之間就死掉，而使用湿磨石的

磨鋸刀的工人則在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死掉。”

这位医生把他們的病即所謂磨工哮喘病的經过描述如下：

“他們通常是十四歲开始工作，如果他們的身体很好，在二十歲以前还感覚不到特别不舒適；再下去，这种特有的疾病的征候就顯現出來了。他們在爬山或上樓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來；为了減輕經常不断的愈來愈厉害的呼吸困难，他們把兩肩高高地聳起；他們的身体老是向前弯着，好像只有保持工作时那种弯腰的姿势才覚得最舒服；他們的臉色漸漸变成泥黃色，面部顯露出憂郁的表情，常常訴說胸部有受到压迫的感覚。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啞，他們高声地咳嗽，声音就像从空木桶里發出來似的。他們时常咳出大量的灰塵，这些灰塵或者混在痰里，或者团成球形或圓柱形，表面复着一層薄薄的黏液。再过一些时候就出現吐血、不能躺臥、盜汗、水瀉、極度消瘦以及肺結核的一切普通征候。他們这样被折磨几个月，甚至几年，旣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养活家庭，最后終于死去。我必須补充几句，到現在为止，一切預防和医療磨工哮喘病的尝試都完全失敗了。”

这是南特在十年前寫的。从那以后，磨工的人数增加了，疾病蔓延得更厉害了，人們也試驗过把磨石遮起來幷利用气流把灰塵吹走以預防疾病的办法。这种試驗至少是部分地成功了，但是磨工自己却不願意使用这类設备，在某些地方甚至于把它打碎了，因为他們害怕这样一來將会吸引更多的工人來干这种行業，幷使他們的工資降低；他們寧願“活不長，但要活得痛快”。南特医生常常对那些有了哮喘病的初期征候而到他那里去看病的磨工說：要是你們回到磨石边去，那就是去找死。但是从來沒有人听他的話；誰要是当了磨工，誰就逐漸成为完全絕望的人，仿佛已經把灵魂賣給魔鬼了。——設非尔德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一个長期做教育統

計工作的牧师認为，在工人階級的16 500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識字的不超过6 500人。原因是孩子們到七歲，最迟到十二歲，就从学校中被弄走，教員又都是毫無用处的廢物（其中有一个是罪証确鑿的小偷，他从監獄里出來以后，除了教書就找不到別的糊口的办法！）。設菲尔德青年中間的不道德的情形似乎也比任何地方都嚴重（可是，很难說哪一个城市在这方面数第一；当你讀报告的时候，你会認为每一个城市都应該数第一）。年輕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擲錢賭博或嗾使狗打架；他們常跑小酒館，在那里和情人消磨时間，一直坐到深更半夜，然后双双对对地到僻靜的地方去蹓躂。有一个委員在一家小酒館里看到四五十个青年男女；他們几乎都在十七歲以下，每一个青年都帶着自己的女朋友。有些人在玩牌，有些人在唱歌和跳舞，所有的人都在喝酒。一些公开的职業妓女也坐在那里。所以，無怪乎所有的証人都說，早期的紊乱的性关系和賣淫（这些事情常常發生在十四歲到十五歲的少年身上）在設菲尔德是極常見的現象。極端野蛮的不顧死活的犯罪行为是很平常的。在委員会委員到來的前一年，这里逮捕了一伙圖謀縱火燒城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他們准备了大量的引火物和長矛。下面我們还会看到，設菲尔德的工人运动也帶有同样放任的性質。（昔蒙兹“报告”和文件）

除了这些金屬工業的主要中心，在瓦灵頓（郞卡郡）还有一些別針工厂（这里的工人，特別是童工同样是極端貧困、道德敗坏和愚昧無知），在威根（郞卡郡）近郊和苏格蘭东部还有几个釘子工厂。关于这几个地方的报告几乎和关于斯泰福郡的报告完全相同。

在金屬工業里只有一个部門我們还沒有談到，那就是机器制

造業。这个生產部門主要分布在工厂区，特别是在郎卡郡，它的特点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样，从其他劳动部門中被排挤出來的工人就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所，他們在制造那些使他們失業的机器本身。在这里，鉋和鑽的机器，制螺旋、齒輪、螺絲帽等等的机器以及机械旋床都在排挤着大批的工人，以前他們都拿高工資而且經常有工作，現在却失業了；这样的失業者在曼徹斯特可以看到許許多多。

現在我們來看看斯泰福郡鉄業区北面的一个工業区。这里陶器生產(potteries)很發达；它的中心是斯托克自治市(borough)，包括亨萊、柏斯勒姆、萊因恩得、萊因德尔夫、厄特魯里亞、柯尔利治、郎坡尔特、坦斯托尔和金山等地，一共有居民6万人。“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这样告訴我們：在陶器制造業的某些部門中，孩子們在温暖而寬敞的房子里做着輕便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些部門里他們都既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穿不上好的衣服，却要从事繁重而緊張的劳动。有許多兒童抱怨道：“我老是吃不飽，多半只能吃到帶鹽的土豆，从來沒有肉和面包；我不能去上学，我沒有換洗的衣服。”——“今天中午一点东西也沒有吃，我們家里从來就不吃午飯，吃的多半只是帶鹽的土豆，偶尔才吃到点面包。”“我身上穿的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沒有節日穿的衣服。” mould-runners（送模型工）的工作也是特别損害健康的，孩子們把制成的坯子和模子一起送到干燥房里，等到坯子干燥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空模子送回去。他們这样整天沿着楼梯跑上跑下，搬运着不適合于他們年齡的过分沉重的东西，而且还得在高温下進行工作，这就使他們更加疲劳。这些孩子几乎毫無例外地都消瘦、蒼白、孱弱、矮小而且發育不良；他們差不多都患胃病，經常嘔吐，食欲不振，其中有許多人

由于虛弱而死掉。那些因轉动轆轤(jigger)而被称为 jiggers (轆轤工)的男孩，几乎也是同样地孱弱。但是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鉛而且常常含有許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剛剛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來。这些工人——成年男人和兒童——的手和衣服总是被这种液体浸得湿漉漉的，他們的皮膚漸漸变松，在經常和物体的粗糙面接触时就容易脫落，所以手指常常受伤出血，这样一來，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侵入身体。結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嚴重的腸胃病、經常的便秘、疝气痛，有时还会引起肺結核，而在小孩子身上更常常引起羊癲瘋。在成年男人中常見的現象是手上的肌肉部分痲痹 colica pictorum㊀和四肢全部痲痹。有一个証人說，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兩个男孩在工作时抽風死掉。另一个証人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曾經在上釉的大桶旁当过兩年助手。他說，最初他患剧烈的腹痛，后來就抽風，在床上躺了兩个月，从那以后，抽風的次数就愈來愈多，現在每天都要發作，并且常常在一天內要發十次到二十次羊癲瘋。他身体的右半部已經痲痹，医生告訴他說，他再也不能支配右手和右腿了。某一个工厂的上釉房里有4个成年男工和11个男孩，4个成年男工都患羊癲瘋和剧烈的疝气痛，11个男孩当中也有几个已經成为羊癲瘋患者。总之，这一可怕的疾病是这种工作的極平常的后果，当然它也給資產階級帶來了很大的利潤！在磨光陶器的工房里，空气中充滿了微細的矽土塵埃，把这种塵埃吸到肺里并不比設菲尔德的磨工把鋼屑吸進去的害处小些。工人們患着喘病，要靜靜地躺一回都不可能，喉嚨潰爛，咳嗽得很厉害，說話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見。他

㊀ 染色工的职業病。——編者注

們也都是得肺結核死掉的。陶業区里的学校比較多，孩子們按理是能够上学的，但是因为他們年紀这样小就到工厂去做工而且工作日又这样長(多半是十二小时，有时还要多)，所以他們就不能利用这些学校了。在委員会的委員詢問过的兒童中，有四分之三既不能讀，也不能寫。全区都处于極端愚昧的狀況中。上过几年主日学的孩子連字母都分不清。全区中不僅知識教育的水平很低，而且道德和宗教的教育也都是一样。(斯克里文“报告”和文件)

在玻璃制品的生產中，工作对成年男人似乎并沒有多大害处，但是小孩子却受不了。工作繁重，工作时間沒有一定，常常在夜里工作，特别是工房里的温度高(華氏 100°—130°)，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們的全身衰弱和疾病、發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風濕病。許多小孩都是臉色蒼白、兩眼發紅，往往几个星期看不見东西，嚴重地惡心、嘔吐、咳嗽、經常感冒和患風濕病。当成品从爐子里取出來的时候，孩子們經常不得不在高到使他們脚下的木板都燃燒起來的高溫下工作。吹玻璃的工人大多数都因虛弱和肺結核而死得很早。(萊夫查尔德“报告”附錄第2部分 L2 頁第 11、12 節；弗蘭克斯“报告”附錄第2部分 K 7 頁第 48 節；唐克萊德文件附錄第2部分 I 76 頁等；均見“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

报告大体上証明了工厂制度是在逐漸地不断地滲進一切工業部門里去，这特别表現在吸收妇女和兒童來工作这一点上。我認为沒有必要到处把技術進步和成年男人被排挤的情形都叙述出來。只要稍稍熟悉工業的人就能毫不費力地把我所沒有談到的补充起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現代的生產方式这方面做詳

細的探討，关于这方面的結果，我在談工厂制度的时候已經談过了。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滅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結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業在家，結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結果大資本家掌握了企業，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財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顯。國家的整个工業的發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我在前面已經談过，在手工業方面，資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資產階級，代之以大資本家和一無所有的工人，而有时分工也造成了同样的結果。关于这些手工業者，可以談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和他們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談工業無產階級的时候我已經談过了；此外，这个部門从產業革命开始以來，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眞正的產業工人的接触、大資本家的压迫（这比小师傅的压迫厉害得多，因为帮工和师傅还維持着私人的关系）、大城市的影响以及工資的降低，这一切使得几乎所有的手工業者都積極地起來参加工人运动。这一点我們下面就要談到。現在我們还要來談談倫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于这些人受着貪得無厭的資產階級的極端殘酷的剝削，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指的是女时裝工和女縫工。

值得驚奇的是，正是为資產階級太太們制造裝飾品的工作，給这些工人的健康帶來了極其悲慘的后果。在談花边生產的时候我們已經看到过这种情形，現在我們再拿倫敦时裝商店的例子來做証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輕的女孩子，共达15 000 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來自農村，她們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

足的奴隸。在一年內約有四个月之久的时裝季節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时間每天也达十五小时，在定貨急迫的时候每天达十八小时。但是大多数商店在这个期間的工作时間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們休息和睡眠的时間一晝夜从來不会超过六小时，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兩小时。这样，她們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实上她們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晝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时到二十二小时！一直到体力消耗得实在連針都拿不住的时候，她們的漫長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憐的人一連九天都沒有脫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墊子上躺一下；給她們的食物都切成小塊，好讓她們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話，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脅——的驅策下無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間断的工作，这种工作連身强力壯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十四歲到二十歲的柔弱的女孩子呢。此外，工房和臥室里的郁悶的空气、弯腰曲背的姿勢、經常吃惡劣的难消化的食物，但主要是劳动时間太長和缺乏新鮮空气，这一切使得女孩子們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殘。她們很快就鬧疲倦、困頓、衰弱、食欲不振、肩痛、背痛、腰酸，特别是头痛；以后就是脊柱弯曲、兩肩畸形地高聳、消瘦、眼腫、流泪、眼痛、近視、咳嗽、雞胸、气喘以及各种妇科病。在許多情况下，眼睛受到嚴重的損害，以致完全失明，視力完全被破坏，而如果目力还保持得不錯，可以繼續工作下去，那末肺結核便会結束这些女时裝工的短促而悲慘的一生。甚至那些相当早就脫离这种工作的人，也常常不能完全恢复被破坏了的健康。她們老是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們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童工調查委員会詢問过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断定，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生活方式能像女时裝工的生活那样損害健康，那样使人早死。

倫敦的女縫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殘酷的剝削，只是稍微間接一些。做緊身的女孩子們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有害的。她們得到的工資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人要对發下的料子負責，并把工作分配給女縫工，而他每件只得到 $1^1/_2$ 辨士（合 15 个普魯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少是 $^1/_2$ 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憐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辨士。做領帶的女孩子們每天必須工作十六小时，一星期只得到 $4^1/_2$ 先令（即 $1^1/_2$ 普魯士塔勒），但是她們用这些錢能買到的东西并不比用二十个銀格罗申在德國物价最貴的城市里所買到的东西多一些。㊀ 可是生活最坏的还是那些做襯衫的。她們做一件普通襯衫得到 $1^1/_2$ 辨士。以前她們可以得到 2—3 辨士，但是自从資產階級激進派的官吏們所办的聖潘克拉斯的習藝所以 $1^1/_2$ 辨士一件承做以來，这些可憐的女人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資了。每天要工作十八小时才能做成一件的綉花薄料襯衫的工資是 6 个辨士（即 5 个銀格罗申）。这样，根据这里所談的及女工和承包人的許多陈述看來，这些女縫工虽然每天很緊張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可是一星期的工資也不过 $2^1/_2$—3 先令！但是最可耻的野蛮行为则是强迫女縫工拿出一部分錢作为發給她的料子的押金。因此，她們当然只好把一部分料子拿去当掉（这一点物主也知道得很清楚），以后自己吃些虧把它贖回來，如果無力贖回，那她們就得去見治安法官了。1843 年 11 月就有一个女縫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不幸的女孩子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后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 1844 年 8 月投河自殺了。女縫工們通常都像叫化子

㊀ 参看 1844 年 3 月 16 日的"每周快訊"（«Weekly Dispatch»）。——恩格斯原注

一样居住在狹小的閣楼里，而且每間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發出來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來源。她們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鐘一直縫到半夜，几年內便把身体徹底弄垮，年紀輕輕就進了墳墓，連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滿足㊀；而楼下街道上却飛馳着大資產階級的富丽堂皇的馬車，也許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紙牌一晚上輸掉的錢，就比她們在一整年中所能掙得的还要多。

英國工業無產階級的狀況就是如此。我們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經常的或暫时的貧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質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敗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漸地無休止地受到摧殘。难道这种狀况能够長久地繼續下去嗎？

不，这种狀况不能也不会長久地繼續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不願意这样的。我們來听听他們自己关于这种狀况說了些什么吧。

㊀ 托馬斯·胡德，所有現代英國幽默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像所有的幽默作家一样，他有很敏銳的心灵，但沒有一点精神力量。1844 年初，当描寫女縫工慘狀的文章載滿了各家报紙的时候，他發表了一首优秀的詩“襯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这首詩使資產階級女郎們流了不少憐憫的但毫無用处的眼泪。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它重抄在这里。它最初登載在“笨拙”（«Punch»）上，后來又轉載在所有的报紙上。当时各报都在討論女縫工的狀况，所以也不必專門引証。——恩格斯原注

工 人 运 动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見：英國工人在他們所处的那种狀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狀况下，無論是个人或是整个階級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顯然，工人应該設法擺脫这种非人的狀况，应該爭取良好的比較合乎人的身分的狀况。如果他們不去和那种靠剝削工人來維持的資產階級利益作斗爭，他們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資產階級却用他們的財產和他們掌握的國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來維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擺脫現狀，資產者就立刻成为他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發覺資產階級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財產來看待，只憑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資產階級的敌人。我已經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这么多的例子來說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資產階級和反抗資產階級，才能獲得自己的人的尊嚴。而英國工人階級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產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們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說，应当归功于他們沒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國工人階級的血液中摻有大量的愛尔蘭人的热情的血液。

英國工人，这已經不是普通說的英國人，不是像他的有錢的同胞那样的專会打算盤的大腹賈；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人

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消，这种热情已經控制了他。理智已經如此有力地促進了英國資產者利己主义天性的發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錢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沒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國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國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們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狀况而進行反抗，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表現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顯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貴、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們將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們为了要獲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們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記，英國正進行着公开的社会战爭；如果說，資產階級所关心的是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來伪善地進行这个战爭，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眞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資產階級及其奴僕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資產階級用來暗中对付工人的那种勾当的公开的毫不掩飾的表現而已。

工人对資產階級的反抗在工業發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經表現出來，并經过了各种不同的階段。这里不能詳細論述这些階段对英國人民發展的歷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題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說明英國無產階級的狀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沒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貧窮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別人的生活比他好。他

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錢的懶虫們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該受这些苦难。而且窮困战勝了他生來对私有財產的尊重，于是他偸窃了。我們已經看到，随着工業的發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經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發覺这样做是沒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單槍匹馬地以盜窃來反对現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來猛襲一个人并以占絕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盜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覚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現工人的輿論，虽然工人內心里也贊許它。工人階級第一次反抗資產階級是在產業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來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發明家阿克萊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們的机器被砸碎了；后來又接連發生了許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經过情形和 1844 年 6 月波希米亞印花布工騷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搗毀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針对着現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獲得轉瞬即逝的勝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來襲击这些再度变得手無寸鉄的犯罪者，給他們各种各样的懲罰，而机器还是使用起來了。工人們必須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國会所頒布的法律帮了他們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來并使資產階級成为統治階級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議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 1824 年通过的，它廢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來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貴族和資產階級才有的結社的权

利。誠然，在工人中間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們从來沒有做出顯著的成績來。例如，据昔蒙兹說（“手工業和手工業者”第137頁及以下各頁），在苏格蘭，还在1812年就發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組織的格拉斯哥織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發生了罢工，有兩个工人因不願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階級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潑在他們的臉上，結果这兩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蘭礦工的团体也已經强大到能進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員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員名册、基金会、簿記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發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結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滿了全英國并獲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門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trades-unions①），它們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資產階級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們的目的是：規定固定的工資，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進行談判，按雇主所獲利潤的多少來調整工資，在適当的时候提高工資，并使每一种職業的工資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資本家力爭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資标准，誰拒絕接受这种工資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用限制收学徒的方法來竭力維持資本家所需要的工人数目，从而使工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們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詐手段來降低工資的企圖。最后，它們还用金錢來帮助失業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來做，或者利用証明工人身分的卡片來進行。工人帶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資助他并告訴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

① 工联。——譯者注

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們叫做 the tramp①，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 tramper②。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支薪的主席兼秘書，——可想而知，因为沒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幷成立了一个委員会來收每周的会費和監督这些会費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幷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幷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况下，曾有人試圖把全英國同一行業中所有的工人結合成一个大的工会，幷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 1830 年——試圖建立一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業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組織。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維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來；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誕生幷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業主拒絕承認工会所規定的工資，那就派一个代表団去見他們，或者向他們送上一份請願書（大家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認專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國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沒有結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絕承認工会所規定的工資，这种罢工（turn-out 或 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門所有的厂主都拒絕承認，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謂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預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幷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沒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許給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發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馬”（所謂 knobsticks③）中招雇

① 流浪。——譯者注

② 流浪漢。——譯者注

工人，从而使联合起來的工人的努力毫無結果。工会会員通常企圖用威脅、辱罵、毆打和暴力來对付这些工賊，总之，用一切方法來恐嚇他們。于是这些工賊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資產階級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發生違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員，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損害。

这些工会的歷史充滿了工人的一連串的失敗，只是間或才有几次个别的勝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資决定于劳动市場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經济規律。因此，工会是無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業危机期間，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資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們也不可能把工資提得高于因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而自然規定的水平。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來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發財而逐漸地把工資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進行的競爭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資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間的这种競爭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資，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競爭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結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無疑地会給他帶來損失，因为在罢工期間他投下的資本不能周轉，机器也要生銹。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資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競爭者就会跟他学，他們的產品的价格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潤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結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資更快地（比它們不加过間时）提高。厂主

㊀ 工賊。——編者注

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業主的競爭还沒有迫使他提高工資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場上的情况一好轉，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資，并且他們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來迫使厂主提高工資。但是，正如我已經說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場的較重大的原因是無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飢餓逐漸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毀，因为在市場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貨的时候，資產階級有了这几个工賊就能够消除生產中断所引起的最嚴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連小鋪老板也拒絕高利的賒欠了，窮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資產階級的枷鎖。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們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資，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資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場狀况所引起的工資降低）看做他們的处境的進一步惡化（他們想尽力抵抗这种惡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虧而告終。这就發生了一个問題，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沒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問題很簡單，因为工人必須反对降低工資，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該讓环境來適应自己，適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認資產階級在商業繁荣时期有权剝削工人，而在蕭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餓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嚴，他們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議，而他們之所以这样抗議，而不用别的方式來抗議，就因为他們是英國人，是用行动來表示自己的抗議的講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國理論家們那样，只要把他們的抗議書登記下來，归入卷宗（ad acta），就回去安安靜靜地

睡大覚，讓抗議書也像抗議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靜靜地睡覚。相反地，英國人的積極抗議是不会不發生影响的；它把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的慾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使工人对有產階級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憤怒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証明，要粉碎資產階級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組織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們是工人想消滅競爭的第一次尝試。它們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經懂得，資產階級的統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間的競爭上，即建筑在無產階級的不团結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競爭，反对現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經(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險。在進攻資產階級和整个現存社会制度时，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間的競爭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讓資產階級來剝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國的末日就來臨了。工資之所以由供求关系來决定，由劳动市場上的偶然發生的情况來决定，僅僅是由于直到現在工人还讓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買賣的物品來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讓别人買賣他們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値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現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現代政治經济学和工資規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滅彼此之間的競爭后就停止不前，工資規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發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們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間的这种競爭，那末他們就不能停止不前，换句話說，他們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們根本消滅競爭，而不是消滅一部分競爭，而且他們是会这样做

的。現在工人已經一天比一天懂得競爭給他們帶來了什么害处，他們比資產階級更懂得，有產者之間的競爭会引起商業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須消滅这种競爭。很快他們就会懂得，他們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產階級的仇恨和憤怒，这是無須加以証明的。因此，在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產生了——不論是否得到領導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达到絕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籬的狂野的激情來解釋的个别行动。屬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經提到过的用硫酸來灼伤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現在我就在这里举出几件來。在1831年的激烈的工潮时期，曼徹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厂主，年輕的埃士頓，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槍殺了，凶手沒有找到。毫無疑問，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縱火和企圖進行爆炸的事件也經常發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企圖炸毀設菲尔德霍華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鋸工場。用來進行爆炸的是一根裝滿了炸藥而且兩端堵死了的鉄管；損失是相当重大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設菲尔德附近設尔斯-摩尔的易卜遜刀銼工厂又發生了同样的事件。易卜遜先生積極參加資產階級的組織，压低工資，專門雇用工賊，还利用济貧法來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資，把那些拒絕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貧所，說他們能够得到工作，但不願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損失，而所有來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沒有把工厂全部炸毀”。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波尔顿有人企圖縱火焚燒爱恩司華斯—克倫普頓工厂，但沒有成功。在短短的时期內这已經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圖焚燒这家工厂了。1844年1

月10日，星期三，在設菲尔德市参議会会議上警察局長給大家看一个專門用來爆破的生鉄炸彈，裝有4磅炸藥，有一根燒焦了但已熄滅的引綫，这个炸彈是在設菲尔德伯爵街基欽先生的工厂里發現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怀特鋸木厂里發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面來的一包火藥引起的；損失重大。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設菲尔德的索赫車輪工厂被人放一把火燒得精光。四个月內就發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發，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齒痛恨所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發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說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國，甚至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業情况很好的时期，社会战爭就已經爆發并公开地進行了。然而英國資產階級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審法庭審理的所謂格拉斯哥的圖格㊀案件。从審訊中人們可以看到，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紡工人工会的团結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員必須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員会在活动，这个委員会是大多数会員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項。委員会規定了刺殺工賊和可惡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燒工厂的奬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沒有加入工会的女工來代替男紡工而被工人放火燒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親，叫做麥克弗尔遜太太的被殺死，兩个凶手由工会出錢送到美國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麥克奎利的工賊被槍傷，工会付給开槍者15英鎊。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拉罕的也被槍傷了；开槍者得到20英鎊，但被捕獲并被判处終身流放。最后，在1837年

㊀ 这些工人們被称为圖格[thugs]；按圖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們以殺害一切落到手中的外人为生。——恩格斯原注

5 月，在欧特班克和迈尔-恩得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發生了騷动，大約有十个工賊遭到痛毆；同年 7 月，騷动还沒有平靜下來，有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賊被打死。这时委員会才被逮捕和審訊。委員会的主席和主要委員被控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賊使用暴力和縱火焚燒詹姆斯—弗蘭西斯·伍德工厂，他們被認为犯了罪，并被判处七年的流放。对这件事情我們的善良的德國人会說些什么呢？㊀

有產階級，特别是从事于工業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設法用許多論据來向工人証明工会是無用的，这些論据从資產階級政治經济学的观点看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錯誤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發生任何影响。資產階級所表現的热心已証明这件事是和他們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損失不談，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來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競爭的雇主降低工資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但他們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損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

㊀ "怎样一种'原始的司法'（wild-justice）感在支配这些人啊！他們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靜的理性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为自己階級的逃兵和自己事業的叛徒，判他死刑，由秘密的劊子手來执行，因为國家的法庭和劊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有这些都很像古代的'非默法庭'①或騎士时代的秘密法庭，好像这些法庭突然复活并呈現在人們的驚愕的目光之下，——只是現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鎧甲，而是粗布茄克，法庭不是設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森林里，而是設在格拉斯哥建筑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感情用如此尖銳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在群众中傳播很廣，并且是非常強有力的！"——卡萊尔"憲章运动"第40頁。——恩格斯原注

① 非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國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秘密法庭。——譯者注

战爭中，一方遭受損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爭狀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場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們在彼此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在所有的資產者中，工会最瘋狂的敌人就是我們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談到最强大的工人隊伍——棉紡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談到这些自称能够叫任何不听話的厂主束手無策"并从而使养活他們多年的人破產"的法庭时，就气得語不成声。他还說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發明家的头和活躍的工業心臟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現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㊀！英國工人竟不像罗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撫，眞遺憾呀！最后，尤尔还說了下面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操縱騾机的粗紡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濫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資并沒有引起他們感激厂主的心情和發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資產階級無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們变得傲慢，使他們有錢來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神，而厂主們却接二連三地平白無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發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帶的厂主們担心法國人、比利时人和美國人的競爭，就向沙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請求沙普先生發揮他的發明才能，設計一台自动騾机，以便"把生產从苦痛的奴役和毁滅的威脅中拯救出來"。

"几个月以后，一架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練工人所具有的智慧、感覚和手指。这个鉄人（工人是这样叫这架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納

㊀ 据傳說，罗馬貴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向公元前494年起义的平民講了一則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因而把他們說得服服帖帖。——編者注

發①的命令从現代的普罗米修斯②的手中跳了出來。它是这样一个創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業階級間的秩序并保証英國人在工業中的統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③式的功績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这个奇妙的創造物还沒有走出自己的搖籃就把無法無天的海德拉④扼殺了。”

接着尤尔又証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顏色的机器的發明，是印花布工人騷动的結果；織布厂中漿經紗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漿紗机的誕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㊀。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許多篇幅來証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釋華特和其他許多人也沒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憤怒向工会發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資產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們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惡意的煽动者、陰謀家、蠱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們硬說，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領薪俸，所以他們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發給这些代理人工資的并不

① 密納發（Minerva）是古希臘神話中司智慧、学術、工藝和战爭的女神，也是雅典的守护神。——譯者注

②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个神。他从天上盜走了火，并把使用火的方法告訴了人們。他因此被宙司用鉄鏈縛在高加索山之巔，每天有一只鷹去啄食他的肝臟。后來海格立斯釋放了他。古希臘人把普罗米修斯看做人类文化的奠基者。——譯者注

③ 海格立斯（Hercules）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半神半人的英雄。——譯者注

④ 海德拉（Hydra）是希臘神話中的一条非常凶猛的九头巨蛇。它的八个头可以殺伤，第九个头是不能殺伤的，斬去一个头立刻就生出兩个头。后为海格立斯所殺。——譯者注

㊀ 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頁及以下各頁。——恩格斯原注

是剝夺了他們工作的資產階級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地証明了英國的社会战爭已經蔓延到什么程度。沒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沒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發生罢工，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資，有时是厂主拒絕提高工資，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賊，有时是厂主拒絕廢除打罵或惡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無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間或才轉变为較嚴重的战斗；它們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們确鑿地証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决战已經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軍事学校，他們就在这里受到訓練，准备投入已經不可避免的偉大的斗爭中去；罢工是工人階級各个隊伍宣告自己参加偉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閱一下报道無產階級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紙"北極星报"全年的合訂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農村工業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經結成了工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來表示自己对資產階級統治的抗議。作为斗爭的学校來說，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現了英國人的独特的勇敢。大陸上的人認为，英國人，特别是英國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們不能干革命，这种見解的根据就是他們不像法國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騷动，他們好像安于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这种見解是完全錯誤的。英國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國家的工人差些，他們并不比法國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們是用另外的方式來進行斗爭的。法國人是徹头徹尾政治性的，他們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爭的。而英國人呢，他們認为，政治只是为資產階級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們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資產階級作斗爭，同时这一斗爭暫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進行才能生效。由于工業停滯和随之而來的窮困，1834年在里昂發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國的起义，1842年在

曼徹斯特爆發了要求制定人民憲章和提高工資的总罢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顯的。眞的，对一个親身体驗到窮困是什么的工人說來，勇敢地帶着妻子兒女去迎接窮困，成年累月地挨餓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國工人为了掙脫有產階級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們在慢慢地餓死，他們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餓，他們知道資產階級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脅着法國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嗎？我們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國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無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讓步的那种頑强的、不可战勝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鎮靜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經受上百次考驗的不可动搖的决心中，英國工人顯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資產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們是能够摧毁整个資產階級的力量的。同时，英國工人也不止一次地顯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 年的罢工之所以沒有獲得進一步的結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資產階級逼着罢工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們之間的意見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國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証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 年威尔士的起义不用說了，当我居住在曼徹斯特的时候（1843 年 5 月間），那里就發生了一次眞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磚厂（保林—亨弗萊）加大了磚模的尺寸，但是沒有提高工資，虽然尺寸較大的磚必然会賣得貴些。工人提高工資的要求被拒絕了，于是他們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費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賊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圖恫嚇他們。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

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給他們配备了槍枝。由于恐嚇沒有產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將近十点鐘的时候，一支以步槍为前鋒的制磚工人的战斗隊伍襲击了工厂，工厂离駐扎步兵部隊的軍营㊀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進了工厂地区，發現警衛后就向他們开槍，踏坏了擺在地上晒的磚坯，拋散了壘成堆的干磚，毁坏了他們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毆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監工的妻子。那时，警衛躲在一道籬笆后面，在籬笆掩护下他們可以毫無阻碍地進行射击。襲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磚窰前，火光照亮了他們，使他們成为敌人最好的槍靶子，而他們自己只好毫無目的地射击一陣。可是射击仍然繼續了半小时多，直到他們所有的槍彈都已經用光并达到了襲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軍隊开來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徹斯特3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們按每人編組的号碼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顯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中了三槍，他还是一顛一蹶地跟着走了4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們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槍彈的。1842年，一群連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無寸鉄的群众被包圍在市場廣場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龍騎兵和警察便把他們鎮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証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國家当局（即資產階級）的奴僕們不在場，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來。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

㊀ 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見曼徹斯特平面圖。——恩格斯原注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們就会顯示出足够的勇气來，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襲击就是一个証明，这个工厂后來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來。

趁这个机会來談談在英國是怎样神聖地看待法律的。对資產者說來，法律当然是神聖的，因为法律本來就是資產者創造的，是經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頒布的。資產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畢竟是用來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聖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積極地按自己的意志規定下來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極地接受下來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國資產者認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認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聖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極大的安撫力。但是工人看來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驗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說來是資產階級給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訴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說英國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徹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發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圖冲击一个有鉄門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警察派出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顯得威風，如前面已經說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無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們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議，他們力求以無產階級的法律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無產階級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純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則改組下議院。憲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資產階級的集中表現。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

别的資產者作斗爭。即使斗爭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覚；当工人自覚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覚的基礎就是憲章主义。在憲章主义旗帜下起來反对資產階級的是整个工人階級，他們首先向資產階級的政权進攻，向資產階級用來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圍牆進攻。憲章主义是从民主党中產生出來的。民主党是在18世紀80年代和無產階級同时并在無產階級內部發展起來，在法國革命时期强大起來并且在締結和約后成为“激進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徹斯特，以前是在倫敦。它曾經和自由資產階級联合起來迫使旧國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來愈巩固的和資產階級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洛維特为首的倫敦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員会，草拟了人民憲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沒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國会每年改选一次；（3）國会議員支薪，使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資產階級方面的賄買和恐嚇，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設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証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純屬形式的300英鎊地產的代表資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議院的組織，初看起來都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國的憲法連同女王和上議院徹底毀掉。憲法中的所謂君主和貴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存在下來，無非因为資產階級乐于留着它們擺擺样子；这兩种成分在今天本來也只是擺擺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議院拥有全國輿論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現資產階級的意志，而且表現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貴族失掉他們头上最后的一絲聖光。英國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勛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資產階級虽然事

实上也很少考慮勛爵和女王的意見，但对他們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國的憲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們从來不用或極少用这个字眼；他們同情各國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們幷不僅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們的民主主义也不僅僅限于政治方面。

誠然，憲章主义从1835年一產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傳播，但那时它还沒有和激進的小資產階級截然分开。工人的激進主义是和資產階級的激進主义携手幷進的。憲章曾是他們的共同的口号，他們每年共同举行“國民公会”，看起來就好像組成了一个党。那时，小資產階級正对改革法案的結果和1837—1839年的商業停滯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殺的情緒高漲，所以憲章主义者的激烈鼓动很合他們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國是無論如何想像不出來的。憲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裝起來，甚至号召他們起义。人們制造了長矛，就像从前法國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傳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徹斯特的居民講了这样的話：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們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們手里的工具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这是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是十歲的孩子也会用的。只要拿几根火柴和一把澆上松香的干草就够了！我倒要看看，如果人們勇敢地用起这种武器來，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它究竟有什么办法！”㊀

但同时，工人的憲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質在那时就已經顯

㊀ 我們已經看到，这些話对工人起了什么影响。——恩格斯原注

露出來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們已經提到过的曼徹斯特的“聖山”克薩尔-摩尔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講了下面的話：

“朋友們，憲章主义并不是为你們爭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問題，憲章主义是飯碗問題；憲章的意思就是住房好，吃喝好，工資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对新的济貧法和爭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經和憲章运动有了極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利党人奧斯特勒發表演說，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現人民憲章的國民請願書，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狀况的請願書。1839 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躍地繼續下去，当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賽、泰勒和弗罗斯特却急于同时在英國北部、約克郡和威尔士組織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計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發动起义，結果就遭到了失敗。北方的起义組織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圖已經失敗，就及时地退却了。兩个月以后，在 1840 年 1 月，約克郡發生了几次所謂警察叛乱(spy-outbreaks)㊀——例如在設菲尔德和布萊得弗德，——以后激昂的情緒就漸漸平息下去。这时，資產階級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計划，这就是廢除谷物法。在曼徹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协会的產生削弱了激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廢除谷物法对他們好处很少，而对資產階級却很有利，所以資產階級的这一計划沒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 年的危机爆發了。鼓动又像 1839 年那样活躍起來。但是这一次豪富的工業資產階級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們在这次危机中

㊀ 指設菲尔德、布萊得弗德及其他城市中由奸細所挑起的憲章派和警察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这一运动的許多領袖和参加者被捕。——編者注

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由曼徹斯特厂主所組成的、現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進的战斗的性質。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傳員开始用毫不掩飾的革命的語言說話，其原因之一，是保守党从 1841 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憲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現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沒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國民請願書上有 350 万人簽名就証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說这兩个激進的政党过去曾經有些疏远，那末它們現在又重新联合起來了。1842 年 2 月 15 日，自由党人和憲章主义者在曼徹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議上起草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廢除谷物法和实施憲章；第二天兩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請願書。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嚴重的貧困中过去的。資產階級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貧困和普遍的激憤情緒來达到廢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資產階級就几乎抛弃了他們所珍惜的守法的習慣；他們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資產階級想叫工人为他們火中取栗，讓工人为了他們的利益而燒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談起早在 1839 年就由憲章主义者提出的“神聖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閉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鄉下，送到貴族的領地上去，他們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國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稅。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資產階級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穩穩地坐享其成，万一失敗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 月底，市場情况开始有些好轉；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錯过时机，在市面日漸好轉的时候（参看 7 月底和 8 月初曼徹斯特和里子的商業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資；至于是它們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議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兩家公

司不久就讓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訴苦的工人說，如果他們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許他們最好是去蹓躂一个时期。这种譏諷的口吻使得工人大譁，紛紛离开工厂，他們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結隊到莫特蘭-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們有5000人出發到埃士頓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礦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談的不是資產階級所希望的廢除谷物法，而是"工資要公平，工作日要合理"(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8月9日，他們向曼徹斯特進發，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們沒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碍就進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8月11日，他們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們襲击資產階級的寵兒——習藝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發生了总罢工和騷动，当局同样沒有阻攔；不久起义就擴展到所有的工業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來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鎮靜。他們并不是自己願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進去的；除了曼徹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們都一反自己的慣例，沒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沒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願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廢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槍彈这一点上，他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憲章，另一些人却認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資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原因而失敗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覚的有組織的工人起义，那末它無疑地是会獲得勝利的。但是，不是自願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來的群众，既沒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來。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約方面連

手指都沒有动一下的資產階級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願意充当他們手中的工具，他們离开“合法”途徑后的矛盾行为对他們本身是一种危險；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資產階級又回到守法的立場，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們煽动起來又被他們逼着起义的工人。資產階級和自己的奴僕一起当了特別警官——在曼徹斯特，德國商人也参加進來，他們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啣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揚威地踱來踱去；在普累斯頓，資產階級曾下令向人民开槍，于是这个自發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裝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產階級。本來就沒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漸散去，起义結束了，并沒有造成什么嚴重的后果。此后，資產階級还干了許多別的卑鄙勾当；他們表示厭惡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圖这样來为自己辯护。这和他們在春天所說的革命的話是很不协調的。他們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給憲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們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憲章派多得多。他們極端厚顏無耻地重新站到承認法律神聖的先前的立場上去了。憲章派几乎完全沒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們只是做了資產階級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勢罢了，可是他們却受到法庭審判，并被判了罪，而資產階級却一無所失，在停工时期他們倒賣掉了存貨，獲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結果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断然决裂。憲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沒有隱瞞他們要用一切手段來实施他們的憲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資產階級現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們都是多么地危險，他們不願意再听到什么“物質力量”，他們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來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質力量的直接或間接的威脅是兩回事似的）。这是一个爭論

点，但是后來这个爭論点由憲章派（他們和自由資產階級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説的話消除了，他們説他們也不訴諸物質力量了。第二个爭論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憲章主义恰好成为眞正的憲章主义的爭論点，就是谷物法問題。关心廢除谷物法的是激進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因此，以前的憲章派就分裂成兩派，兩派的政治原則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北明翰國民公会上，激進資產階級的代表斯特治提議把憲章这一名称从憲章协会的章程中刪去，理由是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經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沒有認为必須加以反对。工人們不願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問題时斯特治失敗了。这时，这位忽然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帶了少数人退出会場，組織了一个由激進資產階級組成的"爭取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資產者，不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討厭，甚至連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發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 suffrage）來代替了！工人們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繼續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憲章主义就成为沒有任何資產階級分子参加的純粹的工人运动了。曾經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訊"、"每周紀事报"（《Weekly Chronicle》）、"檢查者"（《Examiner》）等等报刊都逐漸采取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紙同样無精打彩的腔調，它們拥护貿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說來，它們很少有什么激進主义的表現了。激進資產階級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憲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問題上，而这个問題对英國人說來不过是自由競爭的問

題而已。因此，激進資產階級已完全处于自由資產階級的影响之下。他們現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極其可憐的角色。

但是憲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積極地参加了無產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一切战斗。自由競爭已經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們的痛恨；自由競爭的拥护者資產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競爭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來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資本家的迫害、工資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証、廢除新的济貧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憲章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競爭和貿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自由競爭、貿易自由、廢除谷物法；他們对后者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者却極端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國資產階級却無論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問題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憲章主义和激進主义發生了分歧，而資產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們不能了解無產階級。

憲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資產階級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別也就在这里。憲章主义本質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現象。最多只能促使憲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進資產者看來已經是万事俱备，但它对無產者來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們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們的目的”，这就是憲章主义者現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傳教士斯提芬斯所說的关于“飯碗問題”的話，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憲章主义者才是眞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憲章主义者都是眞理了。憲章主义者中間再也沒有純粹的政客了。誠然，他們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直到現在他們还認为，因工業發展而已經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塊份地（見“導言”）的

办法(allotment-system)是消滅貧窮的主要方法，他們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議(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來一般地都帶有反动性質。但是，一方面，他們所提出來的措施本身不是受不住競爭的打击（这样，以前的情况就会恢复起來），就是要消滅競爭本身；另一方面，憲章主义目前的曖昧狀况和它脫离純粹政治党派的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質所決定的特征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憲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來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緊跟在目前工業和商業中的繁荣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發㊀，但是也許会在明年爆發。这次危机將比过去歷次危机强烈和尖銳得多，它將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尋找擺脫窮困的出路。工人要爭取实施自己的憲章，这是用不着說的，但是到那时他們將要弄清楚許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他們通过憲章就能做到而他們現在还不很清楚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宣傳也在繼續進行。在这里，我們談英國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階級的影响如何而言。英國的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兩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業和農業，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教育)的“國內移民区”的方法來逐漸实行財產公有。英國社会主义者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合理的政府，使人們有充分發表意見的自由；取消刑罰，以合理的待遇对待犯人。这就是他們在实踐方面的建議；他們的理論原則幷不使我們感到兴趣。英國社会主义的創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質上超越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对立，在形式上仍然以極

㊀ 預言准确地实現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寬容的态度对待資產階級，同时在許多方面都对無產階級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馴順温和；不管現存的制度如何坏，他們还是承認它，因为他們除爭取社会輿論外，对改变現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徑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們的原則又这么抽象，如果他們的原則保持現在的形式，他們是永远也不能爭得社会輿論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經常抱怨下層階級道德墮落，他們看不見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進步成分，看不見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產階級更嚴重的道德墮落。他們不承認歷史的發展，所以他們打算一下子就把國家置于共產主义的境界，而不是通过進一步开展政治斗爭以达到國家自行消滅［sich selbst auflöst］㊀。他們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資產者，但是，他們認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導工人前進的憤怒幷沒有什么用处，幷宣揚对英國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沒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們只承認心理的發展，只承認和过去毫無联系的抽象的人的發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單独的人在內，都是从过去成長起來的。所以他們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們是做不出什么大事來的。他們部分地是从工人階級中招募來的，但是工人階級中傾向于他們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現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階級的公共財產，因此，它必須降低自己的水平，暫时回到憲章主义的观点上來。但是，現在已經在許多社会主义者和憲章运动的領袖（他們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㊁）那里形成起來的、經过憲章运动考驗幷清除了資產階級成分的、眞正的無產階

㊀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譯本中，这句話的后半句改为："而不是通过國家的合乎規律的進一步的政治發展，直到这一过渡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时刻。"
——編者注

級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在英國人民的歷史發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國共產主义的基礎寬廣得多、但是在發展㊁方面却落后于法國共產主义的英國社会主义，应当暫时回到法國的观点上來，以便將來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國人也会更加向前發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不移的表現，这种表現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覺地純粹为了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銳性所嚇退。但是在这里，也是窮困將迫使工人拋弃信仰，他們会愈來愈相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們俯首貼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順从地听任有產階級榨取他們的脂膏。

这样，我們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兩个派别，一派是憲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憲章派比較落后，比較不开展，但他們是眞正的道地的無產者，是無產階級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多，提出消滅窮困的实际办法，但他們來自資產階級，因此不能和工人階級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憲章主义的合流，法國共產主义在英國条件下的重現，——这必然是最近將來就要發生的，而且已經部分地發生了。只有在实現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階級才会眞正成为英國的統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發展也將向前推進，这种發展將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憲章主义的繼續發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員、憲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經費創办了許多学校和閱覽室來提高工人的知識水平。这些設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組織里和几乎每个憲

㊀ 自然是寬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狹义的欧文主义者。——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㊁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譯本中，"發展"这兩个字前有"理論上的"字样。——編者注

章主义的組織里都有，而且在許多單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們受到純粹無產階級的教育，擺脫了資產階級的一切影响，閱覽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無產階級的書刊。資產階級認为这种設施是很危險的，他們已經在某些設施中，即在“技術学校”(《Mechanics' Institutions》)㊀里面消除了無產階級的影响，幷把它們变成在工人中間傳播对資產階級有利的科学知識的机構。在这里講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会使工人脫离反对資產階級的斗爭，或許还能促使他們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資產階級收入的發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無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長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宣講以自由競爭为偶像的政治經济学；工人从这門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結論：对他說來，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馴服地餓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貼耳地順从統治階級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諾諾、任人擺布和听天由命的說教。工人群众自然不願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們都到無產階級的閱覽室里去閱讀，幷討論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問題。于是自滿自足的資產階級就說自己的 Dixi et salvavi㊁，幷且輕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寧願听惡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願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階級。但是工人也是重視“踏踏实

㊀ *Mechanics' Institutions* 是一种夜校，工人們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科目和技術科目；在英國，这种学校最初(1823 年)在格拉斯哥和(1824 年)倫敦出現。19世紀40年代初，这种学校有二百多个，大都在郎卡郡和約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資產階級利用这些学校來訓練工業所必需的熟練工人，幷使这些工人受他們支配。——編者注

㊁ 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編者注

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雜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智謀。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來証明：在無產階級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閱覽室里經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經济学問題的講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襤褸不堪的粗布茄克的工人，他們顯示出自己对地質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識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國資產者还要多。閱讀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詩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國無產階級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經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資產者是現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見的奴隸；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計地排斥眞正标志着進步的一切；無產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視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們。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無產階級曾經做过不少事情，他們翻譯了法國唯物主义者爱尔維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譯作品和英國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傳播。施特劳斯的"耶穌傳"和蒲魯东的"財產論"也僅僅是在無產者中間流行㊀。雪萊，天才的預言家雪萊和滿腔热情的、辛辣地諷刺現社会的拜倫，他們的讀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資產者所讀的只是經过閹割并使之適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謂"家庭版"。当代最大的兩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無產階級的財富。即使激進資產階級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無產階級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

㊀ D. F. Strauß. «Das Leben Jesu». Bd.1—2, Tübingen, 1835—1836 [戴·弗·施特劳斯"耶穌傳"，1835—1836 年杜宾根版第 1—2 卷]。

P. J. Proudhon.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比·約·蒲魯东"什么是財產？或关于权利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 年在巴黎出版。——編者注

沁，迈步前進。無產階級在这个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書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內容來說，远勝于資產階級的一切書刊。这个問題我們以后再談。

还必須指出一点。構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紡織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徹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憲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滲入某个劳动部門愈深，这个部門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資本家的对立愈尖銳，工人中的無產階級意識也愈發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們还是处于無產階級的憲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進主义之間的不幸的中間地位。一般說來，所有的產業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資本和資產階級的各种斗爭中去了。他們都一致同意，他們是《working men》㊀——这是他們引以自豪的并且是憲章主义者各种会議上的普通的称呼，——他們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則、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階級，是和一切有產階級相对立的階級，同时也是國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國家向前發展的階級。

㊀ "工人"。——編者注

礦業無產階級

对于像英國的那样規模巨大的工業說來，开采原料和燃料同样需要数目很大的一批工人。但是在工業所必需的各种原料中，除農業区供給的羊毛外，英國本地只出產礦物，即金屬和煤。康瓦尔有丰富的銅礦、錫礦、鋅礦和鉛礦，斯泰福郡、北威尔士及其他地区出產大量的鉄，几乎整个英格蘭北部和西部、苏格蘭中部及爱尔蘭某些地区都出產丰富的煤㊀。

康瓦尔的礦山雇用了將近 19 000 个男人、11 000 个妇女和兒童，这些人一部分在地下做工，一部分在地面上做工。在礦井內做工的几乎全是男人和十二歲以上的男孩子。据“童工調查委員会

㊀ 据 1841 年調查，大不列顛(爱尔蘭除外)在礦上工作的工人数目如下：

	男人		女人		总数
	20歲以上	20歲以下	20歲以上	20歲以下	
煤礦	83 408	32 475	1 185	1 165	118 233
銅礦	9 866	3 428	913	1 200	15 407
鉛礦	9 427	1 932	40	20	11 419
鉄礦	7 773	2 679	424	73	10 949
錫礦	4 602	1 349	68	82	6 101
其他(包括那些未指出名称的礦)	24 162	6 591	472	491	31 716
总計	139 238	48 454	3 102	3 031	193 825

因为在煤礦中工作的多半就是在鉄礦中工作的工人，所以算在煤礦工人中的一部分工人以及列在最后一項內的很大一部分工人都应該列入鉄礦工人中去。——恩格斯原注

报告"看來，这些工人的物質生活狀况似乎是相当不錯的，英國人也常常誇耀他們这些强壯而勇敢的、甚至到海底下去开發礦脉的康瓦尔礦工。但是，委員会的报告对这些人的力量的估計却有些不同。巴朗博士那个考慮得很周到的报告表明：礦井深处的空气含氧很少，并且混雜着塵土和炸藥爆炸时的烟，这种空气对肺部很有害，妨碍心臟的活动，削弱消化器官的机能；緊張的工作，特别是每天上工前和下工后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某些礦井中，甚至年輕力壯的男子也要在这上面花費一小时以上），也大大助長了上述疾病的發展，所以从小就下礦的男子的体力竟远不如在地面上做工的妇女；許多人年紀輕輕地就死于急性肺結核，而大多数人都在壯年时得慢性肺結核死去；工人們都未老先衰，在三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就失去了工作能力；很多人由于爬梯子吃力，弄得滿身大汗，从温暖的礦井里出來后突然遇到地面上的冷空气，本來就有病的呼吸器官感染上急性炎症，他們常常因此送命。地面上碎礦和选礦的工作，是由少女和兒童來做的，这种工作被認为对健康很有益处，因为它是在新鮮的空气中進行的。

在英格蘭北部諾森伯蘭和德勒穆交界的地方，是蘊藏丰富的奥尔斯頓-摩尔鉛礦所在地。关于这个地区的材料——"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中密契尔委員的报告——和关于康瓦尔的材料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材料也指出，礦井坑道內氧气不足，空气中充滿塵土、炸藥烟、碳酸气和含硫的瓦斯。因此，这里的礦工和康瓦尔的礦工一样，也是身材矮小，从三十歲起就几乎都患肺部疾病，如果患者繼續工作下去的話（他們几乎总是繼續工作下去的），这种病最后就轉成眞正的肺結核，大大縮短这些人的平均寿命。如果說这个地区的礦工比康瓦尔的礦工活得稍微久些，这是由于他們

从十九歲起才开始下礦井，至于康瓦尔的礦工，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从十二歲起就开始做这种工作了。但是在这里，据医生証明，大多数人也在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就死去了。在这一地区的官方登記册上記載的79个死亡的礦工中，37人死于肺結核，6人死于哮喘病，他們的平均寿命是四十五歲。在附近的几个居民点爱倫达尔、斯坦霍普和密得尔頓，礦工的平均寿命各为四十九歲、四十八歲和四十七歲，因肺部疾病而死的各占死亡总数的48%、54%和56%。在这里必須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僅僅是指满了十九歲才下礦的礦工說的。讓我們把这些数字和所謂瑞典統計表——关于所有瑞典居民死亡情形的詳細統計表——比較一下，这些統計表在英國直到現在还被人看做衡量不列顛工人階級平均寿命的最正确的标准。根据这些統計表，十九歲以上的男人的平均寿命是五十七歲半，这样看來英格蘭北部礦工的寿命由于他們的劳动平均縮短了十年。但是不要忘記，瑞典統計表是工人的平均寿命的标准，所以它們所表示的，是無產階級在不利的生存条件下可能活到的歲数，就是說，它們是低于普通人的寿命标准的。在这一地区里，我們也發現了我們在研究大城市时已經熟悉了的夜店和棲身之所，那里骯髒、發臭和拥挤的情形也并不亞于大城市。密契尔曾參观过一間18英尺長15英尺寬的屋子，里面有七張像船上那样的双層床，住了42个成年男人和14个男孩，一共56个人。屋子沒有任何通气孔；虽然最近三夜都沒有一个人在这間屋子里睡过，但是里面仍然又臭又悶，竟使密契尔一分鐘也待不住。如果在炎热的夏夜往里边塞進56个人，那又將成什么样子呢！这并不是美國运奴隸的船只的統艙，而是"生而自由的不列顛人"的住宅呵！

現在我們來談談英國礦業最重要的部門——鉄礦和煤礦。"童

工調查委員会报告"是把它們放在一起考察的，而且正如这个問題的重要性所要求的那样，考察得非常詳細。报告的第一部分所談的差不多都是这兩个部門中的工人的狀况。我在前面已經詳細地描述了產業工人的狀况，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按照本書的篇幅所要求的那样，尽量寫得簡短些。

在开采方法大致相同的煤礦和鉄礦里做工的，有四歲、五歲、七歲的兒童，但大多数都在八歲以上。他們的工作是把开采出來的礦石或煤从开采地运到馬車道上或主要的礦井里去，以及把从礦井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門打开讓工人和礦石通过，然后再关上它。看这些門的多半是最小的孩子，他們就这样被迫每天在黑暗、狭窄、多半是潮湿的巷道里孤独地坐上十二小时，由于沒有足够的工作，他們不能不閑得發呆。可是搬运煤和鉄礦石却是很繁重的劳动：必須在坑道里高低不平的地上把裝滿了煤或鉄礦石的相当大的沒有輪子的运礦桶拖着走，常常要涉过稀泥或水，爬上陡坡和通过低得有时必須爬着走的巷道。因此，这个吃力的工作就由年龄較大的男孩子和快成年的女孩子來做。随着情况的不同，每一个运礦桶或由一个成年工人拖着走，或由兩个孩子，一个在前面拉，另一个在后面推着走。成年男子和十六歲以上的比較結实的青年所做的挖礦工作也是非常累人的。工作日普通長到十一小时至十六小时，往往还要長些，在苏格蘭竟長到十四小时。把工作的时間延長1倍的事情是極常見的，因此，所有的工人都要在地下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往往达三十六小时。在大多数礦里都沒有固定的吃飯时間，所以工人們都是在肚子餓了而且又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間來的时候吃些东西。

礦工的表面狀况一般被描寫得相当不錯，他們的工資甚至比

周圍的農業工人高（農業工人簡直是吃不飽的），只有苏格蘭的某些地区和爱尔蘭煤礦区例外，那里是極其貧窮的。我們以后还有机会回头來談談对于礦工狀况的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只是在和全英國最貧窮的階級的狀况相比較时才得出來的。現在我們就來研究一下目前这种采礦方式所造成的惡果，并讓讀者來判断：究竟有什么样的金錢报酬能够补偿工人所受的这种痛苦。

运鉄礦石和煤的兒童和少年都因工作太累而叫苦不已。就是在那些剝削工人最殘酷的工厂里，我們也沒有看到过这样普遍和这样極度的筋疲力尽的情形。报告的每一頁上都有这方面的許多例子。下面这样的事情是屡見不鮮的：孩子們一回到家，就倒在灶旁的石板地上睡着了；甚至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父母得把睡着的孩子洗干凈，抱上床去。孩子們常常疲倦得倒在路上睡着了，于是父母必須在深更半夜去尋找他們，把他們在睡夢中帶回家去。通常，每逢星期日，这些孩子为了稍微恢复一下一星期的疲劳，竟把大部分时間都花在睡覚上；上教堂和学校去的只是少数孩子，而且教員还常常埋怨說，虽然他們的求知欲很强，但他們总是打瞌睡而且很愚笨。女孩子和妇女的情形也是一样。她們在極殘酷的条件下，被迫去做力不勝任的工作。自然，这种几乎总是把人弄得極端虛弱的疲劳現象，是不会不影响工人的身体的。这样的过度劳动所產生的第一个結果，就是肌肉的發展不平衡，也就是說，在拉东西和推东西时特别用力的胳膊、腿、背、肩和胸部的肌肉过分發达，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因缺乏营养而發育不良。这首先是阻碍了身体的成長和發育：几乎所有礦工的个子都很矮小，只有瓦瑞克郡和萊斯特郡的礦工是例外，因为他們是在特殊的、比較有利的条件下工作的。其次是延緩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性的成熟期，男孩子的

性的成熟期常常要晚到十八歲。昔蒙茲委員遇到过一个十九歲的少年，除牙齒外，他身体各部分的發育竟和一个十一歲到十二歲的孩子差不多。这种兒童期的延長实質上也不过是發育受到阻碍的結果，其影响是必然要在以后表現出來的。在这种条件下和体質这样孱弱的情况下，兩腿弯曲、兩膝向里弯、兩足形成外八字、脊柱弯曲等等畸形狀态，是工作时姿势一直不自然所造成的最普遍的后果；这些畸形是这样常見，以致無論在約克郡和郎卡郡，或者在諾森伯蘭和德勒穆，許多人（包括医生在內）都一致認为，單从体格上就可以在100个普通工人中認出哪一个是礦工來。妇女顯然受这种工作的危害更深；她們的体格很少有完全正常的，更正确地說，几乎从來沒有完全正常的。在报告中也举出了許多事实，証明礦井里的工作使得妇女的骨盤結構不正常，因而引起难產，甚至常常造成死亡。除这类畸形外，煤礦工人还患一大串特殊的病，这些病也是其他礦工所患的，其原因很容易从他們的劳动的特点中得到解釋。首先，他們都患胃病；食欲消失，多数都腹痛、惡心和嘔吐，同时口渴得厉害，但只能用礦井里骯髒的、常常是微温的水來解渴。消化器官的活动受到了破坏，这又促成了其他疾病的產生。根据許多人的証明，煤礦工人們也常常患心臟病，如心臟肥大，心臟炎和心包炎，心臟的血管硬化和主动脉口狹窄等。这些疾病的原因就是劳动过度。疝气也几乎是普遍的現象，这也是肌肉过度緊張的直接后果。在許多礦井里，由于肌肉过度緊張，又由于空气里充滿了塵土、碳酸气和礦坑瓦斯（这本來是容易避免的），產生了許多痛苦而危險的肺部疾病，特別是哮喘病，这种疾病在某些地区的大多数煤礦工人中是在四十歲上出現，而在另一些地区甚至在三十歲上就出現，并且很快就使患者失去工作能力。那些在潮湿的

礦井中工作的人当中，喘息的現象自然要开始得早得多；在苏格蘭的某些地方，工人們在二三十歲之間，即在有病的肺部特别容易感染各种炎症和热病的年齡，就有了喘息的毛病。这种工人所特有的一种病是所謂黑痰病(black spittle)，它是由細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濃痰。在某些地方这种病比較輕微，而在另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苏格蘭，却是不治之症；在这里，这种病除上述各种征候表現得特别明顯外，还有呼吸短促而帶有哨音、脉搏很快（每分鐘一百多次）、时断时續的咳嗽等現象；病人愈來愈瘦，愈來愈弱，很快就失去工作能力。在苏格蘭，这种病总是致命的。据东洛蒂昂的倍开特蘭这个地方的麥克凱拉博士說，在一切通風設备好的礦井里，这种病根本看不到，可是从通風設备好的礦井轉到通風設备坏的礦井去工作的工人却經常害这种病。这样看來，这种病之所以普遍存在，应当归罪于不安裝良好通風設备的唯利是圖的礦主。風湿病也是一切煤礦工人共同的疾病（只有瓦瑞克郡和萊斯特郡的煤礦工人是例外），这种疾病大部分是由于經常待在潮湿的礦井中引起的。所有这些疾病的結果就是各个地区（毫無例外）的煤礦工人都衰老得早，四十歲以后——在一些地区稍稍早一些，在另一些地区稍稍迟一些——就已經不能工作了。到四十五歲或五十歲还能繼續工作的煤礦工人是極其少見的。根据所有的材料証明，这一劳动部門中的工人到四十歲就衰老了。上面所說的是挖煤的工人；至于經常把沉重的煤塊举起來放到运礦桶里去的裝煤工人，那他們在二十八歲到三十歲之間就已經衰老了，所以在煤礦区里甚至有这样一句諺語：“裝煤工人，未少先老。”煤礦工人老得这样早，自然也就死得早，所以在他們中間很少能遇見六十歲的老人；

甚至在礦井的設备好得多的南斯泰福郡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活到五十歲以上。由于工人这样过早地衰老，所以这里很自然地也像工厂里一样，失業的父母經常靠他們的孩子來养活，有时还靠非常年幼的孩子來养活。如果把煤礦中的工作所引起的后果再簡單地总結一下，我們就会發現，正如委員会的委員之一薩特伍德·斯密斯博士所說的，由于童年时期的延長和未老先衰，一个人精力最充沛的生活时期就大大縮短了；而且寿命也因为早死而普遍地縮短了。所有这些都必須記在資產階級的賬上！

上面談到的一切只是英國礦井的一般情形。但是有不少礦井的工作条件还要坏得多，这就是那些开采薄煤層的礦井。假如掘煤时把和煤層連在一起的砂和粘土帶出一部分來，煤价就会太貴；所以礦主只讓掘煤，不許动砂和黏土。这样一來，通常有四五英尺或者还要高一些的巷道在这里就低得連站都站不起來。工人只好側臥着，把肘支在地上，用鉄鎬把煤掘下來。这种姿势就引起肘关節炎，而在工人必須跪着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引起膝关節炎。拖煤的妇女和兒童用輓具和鏈子拖着运礦桶在低矮的水平坑道里爬着走，鏈子往往从胯下穿过去，同时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用头頂和用手推。用头頂运礦桶引起局部刺激、腫脹和瘡癤。此外，許多水平坑道都是潮湿的，因此，工人必須在几英寸深的髒水或咸水中爬行，这样也使皮膚受到刺激。不难想像，这种可怕的奴隸劳动是怎样助長了煤礦工人本來就有的各种疾病的發展。

但落在煤礦工人头上的灾难还不止这些。在整个不列顛王國里，再沒有一个劳动部門中的工人的生命像在这里这样經常發生危險。煤礦是許許多多駭人听聞的不幸事件產生的場所，而所有这些不幸事件都应当直接归咎于資產階級的貪得無厭。礦井中常

常產生的礦坑瓦斯和空气混合起來，就成为一种爆炸性瓦斯，这种瓦斯一碰到火就爆炸，就会把附近的人都炸死。这样的爆炸时而在这里發生，时而在那里發生，几乎每天都有。1844年9月28日，在德勒穆的哈斯威尔礦井中發生了一次这样的爆炸，結果死了96个人。同样在礦井中大量形成的碳酸气沉積在比較低的地方，常常積到一人多深，人一陷到里面就会悶死。按理説，把礦井隔成各个部分的門是会防止爆炸的蔓延和瓦斯的流动的，但是因为看門的都是小孩子，他們常常睡着了，或者是疏忽了，所以这不过是有名無实的預防而已。要是利用通風井筒來使礦井中的空气暢通，就完全可以消除这兩种瓦斯的危害性，但資產者不肯出錢來办这件事。他要工人只使用戴維灯；但这种灯的光綫很微弱，对工人毫無用处，所以工人寧願改用普通的蠟燭。可是一旦發生爆炸，那当然就要归咎于工人的疏忽；但是資產者只要把通風設备搞好，爆炸是几乎不可能發生的。其次，随时都有水平坑道整个地或部分地崩塌下來的事故發生，把工人活埋或者把他們弄成殘廢；資產者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地把煤从水平煤層中掘干淨，这就是造成这类不幸事件的原因。再其次，工人下礦井时攀緣的繩索的質量往往很坏，繩索一断，不幸的工人就墜到井底，跌得粉身碎骨。所有这些不幸事件（因为篇幅有限，我不能一一列举），根据“礦業雜志”（《Mining Journal》）⊖的統計，每年大約要夺去1400个人的生命。僅僅就郎卡郡一地而言，“曼徹斯特衛报”每周至少要报道兩三起不幸事件。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驗尸陪審員都是受礦主左右的，而在情況不是这样的地方，判断照例是这样的：“因不幸事故致死。”此

⊖ “礦業雜志”（《*The Mining Journal*》）是1835年起在倫敦出版的經济技術周刊。——編者注

外，陪審員很少考慮到礦井的狀况，因为他們在这方面是一竅不通的。但是“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却毫不犹豫地把大多数这种不幸事件的責任归之于礦主。

至于礦業工人的教育和道德，据“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康瓦尔在这兩方面的情况都还不錯，奧尔斯頓—摩尔甚至很不錯；但是在煤礦区，知識水平和道德水平一般是很低的。工人住在鄉村里，住在偏僻的地方。只要他們在做那种繁重的工作，除警察外，誰也不关心他們。同时，由于孩子們很小就开始工作，所以他們的智力發展的水平是很低的。普通的学校他們進不去，在夜校和主日学里又什么也学不到，因为教师都是些廢物。因此，只有少数人識字，能寫的就更少了。据委員們証明，他們唯一懂得的，就是靠自己的繁重而又危險的劳动所換得的工資实在是少得太可憐了。他們从來不或者几乎从來不上教堂；所有的牧师都抱怨他們异常缺乏宗教感。的确，这些人在宗教的和世俗的問題上顯得这样愚昧無知，連我們在前面許多例子中所談的產業工人都为之遜色。他們只是从罵人的話里才有了宗教的概念。他們的道德被他們的劳动条件破坏了。一切煤礦工人的过度疲劳必然会促使他們酗酒。至于說到性道德，那只要談一点就够了，这就是由于礦井里溫度很高，男人、女人和孩子往往都是赤身裸体地工作，而在大多数場合差不多是一絲不掛的。这在黑暗而僻靜的礦井过道中会引起什么結果，那是每一个人都想像得到的。私生子非常之多，这就十分清楚地說明，在这些半野蛮的人們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但这也証明，非婚的性关系在这里还沒有达到城市里那种賣淫的地步。妇女的劳动在这里也產生了和工厂里一样的后果；它破坏了家庭，使妇女完全失去了履行母親的义务和料理家务的可能。

当"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在國会中提出时，艾釋黎勛爵急忙提出了一个法律草案，絕对禁止妇女在礦井里工作并嚴格限制雇用兒童。这个法案通过了㊀，但在大多数地区都成为一紙空文，因为連視察法律执行情况的礦山視察員都沒有任命。何况在礦場所在地的鄉間，規避这个法律本來就是很容易的。因此，当去年煤礦工会正式通知內务大臣，在苏格蘭漢密尔頓公爵的礦里面有六十多个妇女工作的时候，当"曼徹斯特衛报"报道在威根附近(我記得是这样)的礦坑爆炸，一个女孩子被炸死的时候，竟沒有人注意到这已經暴露了違法的事实，那是毫不足怪的。在某些个別的情况下这个法律也許有人遵守，但总的說來还是一切照旧。

可是煤礦工人的苦难还不止这些。資產階級破坏了这些人的健康，使他們每小时都有生命的危險，并剝夺了他們受教育的任何机会，但它还不滿足于这些，它还用最無耻的方式來剝削他們。实物工資制在这里不是例外，而是常規，并且是明目張胆地实行的。这里普遍采用而且多半是由于必要才采用的小宅子制也加强了对工人的剝削。此外，資產階級还用其他的方法欺騙工人：煤是按重量出賣的，但工人的工資多半都是按容積支付，如果他的运礦桶沒有完全裝滿，他就根本拿不到工資，可是裝多了又一文錢也不能多得。如果运礦桶里的砂子超过了定量，那工人就不僅完全得不到工資，而且还要繳罰款，但砂子的多少与其說是决定于工人，不如說是决定于煤層的性質。罰款制度在煤礦里一般說來竟达到了窮凶極惡的程度：有时候一个窮苦人做完了整整一星期的工去領工資的时候，才从監工——他高兴罰就罰，甚至不預先告知工

㊀ 禁止在地下劳动中雇用妇女和十歲以下兒童的法案，1842年8月10日在國会通过。——編者注

人——那里知道不僅一个錢也領不到，甚至还必須繳多少多少罰款！監工处理工資通常都是独断独行的；他把工人做的工作登記下來，可以隨意付給工人一些工資，而工人还必須相信他的話。在某些按重量計算工資的礦里，使用砝碼与物重为一比十的不准确的台秤，秤上的砝碼是沒有經过当局檢驗过的；有一个礦里甚至有这样一条規則：工人要控告台秤不正确，必須在三个星期前預先告訴監工！在許多地区，特别是在英格蘭北部，还有以一年为期的雇工，工人在这一年內除了自己的雇主外不能給任何人做工，但主人却根本不負責給他們工作。这样一來，他們就常常整月地沒有工做，而如果他們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工作，那就会得到一个擅离职守的罪名，被送到監牢里去待六个星期。另外一些合同保証他們每兩个星期有 26 先令的工資，但是諾言并不兌現。在某些地区，礦主借給工人一筆不大的款子，讓他們以后用劳力來償还，这样就把他們緊緊地束縛在自己身边了。在北方还有一种慣例，就是經常扣压一个星期的工資不發，以便把礦工束縛在礦上。下面这一情况把这些被束縛的工人完全降到奴隸的地位：几乎煤礦区里所有的治安法官本身不是礦主，就是礦主的親戚朋友。他們在这些貧窮的落后地区，在这些报紙很少，——而报紙也是为統治階級服务的，——政治宣傳工作很不开展的地区，享有几乎無限的权力。甚至很难想像，这些为自己的利益执掌着司法大权的治安法官会怎样剝削和折磨不幸的煤礦工人。

这种情形維持了一个很長的时期。礦工們連做夢也沒有想到过他們活在世界上决不是僅僅为了供人榨取血汗。但是在他們中間，首先是在和覺悟較高的工厂工人相接触而不能不受他們影响的工厂区里面，也漸漸出現了对“煤炭大王”的無耻压迫的反抗精

神。煤礦工人开始組織工会，时常举行罢工。在文化比較發达的地区里，他們甚至全心全意地拥护憲章派。但是完全和工業生活隔絕的英格蘭北部大煤礦区，并沒有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只是由于憲章派和覚悟較高的煤礦工人本身的多次努力，到1843年，反抗精神才在这里普遍地覚醒起來。諾森伯蘭和德勒穆的工人完全投入了运动，他們成了全大不列顛煤礦总工会的首領，并任命了布利斯托尔的律师，憲章主义者威·普·罗伯茨做他們的“总代理人”，他是在憲章派过去的多次訴訟中就已經出了名的。这个工会很快就擴展到大部分地区里；到处都任命了召开大会和征求会員的代理人。到1844年1月在曼徹斯特开第一次代表会議的时候，工会已拥有会員6万人以上，半年后，到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議的时候，会員已經超过10万人。在这兩次代表会議上討論了煤礦工人的一切問題，并就比較大規模的罢工的問題做出了決定。为了維护煤礦工人的权利，創办了好几种新的期刊，特别是泰納河上的新堡創办的“礦工的律师”(《The Miner's Advocate》)月刊。

1844年3月31日，諾森伯蘭和德勒穆所有煤礦工人的受雇合同已經到期。他們委托罗伯茨草拟了一个新合同，提出了以下的要求：(1)不按容積而按重量計算工資；(2)过秤时要用普通的經政府檢查官檢驗过的秤和砝碼；(3)受雇期限为半年；(4)廢除罰款制度，按实际做的工作付給工資；(5)礦主有义务保証專門替他工作的工人每星期至少有四天工作，或保証他們每星期領到四天的工資。他們把这个合同送給了煤炭大王們，并选出了一个代表团去談判。但是礦主們的回答是：礦工工会对他們來說是不存在的，他們只和个别的工人打交道，而工会他們是永远不会承

認的。礦主們也提出了一个合同草案，这个草案中連上述几点的影子都沒有，工人当然拒絕了。这样双方就宣了战。1844年3月31日，4万煤礦工人放下了自己的鉄鎬，于是这兩个郡里所有的礦井都空無一人了。工会的財力是这样雄厚，好几个月里每个家庭每星期都可以領到兩个半先令的补助金。当工人用这种方法來考驗他們雇主的耐性的时候，罗伯茨不辞劳苦地組織罢工，進行鼓动；他召开各种会議，东奔西走地跑遍了全英國，为罢工者募集捐款，劝告他們要沉着和守法，同时又向橫行霸道的治安法官和实行实物工資制的業主展开了英國空前未有的斗爭。早在年初他就展开了这一斗爭。只要某一个治安法官判决煤礦工人有罪，罗伯茨立刻就到皇家法庭㊀去弄一个 Habeas Corpus㊁來，把他的被保护人帶到倫敦去，結果总能替他辯明無罪。例如威廉斯法官于1月13日在皇家法庭中宣布3个已被比尔斯頓（南斯泰福郡）的治安法官判了罪的煤礦工人無罪；这几个煤礦工人原來的罪名是：他們拒絕在一个有崩塌危險而且当他們剛离开那里就眞的崩塌了的地方工作！更早一些时候，帕特遜法官曾宣布6个工人無罪，所以罗伯茨这个名字漸漸地使那些拥有礦井的治安法官們聞風丧胆。普累斯頓也有受罗伯茨保护的4个人被关在監牢里；2月初，罗伯茨到那里去就地調查这件事，但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發現这些被判刑

㊀ 皇家法庭是英國最古老的法庭之一，在19世紀（1873年以前）是一个審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独立的高等法庭，它有权重新審理下級法院的判决。——編者注

㊁ *Writ of Habeas Corpus*（人身保护狀）是英國的審判实踐中通用的一种文件的名称，它責成相当的審級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將被捕者提交法庭，以便審查逮捕是否合法。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審查，法庭得釋放被捕者，或將其押回監獄，或取保釋放。上述的1679年法案所規定的程序不適用于叛國罪而經國会議决后也可以停止其效力。——編者注

的人在刑期未滿以前已經釋放了。曼徹斯特監禁了 7 个人；罗伯茨弄到了一个人身保护狀，使得法官怀特曼把被告全釋放了。普莱斯科特有 9 个煤礦工人被控破坏了聖海倫斯（南郎卡郡）的安寧而被关在監牢里，听候宣判；罗伯茨一到那里，他們就馬上被釋放了。这一切都是 2 月上半月的事情。在 4 月間，罗伯茨用这种方法从得比監獄中釋放出 1 个煤礦工人，从威克菲尔德（約克郡）監獄中釋放出 4 个，从莱斯特監獄中釋放出 4 个。这种情况繼續了一些时候，直到这些《Dogberries》（道勃雷）——人們用莎士比亞的戲剧"無事煩惱"中有名的人物的名字來这样称呼治安法官——变得老实一些为止。罗伯茨也用同样的办法來对付实物工資制。他把这些恬不知耻的礦主一个又一个地拖到法庭上，迫使治安法官違背自己的心願來判决他們有罪。礦主們在这个行动迅速、事事出头的总代理人面前感到十分恐怖，例如在得比附近的拜尔帕地方，一家实行实物工資制的公司在罗伯茨剛到那里的时候就貼出下面这个布告：

"通告

为了避免一切誤会，哈斯蘭家認为有必要做如下声明：他們礦上所有礦工的工資，將全数以現金支付，礦工們願意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錢，悉听自便。如礦工在哈斯蘭家的鋪子里買东西，他們將和过去一样照批發价格買得。但是并不要求他們一定在那里買，不管他們是在这个鋪子里或其他任何的鋪子里買，他們的工作和工資仍照旧。

本特里克煤礦"

这些勝利在整个英國工人階級中引起了热烈的欢呼并为工会吸引來了大批新会員。那时北方仍在繼續罢工。沒有一个人工

作，在輸出煤炭的主要港口新堡，煤荒竟嚴重到必須从苏格蘭运進煤來，虽然英國人的諺語《to carry coal to Newcastle》㊀和希臘人所說的"把貓头鷹帶到雅典去"一样，意思就是"完全多此一举"。起初，当工会的經費还沒有用光时，一切都很好，但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工人就很难進行斗爭了。他們窮困不堪；他們沒有錢，因为英國所有工業部門工人的捐款和罢工的人数比起來是太微不足道了；他們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小鋪老板賒欠；整个报界，除不多的几家無產階級报刊外，都反对他們；資產階級，就是其中少数抱有充分的正义感并想支援罢工者的代表人物，也只是从賣淫式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报紙上讀到些关于罢工情况的騙人的报道；被派到倫敦去的由12个煤礦工人組成的代表团向倫敦的無產階級募集了一些款子，但是因为需要救济的人很多，所以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尽管如此，礦工們仍然坚定不移，而更重要的是，虽然礦主及其奴才們采取狂暴的敌对态度并進行各种挑衅，但是他們仍然保持安靜和沉着。沒有采取过一次报复的行动，沒有毆打过一个叛徒，也沒有發生过一次盜竊。罢工就这样繼續了四个月之久，礦主們仍然沒有一点占上風的希望。但他們面前还有一条道路。他們想起了小宅子制；他們想起了倔强的工人的住宅是老板所有的。7月，他們叫工人騰出房子，一个星期以后，4万人全都被赶到街上去了。他們的殘酷的手段是令人髮指的。有病的和身体衰弱的，老年人和嬰兒，甚至產妇都被他們毫不留情地从床上拖下來，推到公路旁边的溝里去。有一个走狗親手抓住一个快分娩的女人的头髮，把她从床上拖下來扔到街上，这样來尋开心。大批軍隊和警

㊀ 把煤运到新堡去。——編者注

察站在那里，只要有人抵抗或指揮这种殘酷行为的治安法官一示意，就立刻动武。但工人們連这也忍住了，沒有作任何反抗。礦主們希望工人使用暴力，并竭力用一切手段來引起他們反抗，以便找到借口用軍隊來結束罢工；但是被赶到街上來的礦工們記住了他們的总代理人的劝告，沒有采取任何行动，不声不响地把他們的家具搬到多沼澤的草地上或收完庄稼的田里，繼續耐心地等候着。其中有些人因为找不着更好的地方，就露宿在公路兩旁的溝里；另一些露宿在别人的地段上的，因为“他們造成了半辨士的損失”而受到法庭的追究，被处以1英鎊的罰款，他們当然交不出这筆罰款，就只好坐監牢。这些人和他們的家庭就这样在去年多雨的夏季在露天里度过了八个多星期。除了床上的印花布帳子，他們和嬰兒就再沒有其他可以遮蔽的东西；除了工会的微薄的补助和小鋪老板的愈來愈少的賒欠，他們就再得不到其他的帮助。那时，德勒穆的一个拥有很多煤礦的倫敦德雷勛爵曾以他的高貴的憤怒來威嚇“他的城市”西恩的小鋪老板們，不准他們再賒东西給“他的”倔强的工人。这位“高貴的”勛爵在整个罢工期間成了一个道地的小丑，因为他老是对工人發布一些傲慢得可笑而文理不通的“命令”，这些“命令”除了成为全國的笑料，就再也达不到别的目的㊀。礦主們看到無論什么办法都無济于事，就花了很多錢从工人运动还沒有發芽的爱尔蘭和威尔士的偏僻地方，雇人到他們的礦上來工作；这样一來，工人彼此之間的競爭又恢复了，罢工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了。礦主們强迫工人脫离工会，和罗伯茨断絕关系，并接受

㊀ 太陽之下沒有新鮮的东西，至少在德國是如此。我們的“施杜姆皇帝”也不过是英國模型的翻版而已，这一模型在它的本國早已被人遺忘，而且不可能存在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礦主所提出的条件。煤礦工人对雇主的歷时五个月的偉大斗爭，被剝削者以值得我們称頌备至的毅力、勇敢、覚悟和理智進行的斗爭，就这样在9月初結束了。这样一个4万人的群众斗爭，需要多么高度的眞正人类的文化、热忱和坚强的意志呵！我們知道，1840年“童工調查委員会报告”还把这些人描寫成極其粗野的和毫無道德的人。而这种压迫是多么殘酷呵！它把这4万人逼得像一个人一样地站了起來，好像一支軍隊，不僅有紀律而且为一个願望、一个意志所鼓舞，用最大限度的冷靜和鎮定把斗爭一直進行到再反抗下去已經沒有任何意义的时候；而且这是什么样的斗爭呵，这不是在和看得見的可以击敗的敌人作斗爭，而是在和飢餓与匱乏、貧窮与露宿作斗爭，和由于富人的殘酷而把自己弄到極度瘋狂的地步的激情作斗爭。假如工人使用了暴力，那末他們，这些手無寸鉄的人，就会遭到槍殺，几天之后礦主就会得到勝利。他們守法并不是由于害怕警察的棍子，而是事先深思熟慮的結果，这是工人的覚悟和自制力的最好証明。

就这样，工人虽然無比地坚强，这一次还是被資本家打敗了。但是斗爭并不是沒有結果的。首先，持續了十九个星期之久的这次罢工使英格蘭北部的煤礦工人永远脫离了以前所处的精神睡眠的狀态。他們苏醒过來了，他們意識到了自己的利益，参加了文明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把礦主对工人的一切暴行揭露無遺的这一次罢工，最終喚起了这些工人中間的反抗精神，至少把他們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变成了憲章主义者，而3万个这样坚忍不拔和經得起考驗的人，对憲章派确实是一筆宝貴的財產。其次，在合法的范圍內延續了这样久的罢工和伴随着罢工的積極的宣傳，畢竟引起了社会輿論对煤礦工人狀况的注意。利用对煤炭出口稅

問題辯論的机会，下議院中唯一坚决的憲章主义拥护者托馬斯·鄧科布在國会中提出了煤礦工人狀况的問題，爭得了在議会講壇上宣讀他們的請願書的机会，并且做了一个报告，迫使資產階級的报刊至少在报道國会的辯論时把全部事情做了正确的描述。这次罢工以后不久，哈斯威尔發生了一次爆炸。罗伯茨來到了倫敦，要求謁見皮尔，并以煤礦工人代表的身分坚决要求徹底調查这次爆炸事件。他終于达到了委派英國地質学界和化学界的第一流权威賴尔教授和法拉第教授去肇事地点進行調查的目的。由于这次爆炸以后不久又發生了好几次爆炸，而且罗伯茨又把关于这些爆炸的記錄送給了首相，所以首相答应在最近的一次國会会議(也就是今年1845年这一次)中，如果可能的話，提出一个为保护工人所必需的各种措施的法案。如果煤礦工人不在这次罢工中表明自己是爱好自由的值得尊敬的人，如果他們不委托罗伯茨來管理他們的事务，那末这一切成就都是不会有的。

北方的煤礦工人被迫解散自己的工会和被迫解雇罗伯茨的消息剛一傳出，郎卡郡的煤礦工人就組織了一个約有1万工人的工会，并保証給他們的总代理人1200英鎊的年薪。去年秋天，工会每月收入的款項都在700英鎊以上，其中約有200英鎊用做薪俸、訟費等等，其余的大部分是用來补助失業工人或者由于和雇主冲突而罢工的工人。工人就这样愈來愈覚悟到，他們团結起來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巨大的力量，在最必要的时候是能够向資產階級挑战的。这种覚悟是一切工人运动的重大成果，由于工会的建立和1844年的罢工，它才在英國煤礦工人中產生了。再稍微过一些时候，在覚悟和毅力方面至今还落后于產業工人的煤礦工人，就能够和產業工人相比，并且在各方面都將会同他們齐头并進。資產階

級脚下的基地就这样逐漸地动搖起來，总有一天，資產階級的整个國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將連同它的基礎一同傾复。

但是資產階級是不听警告的。煤礦工人的反抗只是使他們更加殘酷；他們并不認为这应該使他們更加理智，不認为这是整个工人运动前進的一步，而認为这只是对这些竟愚蠢到不同意繼續忍受从前的待遇的人群發泄怒气的借口。資產階級認为沒有財產的人們的正义要求只不过是死不知足，是对“上帝和人們安排好的秩序”的瘋狂的反抗，至多也只是“以鼓动为生的、懶惰得不願意工作的、惡意的煽动家”的成功，这是必須用一切手段鎮压下去的。資產階級企圖——自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企圖——在工人面前把不得不靠工会來养活的罗伯茨和工会的許多代理人說成是从他們这些窮工人口袋里騙去最后一文錢的狡猾的騙子。当你看到有產階級这样瘋狂的时候，当你看到他們被眼前的利益迷惑得連时代的最明顯的标志都看不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英國社会問題的任何希望。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毫無疑問，这个革命是不会讓人們長久期待的。

農業無產階級

我們在"導言"里已經看到，由于以前存在过的工業劳动和農業劳动的結合已經解体，空出來的小塊土地集中到大佃農手里，小農被占优势的大農的競爭所排挤，他們和小資產階級及以前过着小康生活的工人一起破產了。小農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或佃農，他們被迫拋弃了自己的耕作，到大佃農和大地主那里去当雇農。有一个时期，他們的新的狀况虽然比过去坏，但是还算过得去。当时人口的增長和工業的發展步調一致，但后來工業發展有些緩慢了，机器的不断改進已經不容許工業全部吸收來自農業区的过剩的劳动人口。从这时起，从前只是在工厂区才看得到而且只是有时候才看得到的貧困現象，也在農業区出現了。此外，歷时二十五年的对法战爭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結束了。在战爭期間，战区生產縮減、輸入停止以及必須用粮食供应在西班牙的不列顛軍隊，引起了英國農業的人为的繁荣，此外，大批劳动力还脫离了和平的劳动。而現在，輸入的阻碍、輸出的必要和工人的缺乏一下子都不存在了，其結果就是英國人所說的 agricultural distress，即農業灾难。農場主不得不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粮食，因而他們也只能支付很低的工資。为了提高粮价，國会在1815年通过了谷物法，在小麦价格每夸特低于80先令时，禁止粮食輸入。后來，这个自然是無济于事的法律經过了多次的改变，

但是这並沒有减輕農業区的貧困。唯一的結果就是，这个在外國自由競爭存在时已經危在旦夕的急病現在变成了慢性病，它均衡地但更嚴重地危害着農業工人。

在農業無產階級出現后的初期，在这里曾建立了类似工業中剛被摧毁了的宗法关系，即目前在德國几乎到处都存在着的雇主和雇農之間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的时候，工人的貧困还不这么嚴重，也沒有这样普遍；雇農是和農場主共甘苦，雇主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解雇他們。但是現在完全变了。雇農几乎全成了短工，農場主只是在需要他們时才雇用他們，因此，他們整星期整星期地完全沒有工作，特別是在冬天。在宗法关系时期，雇農和他們的家屬一起住在農場主的庄園里，他們的孩子在那里長大，農場主当然也竭力在自己的庄園里給这一代找点活幹，当时短工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規，那时每一个農場里的工人，嚴格地說，都比所需要的多些。所以農場主也乐于摧毁这种宗法关系，把雇農从農場主的庄園里赶出去，使他們变成短工。在19世紀20年代末，这种情况几乎到处都有。結果，用物理学的術語說，从前处于潛伏狀态的“过剩”人口，現在釋放出來了，工資降低了，济貧捐也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農業区成了慢性貧窮的發源地，而工厂区則成了周期貧窮的發源地，修改济貧法是政府对鄉村日益貧困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此外，由于大農場制度不断發展所引起的脫谷机和其他机器的应用，由于田間工作中妇女和兒童劳动的采用（这种情形現在已經十分普遍，它的后果不久前甚至已成为官方一个特別委員会的調查对象），所以这个部門里也出現了大批的失業工人。这样，我們便看到，工業生產的制度也侵入到这里了：建立了大農場，摧毁了宗法关系（这种关系正是在这里才具有巨大的意义），采用了

机器、蒸汽發动机以及妇女和兒童的劳动，把劳动人民中这个还沒有被触动的最保守的部分也卷到革命运动中來了。但是農業中的停滞現象維持得愈長久，工人現在身受的打击就愈沉重，旧的社会結構的解体在这里也表現得愈明顯。“过剩人口”是一下子出現的，而且不能像在工業区里面那样用擴大生產的办法來吸收他們。只要產品有人要，新的工厂随时都可以建立，但是新的土地是創造不出來的，而耕种公共的荒地又是冒險的投資，所以战后开垦荒地的投資很少。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果，就是工人彼此間的競爭达到了最高峰，而工資則降到最低限度。当旧的济貧法存在的时候，工人們还可以从济貧金中得到一点救济；因此，工資就更加下降，因为農場主尽可能把更多的开支轉移到济貧金上面去了。这使得随着过剩人口的出現本來已經大为增加的济貧捐更加增多，并促使新济貧法的出現，这点我們以后將要談到。但是情况并沒有因为有了新的济貧法而有所改善。工資沒有提高，“多余的”人口沒有消失，新法律的殘酷只是激起了人民的極端憤怒。甚至最初已經縮減了的济貧捐几年后又回升到原來的水平。新法律的唯一結果就是：以前总共有 300—400 万半赤貧者，現在却有 100 万完全的赤貧者，其余的仍然是半赤貧者，但已經得不到任何救济了。農業区的貧困每年都在增長。人們过着極端貧困的生活，整家整戶的人每星期就靠六七个或七八个先令过活，有时候連这一点錢也沒有。有一个自由党的國会議員在 1830 年已經描述了这部分居民的狀况，我們听听他是怎么說的吧：

“英國農民（即農業短工）和英國貧民这兩个詞是同义語。他父親是貧民，他母親的奶沒有养分；他从小就吃得很坏，从來沒有吃飽过，直到現在，只要沒有睡着，就几乎老是感到無可滿足的飢餓的痛苦。他衣不蔽体，燃料勉強

够做一頓簡單的飯食，因此，寒冷和潮湿是他的不速之客，和坏天气一起來到，也和坏天气一起告别。他結了婚，但是，他不知道做父親和丈夫的乐趣。他的妻子和兒女都受冻挨餓，經常害病，無依無靠，像他自己一样老是憂慮、沮丧，自然也就貪婪、自私，并且令人討厭。因此，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看到他們就一肚子气（hates the sight of them），他之所以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只是因为它比起一道籬笆來总还是一个比較好的躲避風雨的地方。他要养家，但是又办不到；于是他就只好去要飯，干各种各样的丢人的勾当，直到公然進行欺詐。即使他很想学他那个階級中較强悍的人，去当一个眞正的盜獵者或走私者，但他沒有勇气；但是他一有机会就偷窃，并且教自己的孩子撒謊和偷东西。他对較富有的鄰居唯命是听、卑躬屈膝，这說明这些鄰居对他的态度是粗暴的、怀疑的；因此，他懼怕他們，憎恨他們，但从不敢用暴力去对付他們。他徹头徹尾地墮落了，屈辱得連失望的勁头也沒有了。他的不幸的生命是短促的，風湿病和哮喘病把他帶到習藝所去，在这里，他对过去沒有任何愉快的回憶就吐出了他最后的一口气，把位置讓給另一个也將和他一样生活、一样死去的不幸的人。”

我們的作者补充道，除这类農業短工外，还有另一类較强悍的而且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都比較發展的人；这些人虽然也过着同样窮困的生活，但他們不是在这种环境里出生的。他們比較关心家庭，但他們是走私者和盜獵者，常常同森林看守者和海岸警备隊發生流血冲突，由于常常坐牢，他們更加殘酷無情地反对社会，他們对有產者的仇恨也不亞于第一类人。我們的作者最后說：

“由于礼貌的关系（by courtesy），人們就用莎士比亞的話称这类人为‘勇敢的英國農民’（bold peasantry of England）。”㊀

到目前为止，对于英國農業区的大部分短工來說，这个描述也

还是正确的。1844年6月，"泰晤士报"派了一个記者到这些地方去調查这类人的狀况，他的报告完全和这个描述相符合。某些地区每星期的工資不超过6先令，即不比德國許多地区的工資高，然而英國的食品价格却至少比德國高1倍。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是不难想像的。他們的食物又坏又少，衣服破破爛爛，住所狹窄簡陋，只是一間沒有任何設备的可憐的小茅屋；年輕人住的是夜店，在这里男人和女人几乎一点也不隔离，这就引起了混乱的性关系。一个月中只要有几天沒有工作，这些人就会陷到貧窮的深淵里去。而且由于他們住得分散，所以不能联合起來成立工会爭取提高工資；如果有一个人因为工資过低而拒絕工作，那就会有几十个失業者和習藝所里出來的人來填补他的位置，即使是最微薄的工資，这些人也是乐于接受的，而拒絕工作的人就被認为是懶漢、二流子，他除了被送到那个可恨的習藝所去不会从济貧所得到任何救济。要知道，掌管济貧所的人就是那些農場主，而这个拒絕工作的人又只有从他們或他們的鄰居和熟人那里才能得到工作。这并不是关于英國的某一个農業区的偶然的报道；不，無論在南部或北部，东部或西部，貧窮都同样地嚴重。薩福克和諾福克的工人狀况同戴文郡、漢普郡和薩塞克斯的工人狀况沒有絲毫差别；無論在多尔塞特郡、牛津郡的或在肯特、薩雷、巴金漢郡和劍桥郡，工資都是一样地低。

㊀ E. G. Wakefield ,M. P. «Swing unmasked. or the Cause of Rural Incendiarism». London, 1831 [爱·吉·威克菲尔德（國会議員）著"被揭露了的斯溫，或農村中縱火的原因"1831年倫敦版，小册子]。上面引証的几段話見該書第9—13頁；在翻譯的时候，我們略去了原文中有关当时还存在的旧济貧法的地方。——恩格斯原注

对付農業無產階級的一种特别殘酷的办法是狩獵法，这种法律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英國这样嚴厉，虽然英國的飛禽走獸要多少有多少。按照英國農民由來已久的習慣和傳統，盜獵是勇敢無畏的一种十分自然而高尚的表現，加之農民一貧如洗，而貴族們則恣意在林園里养了很多兎子和野禽供自己娛乐，这兩方面的对比更加推动農民踏上这条道路。農民布下套索，有时候也用槍打死只把飛禽走獸，这对貴族根本不会有什么損失，因为飛禽走獸很多，但農民却給他的挨餓的一家人弄到了一頓烤肉吃。他要是被抓住，就得坐牢，如果再犯，就至少要被流放七年。由于懲罰这样嚴厉，就常常發生盜獵者和森林看守者的流血冲突，結果每年都發生許多起殺人事件。因此，森林看守者的职务不但危險，而且还是不名譽的和受人鄙視的。去年有兩个看守者寧願讓槍彈穿过自己的腦袋，也不願再幹这一行。这就是土地貴族們为了狩獵这种高尚的娛乐要人們付出的"低廉的"代价！但是这同高貴的《lord of the soil》㊀又有什么相干呢？过剩人口多几个或少几个不是完全一样嗎，即使这种"多余的"人口有一半由于狩獵法而送了命，那末对剩下的一半不是更好嗎，这就是英國有產階級的博爱主义的論調。

但是，尽管農村的生活条件——住处分散、环境安定、职業固定，因而思想也就保守——对任何發展都很不利，貧窮和匱乏还是在这里產生了自己的結果。工厂工人和礦業工人很快就越过了反抗社会秩序的第一个階段，即个别的人用犯法行为來表示直接反抗的階段；而農民直到現在还停留在这个階段上。他們進行社会战爭的慣用的手段就是縱火。七月革命后，即1830—1831年的冬

㊀ 領主們。——編者注

季，縱火第一次成为普遍的現象。还在10月初，在薩塞克斯及其鄰近的几个郡里，由于海岸警备队的加强(这样一來，走私就困难了，从而，用一个農場主的話說，使整个海岸区都破產了)，由于新的济貧法的通过，由于工資低和使用机器，就已經發生了騷动并且擴展到全区。冬天，農場主場地上的粮食堆、干草堆，甚至他們住宅近旁的谷倉和畜圈都被燒毀了。几乎每夜都有几次这样的大火，这使得農場主和土地占有者皇皇不安。可是罪犯几乎从來沒有抓到过，于是人民就把这些放火事件都推到一个被叫做“斯温”[《*Swing*》]的神秘人物身上。人們絞尽腦汁地去想这个“斯温”究竟是誰，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農村貧民的这种叛逆精神；至于那种偉大的动力——貧困、压迫，却很少有人想到，而在農業区确实沒有一个人想到。从那时起，每年一到冬天，即短工失業的季節，都一再發生縱火事件。1843—1844年的冬天，縱火事件异常地頻繁。我手头有几号这个时期的“北極星报”，每一号都报道了好几起縱火事件，并說明了消息的來源。下面沒有提到的那几号“北極星报”都是我手头沒有的，但是在那几号里面一定也有不少关于縱火事件的报道。何况这样的报紙自然也不可能把所有这类事情都报道出來。1843年11月25日，“北極星报”报道了兩起縱火事件，并引証了不少以前报道过的这类事件。12月16日“北極星报”报道：在培德福德郡，兩星期來每夜都發生几次縱火事件，因此人心普遍不安。在最近几天有兩处大農場被燒毀。在劍桥郡有四处大農場被燒毀，在哈特福郡有一处農場被燒毀；此外，在几个地方还發生了十五起縱火事件。12月30日，諾福克發生一起縱火事件，薩福克發生二起，艾塞克斯發生二起，哈特福郡發生三起，柴郡發生一起，郎卡郡發生一起，在得比、林肯和南部共發生十二起。1844年1月

6日一共發生縱火事件十起，1月13日發生七起，1月20日發生四起。从这以后，該报每周平均报道三四起縱火事件，而且这种事情并不像往年那样只繼續到春天，而是一直繼續到七八月。我从收到的英國报紙和德國报刊的报道中看到，1844—1845年的冬天來臨时，这种犯罪行为更加普遍起來了。

关于英國的純朴寧靜的農業区中的这种情况，讀者們会說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社会战爭嗎？这种情况难道是自然的和可以持久的嗎？但是这里的農場主和土地所有者非常愚蠢而保守，正像工業区的厂主和一般資產者一样，他們看不到不能給自己帶來現金的一切东西。資產者向自己的工人說，如果廢除谷物法，他將給他們各种好处，而土地所有者和大部分農場主則向工人們說，如果保存这些法律，他將使他們得到人間天堂。但是在这兩种情况下，有產者的万应灵丹都誘惑不了工人。無論工厂工人或農業工人对谷物法的廢除或保存都是漠不关心的，然而这个問題对于他們都很重要。谷物法一旦被廢除，自由競爭，現代社会經济制度就会發展到極端；谷物法廢除后，在現存关系的范圍內，進一步發展的任何可能性都將消失，而唯一可能的進步就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对于農業工人來說，下述的理由使这个問題顯得更为重要。粮食的自由輸入决定了——至于怎样决定，我在这里不可能談到——農場主不再依賴于土地占有者，換句話說，就是托利党的農場主变成了自由党的農場主。在这方面反谷物法同盟已經做了不少工作，而这就是它唯一的功績。但是，如果農場主变为自由党人，即自覚的資產者，那末他們的工人就会变为憲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即自覚的無產者。有其因必有其果。目前在農業無產者中已开始出現了新的运动。自由党的土地占有者賴德諾伯爵为了通

过反对谷物法的决議于1844年10月在他的領地所在地海華斯附近举行的会議就証明了这一点。工人对这些法律非常冷淡，但是他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譬如說要求以低廉的租金出租小塊土地，而且他們当面向賴德諾伯爵說出了不少辛辣的眞理。这样，工人階級的运动就深入到偏僻、保守、精神上陷入酣睡狀态的農業区去了，而且由于这些地方普遍窮困，运动就像在工厂区那样，很快扎下了根并且活躍起來。

至于農業工人的宗教感，那当然比產業工人要强些，但他們和教会的关系还是很緊張，因为在这些地区里几乎所有居民都是信仰英國國教的。"晨报"的一个記者以"一个親自跟在犂后面走过的人"㊀做筆名报道了他在農業区的旅行，就中叙述了他和几个短工在教堂門口的談話：

"我問他們中的一个人，今天的傳教士是不是他們自己的牧师。'是呀，去他的吧(Yes, blast him)，他是我們自己的神甫；他老是在乞討，从我認識他那天起，他一直就在乞討（傳教士呼吁大家捐錢，用來使异教徒改宗）。'另一个人补充說：'从我認識他那天起，我还沒有見过一个神甫不老是为这为那向人乞討的。'一个剛从教堂里出來的女人說：'是呵，工人的工資老是下降，但是看看那些有錢的懶漢吧，神甫們就是和这些家伙一起吃、一起喝、一起打獵的。天哪，我們寧願到習藝所去，寧願餓死，也不願替那些到异教徒那里去的神甫出錢。'另外一个女人說：'干嗎他們不把每天老在薩里斯柏雷大教堂里哼哼唧唧的那些神甫搞到那里去，在那个教堂里，除了石头，誰也不听他們的。为什么这些家伙不到异教徒那里去？'最初和我談話的那个老头說：'这些家伙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他們有錢，他們的土地多得要不了，但是为

㊀ 亚歷山大・索麦維尔的筆名。——編者注

了擺脫那些窮神甫，他們就向人捐錢；我很清楚他們要的是什么；我早就把他們看透了。'我問：'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朋友們，难道你們老是怀着这种痛恨牧师的心情走出教堂嗎？你們为什么老到教堂里去呢？'一个女人回答道：'我們为什么去？只要我們不想丟掉一切，不想丟掉工作和一切，我們就得去；当然我們只好去。'后來我才知道，如果他們到教堂去的話，他們就可以得到燃料供給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优先权和一小塊种土豆的地，当然这塊地是要他們付租金的。"

我們的記者在描述了这种貧困和愚昧以后，就用以下的話作为結束：

"現在我敢断言，这些人的狀況、他們的窮困、他們对教堂的仇恨、他們对教会的顯貴們的外表上的順从和內心里的怨恨，在英國所有的農村教区里都是常例，相反的情形倒只是例外而已。"

英格蘭的農民向我們表明大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人数众多的農業無產階級在農業区里引起的后果，而在威尔士我們却看到了小佃農的破產。在英格蘭的農村教区里重演着無產者和大資本家之間的对抗，而威尔士農民的遭遇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不断破產相类似。威尔士的農民多半只是小佃農，他們不能像条件比較好的英格蘭大農場主那样合算而便宜地出賣自己的農產品，但是他們却不得不在同一市場上和这些大農場主競爭。同时也应該注意到，許多地方的土壤只適宜于收入很少的畜牧業，而威尔士的農民由于眷恋自己民族的孤独性，就比英格蘭的農場主要保守得多。但是，首先是他們相互間的競爭、他們和英格蘭鄰居的競爭以及这个競爭所引起的地租的提高，使他們破產到几乎不能維持生活

的程度，而由于他們看不出自己的狀况惡劣的眞正原因，他們就把这种原因归之于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例如高額的通行稅等等。当然，高額的通行稅也妨碍農業和貿易的發展，但是由于每一个承租土地的人都把这些稅算到固定的开支里面去，所以归根到底这些稅还是由土地占有者負担的。此外，佃農們也都極端憎恨新的济貧法，因为他們本身經常有受它支配的危險。1843 年 2 月，威尔士農民日積月累的不滿情緒在有名的“利碧嘉騷动”中爆發出來了。許多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塗黑了臉，結成几个武裝大隊，襲击了那些在英國用來代替关卡欄路杆的大門，在响亮的欢呼声和射击声中搗毀了这些大門，还破坏了通行稅征收人的小房子，以神秘的“利碧嘉”的名义寫恐嚇信，有一次甚至还襲击了卡馬登的習藝所。后來，当調來了軍隊并且加强了警察时，農民們便异常巧妙地把他們引入迷途，当軍隊被四面山崗上傳來的号角声引誘着向相反的方向推進的时候，農民們破坏了这一地方的大門。当軍隊增加得太多的时候，他們就开始放火，甚至殺死个别的人。像往常一样，这些較大的犯法行为就是运动的尾声。一些人由于不同意这种斗爭方式，另一些人由于害怕，他們都脫离了运动，結果自然而然地又平靜了下來。政府派了一个委員会去調查事变的經过和原因，事件就这样結束了。然而農民的貧困还是沒有終止，而且，因为在現存的社会关系下这种貧困只会增長，不会减縮，总有一天会引起比这个幽默的利碧嘉化裝跳舞会更加嚴重的事件。

我們在英格蘭看到了大農場制度的結果，在威尔士看到了小租佃制的結果，而在爱尔蘭我們就会看到土地分散的后果。爱尔蘭的居民極大多数是小佃農，他們租了一間孤零零的簡陋不堪的小土房和一小塊种土豆的地，这塊地也只能勉强保証他們在冬季

里有最必需的食物。由于这些小佃農之間存在着剧烈的競爭，地租达到了聞所未聞的高度，竟比英格蘭的高1—2倍甚至3倍。每一个打短工的農業工人都想成为佃農，因此，尽管土地本來已經分散得很厉害，却仍然有很多短工想租到一小塊土地。虽然大不列顛的耕地有3 200万英畝，而爱尔蘭只有1 400万英畝，虽然大不列顛每年出產15 000万英鎊的農產品，而爱尔蘭只出產3 600万英鎊的農產品，但是，爱尔蘭的農業工人却比大不列顛多75 000人㊀。这一極不相称的情况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在爱尔蘭为了土地而進行的競爭是多么剧烈，而当我們注意到英格蘭農業工人的生活已經極端窮困的时候，这一点就特别清楚了。競爭的后果自然是地租提高，使佃農的生活并不比短工的生活好多少。这样，爱尔蘭人民就被束縛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貧困中，这种貧困在目前的社会关系下他們是擺脫不了的。爱尔蘭人住在連用來关牲畜都不太適合的簡陋的小土屋里，冬天只能勉强应付过去；正如上面引用过的报告里所說的那样，他們一年里有三十个星期可以靠土豆吃个半飽，而在其余的二十二个星期中就什么也沒有了。到了春天，当儲存的土豆已經吃完或者發了芽不能再吃的时候，妻子就帶着孩子，提着小鍋出門討飯；家里的男人把土豆种下以后，就到附近的地方或英格蘭去找工作，到收穫的时候才又回來和家庭相聚。十分之九的爱尔蘭鄉村居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这些人窮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停留在只有半文明的國家里才可能有的最低的發展水平上。根据上面引用过的报告，在8 500 000居民中，有585 000个当家人过着極端貧困(destitution)

㊀ 济貧法委員会在1837年的國会会議上所提出的关于爱尔蘭的报告。——恩格斯原注

的生活，根据艾利生郡長所引用的其他資料㊀，爱尔蘭有 2 300 000 人沒有社会的或私人的救济就無法生活，換句話說，有 27 %的居民是貧民！

这种貧窮的原因就在于現代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競爭，只是競爭在这里采取了另一种形式，即土地分散的形式而已。有人曾企圖找出别的原因來，他們断定貧窮的原因是佃農和土地占有者之間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土地占有者把大塊的土地租給大佃農，大佃農把这些土地分成小塊租給其他的佃農，这些佃農再把这些土地出租給第三者，如此等等，这样一來，在土地占有者和那些实际耕种土地的人之間，有时候甚至有十層中間人夾在里面。有人認为貧窮的原因是那个实在可耻的法律，根据这个法律，直接向土地占有者租地的人不繳地租时，土地占有者有权把实际的耕种者从土地上赶走，即使他已經把地租繳給了那个和他訂合同的中間人。但是这一切都只决定貧窮表現的形式而已。假定小佃農本身变成了土地占有者，結果又会怎样呢？即使大多数的小佃農都不用繳地租，他們也不能够靠自己的一小塊土地过活；即使情況有所改善，但人口不断迅速的增加也会在几年內就使一切都回到原來的水平上去。那些情況好轉的人养活的孩子，現在由于貧窮和苦难，在幼年时就夭折了。也有人說，这种貧窮应归咎于英格蘭人对爱尔蘭人民的無耻的压迫。固然这种压迫能加速貧窮的到來，但它并不是貧窮到來的原因。还有人指出，貧窮的原因是强加于一个天主教民族的國教教会——新教，但是，如果把國教教会取之于爱尔蘭人的一切分攤一下，每人还攤不到兩个塔勒；此外，什一稅

㊀ "人口原理"第 2 卷。——恩格斯原注

税款虽然由佃農繳納，但这种税幷不是向佃農征收的，而是向土地占有者征收的。現在，在1838年的折現法案通过以后，什一税是由土地占有者自己繳納的，但是他相应地提高了地租，佃農的狀况也就沒有得到改善。类似这些很少能說明問題的解釋，还可以举出几百种來。貧窮是現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結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貧窮表現的某种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貧窮本身的原因。在爱尔蘭，貧窮以現在这种形式而不以某种其他的形式表現出來，其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民族性格及其歷史的發展。爱尔蘭人按其整个民族性格來說是和拉丁民族，和法國人，特别是和意大利人相似的。这个民族的缺点，我們已經用卡萊尔的話描述过了。現在讓我們來听听爱尔蘭人講的話，他說的畢竟比那位特别偏爱德意志性格特点的卡萊尔所說的更接近于眞理：

"他們不安靜，但同时也懶惰(indolent)，他們机警而又輕率、急躁，沒有耐性而又缺乏远見；他們生來就勇敢，胸襟开闊，不加考慮；受到侮辱就馬上报复或立即寬恕，交朋友快，絕交也快；他們天才四溢，但是判断力却差得可憐。"㊀

在爱尔蘭人身上，感情和热情無疑地是占优势的，理性必須服从它們。爱尔蘭人这种重感情的容易激动的性格使他們不能深思熟慮，妨害他們从事冷靜的坚忍的活动。这种人是根本不適宜于从事目前那样進行的工業劳动的。所以爱尔蘭人还繼續从事農業，而且还是在最低的水平上从事農業。因为这里的小塊土地幷不像在法國和萊茵河地区那样人为地由大領地分割而成㊁，而是

㊀ «The State of Ireland». London, 1807, 2nd edition, 1821.["爱尔蘭的狀况"1807年倫敦版，1821年第2版，小册子]。——恩格斯原注

自古以來就存在着，所以用投資的办法來改良土壤是不可想像的。据艾利生計算，要投資 12 000 万英鎊，才能使爱尔蘭的土壤达到英格蘭那样本來就不算高的生產率水平。英格蘭移民本來有充分的可能來提高爱尔蘭人民的文化水平，但他們只是極端殘酷地剝削爱尔蘭人民，而爱尔蘭移民却給英國民族帶來了一种酵素，这酵素將來是会產生結果的；爱尔蘭对英格蘭移民是沒有什么可以感謝的。

爱尔蘭人民試圖擺脫無法生活的現狀的尝試，一方面表現为恐怖行动，这种行动在爱尔蘭的農業区里，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現在已成为日常現象：大多数場合是殺害直接的敌人——土地占有者的代理人和忠实的奴才、新教徒移民、大佃農（他們的田地是由成百个被赶走的人家的小塊土豆地拼湊起來的）等等；另一方面表現在为取消和大不列顛合幷㊁而進行的鼓动上。总观上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沒有受过教育的爱尔蘭人不能不把英格蘭人看做自己的直接的敌人，对他們說來，前進的第一步就是爭取民族独立。但是同样也很清楚，取消合幷决不能消滅貧困，而只能表明，爱尔蘭貧困的原因应当在國內尋找，而不应当像現在那样認为要到國外去找。但是，是否眞正需要实現爱尔蘭分离才能使爱尔

㊀ 这是一个錯誤。小經济从中世紀起一直是農業中占优势的經济形式。因此，小農經济在革命前就已經存在了。革命只是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它从封建主手里夺取了土地所有权，直接或間接地把这所有权交給農民。——恩格斯在 1892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㊁ 英爱合幷是英國政府在鎮压了 1798 年的爱尔蘭起义后，强加在爱尔蘭头上的。合幷自 180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它消滅了爱尔蘭的自治权最后的痕跡，幷解散了爱尔蘭的國会。从 19 世紀 20 年代起，取消合幷(Repeal of Union)的要求成了爱尔蘭最得人心的口号；在 1840 年成立了"取消合幷者联合会"。——編者注

蘭人明白这一事实，这个問題我不打算在这里加以分析。到目前为止，無論是憲章主义或社会主义，在爱尔蘭都沒有獲得特别的成就。

我就在这里結束有关爱尔蘭的論述，因为1843年为取消合并而進行的鼓动和奥康奈尔審判案，已經使德國的人們日益了解到爱尔蘭的貧困狀况了。

这样，我們已經通过不列顚島嶼上無產階級活动的各个部門，观察了他們的狀况，并到处發現貧窮、困苦和完全不是人所应有的生活条件。我們看到，不滿情緒如何随着無產階級本身的成長而產生和增長，看到这种不滿情緒如何擴大起來并具有了組織形式；我們也看到無產階級为了反对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公开斗爭。我們研究了决定無產者的命运、希望和憂慮的根源，并且發現他們的狀况沒有任何改善的希望。我們有机会在許多实例中观察了資產階級对待無產階級的态度，并确信資產階級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的私利。但是为了不至于对資產階級不公平，我們应当比較仔細地研究一下他們的行动。

資產階級对無產階級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談的資產階級，也包括所謂的貴族階級在內，因为說它是貴族階級，說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資產階級而言，并不是对無產階級而言。無產者把它們二者都僅僅看做有產階級，即資產者。在財產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只在于狹义的資產者是和工厂無產者、部分地和礦業無產者打交道，作为農場主的資產者是和農業工人打交道，而所謂貴族只是和一部分礦業無產階級以及農業無產階級相接触。

我从來沒有看到过一个階級像英國資產階級那样墮落，自私自利到那样不可救藥的地步，內部那样腐朽和那样無能做出任何進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狹义的資產階級，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資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們活着就是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㊀。

在这种貪得無厭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心灵的任何活动

㊀ 卡萊尔在他的«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43["过去和現在" 1843 年倫敦版] 一書中絕妙地描述了英國資產階級及其令人作嘔的貪欲；这本書的一部分我已經譯出，登載在"德法年鑑"上，希讀者参閱㊁。——恩格斯原注

㊁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 卷第572—597頁。——編者注

都不可能是清白的。当然，这些英國資產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父親，他們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謂私德，在日常的交往中，和其他一切資產者一样，也是一些可敬的和体面的人物；在商業关系上，他們甚至比德國人好些，他們不像我們的小商人那样討价还价，斤斤較量，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發財的渴望。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資產者在曼徹斯特街上走，和他談到工人区的惡劣的不合衛生的建筑体系，談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說我还沒有看到过比曼徹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靜靜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說："and ye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賺很多錢）。再見，先生！"英國資產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餓，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賺錢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賺錢來衡量，凡是不賺錢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实际，都是幻想。所以政治經济学这門專講賺錢方法的科学就成为这些人所喜爱的科学。他們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經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幷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純粹的經济关系。厂主是"資本"，工人是"劳动"。而当工人不願意讓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肯定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的确，这个人除具有其他特点外，也还具有劳动的能力）的时候，当他認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場上買賣的时候，資產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了解他和工人之間除了買賣关系还有别的关系存在；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僅僅看做"手"（hands），他經常就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萊尔所說的，除現錢交易外，他不承認人和人之間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間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現在同样的"現錢交易"上。由于資產者的統治，金錢

使資產階級所处的那种可耻的奴隸狀态甚至在語言上都留下了它的痕迹。金錢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値一万英鎊(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說，他拥有这样一筆錢。誰有錢，誰就"値得尊敬"，就屬于"上等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領头的。小商人的气質滲透了全部語言，一切关系都用商業術語、經济概念來表現。供应和需求(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國人用來判断整个人生的邏輯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競爭，因此，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㊀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或許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國教教会的統治已日漸趋于崩潰。自由競爭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國家監督，整个國家对自由競爭是一种累贅，对它來說，最好是沒有任何國家制度存在，使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剝削他人，譬如說，就像在可爱的施蒂納所鼓吹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資產階級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無產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國家，所以他們利用國家來对付無產者，同时尽量使國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國人会公开承認这种自私自利。相反地，他用最可耻的伪善的假面具把它遮盖起來。怎么，难道英國的財主就不关心窮人？他們不是已經創办了其他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慈善机关么？呵，不錯，慈善机关！你們吸干了無產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利用他們來取得你們那种由自鳴得意的伪善的布施所造成的快感，并在世人面前擺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

㊀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听之任之"是資產階級自由貿易派經济学家的信条，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主張國家不干涉經济范圍內的任何事务。——編者注

你們还給被剝削者的只是他們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無產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这种布施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布施使得本來就被侮辱的人遭到更大的侮辱，要求那些被社会排挤并已失掉人的面貌的賤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人的称号；这种布施在用施舍物給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卑躬屈膝地去乞求！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讓我們來听听英國資產階級自己說的話吧。大半年以前，我在“曼徹斯特衛报”上讀到一封給編輯部的信，編輯部把这封信当做極为自然的和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按語就登了出來。下面就是这封信：

“編者先生！

近來在我們城里的大街上出現了大批乞丐，他們时常企圖用他們那襤褸的衣服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嘔的化膿的伤口和殘廢的肢体，以極端無耻的和令人討厭的方式來喚起过路人的注意和憐憫。我認为，一个不僅已經付过济貧捐而且还給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錢的人，应該說已經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無耻的糾纏了。如果城市的警察連保証我們安安靜靜地在城里來往都做不到，那我們究竟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稅來供养他們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們这个拥有廣大讀者的报紙上發表以后，能促使当局取締这种惡劣現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一位太太”

看吧！英國資產階級行善就是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不会白白地施舍，他們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筆買賣。他們和窮人做買賣，对窮人說：我为慈善事業花了許多錢，我用这筆代价買得了不再受你們勒索的权利，而你們就得待在自己的陰暗的狗窩里，不要

用你們的那副窮相來刺激我的敏感的神經！你們不妨繼續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讓人覚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給医院20英鎊所換取的东西！呵，基督徒資產者的这种慈善是多么叫人惡心！“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寫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虧她沒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們”是这个样子，那末“老爺們”又該怎样呢？人們会說，这封信所說的只是个别情形。不，它正好表現了絕大多数英國資產階級的想法，否則編輯部就不会把它登出來，否則一登出來就会引起某种异議，我留意了以后几天的报紙，沒有找到这种异議。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遜掌教就親口說过，窮人从他們的窮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資產階級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淳朴的無產者深知飢餓的苦楚，所以他們虽然自己也不够吃，还是乐意舍己救人。他們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窮奢極欲的資產者所扔出來的那点布施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資產階級也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样子，——但也只是在他們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他們在政治学和政治經济学方面便是这样做的。五年來資產階級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們只是为了無產階級的利益才希望廢除谷物法。但事情的眞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國的粮价保持在高于其他國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資，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較低因而工資也較低的國家的厂主競爭。如果廢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資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國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調整工資的原則中產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競爭，对英國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人手的需求也会跟着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資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業工人也会找

到工作，但是这能維持多久呢？英國的特别是愛尔蘭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滿足英國工業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規模擴大一倍也沒有問題；而且从廢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來，我們又得回到原來的处境，因为对工業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長。这一切無產者都看得很清楚，並且对資產者直截了当地說过好多次了。可是，厂主們只看到廢除谷物法給他們帶來的直接利益，而且由于目光短淺，甚至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來的利益对他們說來也是不会長久的，因为厂主彼此間的競爭很快就会把他們每个人的利潤降低到从前的水平，而他們却不停地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說，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餓的人自由党的闊佬們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鎊投到反谷物法同盟的金庫里去。可是誰不知道，他們不过是想拋出香腸換回火腿，他們打算在谷物法廢除后的最初几年內就能十倍百倍地撈回來。但是工人不再上資產階級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誰說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宣布贊成人民憲章來証明自己的誠意。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帮助，因为在憲章里他們所要求的只是賦予他們以权力，以便他們能够自己帮助自己。誰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無論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偽裝的朋友。此外，为了把工人爭取到自己这方面來，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謊言和詭計。它企圖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資就高，反过來也是一样。它企圖用最荒唐的論据來証明这个論断；而这个論断本身就比出自任何經济学家之口的任何主張都要荒唐。当这一切都無济于事的时候，他們就答应工人說，对人手的需求增加，就会帶來最大的幸福。他們甚至無耻地抬着兩个大型

圓面包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寫着：8 辨士一个的美國面包，工資一天 4 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寫着：8 辨士一个的英國面包，工資一天 2 先令。但是工人幷沒有上当，他們对自己的老板認識得太清楚了。

要徹底認清这些漂亮諾言的虛伪性，只要考察一下实际生活就够了。上面我們已經看到，資產階級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計地剝削無產階級。但是，我們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資產者如何各自冒着風險來剝削工人的情形。現在我們來看看資產階級如何以政党、甚至以國家政权出面來反对無產階級。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產者反对無產者，这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因为有了無產者，所以才必須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現出來，——例如取締流浪漢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無產階級不受法律的保护，——但是敌視無產階級却是法律的不可动搖的基礎，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資產者幷且和無產階級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不用思考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圖。如果闊佬被傳到，或者更正确些說，被請到法庭上來，法官便会因为打攪了他而向他深致歉意，幷且尽力使訴訟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給他判罪，那末法官又要对此表示極大的歉意，如此等等，結果是罰他一筆微不足道的罰款，資產者輕蔑地把錢往桌上一扔，就揚長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窮鬼被傳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末他几乎总是先被扣押起來，和其他許多像他一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駡，他的一切辯护只得到一个輕蔑的回答："呵，我們懂得这些借口！"最后是被处以罰款，可是他付不出这一筆錢，于是只好在監獄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工來抵罪。即使不能給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無賴（a rogue

and a vagabond——这兩个詞几乎总是連在一起用的)送進監牢。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別在鄉間，实在是想像不到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見慣，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紙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評論地登了出來。但是也不可能希望有別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來解釋法律，而另一方面，他們本身就是資產者，他們首先認为本階級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礎。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無論資產者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幷且嚴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無產者却粗暴而又殘酷；貧窮本身就已經使得無產者有各种罪行的嫌疑，同时也剝夺了他对付当局專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無產者來說，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随便闖進他家里，随便逮捕他，随便毆打他。只是在工会聘請了辯护人，例如煤礦工人聘請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無產者說來是多么微小，無產者經常被迫肩負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緊奴役無產階級，有產階級現在还在國会里不断地向那些还沒有完全沉溺于自私自利的議員的較善良的情感進行斗爭。公地一塊接一塊地被掠夺幷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農業生產，但是使無產階級受到很大的損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窮人可以在那里放驢、放猪或放鵝，孩子們和年輕人也可以随意在那兒游玩和欢跳。現在这种事情愈來愈少了，窮人的收入日益減少，年輕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館去。國会每次开会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墾公地的条例。1844 年的國会会議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壟断一切交通工具的鉄路公司适当地降低車費（降到 1 辨士 1 英里，約合 5 銀格罗申 1 德里)，使工人也能乘火車旅行，幷为此建

議各鉄路綫上每天加开一班三等廉价列車，这时，“可敬的教父”倫敦主教却建議把星期日，把在業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來，星期日就只許闊人旅行，不許窮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議太露骨太公开，实在無法通过，因此才被否決。可是采取隱蔽方式侵犯無產階級权利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國会会議期間所發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來。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議上所發生的一件事情。一个沒有名声的議員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調整主僕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來完全是無可非議的。政府贊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給一个專門的委員会去審理。那时英格蘭北部發生了煤礦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帶着那些因他的努力而被宣判無罪的工人勝利地遍走全國。后來这个法案由委員会交回來，但里面加了几項專横到極点的条文，特別是这样一条：凡口头上或書面上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臨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絕工作或者有其他任何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監工在宣誓后所提出的証詞——即根据原告的証詞——可以判处工人兩个月以下的徒刑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無比的憤怒，特別是因为这时國会正在討論十小时法案，而各地正在進行轟轟烈烈的宣傳鼓动工作。工人們开了几百次会，給無產階級在倫敦國会里的辯护人托馬斯·鄧科布送去了成百份的請願書。除“青年英國”的代表弗蘭德外，鄧科布是唯一極力反对这个法案的國会議員。当其他的激進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們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鄧科布靠攏，自由資產階級看到工人的激憤，不敢坚持这个法案，在人民的激憤面前，根本也沒有一个人特別热中于坚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可耻地

破產了。

但資產階級对無產階級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馬尔薩斯的人口論和由此產生的新济貧法。关于馬尔薩斯的理論我們已經談过好几次了。現在我們再來簡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論的主要結論：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滿着窮困、匱乏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因此，人們就分为不同的階級，有些比較富裕、受过教育和有道德，而另一些則比較窮困、不幸、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踐上的結論（而且这个結論是馬尔薩斯本人做出來的）：慈善事業和济貧金实在是毫無意义的，因为它們只会維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們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資也因他們的競爭而降低了。济貧所給窮人工作也同样是毫無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產品能够找到銷路，一个失業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現在有工作的工人失業，換句話說，济貧所这种事業是在損害私人工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問題决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縮減过剩人口的数目。馬尔薩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認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獲得生活資料的說法是完全荒謬的。他引用了一个詩人的話：窮人來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馬尔薩斯自己又添上了一句：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滾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以前沒有事先問一下社会是否願意接受他”。这一理論現在已成为英國一切眞正的資產者心爱的理論，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知道，这种理論对他們是很方便的，而且在現存关系下它在許多方面是符合实际的。既然問題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益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簡便的方

法使这些人餓死，并同时阻止他們生出过多的孩子，那末事情自然就很簡單了，不过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必須使“过剩人口”承認自己是过剩的，并且心甘情願餓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資產階級已經费尽心机，使工人們相信自己沒有用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沒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無產者却坚决相信，他們有勤劳的双手，他們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無所事事的有錢的資本家先生們，才眞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無產者虽然不願承認自己是眞正“多余的”，然而还不得不听憑法律擺布。新济貧法所做的正是这件事。以 1601 年的法案（伊丽莎白女王第四十三年的法案）为基礎的旧济貧法还天眞地从这样的原則出發：照顧窮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責任。誰沒有工作，誰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窮人就十分自然地認为教区有責任不讓他們餓死。他們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而不当做恩惠，資產階級对此終于感到厭煩了。1833 年，当資產階級由于选举改革取得政权而農業区的貧困又达到頂点的时候，他們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來修改济貧法。他們任命了一个委員会來調查济貧所的工作，这个委員会揭露了很多驚人的事实。它發現農業区的整个工人階級都变成了貧民，他們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貧金过活，或在工資低的时候領到一点补助金。委員会得出这样的結論：这个制度养活了失業工人，帮助了工資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親撫养自己的孩子，并一般地承認窮人有被保护的权利。委員会說，这个制度使國家破產，

“它阻碍工業發展，鼓励人輕率結婚，促使人口增長，抵消人口增長对工資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國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誠实的人不願意工作，使懶惰、放蕩和輕佻的人得到鼓励；它破坏家庭的联系，經常阻碍資本的積

果，耗費現存的資本，并使納稅人破產；此外，它还發了撫育私生子的奬金”（摘自济貧法委員会的报告）㊀。

这一段对旧济貧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懶惰，促進“多余的”人口的增長。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窮人自然不能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条件都一样，那末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擇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論：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透了的；而决不能得出像馬尔薩斯派的委員們那样的結論：貧窮就是犯罪，应当用威脅的手段來对付它。

但是这些聰明的馬尔薩斯信徒們却那样相信自己的观点絕对正确，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窮人放到他們那套理論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①，并極其殘酷地把这种理論应用在窮人身上。他們和馬尔薩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競爭的人們都深信，最好是讓每个人自己替自己打算，徹底实行听之任之的原則，所以他們很想把济貧法全部廢除。但是由于他們沒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來这样做，他們就提出一个尽可能適合馬尔薩斯观点的济貧法。这个法律比簡單地应用听之任之的原則还要殘忍，因为在这个原則消極地起作用的地方，济貧法進行積極的干涉。我們已經看到，馬尔薩斯把窮人，或者更确切地說，把失業的人叫做“多余的人”，宣布他們是罪犯，社会应当用餓死來懲罰他們。誠然，济貧法委員会的委員們还沒有野蛮到这种程度，因为讓人們活活地餓死就在他們眼睛里也

㊀ «Extracts from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Poor-Law-Commissioners». Published by Authority. London, 1833［“摘自济貧法委員会所提出的报告”1833 年倫敦官方版］。——恩格斯原注

① 普罗克拉斯提斯（Procrustec）是古希臘的强盜，他把俘虜綁在鉄床上，身体比床長的，把足切断，比床短的，就用力拉得和床一样長。——譯者注

还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們說：好吧，你們窮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僅僅只有生存的权利；你們沒有繁殖的权利，更沒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們是國家的禍害，即使我們不能像消滅其他任何禍害一样立刻把你們消滅掉，至少你們自己也应当感覺到自己是禍害；必須把你們控制起來，使你們不可能直接生產出其他的“多余的人”，或者以自己的坏榜样引誘人們走上懶惰和失業的道路，間接地生產出“多余的人”。你們不妨活着，但是，你們活着只是用來警戒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

于是他們就提出了新的济貧法，1834年國会通过了这个法律，它一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金錢的或实物的救济都取消了；只承認一种救济方式——把窮人收容到已經在各处迅速建立起來的習藝所里去。这些習藝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窮人的巴士底獄”（poor-law-bastilles）的規則，足以嚇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業过活的人。为了使窮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去請求救济，为了使他在請求以前想尽一切办法，馬尔薩斯的信徒們挖空心思地把習藝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里的伙食比最窮的工人吃的还要坏，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則工人就情願住習藝所，而不願在外面过那种可憐的生活了。住習藝所的人很少見到肉，特别是鮮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坏的面包和燕麥粥，啤酒很少，或者根本沒有。甚至監獄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習藝所的人为了能够進監獄，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而实际上習藝所也就是監獄。不做完分內的工作就不能吃飯；想進城得事先請假，但准与不准要看他的品行或者管理人对他的意見；抽烟是禁止的；所以親戚朋友送給他們的东西也不准接受。这些窮人穿着習藝所的制服，完全听管理人的擺布。

为了使他們的劳动不致同私人工業競爭，分配給他們的工作多半是沒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得和“一个身强力壯的男人緊張地工作一天所能砸的一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开旧船索，这是干什么用的，我已經忘記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德行敗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們很少能够見面，只有当主管人認为他們很規矩的时候，才能在規定的时間內見見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獄中的貧窮傳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絕，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主管人的許可才能在特别的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主管人的監視或許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按法律規定，食物应当是衛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顯了，以致要实現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貧法委員会的委員們和整个英國資產階級如果認为可以只实行原則而避免其必然的后果，那就錯了。法律条文对住在習藝所里的人的待遇所做的規定，是和它的全部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質上是把窮人当做犯人，把習藝所当做懲治犯人的監獄，把住習藝所的人当做法律以外的人，当做人类以外的人，当做一切丑惡的化身，那末，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無济于事。实际上官吏們对付窮人时不是按照法律的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1843 年夏天，在格林威治的習藝所里有一个五歲的男孩由于某种过失而被关在停尸房中，整整关了三夜，晚上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海恩的習藝所里，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懲罰。这种懲罰方法在这里顯然是經常采用的。这个習藝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所里所有的窗子

都向院內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兩个向外的窗子，使所里的人也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記者在"光明"雜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几句話結束的：

"如果上帝懲罰人的罪过，就像人們懲罰人的貧窮一样，那末，亞当的子孙們該是多么可憐呵！"

1843年11月，萊斯特有一个人剛从考文垂的習藝所里放出來兩天就死掉了。这个習藝所对待窮人的情况是令人气憤的。上面談到的这个人叫做乔治·罗伯逊，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沒有得到治療。習藝所要他去压抽水机，他只好用那只健康的手來压。他吃的是習藝所里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虛弱，所以他根本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愈訴苦，受到的待遇就愈坏。罗伯逊的妻子也住在習藝所里，她想把自己的一小份啤酒讓給丈夫，竟挨了一頓罵，并且被迫当着女管理人的面把它喝光。罗伯逊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待遇也沒有好一些。最后，根据他的請求，他們夫妇倆一起被放出來了，他离开習藝所时还挨了一頓臭罵。过了兩天，罗伯逊就在萊斯特死掉了。据驗尸的医生証明，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無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習藝所的时候，才交給他几封附有匯款的信，这些信已在習藝所的办公室中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这个習藝所的規矩，都已被主管人拆开看过了！在北明翰的習藝所中發生了一些非常可耻的事情，所以1843年12月不得不派出一个官員去調查。他查明，有4个流浪漢（trampers——我們在上面已經解釋过这个名詞）㊀ 被剝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閉

㊀ 見本書第266頁。——編者注

室(blackhole)里；他們在这里已經被拘留了八天到十天，他們常常挨餓，每天在午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又是在最冷的季節里。有一个小男孩坐过这个習藝所里的各种各样的禁閉：先是被关在一間又潮湿又狹小的拱形的儲藏室里，后來有兩次被关在禁閉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閉室里关了同样長的时間，最后竟被送到流浪的失業者特别禁閉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髒又臭的洞穴，这位官員去調查的时候，还發現兩个穿得破破爛爛、冻得縮成一团的男孩子，他們在那里已經有四天了。坐禁閉室的人数常常多到7个，而关在流浪的失業者禁閉室里的則往往有20人之多。女人也經常因拒絕上教堂而被罰坐禁閉室。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的失業者禁閉室中被关了四天，当然，只有天曉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藥的时候發生的！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很清楚，却受到了送進瘋人院的懲罰。1844年1月在薩福克的拜克頓的習藝所里也進行了一次調查，發現一个白痴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是極其荒唐的；为了省得看护們在夜里値班，就用繩子把那些不安靜的或夜里常常起來的病人捆在床上；曾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倫敦的聖潘克拉斯的縫制廉价襯衣的習藝所里，一个患羊癲瘋的男人在發病的时候悶死在床上，誰也沒有去搭救他。在这个習藝所里，一張床上睡四五个、五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小孩子。在倫敦的邵尔底治的習藝所里，曾有一个男人和一个發高燒的病人挤在一張爬滿了虫子的床上睡了一夜。在倫敦的拜特納-格林的習藝所里，所方不讓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到習藝所的房子里去住，从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把她和她的不滿兩歲的孩子鎖在会客室里，里面旣沒有床，也沒有地方大

小便。她的丈夫也被帶進了習藝所，当他請求把他妻子釋放出來时，所方便認为他行为鹵莽而把他关了二十四小时禁閉，吃的只有水和面包。1844 年 9 月，在温卓尔附近的斯劳的習藝所里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得信后馬上到斯劳去探望，她在夜里十二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習藝所，但是所方竟不讓她進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許和自己的丈夫見面，时間只有半小时，而且还有女管理人在場；以后几次会面时这个女管理人也都在場，一到半小时就催她走。在郎卡郡的密得尔頓的習藝所里，一間屋子睡 12 个人，有时甚至睡 18 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構不受新济貧法的約束，而受較早的專門的法律（吉伯特法律）的約束。管理人在这个習藝所里私人开設了一个啤酒厂。1844 年 7 月 31 日，在斯托克波尔特有一个七十二歲的老头被人从習藝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絕砸石子，說自己年紀太大，膝也彎不过來，实在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請求給他一种比較適合于他的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費，他被判处在監獄里做兩个星期的苦工。1844 年 2 月，在巴斯弗德的習藝所里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發現床單已有十三个星期沒有換，襯衣有四个星期沒有換，袜子則有兩个月到十个月沒有換了，因而 45 个男孩子中只有 3 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襯衣都是破破爛爛的。床鋪上爬滿了虫子，食具在髒水桶中洗滌。倫敦西区的習藝所有一个有梅毒的看門人，他把病傳染給了 4 个女孩子，但是并沒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門的从一个分所里帶出一个又聾又啞的女孩子，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沒有被开除。

对待死人也并不比对待活人好些。窮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倫敦，埋葬窮人的聖布萊德斯公墓是一塊光禿禿

的泥濘地，它从查理二世以來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到处是一堆堆的白骨。每到星期三，一星期內死掉的窮人都被抛到一个 14 英尺深的坑里，神甫匆忙地祈禱，人們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層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再往里面扔新的尸体，一直到坑满得不能再塡的时候为止。因此，尸体腐爛的气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熏臭了。在曼徹斯特，貧民公墓在艾尔克河畔，和旧城正好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約兩年以前有一条新修的鉄路經过这里。假如这是可敬的人們的墓地，那末，資產階級和牧师們会怎样哀号，他們对这种褻瀆行为会怎样大嚷大叫呵！但这是貧民公墓，是貧民和"多余的人"最后安息的地方，所以人們就毫不介意了。人們甚至不肯費点力气把沒有完全爛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部分去。哪里修路方便，哪里的墳就被掘开，木樁打入新墳里，充满了腐敗物的水从爛泥中冒出來，使附近一帶弥漫着令人作嘔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所發生的那种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在这里詳細描述了。

窮人們拒絕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們寧願餓死也不願到这些巴士底獄里去，这还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我听到过五件眞正餓死人的事情，在死者死去的前几天，济貧所除了讓他們進習藝所就不給任何救济，而他們寧願挨餓，也不願到这个地獄里去。从这方面說來，济貧法委員会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習藝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激起了無產階級对有產階級的强烈的仇恨，大部分的有產者都因新济貧法而欣喜若狂。从新堡到杜弗，这个法律引起了工人們一致的憤怒的呼声。在这个法律中，資產階級淸楚地表明了他們是怎样理解对無產階級的义务的，这一点連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淸楚了。过去从來沒有

人这样露骨、这样恬不知耻地宣布过：沒有財產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產者剝削，幷在有產者不需要他們的时候便去餓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貧法大大地促進了工人运动的發展，特别是促進了憲章运动的擴展；而且因为这个法律在農村中应用得最廣，所以它又將便利無產階級运动在農村地区的發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蘭从1838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貧法，它替8万貧民設立了同样的藏身之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是为人所憎恨的，假如它在爱尔蘭能够獲得像在英格蘭同样的意义，它也会引起窮人的更大的反对。但是，在一个拥有250万無產者的國家里有8万無產者受到惡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蘭除了某些个别地方，都沒有济貧法这种措施。

我希望在談过新济貧法及其后果以后，誰也不会認为我对英國資產階級的批評过于苛刻。在这一國家措施中，英國資產階級是in corpore㊀，作为当权者出現的，在这里他們清楚地表明了他們的眞正願望，表明了他們那种使無產者步步遭殃但又把这归之于个別人的罪过的惡劣行为的眞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資產階級某一集团之手，而是得到了整个階級的贊許的，1844年國会的辯論也可以証明这一点。新济貧法是自由党頒布的；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这一法案辯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Poor-Law-Amendment-Bill㊁中对它做了几处無关緊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頒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貴的貴族們則兩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無產階級是不受國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地宣布了無產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

㊀ 作为一个整体。——編者注

㊁ 济貧法修正案。——編者注

但是我們确信，不列顛王國的無產者是会爭回自己的人权的㊀。

这就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况，这种狀况是我在二十一个月的時間內通过親身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加以研究过的。如果我肯定（如我在本書中已經不止一次地肯定过那样）这种狀况惡劣得不能忍受，那末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 年盖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結局已經絕望，革命未必能够避免。1838年卡萊尔已經用工人的貧困的生活条件來解釋憲章主义和工人的革命情緒，但他感到驚奇的是，工人們竟然安安靜靜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㊁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讓自由資產階級用空洞的諾言來

㊀ 为了避免一切誤会和可能因此產生的异議，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資產階級作为一个階級來談的，我談个別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說明这个階級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資產階級各个集团間和各个党派間的差別，因为这些集团和派別只具有歷史上的和理論上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順便提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有的是比較堅决的激進党人，他們差不多就是憲章主义者，例如，下議院議員埃士頓的亨得利厂主和托德摩尔登（郎卡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們不久以前組織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國"社的团体，这些人中有國会議員迪斯累里、波尔斯威克、弗蘭德、約翰·曼諾斯勛爵等等。艾釋黎勛爵和他們也有密切的关系。"青年英國"的目的是恢复旧时的«merry England»（美好的英國）以及它的光輝方面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現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歷史發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願起來反对現存的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見，他們有勇气承認現存制度下的一切卑鄙行为，这畢竟是难能可貴的。半德國人半英國人的托馬斯·卡萊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來就比上面談到的所有那些人都進步得多。他比所有的英國資產者都更深刻地了解到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組織起來。我希望已經摸索到正确道路的卡萊尔还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許多德國人的名义对他寄以最美好的願望。——恩格斯原注

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萊尔成了徹头徹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市儈人們發出正义的憤怒，却对那把他拋到岸上的歷史巨浪發出狠毒的庸俗的怨言。——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补加的注

喂养自己。1844 年卡萊尔宣称必須立即着手組織劳动，

"如果不想把欧洲，或者至少是把英國变为荒無人烟的沙漠的話"。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 6 月直截了当地說道：

"对宫廷宣战，給茅屋和平！ 这是一个采取恐怖行动的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地也响徹我們全國。当心点吧，有錢的人們！"

但是，讓我們再看一看英國資產階級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廢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廢除的），外國的工業，首先是美國的工業也能够經得住英國的競爭。目前德國的工業正在加緊發展，美國的工業已經大規模地增長起來。美國有取之不尽的資源，有巨量的煤鉄蘊藏，有無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活躍的居民，和他們比起來，英國人就是一群昏睡的粘液質的人；美國在不到十年的时間內建立了工業，目前在粗棉紡織品（英國工業的主要產品）方面已經开始和英國競爭，它已經把英國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場上排挤出去，在中國，美國貨也和英國貨一样地銷行了。其他工業部門里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要找一个能够把工業壟断权夺到自己手中的國家，那末这就是美國。如果英國工業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条件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二十年內發生），那末無產階級大多数都將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們可以走的路只有兩条：或者餓死，或者革命。英國資產階級看到了这种前途嗎？剛剛相反，他們最寵爱的經济学家麦克庫洛赫从書房里教導他們說，根本不用考慮美國这样一个年輕的甚至連人口也沒有达到应有数字的國家也能够順利地从事

㊀ "巴尔米开特的餐桌（或宴会）"这一成語引自神話"一千零一夜"，在这个宴会上給飢餓者端來的是一个个的空菜盤。——編者注

工業活动，尤其是能和英國这样的老牌工業國競爭。如果美國人想这样尝試的話，那他們簡直就是發瘋，因为这样做只会賠錢。最好还是讓他們去从事農業吧，到全部土地都耕种起來的时候，他們順利地从事工業的日子或許就会到來。聪明的經济学家这样說，整个資產階級随声附和，可是美國人却把市場一个一个地搶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美國投机分子甚至大胆地把一批美國貨运到英國來，在这里又順順当当地作为出口貨拋售出去！

但是，就假定英國人保持住工業的壟断权，假定他們的工厂的数目会繼續增加，結果又將怎样呢？商業危机不会消失，它將随着工業的發展和無產階級人数的增長而日益尖銳、可怕。随着小資產階級的不断破產，随着資本迅速地向少数人的手里集中，無產階級的人数將按照几何級数增加起來，使整个民族，除少数百万富翁外，很快都成为無產階級。但是，在这种發展的進程中必將有这样一个时机到來，那时無產階級將看到，他們要推翻現存的社会秩序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來了。

但是事变很可能不沿着这兩条道路發展。商業危机（它是促進無產階級独立發展的最强有力的因素）加上外國的競爭和中等階級的日益破產將加速整个進程。我不以为人民会安安靜靜地再忍受一次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將到來的危机，想必会促成谷物法的廢除和憲章的通过。憲章將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現在还很难說。但是在这次危机之后和下一次危机之前（按过去的危机类推，下一次危机应当在1852年或1853年到來，虽然它的到來可能因谷物法的廢除而推迟，或因外國的競爭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國人民大概会对順从地忍受資本家的剝削或在資本家不需要他們的时候就去餓死这样的事情感到厭惡。如果到那时英國資

產階級不变得聪明些(按所有的迹象來判断，这是不可能的)，那末革命就会到來，这次革命將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絕望地步的無產者將要像斯提芬斯向他們宣傳过的那样去放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將迸發出來，來势之猛就連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窮人反对富人的战爭將是人們之間進行过的一切战爭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爭。即使資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即使資產階級的習气普遍地改好了，也都無济于事。要知道，整个資產階級的观点的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徹底的 juste-milieu㊀ 的程度；那些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資產者会形成新的吉倫特派，这一派別將在暴力行动擴展的过程中滅亡。一个階級的偏見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狹隘而自私的英國資產階級尤其不会这样做。我們可以滿怀信心地做出所有这些結論，因为这些結論所依据的一方面是歷史發展的無可爭辯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的本性。在英國做一个預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構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獲得了这样明确的發展。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要从既成的形势中找到和平的出路已經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進行得比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温和些。这与其說將取决于資產階級的發展，倒不如說將取决于無產階級的發展。無產階級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產主义思想愈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殘酷性將愈少。按其原則來說共產主义超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敌对；共產主义只承認这种敌对在目前的歷史意义，但是否認它在將來还有存在的必要；共產主义正是以消除这种敌对为目的的。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產主义就認为，無產階級不留情

㊀ 中庸之道。——編者注

地对待他們的奴役者是必要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產主义比这种不留情面更進了一步，因为它幷不僅僅是工人的事業，而是全人类的事業。沒有一个共產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的人复仇，或者認为某个資產者在現存的条件下能够有不同于現在的行动。英國的社会主义(即共產主义)正是从不归咎于个别人的原則出發的。因此，英國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們現在的不留情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不留情今后仍然表現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無論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結果)，在他們反对資產階級的發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爭展开以前使全体無產階級共產主义化，那末斗爭就会很和平地進行。但是現在这已經不可能了，太晚了！然而我認为在英國現在已無法避免的窮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爭爆發以前，至少也能使無產階級对社会問題有个清楚的了解，使共產党能够在有利的情况下逐漸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幷預防特米多尔月九日的重演。此外，法國的經驗幷不是沒有用的，而且現在憲章运动的多数領袖都已經成了共產主义者。而因为共產主义超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对立，所以它和純粹無產階級的憲章主义比起來，更容易为資產階級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極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長的一代中去尋找)所贊同。

如果这些結論在这里还顯得根据不够充分，那末我希望在别的地方有机会來証明，这些結論是从英國歷史發展中必然得出的。下面这一点我要坚持：現在已經間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進行着的窮人反对富人的战爭，將在英國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爭。要想和平解决已經太晚了。階級的分化日益尖銳，工人的反抗精神

日益廣泛，仇恨在加强，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擴展成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將來，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复地的浪濤。那时全國都將眞正响徹战斗的号召："对宮廷宣战，給茅屋和平！"那时富人們再想采取預防措施就已經晚了。

人 名 索 引

四 画

巴兹里，賽米尔·阿金特 (Bardsley, Samuel Argent 1764—1851)——曼徹斯特市立医院医生。——第 169 頁。

巴朗，査理·福斯特 (Barham, Charles Foster 1804—1884)——康瓦尔医院主任医师，童工調査委員会委員。——第 294 頁。

巴萊，戴維 (Barry, David 1780—1835)——英國医生和生理学家，1833 年任國会工厂法效用調査委員会委員。——第 199、200、202、208、210 頁。

巴賽，彼得 (Bussey, Peter)——憲章主义者，1839 年是憲章派的公会会員，"物質力量"的拥护者；1839 年約克郡起义失敗后，僑居美國。——第281頁。

日拉，菲力浦(Girard, Philippe 1775—1845)——法國工程师和發明家。——第 44 頁。

尤尔，安得魯 (Ure, Andrew 1778—1857)——英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自由党人，資本主义的辯护人。——第 166、179、186、214、215、218、219、236、273、274 頁。

五 画

布林德利，詹姆斯(Brindley, James 1716—1772)——英國工程师，运河建筑工程师。——第 49 頁。

布罗克赫斯特，約翰 (Brocklehurst, John 1788—1870)——英國大絲織工厂厂主，國会議員(1832—1868)，自由党人。——第 245、246 頁。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Broadhurst, Henry 1840—1911)——英國工联領袖之一，自由主义工人政治家；从 1880 年起任自由党的國会議員，格萊斯頓內閣 (1885—1886) 的內务大臣助理。——第 33 頁。

布倫坦諾，路約 (Brentano, Lujo 1844—1931)——德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講壇社会主义者。——第 28 頁。

布萊特，約翰 (Bright, John 1811—1889)——曼徹斯特的厂主，所謂代表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貿易党"——自由派左翼的領袖；独立的無產階級运动的死敌，以向工人貴族做些小讓步來实行其分裂工人階級的政策。——第 24 頁。

布魯安，亨利·彼得 (Brougham, Henry Peter 1778—1868)——英國政治活动家，学法律的，1830 年以前是輝格党在下議院中的領袖之一，后來任上議院議長 (1830—1834)。——第 230 頁。

布黎紀瓦特 (Bridgewater) 公爵，即埃杰頓，弗蘭西斯 (Egerten, Francis 1736—1803)——英國貴族，运河建筑方面的大企業家。——第 49 頁。

弗安，罗伯特 (Vaughan, Robert 1795—1868)——英國异教徒宣傳家，歷史

学家和政論家。——第164頁。

弗罗斯特，約翰（Frost, John 1785—1877）——英國呢絨商，1839年憲章派起义的参加者，曾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終身流放澳洲；1856年被赦免。——第281頁。

弗蘭德，威廉·布希菲尔德（Ferrand, William Busfield）——英國地主，國会議員，托利党人，“青年英國”社社員。——第337、348頁。

卡特賴特，艾德蒙（Cartwright, Edmund 1743—1823）——英國鄉村牧师，18世紀末發明了动力織机。——第40頁。

卡萊尔，托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國政論家，歷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托利党人；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和極端的个人主义立場上來批評英國資產階級；1848年后成了革命工人运动的凶惡敌人。——第108、133、135、161、162、272、326、329、330、348頁。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50—1830）——英國大厂主，國会議員；由于他力圖保証英國工業拥有有工作能力的成年工人，結果在法律上限制了工厂使用童工。——第195、216頁。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國政治家，首相（1841—1846），托利党人，在自由党支持下廢除了谷物法（1846）。——第195、222、311、347頁。

瓦特，詹姆斯（Watt, James 1736—1819）——英國發明家，第一个在英國使用蒸汽机的人；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台蒸汽發动机是由俄國自学成功的發明家波尔祖諾夫（Ползунов）在1763年造成的。——第40頁。

白恩士（Burns）——國会童工調查委員会委員。——第242頁。

包法利，威廉·普萊得尔（Bouverie, William Pleydell 1779—1869）——賴德諾（Radnor）伯爵，英國政治活动家，國会議員，輝格党人。——第320頁。

边沁，耶利米（Bentham, Jeremy 1748—1832）——英國資產階級社会学者，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思想体系“功利主义”的理論家。——第291頁。

六 画

艾利生，阿契波德（Alison, Archibald 1792—1867）——英國歷史学家，托利党人。——第70、132、142、159、164、166、171、173、176、325頁。

艾利生，威廉·巴尔特尼（Alison, William Pulteney 1790—1859）——阿契波德·艾利生的哥哥，托利党人，爱丁堡大学医学教授，研究社会衛生問題。——第70、132、142、143頁。

艾釋華特，艾德蒙（Ashworth, Edmund 1801—1881）——郎卡郡的大厂主，自由党人，工会的敌人。——第206、236、274頁。

艾釋黎（Ashley）——見庫伯，安东尼·艾釋黎（Cooper, Anthony Ashley）。

吉伯特，托馬斯（Gilbert, Thomas 1720—1798）——英國政治活动家，國会議員，博爱主义者；曾参加济貧法的制定工作。——第345頁。

吉芬，罗伯特（Giffen, Robert 1837—1910）——英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和統計学家，皇家經济学会創始人之一。——第28頁。

考威尔，約翰（Cowell, John）——1833年任國会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委員，后为工厂視察員。——第193、194、199、205、208—210頁。

米德，爱德華（Mead, Edward）——北明翰的工人詩人，在憲章派的报紙“北極星报”上發表自己的詩。——第233頁。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國女王(1558—1603)，都鐸王朝的最后一个國王。——第339頁。

乔治，亨利（George, Henry 1839—1897）——美國小資產階級經济学家，宣傳土地國有化，主張回到小商品生產中去，否認階級斗爭。——第10—12頁。

迈尔斯，威廉（Miles, William 1797—1878）——英國銀行家，國会議員。——第337頁。

七 画

亨茨曼，本杰敏（Huntsman, Benjamin 1704—1776）——設菲尔德的鐘表匠，坩堝鑄鋼法的發明人。——第47頁。

亨得利，查理（Hindley, Charles）——英國厂主，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國会議員。——第348頁。

岑卜尼斯，威廉·威尔頓（Champneys, William Weldon 1807—1875）——倫敦东头的牧师，資產階級博爱主义者。——第128頁。

希斯科特，約翰（Heathcoat, John 1783—1861）制造花边綢用的絡絲机的發明人。——第43頁。

辛尼尔，納薩·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庸俗的英國經济学家，資本主义的辯护人。——第102、103頁。

李奇，詹姆斯（Leach, James）——曼徹斯特的織工，憲章主义者。——第180、181、183、227、228、243、245、247頁。

怀特曼，威廉（Wightman, William 1784—1863）——英國皇家最高法院委員。——第307頁。

克倫普頓，賽米尔（Crompton, Samuel 1753—1827）——騾机的發明人。——第40頁。

里維，萊昂（Levi, Leone 1821—1888）——英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和統計学家，自由貿易派。——第28頁。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法國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書派最杰出的代表，18世紀末革命前夜的法國資產階級思想家。——第291頁。

劳頓，查理（Loudon, Charles 1801—1844）——英國医生，國会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委員。——第198—200、204、207、209、210頁。

八 画

波門特，托馬斯（Beaumont, Thomas 死于1859年）——布萊得弗德的外科医生。——第199、203頁。

波拿巴（Bonaparte）——見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第27頁。

波特，乔治·理查遜（Porter, George Richardson 1792—1852）——英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和統計学家。——第41頁。

波尔斯威克，彼得（Borthwick, Peter 1804—1852）——英國政治活动家，國会議員，托利党人慈善家，“青年英國”

社社員。——第 348 頁。

罗伯茨，威廉·普洛廷（Roberts, William Prowting 1806—1871）——工联的辯护人，憲章主义者，1844 年起担任大不列顛煤礦工会的常年法律顧問。——第 305—307、309、311、312、336—337 頁。

罗伯頓，約翰（Roberton, John 1797—1876）——英國医生，曼徹斯特医院的外科医生，研究社会衛生問題。——第 151、209 頁。

帕金遜，理查（Parkinson, Richard 1797—1858）——曼徹斯特的牧师，托利党人慈善家。——第 169、333 頁。

帕特遜，約翰（Patteson, John 1790—1861）——倫敦皇家最高法院委員。——第 306 頁。

阿克萊，理查（Arkwright, Richard 1732—1792）——英國產業革命时期的大实業家，占有許多發明專利权，故冒称为紡紗机的發明人；后來成了厂主。——第 40、264 頁。

法拉第，迈克尔（Faraday, Michael 1791—1867）——著名的英國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第 311 頁。

迪斯累里，本杰敏（Disraeli, Benjamin 1804—1881）——貝肯斯菲尔德公爵，英國政治家和文学家；年輕时曾参加"青年英國"社，站在托利党人慈善家的反动立場來批判資產階級制度；后來成为保守党的領袖，1868 年和 1874—1880 年兩度任首相，是不列顛擴張殖民地的組織者和煽动者之一。——第 169、348 頁。

昔蒙茲，詹林格·庫克遜（Symons, Jelinger Cookson 1809—1860）——英國自由主义政論家，自 1829 年起任國会議員，國会社会問題委員会委員。——第 74、157、159、184、254、265、298 頁。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國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國合作社运动的創始人。——第 216、287 頁。

九　画

威克菲尔德，爱德華·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國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和政論家。——第 317 頁。

威季伍德，約瑟亚（Wedgwood, Josiah 1730—1795）——英國大工業家，斯泰福郡陶瓷器業的首創者。——第 48 頁。

威斯利，約翰（Wesley, John 1703—1791）——英國美以美教派的創始人。——第 156 頁。

威廉斯，約翰（Williams, John 1777—1846）——英國皇家最高法院委員，自由党人。——第 306 頁。

威德，約翰（Wade, John 1788—1875）——英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和政論家，自由党人。——第 151 頁。

施特劳斯，戴維·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國哲学家和政論家，卓越的青年黑格尔分子，1866 年后成了民族自由主义者——第 291 頁。

施蒂納，馬克思（Stirner, Max 1806—1856）——筆名为約翰·卡斯巴尔·施米特。德國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和無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 59、331 頁。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王（1660—1685）。——第 346 頁。

查得威克，爱得文（Chadwick, Edwin 1800—1890）——英國經济学家和統計学家，初为济貧法委員会委員，后为該委員会秘書。——第71頁。

哈格里沃斯，詹姆斯(Hargreaves, James 死于1778年）——英國織工，"珍妮"紡紗机（1764）的發明人。事实上这种机器是俄國發明家罗覚·格林科夫在1756年首先發明的。——第38頁。

洛維特，威廉（Lovett, William 1800—1877）——英國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憲章运动参加者，"道德力量"的拥护者，主張和資產階級合作。——第279頁。

胡德，托馬斯（Hood, Thomas 1799—1845）——英國現实主义的詩人，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第261頁。

派西沃，托馬斯（Percival, Thomas 1740—1804）——曼徹斯特的科学家和医生，博爱主义者。——第195頁。

十　画

馬太，提奧包尔德（Mathew, Theobald 1790—1856）——爱尔蘭修道士，曾于1838年創立戒酒协会。——第173頁。

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第11、16、22、27頁。

馬根多士（Mackintosh）——國会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委員。——第200、206、210、218頁。

馬尔薩斯，托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資本主义的辯护人，宣傳反动的人口論，借此來証明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的貧窮是应該的。——第121、122、184、338、340、341頁。

格拉罕，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國政治家，在輝格党反对派中开始度其政治生涯，后來參加了托利党的罗伯特·皮尔集团；曾任內务大臣（1841—1846），参加过联合內閣（1852—1855）。——第221、222頁。

格萊格，罗伯特·海德（Greg, Robert Hyde 1795—1875）——曼徹斯特的大厂主，國会議員，自由党人。——第205、236頁。

格萊斯頓，威廉（Gladstone, William 1809—1898）——19世紀后半期的英國自由党領袖，首相（1868—1874, 1880—1885, 1886和1892—1894），英國資產階級在爭取世界霸权斗爭中的政策的最典型的体現者。——第34頁。

格稜吉，理查·杜加德(Grainger, Richard Dugard 1801—1865）——英國医生和生理学家；1841年任兒童医院視察員，國会童工調查委員会委員。——第147、155、238、241、250頁。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國皇帝（1804—1814和1815）。——第156頁。

拿破侖第三（路易-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III [Louis-Napole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國皇帝(1852—1870)。——第27頁。

埃士頓，托馬斯(Ashton, Thomas)——曼徹斯特的大厂主。——第236頁。

爱尔維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etius, Claude Adrien 1715—1771）——法國唯物主义哲学家，啓蒙学者。——第291頁。

庫伯，安东尼·艾釋黎(Cooper, Anthony

Ashley 1801—1885)——舍夫茨別利郡郡長，英國貴族，托利党人；1851年前称艾釋黎勛爵；曾領導过"低教会"拥护者的伪善教派，煽动性地支持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第173、187、189、192、205、206、220、222、303、348頁。

倍恩，托馬斯（Paine, Thomas 1737—1809）——英國進步的活动家和政論家，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曾参加英屬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爭和18世紀末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第46頁。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第3、6、16、34頁。

泰勒，約翰（Taylor, John 1804—1841）——英國医生，曾加入憲章派的左翼。——第281頁。

納尔遜，霍累休（Nelson, Horatio 1758—1805）——英國海軍上將。——第156頁。

倫敦德雷（Londonderry）——見斯圖亞特，查理·威廉（Stewart, Charles William）。

十一画

麥克亚当，約翰·劳頓（MacAdam, John Loudon 1756—1836）——英國公路視察員。——第48頁。

麥克庫洛赫，約翰·雷姆賽（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國經济学家和統計学家，資本主义的辯护人，李嘉圖学派的庸俗化者。——第42、121、349頁。

莎士比亞，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偉大的英國詩人和剧作家。——第307、316頁。

密契尔，詹姆斯（Mitchell, James 1786—1844）——英國政論家，女工和童工調査委員会委員。——第294、295頁。

梅涅尼·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 死于公元前493年）——古罗馬貴族。——第273頁。

培恩斯，爱德華（Baines, Edward 1800—1890）——英國資產階級經济学家和政論家，自由貿易派机关报"里子新聞报"的編輯之一。——第179頁。

雪萊，派西·畢希（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杰出的英國詩人，無神論者。——第291頁。

俾斯麥，奥托（Bismarck, Otto 1815—1898）——自1862年起为普魯士政府首腦，德意志帝國第一任首相（1871—1890），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代表，以反革命手段实現了德意志的統一；工人运动的凶惡敌人，曾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第27頁。

曼諾斯，約翰·詹姆斯·罗伯特（Manners, John James Robert 1818—1906）——英國貴族，托利党人，40年代时是"青年英國"社社員，曾寫过許多充滿虛伪博爱主义的关于工厂工人狀况的小册子。——第348頁。

蓋斯克尔，彼得（Gaskell, Peter）——曼徹斯特的医生，政論家，自由党人。——第105、146、176、348頁。

菲尔登，約翰（Fielden, John 1784—1849）——郎卡郡的厂主，國会議員，資產階級激進分子，选举改革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拥护者。——第348頁。

十二画

斯特治，約瑟夫（Sturge, Joseph 1793—1859）——英國教友派信徒，激進資產

者；参加憲章派的目的是为了使工人階級繼續受資產階級的影响。——第285頁。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國經济学家，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济学的創始人。——第121、122、163頁。

斯密斯，托馬斯·薩特伍德（Smith, Thomas Southwood 1788—1861）——倫敦的医生，研究保健組織問題，國会童工調查委員会委員。——第114、141、300頁。

斯提芬斯，約瑟夫·雷納（Stephens, Joseph Rayner 1805—1879）——郎卡郡的美以美教派牧师，社会改革的拥护者，1837—1838年曾積極地参加憲章运动。——第280、286、351、頁。

斯万，容涅先（Swan, Sonnenschein）——倫敦一家出版公司的名称。——第17頁。

斯圖亚特，查理·威廉（Stewart, Charles William 1778—1854）——倫敦德雷侯爵，英國貴族，大地主，反动的卡斯尔累大臣的异母兄弟和繼承者。——第309頁。

凱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倫斯（Kelley 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恩格斯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况”一書的英譯本譯者；美國社会主义工党党員，后來成了資產階級改良主义者。——第17頁。

凱-夏特沃斯，詹姆斯·菲力浦斯（Kay-Shuttleworth, James Phillips 1804—1877）——英國医生和社会活动家，自由党人。——第87、100—102、104、105、134、225頁。

湯姆生，查理·爱德華·波立特（Thomson, Charles Edward Poulett 1799—1841）——悉尼男爵，英國政治家，輝格党人，商業大臣（1834），加拿大督办。——第103頁。

十三画

奧康奈尔，但尼尔（O' Connell, Daniel 1775—1845）——爱尔蘭律师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活动家，民族解放运动右翼自由派領袖。——第328頁。

奧康瑙尔，菲格斯·爱德華(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憲章派左翼領袖，國会議員，“北極星报”的發行人和編輯。——第106頁。

奧斯特勒，理查(Oastler, Richard 1789—1861)——英國托利党人慈善家，爭取十小时工作日和限制童工劳动的主要宣傳者之一。——第190、220—222、281頁。

塔夫耐尔，托馬斯·乔力夫（Tufnell, Thomas Jolliffe 1819—1885）——英國医生，曾寫过許多医学和社会衛生方面的書，國会社会問題委員会委員。——第190、193、197、199、200、205、206頁。

葛德文，威廉（Godwin, William 1756—1836）——英國小資產階級政論家，唯理論者；对罗伯特·欧文有很大影响；無政府主义的創始人之一。——第291頁。

十四画

維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國女王（1837—1901）。——第67、156頁。

漢密尔頓，亚歷山大（Hamilton, Alexander 1767—1852）——公爵，英國

貴族，苏格蘭的煤礦主，輝格党人。——第303頁。

蒲魯东,比尔·約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國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者，無政府主义的理論家之一。——第291頁。

福適，萊昂（Faucher, Leon 1803—1854)——法國政論家，自由派資產者,社会主义的凶惡敌人;曾任內务大臣(1849—1851)。——第248頁。

十五画

德林瓦特（Drinkwater)——國会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委員。——第199、201、277頁。

鄧科布，托馬斯·斯令斯比(Duncombe, 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國資產階級激進分子，倫敦某选区的國会議員；和憲章派有联系，1842年把憲章派的請願書提交國会，拥护工人立法，反对在爱尔蘭進行鎮压活动。——第52、311、337頁。

十六画

霍布豪斯，約翰·凱姆（Hobhouse, John Cam 1786—1869)——大啤酒商的兒子，以激進分子和1825年、1831年工厂法倡議人的姿态在英國國会中初露头角;后來参加輝格党,得到了男爵的头銜。——第216、219頁。

霍金斯,弗蘭西斯·俾賽特（Hawkins, Francis Bisset 1796—1894)——英國医生和政論家，工厂劳动調查委員会委員。——第151、188、192—194、199、204、209、218、224頁。

霍納,萊昂納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國地質学家,从事國民教育問題的研究工作;从1833年起到50年代末止任工厂視察員。——第187、220頁。

霍恩，理查·亨利（Horne, Richard Henry 1803—1884)——英國作家，童工調查委員会委員。——第155、156、251、252頁。

霍尔巴赫,保尔·昂利·提特利克（Holbach, Paul Heinrich Dietrich 1723—1789)——法國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書派。——第291頁。

鮑格雷夫，罗伯特·哈利·英格利斯（Palgrave, Robert Harry Inglis 1827—1919)——英國銀行家,經济学家，自由党雜志“經济学家”的編輯(1877—1883)。——第30頁。

鮑尔(Power)——1832—1834年任國会济貧法委員会委員。——第190、194、199、203、210、238頁。

賴德諾(Radnor)伯爵——見包法利,威廉·普萊得尔（Bouverie, William Pleydell)。

賴尔,查理(Lyell, Charles 1797—1875)——著名的英國地質学家。——第311頁。

十七画

戴維,亨弗利(Davy, Humphry 1778—1829)——英國化学家。——第48頁。

十八画

薩德勒,迈克尔·托馬斯(Sadler, Michael Thomas 1780—1835)——英國經济学家，國会議員，托利党人慈善家；工厂委員会主席（1831—1832)。——第217、220頁。

名目索引

一 画

18世紀的英國產業革命——第35—50、54—55、258、264頁。
18世紀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第23、53、279、280、327、351、352頁。
19世紀40年代英國各生產部門中的劳动条件
——紡織工業：
——工厂工人——第27—28、118、179—233、237、291—292頁。
——紡工——第38、40、180—181、183、186、206、273頁。
——織工——第35—36、38、39、116、186頁。
——印花工厂的印花工——第243頁。
——染色工——第244頁。
——漂白工——第244頁。
——剪絨工——第245頁。
——花边生產——第239—242頁。
——家庭針織工人——第237—239頁。
——手工織工——第40、116、181、185—186、229、245頁。
——絲織工——第245、247頁。
——女时裝工和女縫工——第258—260頁。
——其他生產部門：
——金屬加工業——第247—254頁。
——机器制造業——第254—255頁。
——陶器的生產——第255—257頁。
——玻璃制品的生產——第257頁。
——煤礦和金屬礦的工人——第54、293—312頁。
——各企業中的不幸事故——第209—213、300—302頁。
——劳动条件对工人健康所起的破坏作用——第197—215、219、223—224、237、241—242、244—245、250—253、257—259、294、297—300頁。
1848—1849年的革命——第27頁。
——1848—1849年的法國革命——第24頁。
1834年的里昂起义——第275頁。

二 画

人民憲章——見"憲章主义，憲章运动"。
人口的集中——見"大不列顛的人口"。

三 画

工人的房租——見"英國工人的狀況"。
工人政党——第8—9頁。
——英國的工人政党——第33、34頁。并見"憲章主义，憲章运动"。
——欧洲其他國家的工人政党——第15—16頁。
——美國的工人政党——第8—10頁。并見"美國社会主义工党"。
工人运动——第166—167頁。
——美國工人运动——第7—16、21—22

頁。
——德國工人运动——第6、34、264頁。
——法國工人运动——第34、275—276頁。
工人运动中的宗派主义——第33頁。
工人階級——見"無產階級"。
工厂視察員——第219—220頁。
工厂劳动——見"資本主义社会的劳动"。
工厂制度——第215—216、225—233、237、257頁。
工厂城市——第21、29、50、55—56、58—115、138—139、164—165、166—168、330頁。
工作日——第28、179、196、197—198、200、207、216、218—219、220—223、237—241、243—244、252、256—261、296頁。
——工人要求縮短工作日的斗爭——第216—223頁。
并見"英國的工厂法"。
工資——第35—36、55—56、118—120、182—183、238—239、243—246、258—261、266—267、268—269、296、302—304、333頁。
——最低工資和最高工資——第117—119頁。
——平均工資——第118—120頁。
——農業区的工資——第56、120、297、313、315、317—319頁。
并見"实物工資制"、"罰款制"。
工会——見"英國工联"。
工联主义——变相的資產階級思想
——斗爭的狹隘目的和手段——第27—28、230—231、265、268—269頁。
——和資產階級妥协的政策，和資本主义制度的調和——第27—28、32—33頁。
并見"英國工联的領袖"、"英國工人运动"。
大不列顛的人口——第123—124、334頁。
——城市和鄉村人口的对比——第50—51頁。
——資本主义發展所引起的人口集中——第50—51、55—56、138、164—166、194頁。
大地主——見"英國的農業"。
小宅子制——第22、61、77—78、80—82、94—99、228—232、235—236、303、308頁。
小宅子——見"小宅子制"。
小資產階級——第55、116頁。
——英國小資產階級——第50—51、258、313、322、350頁。
土地國有化(对亨利·乔治的小資產階級理論的批評)——第10—12頁。

四 画

手工劳动——見"資本主义社会的劳动"。
手工業——第51、54、258頁。
——英國手工業生產方式的殘余——第247—248、292頁。
分工——第38—40、54—55、79、122、163、249、250、258頁。
中國——第19、349頁。
反谷物法同盟——第129、166、229、282—283、320—321、334頁。

五 画

世界市場——第19頁。
印度手織業的破產——第18—19頁。
失業是資本主义的必然伴随者——第

122—123、126—127、180—183、184頁。
——在英國——第30、126—131、255、300、304、314頁。
生產力和生產关系
——奴隸占有制下的生產力和生產关系——第11、160頁。
——封建制度下的生產力和生產关系——第11、160、232、327頁。
——資本主义制度下的生產力和生產关系——第17、60、117—121、179—180、224—233、330—331頁。
古亞洲——第11頁。

六画

共產主义社会——第10頁。
"共產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第15—16頁。
各國工人政党——見"工人政党"。
自由党人——第6、33、52、279、283、285—286、320、329、348頁。
——"偉大的"自由党——第26、348頁。并見"英國資產階級"。
自由貿易派——第229頁。
托利党——第122頁。
机器——第36、50—51、122、254—255、258、264頁。
——"珍妮"紡紗机——第38、39、40、41、180頁。
——水力紡紗机——第42、180、186頁。
——騾机——第38、40、79、180、186、206、273頁。
——粗紡机——第40、186頁。
——自动紡机——第180、181、183、186頁。
——梳棉机——第40、181、187頁。
——丼紗机——第181頁。
——紡紗机——第40、44頁。
——手織机——第38、39、181、185、244頁。
——动力織机——第18、40、79、181、185、186、244頁。
——蒸汽机——第35、40、46頁。
——針織机——第42頁。
——網布机——第42頁。
——絡絲机——第43頁。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效果——第179—213、238、243—244、244—245、255、257—258、313、314頁。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在世界市場發展中的作用——第19頁。
——英國的交通工具——第46、48—50頁。

七画

劳动后备軍——第126—131、132、314—315頁。
"劳动騎士团"——第10、12—13、15頁。
劳动力——第11、20、268頁。
——劳动力的价値——第20、29頁。
谷物法——第285、286、313—314、329、334頁。
——谷物法的廢除——第18、52、282、283—285、320、334—335、349、350頁。

八画

夜工——見"資本主义社会的劳动"。
非國教徒——第221頁。
"青年英國"——第348頁。
使用机器的劳动——見"資本主义社会的劳动"。

治安法官——見"英國的司法"。
波拿巴主义——第27頁。
法國——第38、50頁。
——資本主义在法國的發展——第21頁。
——法國無產階級——第275頁。
——法國資產階級——第6頁。
——法國農民——第326頁。
——1830年的七月革命——第50、318頁。
——1848—1849年的革命——第24頁。
并見"波拿巴主义"、"資產階級革命"。
社会改良主义者——第22—23、32頁。
社会主义社会——第10頁。
空想社会主义——第4、289、291頁。
宗教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第153—157頁。
并見"英國國教教会"。
实物工資制——第19、22、228—229、239、303、305、306—308頁。
苏格蘭——第48、129頁。
——苏格蘭無產階級——第69—72、129、142—143、243、346—347頁。
——苏格蘭工人运动——第265、271—272頁。
欧文主义——第4、31、167、287—288、291、292、327頁。

九 画

英國
——英國資本主义的發展——第5、40—42、49—51頁。
——英國是資本主义的典型國家——第5、20—21、25—26、35、49—50、349—350頁。
——殖民帝國——第45頁。
并見"英國的对外政策"、"英國的殖民地壟断"、"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工業壟断"、"18世紀的英國產業革命"。
英國的國家制度
——为資產階級服务的國家政权——第260、278、331、335—337頁。
——英國的君主政体——第279頁。
——英國人民群众对君主政体的敌視态度——第279—280頁。
——英國國会——第26、52、264頁。
——下議院——第279頁。
——上議院——第279頁。
——內閣——第155頁。
并見"英國的兩党制"。
英國的政治制度——見"英國的國家制度"。
英國的憲法——第279頁。
并見"英國的國家制度"。
英國的君主政体——見"英國的國家制度"。
英國的貴族寡头政治——見"英國的國家制度"。
英國土地貴族——第37、264、279、318、320、329頁。
英國國教教会——第325、331頁。
英國國会——見"英國的國家制度"。
英國的选举
——1892年的选举——第33—34頁。
——选民受制于大工業資本家——第228頁。
英國选举制度的改革
——第一次改革(1832年)——第25、52、264、279—280、339頁。
——第二次改革(1867年)——第26頁。
——第三次改革(1884年)——第26頁。

英國的兩党制——第33—34頁。
并見"英國資產階級政党"。
英國的立法
——維护資產階級利益的立法——第158、225、229、267、278、318、335—337頁。
——工人階級对資產階級法律的态度——第278—279頁。
——1824—1825年关于"自由"組織工会的法律——第264—265頁。
并見"英國的工厂法"。
英國的工厂法——第26、179、237—238頁。
——学徒法(1802年)——第195、215—216頁。
——1819年的法律——第216頁。
——1825年的法律——第216頁。
——1831年的法律——第216頁。
——1833年的法律(1834年)——第215、218—219頁。
——关于妇女兒童在礦井中工作的艾釋黎法案(1842年)——第303頁。
——詹姆斯·格拉罕的童工法案(1844年)——第52、221—222頁。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7年)——第19、216—218、220—223、281、285—286、337頁。
——主僕法案(1844年)——第52、337頁。
——工人階級在实施工厂法中的作用——見"罢工和罢工斗爭"。
英國的司法——第225—226、335—336頁。
——治安法官——第225、246、304—307、309、335—336、337頁。
英國的軍隊——第277頁。
英國的警察——第277—278、284、335—336頁。
英國的犯罪現象——第175—178、250、254頁。
英國的对外政策
——英國統治階級在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拿破侖战爭时期所起的反革命作用——第313頁。
并見"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工業壟斷"。
英國的报刊
——資產階級的报刊——第304、308頁。
——工人的报刊——第305頁。
英國的工業——第21、23—24、38、40—41、46、54—55、92、97、119—120、126、179、293、313、334、349—350頁。
——發展的歷史——第19、35—51、54—55、79、122—123、132頁。
——棉紡織業——第40—43、79、179、349頁。
——毛紡織業——第43、181頁。
——麻紡織業——第44、181頁。
——絲紡織業——第45、181、245—246頁。
——煤礦工業——第46、47、293頁。
——鉄和鋼的生產——第46—47頁。
——机器制造業——第46頁。
——金屬加工業——第46頁。
——礦井——第47—48、293、294—295頁。
——玻璃的生產——第47頁。
——陶器的生產——第48頁。
——1847年危机后英國工業的發展——第18、24、26、29、31頁。
——从19世紀70年代开始的慢性停滯狀态——第29、30頁。
——英國的危机——見"經济危机"。

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工業壟斷——第19、21、25、30—31、50、349頁。
——英國工業壟斷的喪失——第29—31頁。
英國的殖民地壟斷——第18—19、123頁。
英國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第178、179—180、269、272—273、275—276、347頁。
并見"英國資產階級"、"英國土地貴族"、"英國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英國工人的政治斗爭"、"英國農業無產階級"、"罷工和罷工斗爭"、"憲章主义,憲章运动"。
英國資產階級——第5、52—53、168—169、170—171、174、178、182—183、264、290、311—312、328—353頁。
——英國資產階級是英國的統治階級——第6、24—27、52、137—138、264、338—339頁。
——工業資產階級——第18—21、25—27、51、52、217—220、235—236、272—274、282頁。
——金融資產階級——第25頁。
——資產階級和土地貴族的政治联盟——第279頁。
——資產階級对無產階級的殘酷剝削——第2、52—53、137—138、152—153、157—161、180、181—182、218、223、224—236、261、330—331、335—337頁。
——資產階級企圖利用工人階級向貴族進行斗爭——第26、282—284頁。
——部分讓步和細微改革的政策——第20、26—27、290頁。
——英國資產者的虛偽、伪善和利己主义——第157、167—170、185—187、194—196、212—214、219、233—235、263、283—284、300—302、320、329—335、350—351頁。
并見"英國資產階級政党"。
英國資產階級政党——第9、32—33、123、348頁。
——英國資產階級政党为影响工人而進行的斗爭——第32頁。
并見"英國資產階級激進派"、"輝格党"。
英國激進資產階級——第24、52、123、280—282、291、348頁。
英國工業資產階級——見"英國資產階級"。
英國的資產階級民主——第286—287頁。
英國無產階級——第1—3、4、41、50—51、117—119、168—171、177—178、184、262—263、275—276、291—292頁。
——英國無產階級的產生——第35、38—39、50—51、54—55、79頁。
——英國無產階級是英國的一支有決定意义的力量——第33—34、50—52、157、169、170、292、350—351頁。
——英國無產階級進行的階級斗爭——第262—263、267—278、286、291—292、327—328、346—347頁。
——英國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第51、54、76、157、158、161、166—167、268、289—292、311—312頁。
——英國工人的無神論——第158—159、170、289、321—322頁。
——英格蘭無產階級和爱尔蘭工人——第117—118、133—136、168頁。
——英國無產階級廣大群众和工人貴族——第27—28、30、31、32、218頁。

——英國無產階級的任务——第289—290頁。
并見"英國工人的政治斗爭"、"英國工人的狀况"、"英國工人运动"、"憲章主义,憲章运动"。
英國工人階級——見"英國無產階級"、"英國工人的狀况"。
英國的工厂工人——第52—53、54、105、292頁。
并見"19世紀40年代英國各生產部門中的劳动条件"。
"英國工人階級狀况",恩格斯著——第4、5、6、7、8、17、22—23、105頁。
英國工人的狀况——第21、52—53、60—61、114—115、126—131、136、137—138、146、158、159—161、212—213、225—226、235—236、261、262、317、328、348頁。
——產業革命以前英國工人的狀况——第35—37、167、313、314頁。
——產業革命以后英國工人的狀况——第37、38—39、257—258頁。
——1847年危机以后工業繁荣时期英國工人的狀况——第27—31頁。
——工人的住宅——第21、61—66、68—78、80、81—82、83—84、85—106、139—141、143、193、251、260、295頁。
并見"小宅子制"、"工厂城市"。
——工人的房租——第63—64、230—231頁。
——無家可归的工人——第67—69頁。
——夜店——第67—68、69、74、75、295、317頁。
——工人的衣着——第106—108、140、144頁。
——工人的飲食狀况——第60、108—115、140、143—144頁。
——工人沒有社会保障——第211—213頁。
——工人中大多数患有疾病——第138—139、140—145、145—146、148頁。
——工人缺乏必要的医療——第143、144頁。
——成年工人的死亡率——第60、115、140—142、143、147—153、159、252—253、259、294—295、299—300頁。
——工人缺乏求学和受道德教育的条件——第153—168、170—175、184、193—195、197、223—224、240、241—242、249、253、254、288、302頁。
——工人的家庭关系——第174—175、187—193、249、258、302頁。
并見"失業是資本主义的必然伴随者"、"英國的兒童劳动"、"英國的妇女劳动"、"19世紀40年代英國各生產部門的劳动条件"、"英國的貧窮"。
英國的妇女劳动——第118、126、182、183、187—195、207—211、227、240、242、244、249、251、252、257—261、294、297、298、300、302、314頁。
英國的兒童劳动——第118、126、182、187—189、244、256、257、293、294、314、315頁。
——学徒——第195、248、250頁。
——对兒童的殘酷剝削——第195—198、200、213—221、237、238、241—244、252、255—257、296、297、300、301頁。
——資本主义生產对兒童健康的破坏性的影响——第196—200、205、209、237、240—242、244、249、251、255—257、259頁。

英國工人的孩子——第144、145、147、150、174、188—190、192、193、249、250頁。

——缺乏受教育的条件——第153—156、196、219、221、244、249、250、254、257、297、302頁。

——缺乏道德教育——第157、242、244、250、251—252、254、257、302頁。

——兒童的死亡率——第150—151、188、196、255—256頁。

英國工人的居住条件——見"英國工人的狀况"。

英國工人的政治斗爭

——英國工人对資產階級政治的态度——第271頁。

——工人在國会中的代表——第33—34、52、311、337頁。

并見"英國工联的領袖"、"憲章主义,憲章运动"。

英國工人的經济斗爭——見"英國工联"。

英國工人运动——第33、54、179、248、258、262—292、305—312、315、348頁。

——英國工人运动的歷史——第263—266、318—320頁。

——英國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根源——第26、31—32頁。

——無產階級隊伍中缺少团結一致的精神——第116—119、122—123、268、309—310頁。

——資產階級政党对英國工人階級的影响——第26、31—32、33頁。

并見"英國工人的政治斗爭"、"英國的社会主义运动"、"罢工和罢工斗爭"、"英國的工联"、"工联主义——变相的資產階級思想"、"憲章主义,憲章运动"。

英國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見"英國工人运动"。

英國工联——第26、28、32、216、276、279、290、292、305—312頁。

——工联產生的歷史——第117、167、263—266頁。

——工联的斗爭的目的和手段——第264—266頁。

——工联的意义——第20、265—270、272、336頁。

——19世紀80—90年代的新工联主义——第32頁。

并見"罢工和罢工斗爭"、"工联主义——变相的資產階級思想"。

英國工联的領袖

——他們的叛賣行为、陞官發財思想和追求議員席位——第33頁。

并見"英國工人运动"、"工联主义——变相的資產階級思想"。

英國的工人貴族——第28、31—33、218頁。

并見"英國工联的領袖"。

英國的社会主义运动

——19世紀40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見"欧文主义"。

——19世紀80—90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第31—32頁。

英國的農業——第54、313—316、323—324、326—327、336頁。

——大土地占有者(大地主)——第313、318—320、323—327頁。

——英格蘭的大佃農——第36—37、313—315、317、318—326、327頁。

——英格蘭的小佃農——第313頁。

——威尔士的小佃農——第322、323頁。

——爱尔蘭的小佃農——第323—326

頁。
——畜牧業——第46、322頁。
并見"爱尔蘭"。
英國的農場——見"英國的農業"。
英國農業無產階級——第39、120、297、313—327頁。
——英國農業無產階級反对大地主和農場主的斗爭——第318—320、323、327頁。
英國農業工人的狀况——見"英國農業無產階級"。
英國農民——第315—316、317、318、322—323頁。
——英國農民的被剝夺——第39、48、116、313頁。
并見"英國農業無產階級"。
英國小資產階級——見"小資產階級"。
英國的貧窮——第314、315—316、338、339頁。
并見"济貧法"、"馬尔薩斯主义——反动的資產階級人口論"、"習藝所"。
英法的矛盾——第21、29頁。
英德的矛盾——第21、29、349頁。
英美的矛盾——第21、29、349—350頁。
美國——第7—15、19頁。
——資本主义在美國的發展——第7—8、9、19、21—22、349—350頁。
——美國無產階級——第7—9、10、11、21—22頁。
并見"工人运动"。
美國黑人——第8、226頁。
美國社会主义工党——第10、14—15頁。
科学的社会主义——第5、12、15—16、22—23、288—289頁。
济貧法——第124、129、314、338頁。
——济貧法的資產階級性——第338頁。
——爱尔蘭的济貧法——第347頁。
——取締流浪漢和露宿者的法律——第335頁。
——1601年的济貧法("旧济貧法")——第315、339頁。
——1834年的济貧法("新济貧法")——第221、281、286、315、319、323、338頁。
——1844年的济貧法("补充济貧法")——第52、348頁。
——"济貧所"制——第129、130、314、315、317頁。
并見"英國的貧窮"。
保守党人——第6、33、282、347頁。

十 画

爱尔蘭——第49、51、52—54、126、326—328、347頁。
——爱尔蘭是英國的第一个殖民地——第25頁。
——土地关系，佃農和大地主——第324—327頁。
——爱尔蘭人民群众的貧困——第24、108、113、324—327頁。
——爱尔蘭工人在英格蘭——第63、99—100、103、104、118、132—135、185頁。
——爱尔蘭移民——第132—135、168頁。
——英國國教教会在爱尔蘭——第326頁。
——合并（1801年）和取消合并的运动——第327頁。
——爱尔蘭爭取独立的斗爭和英國無產階級——第327頁。
爱尔蘭移民——見"爱尔蘭"。
秘密投票——第26、279頁。

紡織業——第35—36頁。
馬尔薩斯主义——反动的資產階級人口論——第122、184、338—340頁。
倫敦的东头——第29、32、33頁。
罢工和罢工斗爭——第20、26、27、28、264、265、266、267、272、273、274、276、277、278、279頁。
——1844年英格蘭北部煤礦工人的罢工——第22、304—305、337頁。
——1886年宾夕法尼亚煤礦工人的罢工——第7、22頁。
——1842年的总罢工——見“憲章主义，憲章运动”。

十一画

曼徹斯特派——見“自由貿易派”。
習藝所——第88、283、316、341—342頁。并見“英國的貧窮”。

十二画

無產階級——第6頁。
——無產階級的產生——第11、35、55、116頁。
——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第11、23、233頁。
——無產階級是資本主义社会的特殊階級——第9、11頁。
——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發展——第9頁。
——資本主义社会的無產階級狀況——第4、9、11、20、22、54、117—119、120—125、159—161、181—182頁。
——無產階級斗爭的最終目的——第10頁。
無產階級政党
——無產階級政党是解放無產階級的工具——第8—9、267頁。
——無產階級政党的綱領——第9—10、14、15頁。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階級斗爭的目的——第10頁。
——共產党人的策略——第15—16頁。
——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無產階級政党而進行的斗爭——第11—12、15—16頁。
無產階級革命
——英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前提——第24、53、168、177—178、267—268、278、311—312、320、350—353頁。
無產階級專政——第10頁。
階級和階級斗爭——第6、14、32、350—351頁。
——資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第11頁。
——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第7—10、11、14、20、54—55、56、60、116、167—168、179—181、350—352頁。
——政权是階級斗爭的目的——第10頁。
貿易自由——第19、24、25、26、29—30、286頁。
普选权——第26、279頁。
雇傭劳动——見“資本”。

十三画

資本——第60、116、119、124頁。
——資本和雇傭劳动——第8、55—56頁。
——剩余价值的產生——第20頁。
——資本的積聚和集中——第20、55—56、248、258、350頁。
“資本論”，馬克思著——第11、22頁。
資本主义——第8、17、20、30、267、320

頁。
——資本主义生產方式的特点——第17—18、30、123—125頁。
——資本主义生產方式的矛盾——第123—124頁。
——資本主义制度下的階級矛盾——第7—8、10頁。
——資本主义滅亡的必然性——第30、52、268、311頁。
并見“經济危机”、“無產階級革命”。
資本主义工業——第54—55、116、123頁。
——大工業——第17、18、19、29、55頁。
——小工業——第55頁。
資本主义社会的劳动
——資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强制性——第162—163、223頁。
——劳动生產率——第122頁。
——工厂劳动——第163、200—216、218—219頁。
——夜工——第197、198、241、244、257頁。
——机器对手工劳动的排挤——第40、79、180、181—182、186、223、243—244頁。
資產階級——第6、55、160、167頁。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第10、117、119、120—121、181—182頁。
并見“英國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政党——第9頁。
資產階級的國家——第331頁。
資產階級的“自由”——第233頁。
——在資本主义社会工人的“自由”是奴隸制的隱蔽形式——第120—121、224—228、231—233頁。
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济学——第12、17、183、218、268、272、290、330、334、350頁。
資產階級的文明——第29頁。
資產階級的道德——第157、291、330—334頁。
農民——見“英國農民”。
經济危机——第23—24、27、29、124、127、130—131、180、267、270、334、350—351頁。
——1825年的經济危机——第44頁。
——1842年的經济危机——第129—130、282頁。
——1847年的經济危机——第18、24、129、287、350頁。
——1853—1854年的經济危机——第351頁。
——1857年的經济危机——第27頁。
——1866年的經济危机——第27、29頁。
——19世紀70年代的經济危机——第29頁。
——經济危机的周期性——第122—126頁。
——英國的農業危机——第313—314頁。

十四画

罰款制——第202、226—228、246、303頁。
罰款——見“罰款制”。
語言——第14、330—331頁。
——方言——第191頁。
——習慣語——第170頁。

十五画

德國
——資本主义在德國的發展——第5、18、21頁。
——德國無產階級——第5、37、238頁。

——德國資產階級——第5—6、137、267、291、330頁。
——德國農民——第160、314、317頁。
——德國土地貴族(容克)——第314頁。
——德國哲学——第5、22、50頁。
輝格党——第123、217頁。

十六画

憲章主义，憲章运动——第6、26、167、236、280—281、292、305、311、320、328、348、350頁。
——無產階級的第一个政党——第279、285—286頁。
——英國工人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斗爭的集中表現——第279頁
——斗爭的目的——第222、287頁。
——綱領(人民憲章)——第24、26、27、275、279、282、284、285、286、287、334頁。
——斗爭的手段和方法——第24、284—286頁。
——憲章主义的社会性質——第281、287頁。
——憲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第287—289、320頁。
——憲章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爭——第24、285—286頁。
——憲章主义和小資產階級——第24、280—286頁。
——1842年曼徹斯特的总罢工("神聖月")——第275、279、283—284、335頁。
——憲章主义和18世紀末的民主主义傳統——第279頁。
——憲章主义和欧洲的1848—1849年革命——第24頁。
——憲章运动的失敗及其原因——第24、25—26頁。

二十画

競爭——第19、20、35—36、56、116—131、153、267、268、286、287、290、320、331、333、335頁。